

R
505
104-5770

社會月報

10 SEP 1935

1935年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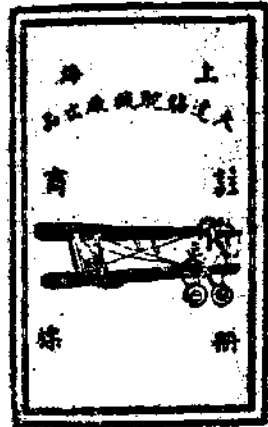
?

第一卷
第七期



大達毛線廠

(飛機牌)



(壽鶴牌)

條子
素色
純毛駱駝絨
花色鮮豔
質地優良

康騰脫路西路摩口 廠址 康騰脫路西路摩口
電話 一三二四〇
上海大達毛線廠出品
辦事處 寧波路家弄五十五號
電話 九四四七一

華福製帽廠

雙
球
商
標



Wah Foo & Co



鷹
艇
商
標

式樣雅緻 質地優良 價格低廉 耐用經久
廠設 上海楊樹浦河開路五十五號
電話 二二五七〇 轉接各部

惠中商業儲蓄銀行

主旨 輔助工商 提倡儲蓄

甲種活期存款
乙種定期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特種定期存款
零存整付存款
零存零取存款
禮券存款

儲蓄種類

各項存款
國內匯兌
代理收付
代理買賣
代理保險
代理房產
代理水火
代理兵險
代理汽車
代理學費
代理房租
代理學費
代理保險
代理房產
代理水火
代理兵險
代理汽車
代理學費

營業要目

地址 天津路五十九號 電話 一〇七六一 二〇八五

亞爾培路



亞爾培路

星期三晚八時半起賽

每星期三晚准八時
半起賽十二次即日
精彩絕倫高尚娛樂與
趣廉窮良實無事盡興
平來

本園入場券來賓會員
看台每張大洋一元公
共大看台每張大洋五
角

▲來賓注意
本園為諸君便利起見場
中特雇有經驗之代客
購票員一人此等雇員
皆備有場中特別記號務
希認清如有錯誤概不負
責

▲普通搖彩票
每期大賽舉行
在末次賽當眾開彩頭
彩約大洋二千元二彩約
大洋一千元彩票每張售
洋二元諸君欲購請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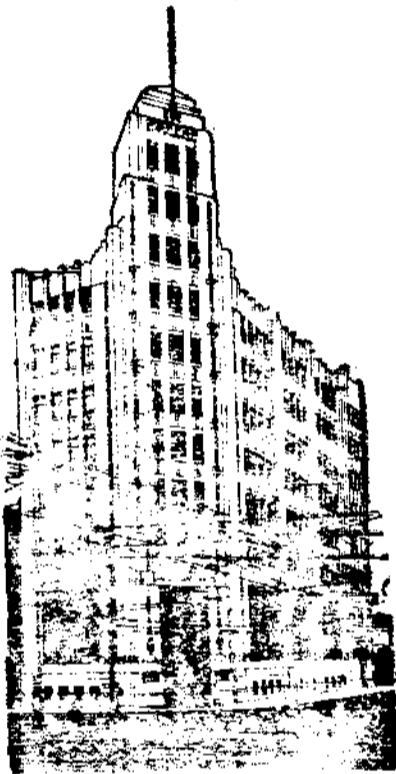
本園電話 八二〇七三

中國墾業銀行

業

部 務

辦理銀行
一切業務



儲

處 蓄

辦理各種
儲蓄存款

最新式保管箱出租

本行保管庫建築堅固庫門鋼板厚至二十餘公分內置美國最新式摩斯爾保管箱數千隻大小尺寸俱備租賃非常低廉凡各界人士以及賢明主婦均須租用一隻俾一切貴重物品獲有安全保障免除種種煩惱以增進社會與家庭的幸福！

印有保管箱出租章程備索

上海總行

上海北京路二三九號
電話一六二九〇四線接轉各部

上海靜安寺路梅白格路口

電話三二一〇一號

上海支行

上海八仙橋青年會隔壁
電話八二四七一號

上海費飛路巴黎大戲院對面

電話八五四五七號

分行

天津 北平 南京 雷波 餘城

社會

社會月報目次

第一卷第七期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十五日出版

● 文 雜 ●

新里乘

岳王墓

舊京新年

神邊披譚

文壇舊話

幾位文友之悽慘語考

新郎對腎記

麻瘋豔史

婚姻志異

輪窟麗妹

張秋蟲 周瘦鵬 黃轉陶 尤半狂 張梅子

嚴獨鶴 王鶴根 徐恥痕 張春帆 駱無涯

上海人的糞

紀夢

瓊州苗黎記

菊部珍聞

不可思議

夢識記

短

房祖

曼秋

一鵝

張秋水

紅蟬

鐘吉宇

麗水

一家

豐玉

吉田

非花

曼秋

K.T. 作

朱雙雲

周瘦鵬

張秋蟲

阿魯

P.
505
104.770



● 說 小 篇

六朝古槐記

節約研究所

太平間

記傳國權

白玫瑰

秋波媚

不寐

歌女白蓮花之死

致宿在樓梯口的小孩

自由花

浙江之奮民

外史綱 風塵奇女子

一 禪房花木根內觀紅粧 茅店風霜牀頭飛紫電

二 驛館相逢孤根欣有託 鐵聽被繫俠女報深恩

社會小說

春明新史

張恨水著

楔子 深巷賣花來村人入幕 高軒馳馬到羽士覺龍

第一回 兒女英雄多情甘作妾 美人名士得意共參軍

第二回 一蓬血花曲終人不見 半窗日影客散鳥歸來

何應欽

徐卓呆

范烟橋

顧明道

曼秋

二雲

秦瘦鷗

二雲

駱無涯

軼塵

萱蕪

萱蕪



640511

四明儲蓄會

上海南京路三九〇號 電話九〇〇七六

欲謀將來的幸福，請自今日起節蓄儲蓄！

婚嫁儲金

本儲金以少數款項存入數年之後子母相權便成整數不但子女婚嫁之資有備無患即欲置備產業或與辦各種有利事業均可立就

金額 分到期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五種

年期 自五年起至十五年

利息 自九厘半至一分一厘半復得利上生利

本會儲金由四明銀行負保本保息之責會長及經理並負完全責任

★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西門分會 和平路一二三二號 電話南市二二二五

虹口分會 北四川路一三三四號 電話四六七八六號

△代理處各埠四明銀行▽

本埠南市民國路台灣路 南市揚公井

南京下關一二馬路 寶波江北京

漢口特七區郵局街

上海四明保險總公司

本公司專營全國水火保險以及船壳險
汽車險海員險之設備本忠誠服務精神
為社會貨殖財產之保障如蒙 惠教請
於後列各埠公司及代理處接洽為荷

總公司 經理謝瑞森 地址 南京路三九〇號
副經理范潤生

電話九〇〇六七 經理室電話九二二四〇

上海分公司

總經理 湯耀 水險部主任 馮耀泉 汽車險部主任 孫信水
副經理 湯耀 船壳部主任 蘇味泉 海員險部主任 洪雁賓

甯波分公司

江北岸四明銀行

杭州分公司

青年路十八號

南京分公司

城內揚公井

下關分公司

二馬路平安里

漢口分公司

特三區郵局街

天津分公司

法界八號路卅七號

外埠代理處

溫州 華興公司 興文橋十五號
福州 大一行 三下塘水興巷十號
台州 永川公司
青島 中國實業銀行
煙台 德康商行
南 大業公司
龍口 餘慶行
紹興 紹興
無錫 無錫
南 大有紙行
安慶 大成行
威 威
福 福
龍 龍
慶 慶
行 行



新里乘

余卜居之地。屋凡數十。而此數十之家。大都研究經濟學。蓋一弓之地。往往以板壁隔成若干室。歷亂參差。猶如鴿棚。主者佔其一。而稅其餘。費廉而結構簡潔。人皆貪之。於是四方肯來。頑賢均具。貴賤畢備。香屑異蹟。層層而出。陸離光怪。不一而足。如燃溫香之犀。如照秦庭之鏡。冷眼所收。系之詩詞。為宜付社會。

▼續黃梁

霜天曉角。費思量。續得黃梁夢一場。
也是書生寒酸事。錦衣祇許夢回鄉。

臥雪後裔。鹿鹿市廛。每歸必深夜。一夕已近三鼓。倦伏榻間。聞敲門聲甚緊。倒屣而出。披關見一郵差遞電令。至手譯之。知京行政院任命某省主席。默念此職位高權。

新里乘

重何為而得。必有內緣。遂匆匆拚捨行李。欣然就道。抵省署。出片示人。若為廳長。若為科長。羣來週旋。後裔一一頷之。旋歸私邸。見少小同學。良朋遠戚。濟濟一室。後裔正驚疑間。僕人來稟。謂某軍長拜訪。急延入。寒暄之下。方知其夾袋中有數人。要余一一授以位置。及視案頭公文。有擬呈計劃開發實業作毛途自荐者。有同室操戈告發私密者。亦有諛詞進賀者。心頭了了。愉快之極。同鄉中有賈某者。一日來請假。賈某係後裔委任之一也。因思余已在此數月。擬歸薄遊。與鄉黨父老小作譚敘。轉瞬間。不覺此身已在火車中。片刻抵家。實棟勝。迥非舊觀。而行李絡繹搬運逾時。皆部屬所餽。鄉人遙立。羨慕不勝。堂上略坐。偶有呼喚。應者如雷。遠近探望拜候者。進退紛紛。布衣至此。於願已足。方自付思間。突聞其妻高聲呼曰。爾已就。曷起食之。遽然而覺。乃一大夢耳。

▼楊花兒

楊花飄蕩落南家。日暮低徊駐客車。

春燕卻嗤無賴甚。飛飛去當名絕。

交際花楊花兒移家吾里後。閉門謝客不越雷池一

步。問管情人教佛經。紅魚青蟹大有懺悔往昔之慨。知者

翕然。願會幾何時。禪心已化沾泥絮。輕裘離轂往來倏忽

施其妖媚手段。得識一大腹賈。夕陽影裏。囊囊登門。情思

如酒。繾綣備至。里之人知其用情不專。游蹤將換。果然夜

來消息已風去樓空矣。

▼：阿方的初戀

一角紅樓春似水。娉娜花枝展對剛。舊雷挾得想思

思。助。跪。人。無。燕。飛。無。止。際。隔。他。教。咫尺。海上神

山。妙。相。同。窺。親。窺。神。辛。勞。思。又。爾。絲。毫。寫。上。銀。兩。紙

昔宋玉對楚王曰有東家之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

未許也。此段佳話。流播千載。阿方生來眉目俊秀。惟讀書

不多。能知宋玉之事。紹其清芬。且能有所發明。嘗曰玉之

言偽也。人非草木。孰能忘情。豈有女子相窺三年。漠然無

動。况天下之佳麗。舉世欲求之而恐不可得者乎。相如求

風之操。願况刻葉之句。皆文人好色之左證耳。聞者竊嘆

其言之能含蓄不露。蓋阿方之鄰有女。姣好如畫。邇時方

鍾情於生。鏡前月下。柔情蜜意。一日里中轟傳。阿方行爲

不檢。竟於人前。真欲吻鄰女之頸。由是鄰女遂爲其家人

呵禁。失卻自由。而阿方之相思苦矣。

▼：仙蠶子

兩霜風露蝕征衣。往事成烟舉目非。

萬種閑愁無可說。黃金散盡夢依稀。

仙蠶子慷慨任俠。有古君子風。昔年曾擁萬金。財

仗義濟困扶危。而座上客亦常滿。樽中酒亦不空。卒因不

善生產。數年來揮霍殆盡。至棉袍不溫。餐食難繼。而家已

儂侶如雲。散風流益渺不可遇。誠淒慘已。

▼：惡虎村

小苑品茶欲斷魂。拆梢抖亂勢無倫。
每憐過客成魚肉。敢錫嘉名惡虎村。

里之外有茶寮。嘯鼓其中者。盡是地痞惡棍。羽黨甚衆。組織似有系統。歸一首腦管轄。首腦極有魄力。若捕房之探。警署之長。與夫外幫之大亨。皆有情誼。且機變靈活。斷事英明。部署有方。輔以說客。助以打手。另派探子一行。在里前里後附近馬路。見有往來客商。尋花翻樣。藉端敲詐。此等買賣。開價成交。完全在此茶寮中舉行之。有時再加演全武行。茶杯共長。橙亂擲。拳頭與腿子齊飛。煞是好。看真說部中之惡虎村也。

▼：宋嫂嫂門前之人影

人影婆娑寒月斜。分明此是個儂家。
歌環夜冷門深掩。屈指牽牛向水涯。
風流教主宋嫂嫂。冶容綽態對之使人意消。其所天爲一弄潮兒。江上生活。月滿始歸。越宿即去。離鸞別鶴。徒

蘇里乘

覓辜負香衾。夫人生行樂耳。須禮教何爲。况女子最出風頭時期。不過數年。陽烏如流。紅顏易老。嫂嫂遂本我佛慈悲之旨。現身人間。普濟衆生。趙錢孫李。概不攝棄。周吳鄭王。一視同仁。風流教主之名。於是乎傳。黃昏客有自里外歸者。經其感見。雙扉乍啓。人影一瞥。依稀男性。則點首歎曰。此是嫂嫂之情俘具。

▼：自笑

風華點綴要今朝。我獨蕭然舊禡袍。
十載和唐成積習。更堪傷亂盜如毛。
曼秋行年僅二十有六。而意氣頹唐。頗似五十許人。此無他。心緒既劣。性又工愁。舉目天下。乃覺無一快意事矣。比值曆年頭。里中人大都御金縷之衫。戴貂手之冠。氣宇軒昂。煥然一新。而余則囚首垢面。衣履敝陋。猶似往日也。偶承吳卓越兒見語。寒暄之下。勸余稍事優遊。以豁胸襟。余爲領首者。再因附誌而自勉。

▼：月份牌

羅韓深處掩春光

玉體橫陳圖一張

笑比孤山林處士

妻梅風味勝温香

獨身主義執近尚多醉心者。隴西先生美丰姿。善詞令不知以何因緣。居然亦受此洗禮。人每怪之。然長枕大被。清靜無爲。個中要亦別有興趣者。一日。隴西有友數人。過訪。其同居某甲。笑謂其友儕曰。隴西近已納寵。于飛之樂。殆歷數閱月矣。友輩聞之。皆大喜。遂不待隴西辯白。逕入其寢室。四顧不見。掀帳窺之。則果有一女子。橫伏壁上。肌玉豐潤。睡態惺忪。人世間所不易見。蓋一月份牌耳。停一眼。整宿。豈真能呼之欲出。以爲妾耶。亦趣聞已。

▼：好哥哥

一聲腸斷好哥哥

金盞床頭奈若何

不是君家無主意

男泥女水由來多

男子是泥做的。女子是水做的。此曹雪芹寫於紅樓

夢賈寶玉口中者也。微詞妙語。得未曾有。好哥哥暫闕其姓氏。近過影院。邂逅一婉孌女子。纔見便親。若有宿緣。乃偕來吾里賃屋同居。清波鷓鴣。愛好逾常。每相見。女即喚好哥哥。嬌聲柔和。令人意消。好哥哥亦刻意求媚。不惜以汗血換得之資。爲之買絲襪。置香水。裁斗蓬。供其無量揮霍。久之。漸感不支。東羅西掘。債台高築。此時女忽翩然遠引。而好哥哥則終日書空咄咄。嗟乎。籠鳥已去。破鏡難圓。好哥哥三字。亦徒存爲新里乘中一題目而已。

▼：張生

一點靈犀不惹塵

禮郎待月妾懷春

茜紗牕下慇懃話

但願生生結比鄰

年來社交公開。男女交遊。已無授受不親之嫌。年老色衰者。心田已歸沉寂。尙少變態作用。壯年男女求愛急切。每如乾柴烈火。一觸即發。而爲父兄者。亦防不勝防。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茫茫情海。比比皆然。張生

玉貌清才冠絕里巷。顧中饋猶虛。阿嬌未貯黃金屋。會有
嫻嫻女士自東瀛卒業歸。女士年屆標梅。學貫中西。比見
生心儀其人。而女士亦姿容映美。如出水芙蓉。與生比鄰
而居。昕夕相見。愛苗怒茁。遂相繼結。如是者兩載。其父雖
頻欲移家。然終不可得。漆既投膠。鶼難捨鳳。記者謹願有
情人都成眷屬耳。

▼：一吻緣

一吻。烟。緣。魂。暗。銷。脂。香。沾。口。未。全。消。
而今杜牧顛狂甚。別恨綿綿思似潮。

一吻聞主人自述其本事曰。車走雷聲。華燈如雪。此
時有一青衣女子。翩然而過。人影衣香。觸吾似電。蹤而審
之。貌絕佳。既慰情之苦無策。如鶯鳴而思得友。女亦解人
頓鍾情愛。密約叮嚀。幾番綢繆。雖羅敷有夫。而旖旎風光
亦能一樣領略也。一日女來。宛轉陳詞。謂將遠行。握手道
別。柔腸欲斷。主人不能留。抱其頸而吻其頰。女卒絕裾而

新 里 乘

去。後遂不復能見。

▼：金釵換酒

凍窗。寒。寞。恨。悠。悠。典。却。金。釵。換。玉。甌。
此夜伴君同一醉。明朝柴米明朝愁。

洪太尉燕趙間人。英毅有大志。懷抱利器。自來海上
鬱鬱不得志。與其夫人伏處小樓。歲暮天寒。舉目無聊。夫
人亦曠達。因謂太尉曰。人生如朝露。奚戚戚爲。妾雖非東
坡妓。將與子謀斗酒之樂可乎。太尉欣然。婦乃投髻邊金
釵。悄然下梯去。移時而來。酒餚紛陳。舉杯勸進。并請勿提
明朝事。今夜且盡量一飲。言次。擊掉而歌。慷慨激昂。不知
東方之既白。

活 動

不會做到官，便四處活動，謀
個官做。官到了手，那活動的更屬
害了，買汽車，造洋房，討姨太太
，創行苛捐雜稅，真是忙得不亦樂
乎，孰謂中國官廳，暮氣沉沉，了
無生意？

公 乘

墓王岳

卷一

岳王墓

杭州岳王墓。殿宇巍峨。爲西湖名勝之一。在光復前。頽敗不堪。勢將傾圮。自經張勳。倪嗣冲。發起重建。而浙江當道盧永祥。夏超等。遂醜資興修。經之營之。土木並舉。期年而廟成。髹以丹漆。煥然一新。從茲廟貌莊嚴。當與湖山並壽。而環跪於墓前者。有鐵像四。爲秦檜。王氏。與張俊。万俟卨也。流芳遺臭。各有千秋。予觀隨園詩話所載錢塘某女吊岳墓詩有句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即指此也。而詩句之蒼涼悲壯。無限感慨。已於十四字盡之矣。然證以父老傳聞。則謂墓下所藏者。並非武穆忠骸。乃其所遺冠帶耳。嘗武穆下大理獄後。張俊万俟卨。承秦檜意旨。審訊時。用種種非刑逼供。有所謂披麻拷者。卒致體無完膚。奄然一息。旋與子岳雲。剖將張憲同被害於獄中。遺蜕用草席包裹。費葬於清波門外螺絲壳內。時紹興五年夏六月也。酷暑薰蒸。雨淋日炙。此殘餘尸骨。早經腐化。英雄黃土。真可悲也。迨孝宗繼統。詔雪武穆冤。並求遺骸改葬。搜索多時。迄無所得。雖當時有「欲覓忠臣骨。螺絲壳內尋。」之語。惟宋代清波門外。係一片荒土。螺絲之聲。堆積如阜。其中白骨纍纍。觸目驚心。孰能辨別武穆之忠骸也者。故不得已以冠帶招魂入墓。葬之西湖。祠以祀之。自此以觀。則岳武穆之湖山一邱。實與揚州史閣部之梅花藕樹。史墓在揚州梅花樹。因同如曹阿瞞墓。並無遺憾也。

(前清光緒二十二年創立)

中國通商銀行

商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業 放款押款 匯兌貼現
部 其他一切 銀行業務

上海總行

上海外灘七號 電話 一五五五〇
一五五五〇 一五五五九

虹口分行

上海虹口乍浦路六六號 電話 四三二八八 四二六八八

南市分行

上海南市十六鋪 電話 八三三二一 八三三三三

愛多亞路支行

上海愛多亞路四四五號 電話 八一四二一 八一二一八

南京分行

南京新街口 定海辦事處 定海 大街

漢口分行

漢口江漢路 杭州兌換處 杭州 清和坊

廈門分行

廈門昇平路 南通兌換處 南通 西門外

寧波分行

寧波江北岸 各埠代兌處 鎮江 鼎和莊

蘇州分行

蘇州閶門內 無錫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四明銀行

(業務)

(儲蓄)

(發行鈔票)

(創辦年月)

地址

上海總行 北京路二百四十號

上海南市分行

民國路八四號 電話 八一五〇七 〇八一

上海城區辦事處

城內方浜路八五號 電話 二二〇四七

上海西處支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轉角 電話 三〇八九九

南京分行

南京下關辦事處 揚州 北關 井

寧波分行

寧波分行 江下 關 井

漢口分行

漢口分行 特三區 鄒陽街 岸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均有特約代理處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
備保管箱保管各項貴重物件
經營房地產業建築住宅店面
出租

專設儲蓄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
備庫辦理兌換及準備金事宜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開辦業

舊
京
新
年

水·恨·張·

予察舊京十年。歲事之足記者。莫如曹錕時代。時兩院議員。方屬集京華。而四方星使。亦無不奔走京津道。上新年既屆。頌禱有加。曾於接受公使團賀賀之餘。開大宴於懷仁堂。山珍海錯。有如山積。天廚富貴。果異人間。時適吳子玉一覽北來。率十萬健兒。為元首賀。其時其事。真感興也。

北京政府對於新年之表示。例為敷衍故事。放假而外。只有彩布牌樓。紅紙燈籠。分列於五尺街頭。以資點綴。而民間起居如常。無所聞見。商家為響應命令。所懸於元旦及二三號。一懸國旗而已。故予有竹枝詞曰：「新舊桃符都不用。國旗門首掛三天。」

新年時。各機關人員。均得例假。在家無所事。遂相率而趨於戲院及遊藝場。數年以來。舊京伶人。例只一週唱戲二日。及新年則以有座可上。亦多臨時加演。為對顧客討好起見。亦有演舊年戲。如英雄義勇。轉轉轉等劇者。惟事屬偶然。不如舊年之鄭重出之耳。

各機關人員最歡迎過新年。蓋一切賬目。不必開滑。而照例須領欠薪一月。有時舊年與新年相接。又可再領不啻一月而領雙薪。至於給假之期。新舊年照例各三日。而舊年事實上非五日後不辦公。遇星期日且須照補。真一歲之黃金時代矣。

舊京官僚有所謂團拜。每於陰歷元旦至入日間行之。其辦法。或以機關為單位。或以同鄉為單位。集合一處。大嚼一頓。規模大者。集於會館或大宅。且乘此召伶人堂會一次。至所謂拜。則恆互免。及鼎革後。仍沿舊例。惟改於陽歷元旦為之。現舊京已改為北平。官僚一空。冀北之野。或將廢除之矣。廟旬者。舊京一種應節露。天市場。由元旦至元宵為止。市場分書畫骨董玩具三大部分。凡此十五日。苟非風雪無不遊人如鯽。舊京一切民俗。均沿舊歷。故廟旬於十餘年以來。仍於陰歷年期舉行之。官場為自圓其說。計改曰春節。市場而已。前年何其輩為市長。勒令商人於陽歷元旦舉行十日。但於陰歷年。亦准設十日。否則一律取消。商人恐陰歷年之無市。勉從其命。去年元旦。復如之。但陽歷廟旬。遊人絕無興趣。設至最後二三日。僅三五浮游。列於寒風。揚人驚沙。掩面中。今年北平。並省會而不具其節。索情亦當可預測。十載滄桑。不禁為北平人同發一歎。



稗

邊

摭

譚

紅·譚

前
輩
先
生

近於徵逐之觀。頗好閱小說。以自遣。於此一時間所讀小說中。當以前輩先生為最。而愚之得讀此書。又不能不感謝尤半狂先生之介紹。半狂既於小日報為文稱道。復為感感編其美。終且以書假愚讀之。書為葉楚儉氏所著。愚於數年前似見

之民國日報。未幾即別刊一小說曰未完。故僅見其後半。未完之書名絕妙。後亦未看完。葉氏擅詞章。工小說家言。除衣冠禽獸（刊新小說中。凡十四回。）及金閨三月記等短篇外。長編之古成樂笈記及傳奇。皆恨未卒讀。今獲畢讀前輩先生。欣惠之情。庸有既極邪。

前輩先生雖列同而無同目。與古成樂笈記等異。以冷雋勝。極似魯迅之阿Q傳。由光華書局印行。版式如新文化小說。（此書格式。疑亦非如此。排不可。）葉氏充記者。費文時多署小鳳。在彼一時。於坊間讀者之心目中。或以小鳳二字為偶像。當此書刊登報上。葉氏頗有傾向新文化運動之色彩。然猶署曰小鳳。曾幾何時。葉氏實為主席矣。天下之人。無不知有葉楚儉先生。微特之事。宜無復有道之者。

葉發憤者。殆不免表現崇拜偶像心理。唯前輩先生。終非賣野人頭比耳。書之前後無序跋。頗足見其真價值。亦此書一特色。

大刀王五

與球龍

大刀王五第一回述劍術原流。雖近文人附會。然梁新會亦以孔子墨子為中國之武士道。以此視彼。毋乃甚類。况所論者自有其精義所在乎。愚自効即好讀名人傳記。竊謂小說與其欄壁虛造。毋甯就名人事跡潤飾之。為愈易入人心。且武俠小說縱投時。亦遠不如大刀王五球龍二書之尤為今日人心時勢所需要。故以愚之心理言。亦若讀此類小說為尤饒趣味。不知讀者與愚有同情否。

一友嘗指岳秀君手錄陳某後一段相詬。蓋陳既死。而猶敘其事跡。遂疑作者筆誤。頗加詬病。恐曰。此文章倒敘法也。細閱果然。友似尙未信。雖然。世之好學深思者。於作者何尤。而於友又何實哉。

赤脚張三。為太湖俠盜。曩見有為金鈞李專書者。其詞謂有能殺張三事蹟為書。亦一絕妙小說也。既而見於刺先生大刀王五。愚復為雄飛聽潮二兄言之。頃閱球龍告白。始知書中亦已有所敘述。豈亦所謂英雄所見略同者邪。(春帆先生寓吳久。宜於張三事知之較詳也。)一坐。頗欲得此書畢一日之力讀之。以先睹為快也。

文壇趣語

李涵秋先生。其小說風行一時。幾於家傳戶誦。其風頭之健。作品之多。較之現在之張恨水先生。殆有過之。每月硯田所獲。可七白金。為各小說家所不能及。然其性甚為迂緩。並有烟霞癖。某歲賃居法租界。其鄰失慎。勢已熾矣。其僕促其速避。先生方餐烟霞。徐起捫壁曰。『壁未熟。尙可吸烟。』即又臥榻。徐徐取烟吸之。少選。其僕又告之曰。『急矣。隔舍火已熾矣。不遷則無及矣。』先生又起捫壁曰。『壁未熾。吸烟無妨也。』言已。又臥榻大吸。如此者數四。一時傳為笑談。尤稱詞林佳話。

涵秋先生除吸大烟與做小說外。亦亟說書場聽說書及彈詞。上小茶館與下流社會人閒談。聞其卜居法租界時。常在

文壇趣語

其左近小茶館中。捧水烟袋。獨坐喝茶。據先生告人。謂上流社會多詐。下流社會多率直。只須至小茶館中小坐。即可見此輩的真實行樂圖。且一切社會秘聞。在他處所不易悉。而一至小茶館。則常能於無意之中獲之。故小茶館實為搜集小說材料之最佳處。觀其所作小說。於描寫下流社會情狀無微不至。知其觀察於此者深矣。惟據其高足某君言。謂先生偶一至茶館聽說書。則有之。謂每日至茶館則好事者增飾之詞。殊不足信。

徐枕亞許應父兩先生。同為海上文人前輩。而一以詞章著。一以古文名。曾共同創辦小說日報。風行一時。某日。兩先生共飲。醉矣。門外有黃包車一。方坐待主顧。乃以此為能。能扛者免為東道主。而辭不能者。許先生欣然起。給車夫小銀圓一枚。徐先生則坐車上。而許先生趨充車夫。事商定以一百步為率。既行九十餘步。車欲止而不得。遂致傾跌。徐先生幾仆車外。於是皆大譁笑。徐言。拉車

而至於傾軋。應與不能拉者同科。許則謂事先並未規定此律。且拉黃包車者。亦未嘗絕對不傾跌也。爭執久之。而衆以許先生理由充分。遂免罰。許因記其事於小說。

何海鳴先生之老北里游。知之者衆矣。其間趣事之多。亦指不勝屈。某歲相傳何先生負書劍來海上。終日埋頭北里。祕不使友知其友某文豪。欲得其稿。屢函京寓。率如石沉大海。無復音耗。深以爲異。適薄游勾欄。有告以先生業已來海上者。疑信參半。既而偵得所在。排闥入。而何先生已他匿。冥搜不能得。懷喪而返。疑告者之妄。其人乃代借著。侵晨往伺。果擁妓高臥未起。何既不獲已。乃伏枕作短稿與之。某文豪既去。不終日而何他徙矣。

許廬父先生最不喜麻雀。每碰和不一圈。輒呼「坐不住了。坐不住了。」衆以其喜遊花叢而不能雀戰。深以爲異。其實先生幼年時。固最喜打牌者。每與小友王君。納牌衣袋中。遍遊友家。竟戰場。終歲不倦。且無負時。其後風

頭忽壞。每戰輒負。悶甚。遂不復染指。北里應酬。輒倩校書代之。今則游興銳減。更無從見其雀戰矣。

虞山徐天嘯先生。性情剛正。曾膺西南要人之聘。在粵辦辦大同報。時粵中報紙。共有三十餘種之多。大率皆不肖文人。藉報館招牌。作藏垢納污之地。故有以報館而兼營燕子窠及承攬車貨（即滬人所設鹹肉莊）生涯者。二三正當報紙。亦因軍閥劫威之下。專作頌禱之文。不敢稍評時政。惟天嘯之大同報。努力主公論。筆伐口誅。不遺餘力。以是爲各全行所畏忌。適省中抵制劣貨之風甚盛。繁盛市街中。著名洋貨公司。皆懼于清議。不敢公然出售。乃以巨金運動各報館。請勿作攻擊之文。各報受賄。有爲文替各公司張目者。有緘口不言。作消極之幫忙者。天嘯獨嚴拒其賄。且宣其事于報端。以是與同行積不相能。終至脫離報界公會。而單獨發行。後雖被干涉停辦。而天嘯之守正直聲。已傳播五羊城內矣。天嘯生平。絕无他嗜。

好惟醅盃中物。性極靜默。而一親麴蘖。卽豪情勃發。談論風生。與平時判若兩人。介弟枕亞先生亦嗜酒。吾師廬父常宴昆仲於某酒樓。半酣後。廬師召名妓賽春。老五侑酒。天嘯素不作冶游。是夕。獨盛賞五。五亦殷勤勸酬。賓主皆醉。天嘯忽大發豪興。倡議至五家雀戰。廬師知其醉力。阻其議不可。不得已陪之五家。登樓三級。已不能支。橫臥梯上。枕亞亦步履蹒跚。語言澀艱。一對醉漢。勉強登樓。已是曠曠模糊。坐臥尙不能自主。更無論竹林游矣。妓家最怕醉人。以其善於擾事。今无端而來此二醉客。无不爲之蹙額愁顏。埋怨廬師不置。今天嘯供職考試院。偶來海上。枕亞與廬師亦中年多感。非復從前逸興。然每談當年醉鬧妓院事。尙不禁相對撫掌云。

張舍我張枕綠張碧梧三君。在數年前。有青年小說家三張之稱。三人均由周瘦鵑先生一手獎掖。得以成名。故同文中又稱之曰。『周家健將。』三人亦至相得。一日。

文壇雜語

共詣某照相館合攝一影。枕綠自題曰。『小說家之三張。』送諸遊戲雜誌。時編者爲文壇前輩趙若狂先生。先生固善戲謔。改其題識曰。『瘦鵑部下之三張。』書出三張大爲懷喪。

周瘦鵑先生。性恭謹。爲人無忤。雖販夫走卒。亦不敢拂逆其意。半由天性。半亦習與俱成也。某歲自由談刊一小品。曰『粵僑記聞。』文中有述及粵人吃人肉一段。某粵人見而大怒。致函周先生。大興問罪之師。周先生大恐。亟於自由談中聲明。『須由作者自行交涉。』一方函致作者。請其自行答辯。作者爲海上文豪某君。居粵中最久。聞其事。亟詢周先生。以致函者之住址。轉址而往。粵人某君。疑某文豪有惡意。懼不敢出。其事遂寢。而周先生胆小之名。遂爲同文中所盛傳矣。

十年前。小說家有盛傳之時。事小說回目。『蓋合兩事而成者。其文曰。』許廬父大罵包天笑。徐枕亞火燒袁。

寒雲」今之文藝界中。知者殆已甚鮮。「徐枕亞火燒袁寒雲」一事。舊時聞友人道其事甚詳。惜已忘之。當俟詢諸徐先生。再述諸筆。「許廬父大罵包天笑」者。其實非罵。乃開玩笑耳。同文中過甚其辭稱之曰「大罵」。包許兩先生聞之。吾知必俱不滿也。初包先生編一週刊曰「星期」。其第一期第一頁。有包先生自作之文中有「孔子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此語本出諸論語。子路與孔子辨難之語。包先生於四子書拋荒既久。一時誤憶。遂有移花接木之誤。而以子路語爲孔子。此亦尋常事。讀者亦不甚經意。惟該雜誌出版之始。刊登廣告。有「編者爲名小說家中之老前輩」語。許先生遂爲文以戲之。大致謂子路自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爲孔子所斥。怨氣經數千年不散。一日雲遊過上海。見「星期週刊」。包先生引證孔子語。乃大喜曰。包先生小說家之老前輩。豈有誤乎。而憐之赴山東曲阜。將難孔子。適孔子

在杏壇講學。演述忠恕之道。子路即毀其杏壇曰。夫子言忠恕之道。求諸己。勿責諸人。曩者由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直斥由爲妄者。果爾。夫子何以亦作此語。衆弟子皆力白夫子無此語。子路乃出星期示衆曰。老前輩包天笑之語。甯有誤耶……此文並未發表。旋即毀棄。故外界絕無知者。而同文中則盛傳之以爲談助矣。

趙君狂先生。文壇前輩也。好跑馬。今則易其好爲跑狗。月前。文壇老將王梅鼎。徐枕亞。許廬父及趙等。聚宴於某菜館。記者以送客赴京。移步至。則笑謔正盛。許嘲趙曰。「子始好馬。今好狗。後其好鼠乎。何下達如此。」趙欣然答曰。「狗馬之好。狗在馬上。」少選。王問。「聞公每賽必至。今時毋乃負狗。」趙笑曰。「新雨相邀。我必不至。舊雨則情不可却。新雨固不如狗。而舊雨時與狗等。」記者笑曰。「如此。爲趙公友難矣。」

文壇中許許大王之最著名者有二。一爲曹鐵樵先

生。一爲徐枕亞先生。俾先生爲小說名家前輩。選於古文。與林琴南同時。亦爲商務印書館元勳之一。嗜詩謎。然其善於詩謎之名。雖高於徐。而每經戰陣。則其成績遠不如徐。蓋俾僅能射規矩之詩謎。而徐則雖滑頭者。亦能十中七八也。當時謎盛行之時。徐先生每至一詩謎社。社主輒殷勤招待。笑靨相迎。請其弗下注。故詩謎場雖多。而徐先生乃有「無下手處」歎。然其每月所獲。猶二百餘金。可謂盛矣。客歲徐猶出入詩謎社。每下注。乘輒隨之。社主患焉。乃延聘精於此道者。推測徐之思想。多作疑陣以惑之。徐乃大負。不兩月。負千餘金。他客隨以下注者。更不可勝計。社主大獲盈利。而徐亦遂絕跡詩壇。已故名小說家畢倚虹先生。文采風流。負聲藝苑。年未四十而死。遠近惜焉。畢年事既壯。精神尤佳。素無疾。在理無甚喪理。終以狎邪。既久。元氣大損。卒以傷生。可不哀哉。前輩小說鉅子包天笑先生及何海鳴先生。皆與畢常作北里遊者。而畢嗜花

文壇趣語

最甚。尤喜韓肉。一週數往。猶以爲不足。去世前數月。疾已革矣。醫某君。其摯友也。殫心力治之。將愈。乃戒之曰：「君病雖愈。而元未復。苟自此清心寡慾。猶能勉享天年。否則一經涉足花叢。病再發。不可救矣。」畢伴諾之。狎遊如故。疾發。遂不治而卒。

對話

男：我愛你。我要求我的。我那一次違背你。我要求你。怎麼就不答應了。

女：因爲你不違背我的要求。所以不答應你的要求。答應了你的要求。我也不來要求你了。

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處事辦

蘇州 定縣
 開封 常熟
 石家莊 長
 沙 武昌 南
 通 潼關 許
 昌

金城銀行

本資

總額一萬七千一百元
 足額七萬七千一百元

積公

共計三百萬元

號掛報電

華文鑲字七〇〇七
 英文 Kinchen

總分行

北平 南京
 大連 哈爾濱
 上海 漢口
 青島 鄭州

行滬

江西路二百號
 敏體尼蔭路一二五號
 靜安寺路卡德路口七八
 曹家渡極司非而路九三
 西門和平路辣斐德路口

滬行專電

經理室 一六四一
 營業間 一三三八
 總機 一六九六
 電話 七三六〇



幾位文友之悽慘考語

麗水

我有幾位新聞界裏的朋友。他們都有綽號。如施濟軍之爲老板。俞逸芬之爲倡門才子。黃轉陶之爲小胡。胡慈珠之爲老漢等。真不勝枚舉。而且他們都有一種口頭禪。便是悽慘兩字。現在有人替他們加上四字考語。這種考語是計文上採取下來的。正合着悽慘兩個字。不過悽慘雖悽慘。却還帶着有幾特爲錄下。並加註解。

胡慈珠
侍奉無狀

他最近有章台追悔錄之大作。一則曰。妻敝金盡。憐者無人。老母呼寒於堂。弱妻稚子啼飢於室。默念往日勤勞。盡擲之於酒。殺燈紅綺筵宴竹之期。再則曰。爲付花霽。典盡敝裘。而今風雪載途。

幾位文友之悽慘考語

禦冬無衣。回顧老母之呼寒。弱妻稚子之嗷飢。厥景仍如去年。這不是他侍奉無狀的供語嗎。而且他享有齊人一妻一妾之福。則閨房之中。也難乎其爲侍奉了。

俞逸芬
空夢未安

他是一位倡門才子。寫得一手好字。做一手好文章。而且年少翩翩。顧影自憐。祇是月老有意妬忌他。直到如今。還未得赤繩繫足。就是白相堂子。也是所如輒左。看他今日叫這位姑娘。明天又叫那位姑娘。昨來叫去。叫了十年功夫。却還是叫不出什麼來。皇皇終日。真如空夢未安。以這樣的人才。又正是青春年少。不知要等待何年何日。纔得接了孟光家。你道悽慘不悽慘。

幾位文友之懷憶考語

步林屋
語無倫次

步林屋老丈是海上文壇的老前輩。不過他因籍貫關係而又久居北方。所以不會操上海白。所說的話。又不是純粹平語。說起話來。我簡直聽不懂半句。他又是喜歡喝酒的人。一天到晚。一只手總是把着酒杯。大嚼白蘭地。他的嘴脣。沒有一小時離開酒杯。他也沒有一小時不是好像在醉態惶惶之中。所以談起話來。更使人有些莫明其妙了。

施濟羣
壽終正寢

施濟羣是個大塊頭。面圓圓真是一副老板相。據說大塊頭的人最喜打磕睡。他又是一個無愛無慮的人。自然益發睡得穩。祇要頭一着枕。便呼呼的入夢了。往往大家躲在棧房裏。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他早橫在床上。或是躺在沙發上。已鼾聲如雷的睡着了。有人說他因為夜間睡得酣足。所以身體會這樣一天一天的發福起來咧。

蔡鈞徒
呼天搶地

蔡鈞徒是新聞界裏的一位怪物。他對新聞界裏的人。却不大碰頭。總是周旋在大亨隊裏。所以他也就染了一身大亨氣派。說起話來。更是挺癆胸。凸着肚。翹起了大拇指頭。儼然新聞界中一位大亨也。而且喉嚨又響。嘴又會話。一開口便像倒翻話筵子。滔滔不絕。有時還要頓足發狂性。那副神氣。用呼天搶地四字來形容。真是確切。而且呼天搶地四字。還是表露他的個性呢。

馮夢雲
泣血稽顙

馮夢雲的事業。近來越辦越多了。不過他的事業越多。經濟越與不轉。所以天天在那裏轉銅錢念頭。就是他自己對人說。也說自己是無日不在不勝迫切之至的狀態中。所以大家便說他是泣血稽顙。所謂血者。便是白相人口中之血。至於稽顙兩字。更有來歷。因為他對於他的素心人。十分服貼。大家便傳說他夜夜跪踏板。這事確否不敢必。但走也不妨。在這稽顙兩字。來形容他的服貼呢。

蘆溢芳
罪孽深重

蘆溢芳在他所編的鈴報上寫了許多縮整供狀不尊數外。又補上幾段外記。其罪孽之深重。於此可見。不是罪孽深重。又何致一供再供。供之不已呢。現在又因胡蝶的事情。大打官司。初次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一方面又因胡蝶的老子胡少恭。公然侮辱。連環提起訴訟。真是鬧忙得很。許多朋友都以為他這個罪孽。是天上飛來的。都替他抱不平。可是他却不以罪孽深重。而減少他逍遙快樂的生活。

陳積勛
恕計不週

恕計不週這句話。是計文上所沒有的。不過却是一句和計文有關係而也很慘慘的話。陳積勛小弟弟倒的確是我們朋友圈裏一位小先生。學問品行都好。那副沉默寡言的態度。真像小先生初進生意上。有幾分羞人答答的樣子。無論在宴會上。在旅館裏。他總是不大開口。除非極熟的人。他才彼此攀談幾句。於是大家稱他是恕計不週。

幾位文友之悽慘考語

尤半狂
寒門不幸

半狂先生的生活最寫意。到了四五點鐘。編輯事情辦理清楚。便搖搖擺擺。喝酒去了。喝完了酒。不是到蘇春閣聽戲。便是到大世界聽戲曲。到了十二點鐘。便回公館去陪他那位夫人太太。不過他的夫人。多愁善病。所以半狂格外相敬如賓。未敢半點輕狂。這就未免使半狂對於有甚於鬚眉的鬧房樂事。減少了許多興趣。在半狂雖日以爲樂在其中。在旁人看來却笑他是寒門不幸。其實門固然不幸。半狂尤其是不幸呢。

徐蟬紅
陸仔在便

徐蟬紅自從和雯姑適性同居之後。蟬紅真把個雯姑當做玉皇上帝一般看待。從前有人說。男子們對於他的愛妻。就是替她洗綉腳布都情願。現在的蟬紅。更有這等情形。雯姑要洗面。他便端着面水。雯姑要吃東西。他便親自喂給伊吃。雯姑倦了要睡。他便攙床疊被。雯姑要上馬桶了。他便……真是合着陸仔在便四字的考語呢。

幾位文友之悽慘考語

張超
匍匐奔喪

張超是位驍將軍。生平最喜捧戲子。什麼曹氏三紅呀。什麼王惠蘭呀。什麼劉筱衡呀。他總不問三七二十一。拚命價捧。雖是蹣跚了脚。却還是不辭奔波之勞。此公辦事很認真。捧角也很認真。簡直拿捧角當職業做。真是自得其樂了。而且他很儉樸。別說衣着不考究。就是車子。也捨不得坐。在路上總是看見他蹣跚了一隻脚。急急忙忙地一蹣一蹣。拿匍匐奔喪四字來形容他。雖是太挖苦。却是十分貼切。妙到毫釐。

謝豹
苦塊昏迷

當星期雜誌初出版時候。他的小說。在星期上很是出風頭。後來在小日報上。也曾出過一度風頭。可是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染有惡嗜好。沒有從前那般鋒健了。近來他更十分憔悴。一天到晚。總是精神萎靡。昏迷不醒。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纔一坐定。便為睡魔所用。閉着眼睛。好像老僧入定。嘴裏銜了一根香烟。還是不斷地的呼着。所以大家便笑他是苦塊昏迷了。

吳農花
蕪視含殮

吳農花從前也是一位荒唐朋友。自從和谷小姐結婚之後。生活便大改變。別說不敢荒唐。就是一舉一動。也要得到個令的許可。纔敢去做。每天在館工作完畢。便急忙回轉家門。陪谷小姐用夜飯。有時外面有應酬。他也必定要先打個電話去請假。谷小姐要是不答應。他便只得犧牲了應酬。不去。就是答應了。回家時候。還要帶回東帶回去交賬。從前十天八天不回家。沒有什麼希奇。結婚之後。將近兩年。可是天天親視含殮。從來不會一天在外過夜。真是難得。

姚吉光
福廷燕妮

這顯姓兩字。要讀諧音。作為戲。或作戲口。姚吉光從前不喜跑堂子。自從柳燕燕隨其端後。忽然大白相。門楣也很精。紅臉也很足。不多幾時。竟割起陸家伯伯的靴來。把一位四小姐生生地。在伯伯手裏垂過來。這四小姐見吉光是個小白臉。架子又好。年紀又輕。自然很情願把全身的秘密都獻出來了。可是那時。吉光正在唱獨木。把靴上陸。安賢賢自然給他槍挑掉了。可是吉光

的病。便延到四小姐身上。害四小姐足足生了一個月病。後來幸虧金針大家方慎齋先生替他診愈。吉光這個禍。真是闖得不大。

沈延哲畫得一手好畫。諸君在本報上

沈延哲
哀此計聞

見到了他的插畫。便可曉得他的筆法和思想了。他為人很豪爽乾脆。而又够交情。談鋒很健。無論什麼都要說。肚裏是一句都藏不牢的。說起話來。喉嚨極響。朋友們便替他題個綽號。叫做喇叭。他也不以為迂。有時寫起插畫。便在角上畫了一箇喇叭。做標記。連得花界姊妹們都不稱他做沈大少。而叫他做喇叭了。他是我們悽慘朋友淘裏的急先鋒。這哀此計聞四字做考語。倒很恰當。

陸宇宙
不自殞滅

陸宇宙我們都尊他為陸家伯伯。雖是道貌岸然。却也很喜歡白相。去秋因為白相得過度。竟患起咯血症。毛病很厲害。大家都替他擔心。恐怕他要自己殞滅了。幸得吉人天相。結果還是不自殞滅。現在身體已十分健全。與致依然是濃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知陸家伯伯的體福。正方興未艾呢。

幾位文友之悽慘考語

新郎割腎記

一家

永康女子。多早嫁。十四五賦于歸者。比比然也。蓋此地女子。發育甚早。二二三歲。嫩乳已作菽發者。十得八九。故雖早嫁。亦與女子無損。最近有應氏女。年十四。其父作賈於外。故女生長異鄉。十一歲。始返梓里。由其父許字同鄉胡伯安之子為媳。新郎長女四歲。伯安以其子已長成。遂謂吉迎娶。洞房之夕。忽開新郎大呼。乘急破門而

入。則新郎臥血泊中。面白如紙。新娘則滿面驚惶。呆坐無語。急加撫視。則新郎之玉莖斷矣。幸伯安有兄。精於西醫。急施救。雖已甦醒。但性命可保與否。尙不可知。據云其事起因。由於新娘年幼。未通人道。而新郎又係偉男。洞房之時。大感納弊。新娘受痛不堪。遂有此事。現夫家正在查究。有無別情。以定最後辦法。結果如何。尙不可知也。

(5)

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會員

中國天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天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由國內外素負盛望之華商鉅子所合力組織資本之雄厚為全國保險公司之冠創辦期暫定資本國幣五百萬元一次收足二百五十萬元志在發揚吾國保險事業挽回外溢利權因鑒于吾國人壽保險事業之幼稚不敢後人特撥壽險基金壹百萬元實收基金五十萬元舉辦人壽保險事業管理力求嚴密投資力求穩健保費之計算與夫營業之計劃絕對依據科學原則志在振興國營壽險事業保障社會安甯故復廣事宣傳保壽之原理務使全國同胞皆能明瞭保壽之真意義人人得有保壽之機會而得同登壽域實本公司之所望也

◀ 冊 註 府 政 民 國 ▶

(元 萬 百 五 金 本 資)

● 類 種 營 業 司 公 本 ●

水 火 險
人 壽 險
汽 車 險
玻 璃 險
意 外 險
商 子 險
銀 洋 險

對於以上各險之投保手續或保單上條文有不能明瞭之處逕請函示或電話通知本公司當即前來解釋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董 事 長 董 事 常 務 董 事
王 伯 元 先 生 何 榮 農 先 生 梁 巖 聲 先 生
常 駐 監 察 總 經 理
王 仲 允 先 生 梁 巖 聲 先 生

總 公 司 上 海 北 京 路 二 五 五 號 業 大 樓

電 話 一 一 六 四 四 號 轉 接 各 部

(寄 卸 表 兩 單 均)

中 西 文 一 七 一 七 號
“CHANIC”文

電 報 掛 號

麻瘋艷史

一度巫山一斷魂

素公

廣州一地。昔因瘴氣稠密。故其人多患麻瘋症。尤以女子為最。此症初患時。膚色紅潤。驟增嬌媚。久之乃漸潰爛。卒至不可救藥。然未破瓜之女子。患此者。倘得男子一度春風。即告棄然勿藥。惟此男子。則必轉染斯症。毒發而死。故該地富有之家。而有女麻瘋者。恆不惜重金。以餌乞丐。或貧乏之徒。結一夕緣。如不可得。則於住宅之畔。置一瓦缸。若露坑。俟路人就此小便時。輒前戲詞干涉。若聆其語。首為本地人。彼此一笑置之。苟為外來客商。則聲勢洶洶。斷斷理論。主者聞之。伴出排解。並噴

麻瘋艷史

容入內。款若上賓。繼乃繼客品。貌而示招。孩童。客不知者。無不得意忘形。以為豔福天賜。議既成。即於一二日內。舉行婚禮。花燭洞房。孰知東床之腹。初袒而昂。藏七尺身。已斷送於此矣。作俑者此計既售。於是同病者相率仿效。視為讓渡。麻瘋之唯一善策。有馮姓名彬華者。設酒槽於市。為該地有名巨賈。膝下有一女。小字香媛。容顏韶秀。態度溫文。家人無不歡愛之。馮更珍若掌珠。惟媛患麻瘋。不得已。乃亦設一瓦缸。飭人伺之一日。忽見一翩翩少年。行經缸側。遽釋手中衣裏。遺漫其中。伺者亟出

交涉。知其為外來人。益施咆哮。止喧嚷間。馮笑容滿面。出與少年為禮。斥退伺者。謝過不遑。並殷勤速之入內。少年受寵若驚。莫名感謝。

是夕。饗以盛饌。堅留下榻。居二日。談笑甚歡。相見恨晚。馮乃乘間自為撮合。山並介識媛。少年驚媛為天人。極口稱羨。既成婚。新夫婿借入洞房。是時華燭光輝。鴨爐香細。少年眉飛色舞。滿擬蓮開並蒂。長享畫眉之樂。詎媛整損雙蛾。悵怨欲絕。淚珠點點。沾溼枕衾。少年驚問其故。媛乃歷道所以。並謂吾甚愛君。安忍殺君。第以迫於堂上之命。不得不然。不過我雖不獲為君執箕箒。然吾志則終屬君。決不更適他人。重增罪戾。且此後君在世一日。我當盡責一日。必不遠離左右焉。言已大哭。少年

至是始如夢醒。然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自是媛患頓失。而少年始則斑痕叢生。繼乃遍體潰爛。家人以其惡臭薰蒸。置之槽棧隙地。任其自斃。第曠日往慰問。一湯一飯。悉出其手。中間馮屢欲將媛許字他人。卒由媛力加反對而止。然少年呻吟之地。密通酒工臥處。故酒工靡不厭惡之。冀其速死。一日。酒工以奇臭雜聞。羣嗾某甲往斃之。先是棧中有酒一甕。一年前。一五風巨蛇。效東晉畢吏部之故智。醉斃其間。至此某甲以為此酒必能毒人。遂盛巨觥令飲之。少年正亦求死不得。一飲而盡。翌日。有以此事告媛。意其必死。媛含淚往視。則見少年輾轉反側。手足若無所措。而精神大振。頓異往昔。詢其所飲。答謂周身發癢難堪。願得一浴而死。

婚志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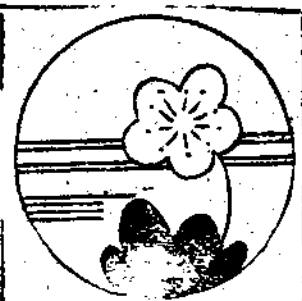
宇吉

女如命與之。迨浴資。瘡痂盡脫。肌膚益形瑩潔。面貌亦較美好。宿疾頓瘳。媛之歡躍可知。衆研其理。始知愈少年患者。全係酒之力。所謂以毒攻毒是也。後將此酒發售。

於人服者。咸奏神效。由是馮姓家日益富。同時癡瘋亦即絕迹。而此一對啼笑鴛鴦。今雖白髮鬢。對人猶時道其少年往事云。

婚姻之俗。各處不同。非但文野之判。顯然有異。即文化相等之國。亦多奇談。余嘗遍閱典籍。覺其事常有爲人情所難測者。因擇錄如次。

我國西南土司世世相襲。有如小國諸侯。蓋其制度之顯著者。其平民婚配。既與我俗不同。而土官族中之婚事。尤異。有女欲嫁。以得漢人爲壻。其禮節頗著。漢俗惟食古不化。情極可笑。以古禮有「天子一娶九女」之說。每嫁漢人。輒以八人爲媵。如新婦十七歲。則八女年歲相序。四長於新婦。爲十八十九。二十二。一四幼於新婦。總十六。五十四。三耳。婿亦不得於一夕遍御之。婚三月不。則御長者。又不。則御次者。以是爲序。月以一夕爲度。不再宿。即不復侍。媵庶之別。甚嚴。大婦在妾。勝不敢側坐對壻。亦於婚記載其事甚詳。謂苗女亦多知書。慧美可愛云。



集錦社
會小說

輪窟麗姝

(者作稿本)

徐恥痕	尤半狂	黃轉陶	嚴獨鶴	張秋蟲
張恂子	駱無涯	張春帆	王鈍根	周瘦鵑

(序後前稿文以)

糊糊塗塗的過了新年。冷火秋烟。絕不

覺得有元旦光景。忽忽已是廢歷的正月初

二了。他捫了柵衣袋。墳然隆起。面上頓時似

乎添了些春意。笑吟吟向幾個朋友握手道。大踏步出

了××報館的門。躊躇四顧。暗想此刻究竟到什麼地方

去好。旅館裏。別人開的房間不高興去。戲館裏。又嫌沒有

什麼好角兒。值得一看。遊戲場。那是鄉下人去的一種肉

和汗薰蒸出來的人的臭味。自己沒有那種特製的鼻子

去領受。於是不由的使他回想起朋友之樂。當年何等歡

笑狂熱。而今風流雲散。只剩得自己一個人踽踽涼涼。獨

秋 姝

社會集錦小說 輪窟麗姝

往獨來。實授了天涯淪落者。想着心裏一陣煩燥。幸虧還

好。身邊居然有十元的鈔票二十張。總不會找不着行樂

之地。信步走到跑馬廳畔一家汽車行。雇了一輛嶄新的

轎車。風馳電掣地坐到滬西××大廈。明明胸臆間煩憂

未祛。却不能不挺胸突肚。在人面前做出趾高氣揚的樣

子。上得樓去。硬着頸兒左右狼顧。兩面房間裏。都是長條

式的檯子。當中一個亮晶晶的盤兒。紅紅黑黑。寶光四轉。

檯前坐滿了善男信女。斂光髻影。紛膩脂香。越發使他震

蕩的胸襟有點渾淘了。舉步想跨進去。一個妖妖嬈嬈的

女招待捱到身邊。嬌笑低聲道。『先生。坐一會兒好嗎。』

(1)

說着。伸手來摘他的帽子。他這不能不乖乖的坐下來。先摸出一百元鈔票買籌碼。還不會下注。鈴聲已丁零零地響了。只聽得嚶嚶聲似花外嘯道：「慢點好嗎。」回過頭去一看。只見翠袖外一截雪白粉嫩藕臂。直伸到投注的地方。森森的纖指上。蠶豆大的一粒鑽戒。閃爍生光。他不禁暗歎道：「花偏笑。獨鶴。豈成雙。」他子然一身。如能得娟娟此多實行同居之愛。也就心滿意足了。料想她必定是一個絕世佳人。雖然我尚不會細看她的面貌。（下文由嚴獨鶴先生續）

想到這一層中。忍不住借着照耀似白晝的電炬光裏。悄悄地把身後麗妹。偷瞧了一眼。只道一看。他已呆呆的怔住了。心中奇怪萬分。怎麼她竟出落得如芙蓉出水。烟籠芍藥的絕世姿容呢。便回想到三年之前。自己住在鴿籠式的矮屋之內。正是在落拓的時候。四周圍同他做芳隣的人。沒有一

獨 鶴

個稱得上歲月優游的人物。好似一個絕大的鴿園。養着一羣修羽朝日的鴿兒。一隻隻的鴿籠便是分派這些鴿子的棲宿之所在。他緊貼的一隻鴿籠之內。住有一對青年夫婦。那青年。不過是鴿籠裏邊所住的人。公認罷了。論他的面貌。倘是不問他年歲之時。定要說他是衰弱老人。祇瞧他額上如水樣的縐紋。同了兩面枯削的面。又誰說不是已過了不惑之年呢。可是他真實的年紀。却只有二十五歲。離不惑之年。竟還有一半。然他的妻子。便是方纔在他身後。森森的纖指上。套着蠶豆大鑽戒。耀得人眼花亂擦的一個。那時是恰恰的二十芳辰。黃蠟般的枯燥嬌面。滿含了可憐的顏色。每天在鴿籠裏面。除了淘米煮飯。等的家常瑣事之外。只做些針線。夫妻二人。倒也很是安份守己。苦度光陰。怎地事隔三年。她已有這般的姿容。身上所穿的衣。手上所有的飾物。同着囊中滿裝的鈔票。當時在鴿籠裏邊。連瞧都沒瞧過的。何況是如今的光

景。而且一個人到了運來時來的一天。黃蠟色的面貌，也竟完全變爲欺霜賽雪。千姣百媚的姿容。從前瘦得似竹箸子般的手指兒。也成了春筍般的玉指。瞧她的情景。她的丈夫。決不會再困守在鴿籠之內。不然。她那裏會這般的豪貴。像他們夫婦以前這般的窮困。如今却已如此豪貴。何以自己依然故我。原是以前的落拓光景。不由得長嘆一聲。嗒然坐下。猛然間聽得又是丁零零一聲鈴響。震得他好似大夢方覺。向樓上一看。亮晶晶的盤兒。已停得呆漾漾地。她却歡呼一聲道：「這一回可打到了。」接着便「秋波一轉。陶然的收取檯上的籌碼」。（下文由黃轉陶先生續）

這時他眼睜着這樣一個富麗堂皇的婦人。好似天仙下凡。一時竟模模糊糊。方弗失去了知覺。倒忘了自己到這地方來的目的。幸虧在場的芸芸衆生。都疑神一致地向旋轉的盤內

陶轉

社會集錦小說 輪流賣妹

注目。沒有留神他的癡態。約摸過了一個鐘頭。時光已經不早。只見那個天仙化的麗妹。算了算自己的籌碼。低低的自言自語道：「咳。今天倒還沒有多輸。祇輸了三百塊錢。」她把籌碼向懷中一袋。慢慢地立起身來。向外邊走去。這時他也身不由主的立起來。跟着她走下樓。但見她一步一步的踏下曲折迂迴的扶梯。這一種婀娜的背影。真是有說不出的旖旎風光。他這時又涉了幻想。覺得人世真是玄秘。尤其是在婦人的世界中。三年以前她走在前面。我的一顆心。決計不會因了她震盪得這樣厲害。這時她已經走到了酒吧間裏。一個穿着潔白號衣的侍者。灣了身子。向她道：「莫太太。今天怎麼來得早。還是這裏坐罷。」她也並不回答。靠着那侍者拉出來的椅子坐下。這時他也糊裏糊塗的向隔壁一只桌子旁坐了。只見她向侍者說了幾樣菜。自己雖然並不覺得餓。可是也沒有辦法。也寫了幾樣。交給侍者。全副精神。都在她一人身

上。但是他先時的一種綺想。現在已化爲烏有。四面包圍的。都是好奇的衝動。隔了一歇。忽然有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走近她的桌旁。拍着她道：「莫太太。你今天來得早啊。」她回過頭去。點了一點頭道：「你剛醒來嗎。這裏坐吃點點心罷。」那婦人便在另一邊坐了下來。照樣的也點了菜。不一時。西菜便一道一道的來了。她一手拿了匙。喝湯吃。一邊問那婦人道：「這兩天你的運氣怎樣。」那婦人頓了一頓。半晌不響。嘆了一口氣。低低道：「莫太太。不要說起……」那婦人的眼淚。已經撲簌簌地流下來。一滴一滴的都流在湯裏。對着她道：「只見我們吃的這般美味的鴿蛋湯。實實在在都是吃的砒霜。」她聽了那婦人的話。也露出十分淒慘的樣子。不一回。菜已吃完了。她摸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賞給侍者。匆匆的又上樓去了。他也匆匆的把菜吃完。跟着她上樓。只見她依舊是打着輪盤。他却立在一旁。瞧她怎樣。直等到敲了三點鐘。她身

邊的籌碼。已經輸得精光大吉。她便立了起來。匆匆地出來。他便也跟了出來。剛要出門的時候。不禁躊躇起來。心想她這樣的神氣活現。一定坐的汽車。我是祇有兩條腿。雖然要想跟她一探她的行蹤。恐怕沒有辦法。想到那裏。已經走到門口。她跳上一部黃包車。歪了一歪嘴。車夫便飛奔而去。他便也跳上黃包車。跟在後面。在車上想着。照她這個樣子。何以不坐汽車。未免覺得美中不足。跑了一段。前面的車子。已經停了下來。他也在相距不到一丈的地方。命車夫停下。慌忙給了車錢。只見她已經嫻嫻地走進了一條弄堂。他向那裏一看。不禁冷了半截。原來這一條弄堂。窄狹得祇可以走一個半人身。黑越越的不見人影。一般骯髒之氣。直撲鼻管。他見她已經走進一個矮門。他這時方弗變了個偵探。抱着冒險的心思。大膽走進弄堂。走到那矮門旁邊。剛在抬頭躊躇之間。忽然有一只黑狗。沖出矮門。狂吠了數聲。（下文由尤半狂先

生輝

他給莫太太一陣扭捏正在迷迷糊糊

之間。不道幾聲狗叫。代表了臨去秋波。頓時

楞了一楞。倒退兩步。又聽見裏面嬌滴滴的

聲音。正在呼狗。那只黃裏泛黑的哈叭狗兒。就柔馴的像

小貓一般。縮了進去。接着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他纔定了

定神。把四圍審視一週。原來這是一條大弄的後門狹弄。

弄內有好幾家後門。她住的是第二家。每一家後門口。至

少有兩三只便桶。一排過去。好像戰線上放的步哨。有的

連蓋子都不備。所以踏進弄去。就有一股異味。在理。這種

後門。專備傭人進出的。可是上海有些時髦的娘兒們。歡

喜遮遮掩掩。在外面逍遙到深更半夜。因為有所顧忌。往

往身帶後門鑰匙。靜悄悄地在後弄裏鑽回去。好在滿身

多是四五十元一兩的香水氣息。對於這一陣木樨香味。

也還抵擋得住。專誠護送的他。略一打量。已經估定她也

狂半

就是這種女人之一。不過家裏的主子。是否還是那個縐紋滿額的老少年。却還是個疑問。這時陣陣臭氣。逼着他退出狹弄。轉過幾步。就是正弄。很闊的弄堂。緊閉着兩扇碧煌的大鐵門。上面鏤空的××里三個金字。裏面疏疏落落的石庫門。一望而知都是很舒暢的宅子。他正在徘徊瞻仰之間。猛聽得叭叭幾聲。一輛簇新的大汽車疾馳而至。他就閃在弄旁。汽車開到鐵門口。車夫把喇叭撒的亂響。門裏一個睡眼惺忪的巡捕。走出來開了鐵鎖。把大車夫跳下車來。拉開車廂小門。走出一個富麗堂皇的瘦高個子。頭戴獭皮帽子。穿着一件海龍領子的大衣。下車的時候。忽然迴頭向弄口一望。他在電燈光下。照的清清楚楚。那少年不是從前的鴉籠芳隣是誰。雖然穿的富麗。可是兩面枯削的面龐。却並不因為獭皮帽子和海龍領頭的陪襯。改變樣子。並且覺得他精神雖好。臉龐却格外瘦

削。不過從前鶴籠青年。明明不是姓莫。他又怎能如此得意。正想細細瞧看。不料看門的巡捕。見他並不進來。在門口探望。又見他穿的平常。便厲聲叱道。張頭望頸。看些什麼。說着還瞪了他兩眼。很不客氣的關門落鎖。他覺得堂堂文人。被叱於看門巡捕。這種「奇辱異恥。痕跡難磨。」（下文由徐恥痕先生續）

於是他忽然發了一個狠。從此要改絃易轍。在社會上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不要被那尤子笑人。譬如剛才這一雙夫婦。論

恥痕

他們才幹資格。又有那一行及得來我。然而一轉眼之間。他們居然會一交跌到青雲裏。發皇到這步田地。以我昂藏七尺之軀。難道就永無翻身之日嗎。他想到這裏。不覺心中十分高興。剛才的那股怨憤不平之氣。頓時化歸烏有。他伸手扯了一批大衣領。昂頭向靜悄悄的街道兩旁。望了一望。預備雇一輛人力車坐了回去。正在這個時候。

忽見一件雪亮的東西。從頭頂上落了下來。撲的一聲。正落在自己的脚尖旁邊。連忙低頭拾起一看。原來是用包香烟的錫紙裹緊了一個紙包。拿在手中。頗為沉重。不知裏面是包的什麼物件。再抬頭一看。這沿街第二家的廂樓窗戶。正開了半扇。這時他用盡目力。借着路燈之光。彷彿看見有美人半面。在那半開的窗戶中。向自己微笑了。一笑。接着碎的一聲。那窗戶便關緊了。他呆呆地看了一會。又默默地數了一數門戶。那樓窗正是莫太太的住所。暗想那紙裏分明是她有意丟給我的了。她是什麼用意。祇要將紙裏拆開一看。便可猜得十之八九。想着。使慢慢移動脚步。約走了二三丈遠。正當一根電燈桿下。他把手內的紙包。很迅速的卸去包皮。把裏面所包長且尖一件硬綑綑的東西。拈在手裏。一看。不覺駭了一跳。原來那東西也非他理想中含有撩情意味的香豔贈品。乃是一粒殺人不眨眼的手槍子彈。這時他的那顆心。便禁不住別

別卜卜的跳盪起來。再把那包皮錫紙翻開來一瞧。裏面還攪了一張白紙。那紙上隱約還看得出有鉛筆寫的兩行小字。便急忙將那字條湊到眼睛上仔細看去。上面寫着道：「憶君三載。無時或釋。今日暮地相逢。見君意態頗唐容顏消瘦。鴉心碎矣。萬斛相思。未能面罄。會當再圖良晤。贈君此物。別有妙用。幸毋多疑。致貽伊戚也。鵲白。」

（下文由周瘦鵑先生續）

當他見那殺人不眨眼的子槍子彈時候。真嚇得心跳手抖。面色也灰白起來了。待看到兩行小字。雖是用鉛筆很潦草的寫着。

瘦鵑

字裏行間。却蘊了無限深情。纔曉得莫太太是沒有什麼惡意。但是我和她同住在那鴿籠裏時候。大家見了面。也是很客氣。從來不曾說過一聲笑話。她見着我。也祇招呼了一聲王先生。別的話也不談。現在她怎末說起這萬斛相思的話。相思兩字。真是從何說起。何況我雖不是使君

社會集錦小說 輪箱醫妹

有婦。可是她却已羅敷有夫。這相思兩字。更是談不上了。並且還附着這顆令人胆寒的子彈。倒說別有妙用。到底有何妙用。真是索解人而不可得了。他獨自在路燈之下。胡思亂想地沉吟了一會。便把字條和子彈一起藏在口袋裏。迴頭望那第二家的廂房樓。却已是黑越越地燈火齊熄了。他沒精打采。祇得雇了街車回去。可憐他睡在胡牀上。輾轉反側。那裏睡得穩。腦海裏更是開足了馬達。在那裏把那適纔所經歷的事情。一幕一幕地搬演出來。便好像有位珠圍翠繞。花容月貌的美姑娘。站在牀邊。害得他一夜沒有闔上眼皮。到第二天。他到報館裏。也沒有心緒去理那剪刀漿糊的工作。胡亂敷衍了事。便想還是到××大廈。或者會和她再晤。也好問問她這萬斛相思。別有妙用兩句話如何解釋。想到這裏。便又高興起來。連忙整了衣裳。匆匆跑出報館。跳上車子。一頭直到××大廈門前。給了車錢。跨進門。灣灣曲曲地剛跑到

(7)

廳的石級上。却聞得鳴的一聲。有輛汽車。直駛到庭前。車裏走出一個衣服麗都。氣概軒昂的漢子。挽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並肩走上石級。他注目一視。那女子正是莫太太。再偷覷那漢子。却又不是鴿籠芳鄰的少年。不禁發怔了。莫太太瞥見了他。早已會意。便向他丟個眼色。仍和那漢子逕向廳裏進去。他也就跟到裏面。莫太太揀了二個空位。和那漢子一同坐在長條式的檯邊。回過頭來。却見他也站在旁邊。倒有些踉蹌不安起來。隔了幾分鐘。便託言更衣。離開座位。走的時候。還對他嫣然一笑。他便又跟了出來。走到沒人的地方。莫太太便對他說道。你不必釘我。你到××菜社等我。我馬上就來。昨天的東西。你諒已收到。我還有許多話同你面談。他聽了玉人的懿旨。也不敢答話。點頭稱是而去。他剛到菜社。莫太太也來了。他連忙捏着莫太太的柔荑道。你的東西。我已收到。可是莫明其妙。莫太太坐定後。便對他隱了一眼道。你別性急。待

我來告訴你。便低聲對他說了一大串話。可是著書的人。却沒有聽清楚。祇見他含笑答道。我素來是又胆小。又窩鈍。根本就辦不來這事。正說到這裏。却見廳外有團黑影一闪。好像是這鴿籠芳鄰少年的影子。他們兩人大吃一驚。（下文由王純根先生續）

到底是他機警。當下口中不言。心裏已有幾分明白。暗想我不過是一時好奇心動。想刺探她的究竟。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可是

根 鈍

對於她沒有絲毫野心。回頭不要被窗外的那位元緒公誤會了。只當我是他所欲得而甘心的情敵。自古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倘有甚麼意外舉動。我倒白吃了他的暗虧。豈不冤枉。王子晉心裏想着。耳朵裏却聽那位莫太太鶯聲嚶嚶地接着訴說道。咱們做了多年隣居。你還沒有詳悉我的身世。我家也是世代簪纓。我們那個不成器的譚老三。他倚仗着老子一些餘蔭。少年時也曾做過一任

烟酒公賣局長，掙下幾十萬私財。只因手頭散漫，吃喝嫖賭，鬧小老婆，攪得一塌糊塗，倒巴結了一個高等遊民的資格。可憐我跟他時候，他已是兩手空空，全靠當當偵探走狗，結識土匪，包辦軍隊，招搖撞騙度日。可是政局變更，翻雲覆雨，甚麼勢力都不能支持長久，只苦了當走狗的飽一頓，餓一頓，蹙腳的時候，連老婆也養不活。還虧我交游廣闊，以身發財，你別看我天天在賭場裏輸錢，你那裏知道我碰到許多偉人闊老，也都是從賭場上粘惹而來。老三兩子上叫我不要跑賭場，可是他天天問我拿錢用，他心裏豈有不知道我這錢是那兒來的，你瞧見我晚上從後門出入，我倒不是避着老三，我却另外有一個人，那人就是當今財勢熏天的某巨公，他和我往來已經一個多月，我因為要撈他幾個錢，不能不避忌他一些，就是你所驚奇詫怪的那一顆子彈，也是他千般秘密，萬般鄭重，暗中交付於我的，王子晉不等她說完，早已怪聲岔

社會集錦小說 輪窟麗姝

問道，且住，你這話越發叫我糊塗了。那子彈既然是他秘密的交付你的，你怎麼又轉送與我呢？再者，他交給你那子彈當然有甚麼用處，就是你所說別有妙用，又是甚麼妙用呢？莫太太聽了，把粉頸一扭，裝出一派嬌嗔道：你這個人好性急，且聽我說下去呢。這事情在一禮拜以前，那天正是春雨初晴，風和日暖，他和我坐着汽車，到滬西一帶鄉下去遊玩，咱兩人下車以後，攜手閒行，領略那田野風景，但見繚陌連雲，清流映日，花香鳥語，萬象皆春，帆影波光，怡人心目。（下文由張春帆先生續）

春帆

東風胎盪，一陣陣地撲面吹來，吹得我心弦不住忒楞楞地顫動，心上不知想着什麼，口中也不知說些什麼，只覺得我們兩個人在這融和恬適的空氣之中，心上十分暢快，一路說着話，一路走着，不覺越走越遠，離停車的所在，不知有多少路，慢慢地走到一處地方，一架板橋，幾灣流水，修篁夾道。

大樹成陰。這種景致。在上海馬路上是難得看見的。流連玩賞了一回。我覺得有些乏了。他就把外衣卸下來。鋪在草地上。兩個人坐了一回。既忘記了來路的遠近。也忘記了時候的早晚。直聽得一陣陣的烏鴉。在頭上叫過去。天色也漸漸的昏起來。方纔知道已經薄暮。晚烟四起。紅日銜山。我們兩個纔急急的尋路回來。那知走着走着竟迷了路。前後左右。又沒有一個人可以問的。沒奈何只好望着遠遠的路燈走來。更不想走到三叉路上。從路旁沖出三個人來。一個人拿着手槍。喝一聲站住。這時候把我嚇得魂不附體。更把他嚇了一交勦斗。伏在地上。渾身瑟瑟的抖。我可有什麼法子想呢。除了聽憑他們動手之外。一無別法。他們三個人中。有兩個人凶神般走上來。一個要我的大衣。一個要我的戒指。猛然間砰的一聲槍響。三個人裏頭的一個撲的跌倒了。連着又是砰砰兩響。要搶我大衣和戒指的人也跌倒了。跌在地上的。他恰霍的跳起

身來。手裏拿着一枝手鎗。哈哈一笑。我正在又驚又喜。又見他舉起槍來。劈面對着我就是一槍。我嚇得喊出一聲阿呀。覺得一樣東西。呼呼的在我耳邊飛了過去。遠遠地又是砰的一響。他方纔走過來。拉着我的手道。你沒有嚇壞麼。嚇得我呆了。半天說不出話。他纔告訴我身邊本有手鎗。不過倉卒之間。拿不出來。恐怕倒反吃了他們的苦。所以裝着嚇倒在地。渾身亂抖。就在這亂抖裏掏出槍來。一連三槍。把他們打倒了。又打倒了那邊一個把風的。如今也不去管他們的死活。我們走我們的罷。我定了一定神。覺得他勇敢機智。和如今那班有錢有勢的飯桶。大不相同。不由在心窩裏發出一種甜蜜蜜的感情。在蒼茫暮色之中。和他接了一個吻。回過頭來一看。只見亂雲不動。

江水 無涯（下文由野無涯先生續）

那時我們倆便仍坐着原車回上海來。在車中也便將那顆子彈交给了我。據他說這子彈含有一種神祕的作用。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件要物。說他值錢。却不過是一顆子彈。說他不值錢。然而成千成萬的鈔票。却也買他不到。真比那×××

無 涯

×大廈輪盤中的一顆彈子。一樣的含有左右人命運的能力。當初那幾個暴徒撲上來的時候。我還疑惑他們就是來搶這顆子彈的。後來他們要你的大衣和戒指。我這才曉得他們不過是幾個剝豬爛的匪徒。並沒有重大目的。如今我便把這顆子彈交給你。因為放在我的身邊。含有許多危險。實在虎視眈眈於這顆子彈的人太多了。我很就心總有這麼一天。給人家暗算了去。還不如你藏在那裏。比較的穩當一點。那時我糊裏糊塗的也。便把這顆子彈收受下來了。但是現在却覺得這件事情不對。因為那天我在××大廈裏。居然有人來和我接洽。說情

社會集錦小說 輪窟匪徒

願拿十萬塊錢來買我這顆子彈。我一想這一樁交易不甚妥當。推頭說不懂得這一回事。那人這纔悻悻的走了。然而從此以後。我便覺得時常有人在那裏注意。我連那不成器的譚老三。也問過了幾次。說你那顆子彈呢。我想他是當偵探的。這一定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了。所以我便來交給你。想總沒有人會來注意你的。不過你聽雅恂。恂子。夜拾着這一顆子彈。總以為我是和你惡作劇罷。（下文由張恂子先生結束）

恂 子

這時他可應了戲台上潘老丈訴告迎兒的一句話。叫做你不說我還明白。你一說我可糊塗了。正待開口再問她一個詳細時。誰知她已是盈盈地站起身來。道了一聲再會。便掉轉身。分花拂柳般逕自走了。他如癡若醉。目送莫太太的背影去遠。便也沒精打采。走出菜社。幸虧得他心細。雙手推開了菜社的那兩扇玻璃門。身子沒有推出去。却先探出

一顆腦袋向門外打量。誰知不打量猶可。一打量時。頓教王子晉方寸之間。別別地亂跳起來。原來菜社對門一家女鞋店的屋簷底下。立着兩個男子。一個穿着一件黑綢大衫。挺起了那大肚子。髻髻上海人所謂包子頭的模樣。一個却穿着西裝。頭上戴着隻打鳥帽。這兩人不約而同。四隻眼睛同時灼灼地射將過來。在王子晉臉上射個正着。王子晉他這時。探手到衣袋裏去。摸着了那顆子彈。又瞧對面兩人的怪模樣。未免有些不寒而慄。疾忙退回菜社裏。吩咐侍者打電話去叫了輛汽車來。才送自己回到了家裏。他這時也知道自已處境的危險。可是心中又割捨不下那位莫太太。所以免不了時常到××大廈裏去探訪莫太太的蹤跡。誰知一連幾天。莫太太竟是杳如黃鶴。連累他在報館裏。工作都沒有心緒。一天報館裏因為接到了某院長辭職的消息。空氣兀是緊張起來。忽地他桌子上的電話鈴響個不住。他忙不迭伸手去拿聽筒來

聽時。那邊說是××醫院有位王先生的朋友臥病在醫院裏。請王先生立刻過來瞧瞧他。王子晉正要動問那朋友姓名誰時。湊巧電話又斷了。王子晉只得把手裏的工作胡亂做完。接着便真個趕到那醫院裏來。誰知踏進病室一看時。這臥病的不是別人。正是莫太太。却見莫太太睡在血泊裏。看護婦七手八腳。洗血迹裏綳帶。鬧的鴉飛雀亂。莫太太見了他。由不得淚承於睫。向他招了招手。教他走近牀前。悽然說道。我遭了暗殺咧。說時。又舉起玉腕來。用手指指着腰眼裏道。這裏中的一槍。是致命傷。看來我這條命。決計保不了。趁着我這會子沒有死。把一切密秘都告訴了你吧。那天菜社裏告訴你的一番話。有一部分是編的。說騙你的。老實說。我和你做鄰居以前。那時侯。譚老三連鴿籠裏都住不起。我為生活壓迫。曾經和一個窮黨人。發生過關係。無奈那窮黨人也沒有錢。我每月不過拿他一二十塊錢。維持我們兩口子的生活。那窮黨

人奉了黨中首領之命。來上海組織機關。不多幾時。便接到首領的電報。召他到日本去。他動身的時候。便交給我那顆子彈。說我們革命黨人。沒有金鋼鑽贈給情人。祇有這牢什子。可以表現我們的革命精神。就贈給你做個表記吧。你道那窮黨人是誰。便是如今顯赫一時的……王子晉哎呀了一聲。正待開口說話時。莫太太却截住他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你不用多疑。說痛快些。此刻有誰拿了這顆子彈到京裏去見他時。一個差事。是穩穩可以到手的。可惡那譚老三。他是知道這事情的。幾次三番。問我要那顆子彈。我都沒有給他。我的意思。想把這顆子彈。交付給一個可靠的青年。教他冒充我的兄弟。進京去圖個出身。莫太太說到這裏。便向王子晉秋波斜溜道。我冒昧得很。竟屬望於你。上回告訴你。說我到郊外去。遇見路劫匪徒的那一節故事。那是我和莫師長的事情。我和莫師長曾經一同到輪盤賭窟裏去過。賭窟裏誤會我是莫師長

社會集錦小說 輪窟裏誤會

的妻子。所以順口都喚我做莫太太。誰知那莫師長也是冒充的。他是譚老三手下的黨羽。是特地假扮了來消遣我的。所以他打退了匪徒。竟掉轉槍口。向我開了一槍。我問他怎的。他便說是要那顆子彈。湊巧我那顆子彈。不帶在身上。才教那莫師長一場失望。我當初不就告訴你。便是怕你不是真心和我好。可憐我還是在和你做鄰居的時候。便滋長了愛苗。今天我遭暗殺。也是譚老三要子彈。要不到手。才想出來的毒主意。我受了致命傷。不久人世。你便拿了那子彈去。謀個一官半職吧。王子晉聽了。才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正待用言語去安慰她幾句時。誰想醫生來了。頓時便禁止兩人。不許談話。王子晉只得悵悵地出了醫院。第二天接到了醫院裏的電話。重複趕將來時。可憐莫太太已是香消玉殞。直僵僵地躺在醫院的太平間裏了。譚老三等一干人。因為處於嫌疑地位。早已腳底抹油。溜之大吉。這裏便是王子晉替她買棺成殮。

王子晉因爲不希罕裙帶官兒。所以便把那子彈納入棺中。做了鴿娘殉葬之物。擄掠完畢。才嘆了口氣。自言自語

上海人的糞

非花

排洩之糞。臭而穢。似無所用矣。然竟有人焉。藉此而起家發業。蓋其利倍蓰其他營業。何止數十。上海一埠。人口衆多。每日消耗於口腹者夥。其排洩者因亦多。在晨光熹微之時。車走雷聲。逐門挨戶。悉傾以去。人過掩鼻者。其實景象皆鈔銀也。上海租界開闢後。包攬此事者。爲一朱某。今茲面圍團矣。然有時亦須虧本。撥開生涯最旺盛之候。滿載之船。可值六十金。且人相爭。亦可居奇。貨值兩雪連。天寒凍水冰期內。則跌跌殊可驚。是因同樣者不能逮十金矣。購戶大都爲鄉村農人。用以澆沃田陌者也。冬臘少工作。貨難銷也。朱之總包。尙在租界初闢時。連後租界與年俱廣。因之承包之人亦日多。若阿桂姐。若王某等。於今包家之最具魄力。規模亦最大者。爲王某。其此外更承包工部局每年需用之黃沙石子。總計包數之鉅。當逾百萬以上。聞之能毋令人咋舌。上述者爲大包。其每晨挽車傾倒之費。有則夫挽婦推。有則父子合作。芸芸衆生。據云月之所入。亦頗可觀。綜節賞月。約在數十元。故傳有一小學教員。且享其清高之粉板生涯。而從事於此。雖不知確否。然此事之勝于有類雞肋之鐵錘王者。則蓋可斷言焉。

道色即是空我 往後也可以大澈大悟了。(集錦小說第二篇「空谷簫聲」由余空我先生開始)

一夜讀蘇東坡筆記。憊矣。掩卷欲寐。朦朧中。忽見一斑白。雙以手相招。似有所告。躡足隨之。路上月色甚佳。宿鳥不驚。樹影鋪地。經小溪。有板橋橫架。踏步而過。聽水流淙淙。如吹簫。如鼓瑟。心神俱怡。方眷戀間。即至一室。空洞無什物。塵封蛛網。彷彿已久無人。居時。髮在旁拍。

紀夢

秋。曼。

余肩指示壁上。粟粉零落處。曰。借來無他意。要子一觀。此聯語耳。舉目相望。則有狂草十四字。墨滲上淋漓未乾。讀竟自醜。深以爲怪。時余甫十五齡也。昔日雪鴻。瓜印橫欄。今僅記得此身。圍住鳳凰城一句。然其義總不可辨。春來短夢零星。幻變無量。引念及此。乃誌之。



海南珍聞

瓊州苗黎記

K. T. 作

(一) 引言

瓊州島亦名海南島。在廣東雷州半島之南。島中多山。最大者為五指山。亦黎人苗人叢居之地。黎人有黎族。僜族。岐族。三支之分。其所住略有一定區域。僜族所住略近海邊。在島東者曰東僜。在島西者曰西僜。黎族又有生黎。熟黎之分。熟黎所居頗近漢族。生黎則多在深山之中。岐族人數較少。多處叢山間。與漢人隔絕。其風俗一切。知者略少。苗族則多以伐木為生。遷徙無定。故無一定區域。瓊州土語。稱苗人及岐族黎族所居地曰野人國。余此文所記。亦以苗黎情形為限。故以「瓊州苗黎記」為名。

(二) 聞風興起

余居瓊州稍久。素聞野人國之名。每思往其中。作探奇紀勝之舉。終以他故未能實踐。既而有人告愚。謂生黎性最兇殘。漢人有入其境者。必殺之。而後快。或以毒藥敷木橙上。漢人坐其上。立斃。有置毒於飲食。使漢人食之。七竅流血而死者。比比皆是。探奇紀勝。未易言也。聞之震惜。妄念少歇。

客歲有鄰人梁君。自黎峒返。與愚遇於筵次。偶及黎峒事。愚問而異焉。因詢漢人入遊其中者。固無恙乎。梁君笑曰。黎有生熟之分。苗有文野之別。未可一概而論。苗黎之開化者。頗習漢語。亦有粗知文學者。愚曰。余所詢

固指野人國而言。漢化苗黎。非我所欲聞也。黎君曰。苗黎於漢人誠多猜嫌。然惡毒之來。固漢人自啓之。非苗黎之罪也。君倘有探奇之志。遲日請與我偕。必無慮。愚聞而欣然。遂約期而別。

(三) 逆流探險

及期。黎君來邀。愚同行。且曰。此去僅及熱黎所居而止。苟欲訪生黎之居。則尙容徐徐圖計。愚念一遊熱黎所居亦大佳。因諾焉。攜線氈一。衣服數襲。電炬一。隨黎君下小舟。舟首略尖。容積甚小。上覆蓬。不堪起立。而舟上鋪板頗光潔。與黎君席地相對。斟酒共飲。查禮州島河流均甚小。且多淺灘。不能行巨舟。非小舟不能至上流也。舟行時。因水流甚急。故速度頗緩。船身因急流激湍。時時動搖。酒瓶傾倒者數次。幸塞有軟木。不然。佳釀全傾矣。

當舟未開行之時。因船身容積之小。甚悶。既行。頗有風。煩熱稍解。黎君乃爲余略述黎人習慣。及其起居情形。愚初時頗注意傾聽。船行稍久。乃覺頗難不堪。頭腦俱眩。愚航行大海。已非一次。從無暈船之患。不意內河小舟。其苦乃甚於海上。黎君知愚昏暈。亦不復言。令愚棄酒而臥。然暈眩之苦。仍不稍減。

(四) 木頭觀光

舟行至木頭。乃熱黎所居。其音彷彿近是。亦未審何義。據黎君云。因野人山中放出之木頭。必須經此。故以木頭爲名。然木頭所經者。未必僅此一地。何以此地獨獲木頭之名。蓋黎語音異。音類此而字不同。相沿既久。遂數典忘祖耳。

船泊於淺灘外。離岸約三尺許。淺沙細石。一望如帶。岸邊之水。深不及寸。離岸漸遠。則水漸深。舟人赤足踏

水負余至岸。梁君則涉水而過。復拂拭著鞋襪。行半里許。即入巨林。木色極蔥鬱。又數百武而木頭已在目中。道路頗整潔。比之長江內地。略無愧色。前行又半里許。已至村中。村人觀余憐入。皆甚驚訝。熟視不瞬。而於憇之行。尤爲注目。婦人小兒。相與耳語。或呼或笑。屋內之人。亦爭出來觀。一若吾鄉人之視新婦。視洋鬼子。梁君笑曰。彼等視吾漢人。固與華人之視西人無異也。

男女衣飾。有與漢人略同者。男則短衣。剪髮。女則衣長及膝。亦有着特異之衣者。男則梳髻頂前。猶如一角之羊。着對襟衣。無領。腰間縛帶。作藍黑色。不着褲。僅用布一幅遮掩前後。女則胸前繡極粗陋之花。下着短裙。梁君笑謂愚曰。君謂其裙也。其實亦無袴之公也。愚笑曰。聞諸海上時髦女子。多不著袴。然則黎女殆得風氣之先者歟。梁君又告愚。女子下身所著非裙。俗名曰筒。僅以遮前後陰耳。男子梳髻。有名長者曰大總。短者曰小總。因一一筆之日記簿中。

(五) 入門乞火

木頭街道雖尙整潔。却有氣味。聞之令人難耐。梁君笑語愚曰。每一民族。皆有其特具之氣味。此即所謂黎臭也。愚爲之失笑。思得捲烟。以解穢味。適忘攜火柴。蹀躞無計。有一少婦。約二十許。倚門立。目視余。積而笑。視其風姿亦頗不惡。惟面部混有花紋。殊令人作惡。梁君遠近之。此婦似驚怖。急縮身門內。梁君隨之入。嘲晰不知作何語。此婦欣然有喜色。頰點其首。且嚙嚙與梁君語。似招待之意。梁君回首招愚。婦亦向愚而笑。且作招手狀。婦乃肅懇兩人坐。爨以木爲之。頗低。且粗陋。愚不敢就坐。婦人以示意。再三指其爨。愚面赤。終不坐。婦且語且笑。似諷余者。梁君笑謂愚曰。彼言此爨無毒。郎君美貌。彼決不忍相害。但請安坐可耳。

室中有男女小孩五六人。時時纏繞此婦左右。其所呼彷彿爲媽媽。私叩之梁君。果其子也。愚曰：此婦年事不過二十餘。已有子女五六人。可謂稀有。梁君笑曰：此間風俗。非君所知。有年僅二十。而有子女七八人者。君遊稍久。當能知其故。此時余殊欲無言也。

所住之屋。以木材支架之。陋且低。室內氣味。較之街上尤劇。愚不能耐。屢促梁行。梁諾。少選。此婦持茶兩甌。出器極粗。而據梁君之語。則在彼中已爲上選。敬貴客。始偶一用之云。茶色尙好。而烹水時似稍粗忽。頗有烟火氣。略啜一口。卽與梁君道謝出。梁君且握其小女之手。狀殊滑稽。視之幾失笑。

既出。於村外遊覽一週。村之四面。皆植樹。有高數丈者。無幹無枝。樹頂蓬蓬皆葉。有如華蓋。梁告之。謂卽椰子樹。每年四季。皆綠葉如雲。無枯黃之時云。

(六) 掩鼻過白點

一愚等自木頭回船。次日舟行又三四十里。至一處。則名白點。亦不知何所取義。地方污穢不堪。街道闊度不及兩尺。房屋湫隘低陋。有如內地之廁所。街口污泥垃圾。不堪卒視。相去百步。卽聞其臭。房屋皆以木材構成。非但形式不整。卽輪廓亦多欹斜。度其人口。約二三百。房屋約四五十所。

梁君告愚。謂自以上。水甚淺。舟不能行。非徒步不可。愚從之。捨舟登陸。所攜之甌。則挾之腋下。抵村口。臭味中人欲嘔。次且不敢入。梁君笑曰：此要道。非經此不能前進也。愚無奈。掩鼻而進。觀街內房屋。每所相距自數步。至數十步不等。或植小樹。亦有土堆。率蕪穢不治。最奇者。合村中均闕無一人。異而叩諸梁君。乃知其地爲熱黎所居。晨興。合村男婦。卽相率而出。從事負木耕種。有小兒女者。亦襁負而行。故村中遂無一人云。

愚惡其臭。不暇審視。卽疾趨而過。出村口。迴視梁君。忽不見。異而待之。稍久。始梁見君攜二斷木。粗如兒臂。長約三尺。欣欣而來。愚詢其何需。梁君授其一與愚。愚曰。再前行若干里。當知其效用之偉矣。愚不暇細詢。遂持之而行。

(七) 男女多成雙

出村口後。行不久。忽聞犬吠之聲。發於田野間。審視。乃有黎人兩三。一婦背負小兒。方釋鋤而語。旁有一犬。向愚等嗥嗥而吠。黎人見愚兩人。頗似驚訝。視愚不少瞬。梁君告愚。此皆熟黎。故其衣飾與漢人略同。愚曰。熟黎亦爲漢人害乎。梁君曰。彼等已同化於漢人。事農一如漢俗。絕不爲害。

又前行。途中遇黎人非僅一次。率和藹。非似愚平日理想中之黎人。多作兇悍猙獰之狀也。一次。遇兩黎人迎面來。既近。駐足曰。愚而笑。梁君亦笑。趨與數語。黎人頻點其首。且指愚若有所告。愚不解。梁君笑謂愚曰。彼言前去多山路。子斯文。恐不克前進耳。愚等前行稍遠。回首視之。兩黎人猶佇立而望也。蓋漢人入黎地者。素少。故黎人之視漢人。不啻國人之歐美。漢人與黎人雖同爲蒙古利亞種。但有最易辨別之一點。卽漢人較黎人爲斯文而白皙也。愚既非勞動家。故彼等一見。卽知愚爲漢人矣。

最可異者。所遇黎人。多一男一女。相偕而來。形態親暱。一望而知爲夫婦。梁君告愚曰。黎人風俗。一如歐美。夫婦每出必偕。樵則共樵。耕則共耕。較諸我國新式夫婦。其相愛之情。實有勝焉。

(八) 古樹奇葩

自海邊入黎苗所居。須經無數高山。愚前此亦屢曾聞人談及。然目以在故鄉時。越山過嶺。非僅一次。則此

行雖有山嶺。似亦不足使愚發生困難。不意此間山勢之峻峭高大。有非故鄉所能企及者。初行之時。覺漸入山地。因地勢漸高。所行之路。亦漸漸斜削而上。稍久。則行於山峽中矣。然兩側之山。猶不甚高。再上。則有大山一座。屹立於前。梁君乃指以告愚曰。此吧吧山也。再前行。即須越大橫山。大橫山後。為熟黎叢居之地。吾儕至此。即當中止前進矣。愚以奔波頗倦。漫應之。少頃。經吧吧嶺。越一時許。猶僅過其半。然已望見一嶺當前。青葱之山色。中他無所見。愚疑迷道。謂梁君曰。前行有山無路。得毋誤乎。蓋普通嶺。必有蜿蜒曲折之線痕。仄徑。自山脚直貫嶺上。是即嶺上山路也。梁君笑曰。試前行。當知非誤。既上嶺。乃知路為繁盛高大之林木所遮。故遠望之不能見也。此等大樹。多高四五丈七八丈不等。最低者亦二三丈。有一樹。其粗有似一間屋。殊駭人。樹上綠葉過密。此樹與彼樹。互相交叉。遮蓋陽光。全為所蔽。舉目遍觀。有如晝晦。地上叢草多作嫩綠色。甚茂。有種種草花。不可辨識。有一種花。重瓣。略如千葉桃而小。有香味。類玫瑰而稍淡。似月季而稍濃。葉如艾。不知其何名。愚摘其一株。以行。不久。因一手攜杖。一手挾線氈等物。頗病累贅。遂棄之。

(九) 重山疊嶺

初上嶺時。山勢並不甚陡。故不覺其難行。稍久。山勢漸削。時而嶺石突出。彷彿無路。須攀援而上。愚乃稍稍喘息。梁君笑曰。君亦困怠乎。因為愚謀。取線氈包衣如包裹狀。纏諸背。兩手持杖。乃稍覺便捷。

約行四五里。上山矣。俯視嶺下。黑如幽谷。冥不見底。令人驚悸。然山顛之路。頗平。整心稍慰。且謂梁君曰。過嶺之難。不過如此。吾何畏哉。梁君笑曰。適所行不過三之一。試再前行。過得去時。再誇口未晚也。愚不信。而心為惕然。初以為上嶺後。必然下嶺。不意路殊平直。不數里。則又一高山阻路。不覺駭然曰。山上有山乎。梁君笑曰。高

山皆如此所謂重山峻嶺者是也。大五指山附近各山。其險峻重疊尤過此山。君故鄉之山。實祇邱嶺。故不知高山之難行有如此也。既上嶺。其情狀大率類前行之山。至嶺上後。乃向下行。然其勢破斜而甚緩。較上嶺時爲易行。稍傾。豁然開朗。蓋由深林中行至林外矣。初入林時。日色未晡。此時日已含半規。遊目四矚。不見一人一屋。愚甚以住宿爲憂。梁君曰。再前行十餘里。卽有宿處。且可得食。食亦不惡。因其地有漢人故也。愚乃稍安。

(十) 誤入天台

又行五六里。日已曛黃。山色沉默。野鳥鳴聲。凄厲令人毛戴。愚頗不安。忽覩有兩人前行。背上各有所負。梁君指以告愚曰。此熟黎也。愚舉首察之。瞥見道旁有木築小版屋。喜曰。愚倦甚。可於此屋中略求歇足乎。梁君笑曰。諾。言次漸近。則見有一少女坐屋內而炊。屋甚小。僅足容膝。愚乃次且不敢入。顧梁君笑曰。去休。此非安樂窩也。梁君笑曰。此地大佳。不可以不留。言時。少女已覺。急舉首疑視。頗有驚訝之色。察其貌。膚色稍黑。而眉目尙佳。年可十五六。着對襟衣。短裙不褲。率如木頭所見。梁君笑而向前與語。少女亦笑而起。問答嘲晰。了不可解。少女語時。乃頻頻目愚。梁君亦然。愚疑焉。促梁君行。梁君適首笑曰。我言君行久而困。欲少休。彼聞君爲漢人。且爲先生也。甚樂週旋。且願以美食相餉。何所急而不少留乎。少女亦頻頻向愚招手。愚不獲已。乃入。梁君笑曰。吾情非割阮。乃誤入天台矣。

(十一) 路頭神女太多情

女郎雖膚色略黑。而眼波殊媚。殆卽所謂黑裏俏者。愚以其孤處。頗引爲嫌。而梁君殊坦然。引愚坐榻上。榻以竹爲之。堅固而粗拙。上置席。別無餘物。室內尤狹小。呼吸時。感有腥氣。頗覺難耐。

女郎出似餅非餅似糕非糕之食物。審視乃以飯米製成。有黃色之粉相膠。不知其何名。食之有甜味。而粗糲不堪。惟粉末頗細滑。味似山芋。詢之果然。女郎見愚審視食物及嚼食之狀。輒嚶嚶而笑。愚不解。亦惟對之而笑。女郎又握愚手。靡弄笑語。詢之梁言。乃謂此女愛君之手。以爲白哲潤膩。得未曾有。愚益踟躇不安。即起謝別。女郎捉愚手不聽行。梁君笑謂愚曰。君無意於此乎。愚笑曰。百里行房者死。我不敢以性命爲兒戲。梁大笑。向女郎數語。女郎乃以吻愚之手再三。送至戶外。木立竄。愚等行遠。始廢然入。愚詢梁君曰。此間亦有吻手之俗耶。梁君笑曰。否。今日女郎之所爲。殆愛君之手殊甚。由於感情的衝動。所發生的偶然的行爲。黎人無此俗也。因知中國之親嘴。與西人之接吻。初無二致。人類愛情達於沸點之時。假吻以傳其意。乃人類同具之本能。無問民族之文野也。

(十二) 少女可隨意與男子交接

愚初以所見女郎爲賣笑婦。竊以野蠻民族有娼爲異。經梁君告訴。乃知黎人不重貞操。凡女子一至發育。第一次月信至後。即須由父母爲築山屋於他處。任其與男子交合。築室之地。須合有幽僻及爲過道兩項要件。故凡有人來往之路上。常有小屋。離村子立。其中居者。大抵都只少女一人。凡有男子過此。愛悅此女。即可入室調笑。少女不欲。可以拒之使去。相愛則男子即可與之交合。有一度春風。即不復相見。亦有時相歡會者。但男子絕不視此女爲其戀人。女子亦不視彼男爲情侶。興至即交。交已而散。未嘗繫諸念中。此種結合。不得結爲夫婦。倘因野合而生子。亦可留之。至其結婚。則別有習慣云。

梁君又告愚。謂附近少年。聞有少女築室某處。其爭先逐鹿者固亦有常。但因事非創舉。耳目中已習常見。

憤。大抵淡然處之。惟因此俗流行。故黎族少年男女。於性的問題極易解決。從無如文明民族常有饑渴的感覺也。吾知風狂兒郎聞之。恨不託生黎地。俾得適意大嚼矣。一笑。

(十三) 房屋的簡陋

約行五里許。日色已落。遙聞犬吠之聲相屬。且有燈火數點閃忽林間。則熟黎村至矣。入其村。有屋約百餘所。各不聯屬。相隔數武不等。有以木板編成者。有以竹梗編成。亦有以木打樁。橫直以竹編夾樹葉作牆。上蓋茅草。四面垂地。有如墳墓者。亦有敷以黃泥。如漢人之土牆者。其建築方法雖不同。而形狀大率相似。高矮均不過五六尺。未有盈八尺者。有門無窗。村口有一漢人開設之雜貨店。屋以木編成。上亦覆草。但四簷較黎人所住為高。門亦較大。惟無窗。則一門口放一竹架。羅列貨物。率不甚值錢。蓋黎人文明程度。猶不如漢人四千年前。其生活程度亦甚低。稍稍值錢之物。即非黎人所需也。架上所列。以火柴粗紙。柴刀等類為多。又有一種木屐。頗似漏地所有。惟製作不甚光緻。與日本人所御亦相似。

設肆者為文昌人陳君。時方在室飲酒。見憇兩人。即含笑出迎。蓋與梁君為素稔者。殷殷邀入。視室中橫闕。都不過丈許。一几一榻而外。幾無餘地。與陳君同處者。僅一十五六之童子。名黎才。謂是陳君之子。而面目不甚相似。頗慙。有黎人氣味。陳君命之動作。多不留意。動加呵斥。且笑謂憇等曰。此子生長此土。大有黎人風味矣。

(十四) 冤死的少女

憇兩人是晚即住於陳君處。次日微明。忽聞戶外甚喧雜。驚起。則陳君已起。方事洒掃。顧憇笑曰。君弗驚。彼等欲往鄰村看打禁婆耳。毋預君事也。憇不解。梁君適轉側而醒。問憇等作何語。憇告之。梁君蹙額曰。此等野蠻

殘忍之俗。不知何日方能改革。今日不知又將屈死誰家女子矣。愚驚問其說。梁君搖首太息。恂僕而起。不置一詞。陳君乃歎曰。此黎人惡俗也。黎人有病。不知延醫。惟請巫覡驅解。無效則聚合村男女。齊集空地。巫覡跳跟念咒。任意指一女子。名之禁婆。謂即祟病人者也。曩日我曾往觀之。其時被指為禁婆之女子。為一十六七之好女子。形容驟變。戰慄無人色。驚恐憂惶。如中傷小鳥。無處躲避。而乘人不待其置詞辯白。即聚毆之。初時猶聞女哀號乞恕之聲。少久則聲嘶力竭。悶不作聲。面目間血肉狼藉。慘不忍觀。乃共昇階村外。築一坑。活埋之。此少女之父母兄弟。莫敢執言也。愚聞之為之悚然。

(十五) 粥與菜蔬

愚等盥洗後。陳君煮粥以饗。米粒極糙而粘。粥乃如糜。按此種粥。在苗黎為常食之品。普通但加食鹽。並無殺菜。有之亦僅野菜。然有菜時。則粥中不另加鹽。陳君雖漢人。因居黎村中。雖諳烹調之法。苦於無從得資料。僅有醃品數事。愚兩人食而美之。陳君笑曰。此物在他處殊不足稱。然在野人國中。則已為無上珍品矣。愚與梁君亦不辨啞然。陳君又言。黎人不知種菜。除野菜而外。但知種南瓜。以瓜作食料。而以葉作菜。用於飲食一道。可謂向未入門也。

(十六) 喜遇同鄉人

晨餐甫罷。又有短衣者數人。魚貫而入。愚訝其似漢人。聞其語。則真漢人也。渠等見愚。略似訝異。即向陳君致詢。陳君笑為愚介紹。且曰。此君為梁先生朋友。昨日方到者。短衣者極表歡迎。且力邀愚赴其居。愚是時方如逃空谷中。聞足音而喜。見一漢人。不啻親友。即欣然欲行。陳君與梁君相視而笑。愚覺有異。即又次且不欲行。陳

君趣曰。無妨。此數君者。居此最久。於苗黎情形。尤爲熟悉。隨往小坐。亦可多得遊中資料也。梁君亦言。即去無妨。愚問梁君何不同往。梁君笑曰。我至此因有他事。非如閣下專爲漫遊而來者。可以任意尋樂也。今得此數君爲友。不患寂寞矣。我事畢。即在此地相俟。一同歸去耳。愚知其確。遂偕衆人出。

此數人中。一梁姓。一吳姓。一潘姓。住其地甚久。少者亦十餘年。諳黎語。於黎人風俗習慣。知之尤詳。生黎生番所處。漫遊亦甚久云。

(十七) 野人窩中的賭場

梁吳潘三君。同住於村外里許之板屋中。屋皆倚山建立。佈置之簡陋。有如陳君所居。而低矮倍之。一間置一長桌。亦木製。紋理細緻而製作甚粗。其旁列板凳。不知其何用。詢之吳君。笑不言。既而潘君笑曰。先生真不識。抑故作此態乎。愚忽悟曰。此殆與汕頭廣州相同之雜寶賭台乎。吳君乃笑曰。君真慧人也。吾儕孤居此地。爲圖利耳。圖利之便。莫過於博。故吾儕乃合設博場於此。殆爲附近黎村之惟一博場焉。愚曰。黎人亦嗜賭乎。梁君笑曰。好賭固人類通性。彼既爲人。焉有不嗜理。吾儕設此賭場者。共有五人。各出資本若干。盛備酒穀。以待黎人。黎飲醉而樂。未有不賭。賭則負多而勝少。吾儕除所費外。所盈尙多。如運佳者。數年之後。可以俱成小富也。言已。衆俱拍掌狂笑。愚心頗不以爲然。而又不欲面斥其非。勉強一笑而已。

(十八) 博場之武備

賭場主人所住之室。在場之東。有屋一間。列竹床五。壁上懸手槍二。單刀二。倚竹葉槍一。愚疑之。因問主人。備此何爲。潘君笑曰。先生得毋疑吾儕爲盜乎。愚亟辯曰。否否。聞海上大賭窟。因懼有盜劫之事。常川駐有保鏢。

多人此間豈有盜患乎。吳君笑曰：豈得無有。但不敢如漢人之糾結多人明火執仗以行劫耳。然亦有所謂黎匪者。乘機劫奪。時亦有之。彼等劫盜之目的。厥惟漢人。惟吾儕待此等匪類。多相識者。每值其來此間賭博。輒款以酒食。值其博大負。亦與以少數金錢。故彼等頗知感。不為博場之害。特吾等猶恐有意外之事。故預為之備。示之以威。結之以恩。彼輩乃不敢為患耳。愚笑曰：信哉。海上大亨駕御流氓。何嘗不以此術。此小流氓之所以甘為大亨盡力也。

愚又詢此時何冷落若此。主人曰：黎人治生產頗勤。自晨至暮。皆其勞力時期。惟晚間乃休息行樂。然後羣集此間耳。

(十九) 博場中之飲食

博場主人除導愚往近處漫遊而外。享午。款愚以飲食。頗精。酒為米製。其味亦醇。米粒舂杵稍精。比之黎人所食。米一精一粗。乃不啻上下床之別矣。殺饌亦有肉食。惟多野味。而烹調甚適口。蓋為博場主人所自調者。黎人平素飲食粗糲。不知天地間有美味。一涉博場。則酒醇殺美。即此已足陷溺其心志。况又有賭博之引誘乎。黎人就博場食而甘之者。多求其烹調之方。主人方藉此以為引誘黎人之利器。多咨弗傳。或示以偽法。或傳而不盡。故黎人之烹調。終弗能如其美。多以謂不善學其法。而不知所學之法。非其真也。

(二十) 數百錢一注的大賭客

博場有黎人數輩來。博場主人握手歡躍。備致殷勤。願其語格。略不可解。主人因為愚介。且任翻譯。黎人中有一人較白皙文雅。態度亦稍溫文。頗愚嚙嚙語不絕。頗極誠懇。潘君辨其語。乃問先生華人亦愛此道乎。愚

笑曰。我平素不喜此。與潘君等爲同鄉。故來耳。少選。主人出酒饌。聚飲甚歡。愚以不諳土語。默坐含笑而已。

既而主人託一黎人往招一賭客。黎人有難色。似嫌道遠。主人再三懇之。且出錢一包。度其數約二百許。置此黎人懷中。其餘黎人數輩。亦共促其人。此黎人賭錢。有喜色。略作搗謙狀。顧不還其錢。少選即去。愚詢主人。遣此人何往者。主人笑曰。有黎人阿徒烏。會來稍博。薄負即去。匝月不來。其人頗有資產。賭亦豪。欲招之而去。此頗遠。道亦艱險難行。故遣人往邀之耳。問去此幾里。曰二十里。又問往返奔走四十里。數百錢已滿其慾乎。吳君笑曰。此處生活程度低。兩百錢足夠半月生活矣。黎人勞動數日。所得猶不及此數。今僅奔走四十里。在黎人已視爲不可多得之優差矣。

少選。又有黎人數輩來。主人乃出博具。視之。乃番攤耳。黎人各照注。或押數十。或押數百。此在內地視之。不殊小賭三之賭。然彼輩乃叫囂喧啾。過於內地之大賭。勝則跳躍歡笑。負即拍桌悔恨。證以吳君之語。其生活程度之低。可以想見矣。而據潘君之語。則數百一注者。在常臨之賭客中。已爲大賭客矣。

(二十一) 一夕破產之黎人

是晚愚作壁上觀。去約一時許。視手表已九時許矣。既厭其繁。遂爾倦忘思眠。吳君乃導愚就寢。賭場即隣寢室。喧啾終夜。苦不得眠。微明即起。趣視博場。殘局已罷。黎人三五雜坐場中。勝者嘻笑跳躍。負者頽然垂首。其中一黎人。懷喪之態尤甚。詢其人。即阿徒烏也。有兩人坐其側。似加勸慰者。潘君計其所負。責其債期。手中執一紙。且指且語。吳君與一華人搬酒散來。與衆共食。愚亦稍進飲食。食已。黎人紛然作鳥獸散。僅阿徒烏猶未去。與潘談良久。始辭行。潘君命吳君隨之而去。愚詢潘君所執紙何物也。潘君笑曰。君試視之。知其義否。取視。其文爲

潘君告我。謂附近土人相傳有一魔王。高大與山相等。常在本島驅使虎豹之屬。爲人大害。天帝遣神征討。均爲魔王所敗。天帝大怒。乃遣巨靈（？）神將。率天兵討伐。與魔王戰於此山。三日三夜。天地冥黑。日月無光。其後巨靈卒奮神威。將魔王劈爲兩半。刀峯所及。遂連帶將山劈去一半。永久不生草木。爲其特徵云。按其他山面皆有泥土層。故能生草木。此面山既向陰。又多爲石巖。其質極堅。草木從何生長。土人愚蠢。無可解釋。故假神話以不解解之耳。潘君與君皆謂雖不能爲必有。亦不能爲絕無。不知持何理由也。所謂「巨靈」神將者。乃愚意想之詞。潘君仿其音。似「哈特恩」。詢其義不可曉。故以「巨靈」譯之。

(二十四) 黎人訂婚的俗禮

是日鄉村有黎人結婚。卽前日黎人來遊潘俱諸人觀禮者。潘君以愚生平所未見。故令吳君導去。以廣見聞。相去約四五里。路遇黎人。輒與吳君小語。且呼吳爲先生。愚竊笑曰。以吳之服飾論。在內地。小孺三耳。一入野人窩中。遂蒙先生之號。甚矣。先生之辱也。一笑。

吳君且行。且告愚以黎人訂婚之俗。因其地婚俗與廣西苗孺相似。大抵以唱歌跳舞爲男女相悅之媒介。其歌詞初無一定。率由男女青年。就觀感所及。脫口而歌。

其辭甚佳。而其意極誠摯。每值農暇。男女青年。就大隙地上。羣聚唱歌跳舞。以尋配偶。漢人且有於此時在場邊設攤作小販者。男見女欲與跳舞。當作歌誘之。女子亦表同意。則答以同意之歌。否則拒之。既同意矣。乃相偕跳舞。且跳且歌。男作求婚之歌。苟女子答歌相愛。卽回家告諸父母。雖同姓近親。亦所不避。聘禮大都用牛。貧者一頭。富者則十餘頭。多少無定例也。

(二十五) 四族少女皆人盡可夫

愚既聞吳君之語。因憶途次所遇小屋中之少女。舉以告吳君。且曰。黎人少女。可任意與男子交接。不知其他各族亦如此否。吳君笑曰。瓊州野人。不論黎苗倭岐。大抵如此。但風俗或亦有稍稍不同之處。有數村熟黎。因感受漢人文化。結婚之後。禁止隨意與他人交接者。間亦有之。但於未嫁少女。則極對自由。雖一日間交數人。亦無人干涉也。

吳君又告愚。謂黎人之視性交。並不如漢人之秘密。有時在人前亦公然爲之。但屬少數。不易遇見耳。曩在近村。觀一少女。頗白皙可愛。年裁十四耳。附近青年。誘之者如飲狂藥。及其父母爲築小屋。環繞其小屋之旁者。日有其人。有時公然性交。此女亦不以爲恥也。因知人類之羞恥心。常與文化之進步相應。智識未啓之野蠻民族。於羞恥心固不能如文明民族之重也。然今人乃有提倡打倒廉恥者。豈非欲開倒車回到野蠻時代乎。

(二十六) 看新娘

抵村中時。新娘何時至。情形如何。惜未之見。新郎之宅舍甚小。而擠擠多人。幾於屋無隙地。屋外有若干小孩。喧譁笑鬧。門外微聞硫磺氣味。想其地亦用鞭炮也。小孩見愚等。毫不畏怯。一擁而上。將愚等圍住。吳君識其一人。攜其手作黎語曰。新娘至乎。小孩頷之。頗羞澀。奪手逸去。狀極活潑。另一小孩導愚兩人至門口。高呼有先生至矣。宅內之人方忙於看新娘。初未聽見。此小孩力推立於後者。後者迴首見愚等。又力排前者。於是衆咸驚起。吳君笑而點首。略作數語。諸黎人咸作歡迎之狀。愚等方側身入。而新娘已不在。小孩導愚等至一小室門口。見一女子。年約二十許。跣坐俯首。面目不可見。其裝束如木頭所見。而筒較長。室小人多。空氣殊劣。又有惡臭。愚

不能耐。遽退欲出。諸黎人阻去路不聽行。與吳君作數語。吳君乃顧謂愚笑曰。諸黎人以先生貴人。欲屈留略致敬意。薄酒雖不足酌。其亦稍留。以酬觀光之意乎。愚不得已。乃諾之。

(二十七) 筵上風光

黎人飲食之甚陋。即可於喜筵見之。既無桌凳。乃以斷木平其兩端。立之以代凳。其高不及一尺。地下鋪席。席上鋪樹葉。殺鰾即置於葉上。有豬肉一味。僅半熟。切塊尤大。愚視之心悸。未敢一試。以粗瓦罐盛湯。不知是何野菜所煮。味頗清苦。亦無油膩。諸黎人歡呼狂飲。樂殊無窮。愚既不解其意。亦不諳言語。端坐而已。吳君見愚無聊。乃告愚以瑣事。謂黎人結婚時。九代親族。均須持酒肉相賀。今日在座者。皆男家親族為多。女家亦遣親族送嫁。故座中亦有之云。

又謂黎人最喜飲酒。無論男女老幼。均嗜酒若命。家家無不製釀。甯可無飲食。不可無酒也。往往一杯在手。任何緊急之事。均置之度外。故因酒誤事者時有所聞。幸黎人尙在半開化時期。交際甚稀。故其害亦不顯云。

(二十八) 椰子樹

此間多椰子樹。高者至六七丈。低者亦三四丈。為熱帶之特有產物。四時之葉均作綠色。彷彿松柏。樹幹直立而無枝。樹葉叢生於頂。有如車蓋。葉甚長大。長及一丈闊亦四尺許。黎人用以鋪地代桌者。即此物也。并聞此葉多糖質。可釀成酒製糖。不知信否。所結椰子。有直稜。作三角形。中部有乳液。其味極鮮。熱時飲之。清涼勝於西瓜汁。冰淇淋也。席散。主人進椰子乳液。愚飲而美之。欲吳君再索。吳君笑曰。此物性最寒。多食令人嘔瀉。不宜多食也。愚乃止。因詢椰子用度甚詳。據云除此一層乳液。可飲者外。又有一層胚乳。狀如白蠟而嫩。如牛乳而堅。鮮

甜可食。但貯藏過久。或任其在樹上。不及期採食。則胚乳均漸次堅老。不堪再食。惟用以榨油。作他項用途云。至所謂椰子杯者。即裹胚乳之內殼。其薄如重磅道林紙而甚堅。其色褐。黎苗人取出加以雕刻。即成椰子杯。爲野人窩中惟一之美術云。外表所包之皮。富於纖維質。可以造繩索。爲野人所需用。

(二十九) 路上虛驚

罷飲時已晏矣。主人出竹筒。燃其一端。用代火炬燭之而歸。至中道。忽遠見一人。腰脇中似負槍而行。急疑爲盜。爲之惕然。既近。其所荷者果槍也。遽止。握其槍。愚素聞黎人中有所謂黎匪者。專仇視漢人。以爲此真是矣。驚而却步。然其人殊和藹無兇惡之色。取槍矗立地上。恭敬而問曰。適逐一鹿。先生見之乎。吳君搖首曰。未之見。此人乃作謝而去。吳君笑顧愚曰。此獵人耳。何懼之甚。愚笑曰。我疑其盜也。獵人固何懼。因問此間多大山。有虎豹爲害否。吳君曰。我住此間久。從未聞有虎豹。殆此地不產此物也。據黎人云。巨靈神將殺魔王時。所有虎豹均被神將生燬食之。虎豹遂絕種。故雙指山一帶。雖樹木叢密。山嶺重谷。亦無虎豹云。

來時頗覺道遠。四五里。乃如十里。歸時且行且語。不久已至博場。入室時。火光熊。人聲喧雜。黎人博真正豪也。

(三十) 生靈有內外之分

在博場居約十餘日。有黎人牟巨。每日來博場。然不賭。但飲酒歡笑而已。潘君語愚。牟巨在黎人中。頗有勢力。黎人多半唯其命是聽。君不欲遊野人國。則已。欲遊野人國。舍牟巨無能往也。愚乃折節與牟巨爲友。牟巨略能漢語。所言十可悟其七八。因問愚外間事。愚暇輒告之。唯囑如道故事。牟巨甚悅。亦時以黎人瑣事相告。愚因

告以欲遊生黎所居。牟巨曰：君欲遊外生黎，抑內生黎乎？愚奇之曰：生黎又有內外之分乎？牟巨曰：外生黎去此較近，風俗情形與此間略相仿。內生黎則在深山大澤之中，非但與漢人隔絕，即與吾儕亦不相往來。其間風俗情形亦與吾儕大異。甚且有衣毛茹血者，性既悍，力又大。兩三人即能徒手搏殺猛獸。非但先生不宜往，即我亦不欲往也。愚素昔但知黎人有生熟之分，不知生黎之中又有內外之分也。因問牟巨：君亦曾履其地乎？牟巨曰：我向曾隨外生黎友人往其地兩次，夜宿岩穴，饑餐乾餅，生活至爲困苦。即導君往，君亦不堪其苦也。愚又問能殺人乎？牟巨曰：渠等生平不見漢人，雖去亦不能辨。但其俗粗暴，苟非與生黎同往，亦殊危險。愚喜曰：苟不至死，苦亦何害。因囑牟巨導往。牟巨笑曰：我亦只能伴君至外生黎處。君欲往，我當介紹一生黎與君同去耳。但生黎中無知華語者，欲遊生黎，非先習黎語不可。君居此間，每日作漢語，學習甚難，請居數寓稍久，自能通曉矣。愚欣然。次日遂別博場主人，隨牟巨至其居。

(三十一) 黎人之家庭

牟巨家與博場相距約十四五里，而牟巨每日奔來駁往，如往來戶庭之間，脚頭可謂健矣。愚至其家，牟巨爲愚介見其家人，婦孺均含笑作歡迎語，而愚殊不解。牟巨之婦名但兒，年二十餘，有子女五人，長者十一歲矣。最幼者名牟今，爲牟巨所生，其餘四人皆但兒之嫁粧也。據牟巨言，結婚僅五年，其時長兒年七歲矣。按此地習俗，女子未嫁時所生子女多留養之，爲出嫁時之嫁粧。私生子多者謂之「嫁粧富」，少者謂之「嫁粧少」。其無嫁粧者，結婚三日，即須歸小屋中，僅值年節時回家一與丈夫性交。次日即歸小屋，必待有子後始回夫家。其心苦也。凡尋家莊之臥主，生得貴上親意，視主之信，莫谷以長子爲嫡子，而黎苗則以最後生之子

爲嫌。蓋卽因此故。又據牟巨言。謂近時熱黎漸沾漢人習氣。無嫁粧者亦不一定歸小屋。如丈夫不以爲嫌。卽可與夫同居也。

巨牟一家僅夫婦及五子女。但兒甚勤儉。每晨卽起。率長兒但恩出外樵採耕作。牟巨不甚治生產。據謂黎人頗信仰之。有所取給。多不稍吝。而牟巨亦有肝胆能爲他人盡力。故雖不事生產。亦無貧乏憂也。

(三十二) 黎村亦有美人名

愚居牟巨許凡半月。牟巨好遊。往往竟夜不返。愚乃大患岑寂。其所住爲一泥屋。上覆以草。內分兩小室。僅堪容膝。但兒夫婦居左偏一室。右邊一室則以處愚。有竹床。構造極簡。牟巨之室。亦與是相仿。一日。牟巨返。愚以寂寥告。牟巨笑曰。我邀君出遊。而君弗欲。宜乎有此苦也。無已。我請導君往一處。君必樂居之矣。愚欣然問何往。牟巨曰。此去十餘里。有一富人。習染漢俗。最喜與漢人往來。有一女。年十五六矣。尤曼。其父不欲爲築小屋。故猶家居。吾族目之爲不世之美人。顛倒於其圓筒下者。不知若干人也。(按圓筒者。其形如套裙。不打褶。黎女不着褲。但着圓筒而已。)君往一遊。亦可以廣見聞。庶知吾黎人中未嘗無美人也。愚所見黎女。貌率蠢俗。因思一觀此女。所謂美人者。固又何如。詢此黎姓名。曰伏安士。其女曰鸚哥。是日偕牟巨返賭窟一行。又往陳君雜貨店中。探問同來之梁君。何日歸去。陳君謂渠尙無歸期。卽於陳君許住一宵。次日乃隨同在巨赴伏安士許。路中乃見一異事。過山嶺。樹木冷森。幽寂迫人。忽聞呻吟叫喚之聲。遽回顧。牟巨笑指叢樹中有小屋。欲趨視。牟巨笑牽愚手。不聽。忽遽而過。不知其爲何物也。

(三十三) 黎中有可見

伏安士年約四十許。穿類似漢人的服裝。貌和藹。居室亦較其他黎人爲潔淨。鸚哥聞有漢人來。亦出見客。平視之。膚色較白皙。頗有動人處。因知黎人中未嘗無好女子矣。鸚哥年事約可十六七。短衣圓筒。惟圓筒兩旁各有褶三四。其形遂與華女所着之裙相似。襪江色。布鞋大足。鞋尖繡花。愜然含笑。頗似可兒。與之語。搖首而笑。因知其不解漢語。伏安士略能瓊語。而程度不及牟巨。可解者十四五而已。

是日伏安士堅留愚飲食。味較牟巨家略勝。而米實粗糲。去博場中遠矣。伏安士婦已死。以無嫁粧。祇此一女極鍾愛之。欲爲之覓一外族人爲婿。而未得也。談次。偶及其女。卽殷殷以覓婿爲託。愚諾之。伏安士大悅。因詢愚來黎苗叢居之地何爲。愚答以漫遊。問寓何所。答以牟巨許。伏安士乃與牟巨商。欲留愚寓其家。教其女讀書。牟巨以詢愚。愚笑曰。少留則可。遊倦卽去。恐不能久耳。伏安士聞。益喜。卽爲愚整理臥室。室較牟巨家爲大。器具亦略勝。是日。牟巨亦留不去。次日始行。

(三十四) 小板屋中的白髮宣淫

愚自居伏安士家。物質上較牟巨處爲安適。而鸚哥不解漢語。教讀甚難。然鸚哥頗解人意。嬉笑流盼。亦殊可愛。黎人多不潔淨。恆終身不洗浴。鸚哥則殊愛潔。無日不浴。雖無蘭麝。亦無腥羶氣味。半月後。愚亦稍稍能黎語。十可解七八。而能答三四。此殊不能不歸功於鸚哥之啓迪。鸚哥性聰慧而頑皮。一日。愚偶談及與牟巨同來時。中道所聞之怪聲。且曰。牟巨指小屋而笑。不知其何物也。鸚哥掩口胡盧不止。愚問詰之。鸚哥吃吃笑曰。此非言語所能形容。他日不妨同往一看耳。愚益奇之。堅請卽往。一觀。鸚哥躊躇良久。始諾。愚循來時之路而行。鸚哥笑曰。無須。君何必舍近求遠。此間亦有也。挽愚行數百武。西指曰。君所見。無類此乎。愚視之。果然。既而漸近。不

復聞有怪聲。鸚哥止。愚不復進。相偕到樹蔭。抓子爲戲。稍久。遙見一男子入小屋中。鸚哥急。孩子挽愚。走徐行。出小屋側。則呻吟之聲作矣。鸚哥推愚前而已。則遙視含笑。愚忽憶曩日所見。小板屋中一少女事。大悟。急返步。捉其臂。小擊之曰。汝何捉弄我。鸚哥大笑。且曰。我以先生未見此奇景。欲令先生一長見。愚乃一笑置之。白。宜淫。不避耳目。此惟黎人能之。可謂野蠻之至。

(三十五) 黎人之起居瑣事

愚在伏安士家。凡三月。因於黎人起居飲食瑣碎事。漸知其詳。語言亦居然能通矣。黎人均嗜酒。無論男女。一杯在手。則萬事皆忘。故家家釀酒。雖極貧之家。飯可以不吃。酒則不可不備也。伏安士與鸚哥均嗜酒。每飲輒盡醉。愚不甚喜飲。殊惡之。每鸚哥酒後來。輒掩鼻不與語。有所詢。唯唯而已。鸚哥覺愚惡酒。始稍稍損減。然終不能不飲也。

食米均粗糙。時或雜番薯粉煮之爲餅。其味略甜。菜多野生。時或食南瓜葉。伏安士家亦時食肉。但窺其意。似爲愚而設。平常黎人家。非婚喪不食肉也。

黎人晚間多燃油燈。就寢甚早。侵晨而起。殊爲勤謹。夜間出時不用燈籠。用青竹一把。燃其一端。狀如火把。愚攜大電筒。揷之即明。光線甚強。黎人皆驚異。視爲神物。愚以攜電不多。故不常用。

黎地近熱帶。故極和暖。率如長夏。惟雨後則類如秋涼。夜間臥時多不用被。至多只氈子而已。所衣之布。多自漢人輸入。惟女子所御下衣(即圍筒)布須由女子自織。有機爲木製。其下用兩足踏之。所織之布其粗。僅尺許。

(三十六) 遇險

愚以黎語已爛熟。風俗禮節亦知其大概。遂將意往覓牟巨。作探生黎之行。伏安士聞之駭然。固止愚。愚哥尤懇懇。至於泣下。愚告以無妨。不久即來。始已。

起身時。憶爲七月十九早晨。挾一包裏。其中僅一襲線氈及兩套衣服而已。伏安士欲令人相送。愚自以知黎語。且路遙尙能回憶。力辭之。愚哥以米餅數枚置包裹中。囑愚飢時取食。且殷殷問何時再來。其情殊爲可感。至下午日曠時。行深山中。樹木陰森。不見天日。又迷路不得出。忽見兩黎人來。以爲行獵者。否則樵夫。正可借問路。甚喜。既近。其一忽出利刃。指愚胸。其一奪愚包裹。愚大駭。告以包裹中無他物。兩黎人聞愚語。熟視愚曰：「汝黎人耶。」愚不知黎人雖同族亦行劫。以其爲專劫漢人者。僞應曰：「然。」黎匪相視愚曰：「若然。富戶也。曷轉之去。」更執愚手。牽之而行。愚乃驚悔。問欲何往。黎匪笑曰：「無他。君家苟出錢來贖。當釋君去耳。」愚曰：「我無家。僅光身一人耳。何處有錢。」黎匪乃毆愚曰：「毋多言。明明富戶。猶言無家耶。」愚痛甚。遂不敢聲。溷地綁。累之俗。不知何時傳入黎地。可云奇矣。

(三十七) 盜窟中遇故

兩黎人驅愚至一山洞間。洞內雜置柴草。有席一條。鐵鍋一只。愚即偃僕而入。黎人取繩索欲加網縛。愚哀之曰：「我不知路遙。何必縛。且我實無家。縛我亦無益也。兩黎人不從。卒紮愚手足。其一卽於鍋中煮飯。任看守之責。其一匆匆而去。看守者且燒火。且與愚談話。問愚何名。愚告以實漢人。看守者不信。曰：「少俟。首領來。不設法。款必死無赦也。」

次日微明。黎人率其首領來。愚諦視之。驚曰。君阿徒烏耶。何乃爲盜。阿徒烏亦驚。諦視稍久。微有愧色。急去。愚縛道謝再三。且還愚原物。送至山外。再山囑愚弗告人。愚詢其何爲作盜。阿徒烏爽然曰。自博負後。無以爲生。不得已。操此業耳。愚後思。此事殊危。設在內地。誦而呼其名。必追殺以滅口。萬無生還理矣。黎人坦直。不知行詐。又頗篤義氣。故能見舍。此黎人之不可及者歟。

(三十八) 教堂鐘聲

出盜窟後。迷路不得出。踰岡山中。傍徨無主。遇兩樵夫。詢知陳家店否。答不知。又詢知牟巨否。則欣然指示。曲折相送。至數里之遙。殷勤之意。令人生感。迨愚去遠。回顧猶見樵人兀立未去。蓋恐愚誤行也。初意以爲畏牟巨。或會受牟巨恩者。其後乃知黎人多誠懇。有迷路者。懇其指示。無不如此。風俗之厚。可想見矣。

行二三里許。忽聞鐘聲鏗然。大類教堂中作禮拜所用。遙視林中有屋數十椽。蓋小村也。行近。其聲發於一板屋中。屋較平屋高朗。且粉飾一新。與黎人居大不類。疑是教堂。遂至前面。有木牌一。上書基督教教堂字樣。屋內黎人十餘。列坐聽講。壇爲木製。上立牧師。方執聖經傳道。觀其貌。知爲高加索種。門側立漢人一。似爲招待。見愚。急延入。囑坐。授愚聖經一。愚正思休息。姑坐聽之。牧師說黎語頗流利。似在黎中已甚久者。白人每作一事。輒毅方獨到。而方法尤密。觀牧師之黎語。即可見之矣。

牧師講已。黎人各散去。愚乃趨前以英語與之談話。牧師亦誠懇。謂在此間各教堂中。已近十年。問愚何事至此。愚告以欲考查黎苗人情。牧師笑曰。貴國人亦有熱心如君者耶。既留愚進食。有土司及芋數事。據謂皆屬自製云。

(三十九) 牧師冒險傳教

據黎人言。此間之教堂。在附近各地。最爲考究。因此黎人頗知潔淨。四週空氣風景均佳。又有小溪經過。泉水清冽可愛。美國牧師來傳教者多止於此。牧師之來。常騎馬。率華人十餘。皆深知黎人習俗語言者。有時有美國女子來此傳教。且常帶風琴。唱讚美歌。使黎人慕之。黎人頗愛音樂。故每值美國女子來傳教時。聽講者常倍於他時。近日黎人能唱讚美歌者。已不止一人。愚當時以牧師能冒危乘險。至此吃苦。殊佩其精神。其後又聽人言。牧師之來。類多有金錢目的。黎人頗受其累。以愚非教徒。實際情形如何。實未能知也。

牧師對人頗謙謹。與國內各地之牧師態度。大率相似。愚離去教堂時。牧師送至門首。且云。彼在黎人中住甚久。或歲一歸。在黎人中時。所見華人。從無能英語。黎人之識字者尤少。雖熟黎亦不過千分之一。且其程度極低。僅能寫信記賬。已屬上選。愚問黎地有無學校。牧師云。有小學校數所。皆爲教會中所創設。惟入學兒童甚少。黎人此。實未知道教育的重要云。

(四十) 入野人國之路

抵牟巨家。則牟巨他出未歸。但兒亦不在。殊覺徬徨失措。待至日落。但兒始率其子女來。見愚殊歡躍。夜分。牟巨亦來。且告愚謂陳家店有人信寄來。匝月後。梁君且歸矣。愚度遊生黎後。再與同。時間上尙無不及之憂。因告以欲遊野人國之意。牟巨躊躇。愚出餅金兩枚。予其幼子。笑曰。若爺且與我往遊野人國矣。以此遺汝買糕餅食。但兒即喜謝。牟巨度不可却。乃允於次日同行。

牟巨告愚。往生黎許有數道。其一道路較坦平。而螞蝗極多。一路最險仄。然無螞蝗。問愚何擇。愚念螞蝗雖

能噬人。然苟防之得當。亦無損。因取道路較坦平者。車巨所處。四週本已多山。然路皆沿山腰而行。雖狹仄。殊不甚險。偶有山嶺。勢亦低平。略如跛陀而已。行漸遠。則山勢漸險峻。路亦漸崎嶇。古木陰森。夾道皆是。遮蔽陽光。恆十餘里不見天日。狀如晝晦。愚慄慄以遇惡獸爲懼。而車巨殊坦然。謂惡獸已被巨靈神食盡。必無患也。漸登一嶺。車巨忽指愚腿曰。螞蝗螞蝗。愚卽俯視。則有虫如曲蟮。略有紅紋。長約寸許。頭已鑽入腿中。車巨爲愚力拔而出。方怪詭間。左腿忽流血。則別有一螞蝗。鑽入腿中。已及其半。力拔不得出。車巨以兩指撮之而出。且取泥塗敷流血處。蓋黎人不知醫藥。但取簡便。初不問其效力如何也。視車巨之腿足。則了無虫害。異曰。我御鞋襪。而不要受螞蝗之害。子赤足而不受其毒。此何故耶。車巨笑謂。吾儕有經驗。虫未及噬。吾已拔而去之。君自不小心耳。最可奇者。黎人旣得螞蝗。但棄之而已。不肯殺也。據其俗謂。螞蝗不殺猶可。碎之則化爲無數螞蝗矣。故不殺猶不過此數。殺之則將加增無窮之害也。愚取一螞蝗置地上。欲取石杵殺之。車巨執不可。因聞其說如此。

山間風景甚佳。多奔泉。流注山坳間。明淨有如小湖。涵漾可愛。因四面皆高山大樹。故不爲日光所及。更顯其清幽之致。樹影映入水中。葱綠可喜。時有山花紅葉。飄落水中。飄浮蕩漾。如入仙境。

路多大石。踏之滑如堅冰。然土質多鬆。泥濘難行。者極少見。方至嶺巔。不數十武。輒遇大山阻路。巍然嚇人。再上至巔。不百武而又遇大山。如此數回。始真達山頂。路狹不過尺許。如此險峻之山路。猶言平坦。則其他之道。蓋可想而知。幸愚取是。不然。恐有行不得也之歎矣。

(四十一) 生黎習俗之大概

山巔初但聞泉流淙淙。樹葉蕭蕭。及山禽啼叫之聲。其他無所見。旣而漸聞斤斤之聲。車巨乃告愚曰。野人

國近矣。伐木者即生黎也。愚問何以知之。牟巨曰。生黎無定居而宗族觀念頗堅固。欲遷則全族遷移。不移一家。其遷移之方針。視伐木而定。某處多大樹。即就其地築室羣居。木盡則又去而之他。此處有伐木聲。故知野人國近矣。

生黎中多不分疆域。蓋猶屬太古之共產社會。一家缺糧。則他家助之。助者不以為德。受者不以為恩也。房屋有倒塌者。則他家共為建築。不一日而成。其互助精神。遠過文明國家。房屋之建築頗葺陋。僅以粗木數根。植地上。而編以種種木葉樹梗之類。上覆以草。其服飾與熟黎相似。而婦女所着之「圓筒」較短。不着鞋襪。袒胸裸腿。宛然海上文明女子也。海上有不褲婦女。以為時髦。黎苗則人人如此。蓋地在熱帶。既取其涼爽便利。亦廉恥之心較薄。不知為可羞耳。

(四十二) 生黎酋長的平等化

黎人每見漢人。多懷疑恐懼。愚第一次見到之生黎。方在砍樹。一男一女。年事皆在三十以內。牟巨指以告愚。謂此即生黎也。視之衣服敝陋。女子蹲而工作。腰臂皆露。其情形較熟黎更為惡劣。生黎回顧見愚。有懼色。既見牟巨。顏色乃稍寧貼。卑躬屈節。與牟巨語。問此先生何來。意謂愚而不敢指。其畏懼誠敬。殆可謂蔑以加矣。牟巨笑語之。謂愚亦黎人。以在各地遊久。故似漢人耳。黎男及黎婦乃狂喜趨前各執愚手。愚大駭。牟巨急目愚。既而知黎人執愚手僅屈躬嗅之。殊無他意。私以漢語詢牟巨。乃知此地賤者卑者。對尊貴者表示親愛之禮耳。愚與黎人略作談話。詢此間有酋長乎。黎男答曰。酋長卜克。居離此四五里之村中。問今在村中否。答不在。現方砍樹。須晚方回。愚異之。究其事。則黎苗之酋長。與他處之酋長不同。其服勞役。亦如其他黎人。即其居室飲食。亦與

他人無異。重純粹的平等生活也。惟有事時。則無論男女。均絕對服從其命令。雖至死不敢違背也。此種精神。在文明國尚不易求。而生黎乃安之若素。可謂奇事矣。

(四十三) 黎人之戰爭

黎人之結合。絕無政治之意味。尚存一種初民狀況。故其舉動。亦處處未脫初民本色。黎人中有爭執。就實於會長之事極少。會長知之亦不甚干涉。其最大權威。在於指揮對外戰爭。因黎人文化陋劣。故至今尚以弓矢為利器。新近雖間有槍械流入。但多為鳥槍獵槍。快槍後膛。則生黎中極無僅有。因既難得子彈。亦無從學習射擊之法也。其作戰之組織。以弓為單位。凡成年有室之男子。均備有一弓。其餘女子及未成年而未結婚者。則僅有刀矛之屬。并須受其家長指揮。(即有弓者)作戰之日期既定。則由會長出一矢。刻其杆。以為記號。傳知最近之弓。最近之弓接此矢後。亦刻記其上。再傳知他弓。如此輾轉相傳。俟衆弓俱知。即由會長擇定一地。聚衆會飲。共誓必死。作戰時極為勇敢。雖死亡枕藉。苟會長不傳令退却。雖僅一人。亦必死戰。其精神殊可驚佩。

有數弓或一弓。得會長之通知。而不來赴會者。則戰畢以後。衆弓即聚攻之。必焚其廬。盡殺其人。以其血祭神。相引為戒。規律之嚴。遠非文明國所能及。亦部落民族固有之本色也。

(四十四) 生黎之武備

黎人之弓。以竹木製之。頗硬。愚頗有力。挽之亦弗能圓。直處皆用細繩或獸筋繫過。惟灣處則否。有色澤。略赤。蓋生黎頗知尚武。世以弓相傳。惟嫡子得之。其他庶子。均新製。故其俗以有舊弓者為貴。(嫡子。即最後之一子。庶子皆女子未嫁前之私生子。而嫡至夫家作嫁粧者。詳見前。)

矢亦以竹爲之。矢端嵌箭鏃。狀如槍尖。比中國常見者稍長。頗銛利。一端之羽。以鳥毛爲之。據生黎自言。家都自能製箭。惟箭鏃則必委專打箭鏃者爲之。因須煨鐵器也。亦有以碎玻璃磁片作箭鏃者。但少耳。槍刀之形式。與中國所製。無大差別。獨有一種兵器。頗奇特。爲愚所未見。其形如鈎。而柄甚長。鈎之一面將灣處。又有一小鈎。灣處向敵之一面。開口如刀。頗銛利。試以木片。應手而斷。鈎頭正尖如錐。問其何名。黎人謂是啊浦金。尋釋其意。類即雙頭鈎之義。據黎人自言。此種兵器。最爲難學。故黎人中有此者甚少。

(四十五) 生黎之畏懼漢人情形

愚與牟巨所遇兩黎人。既以愚爲熟黎。相待頗殷勤。愚恐更前無馴善之生黎可遇。欲俟其工作畢。隨之俱往。牟巨言。生黎工作。常集於一處。如蜜蜂之採蜜然。雖散飛。相去終不甚遠。遂罷。

先按黎人所示途徑。至黎村略作考察。其間有屋約數百椽。皆低甚。如熟黎村相似而更敝陋。村中寂無人聲。牟巨欲據一室休息。愚不可。返而休於林下。稍晚。始見生黎數輩。談笑而來。愚驟起問詢。黎人驚却。相視失色。愚竊笑其胆。因僞告以愚爲熟黎。至此暫遊者。請弗驚恐。黎人聞愚操黎語。胆似稍壯。色亦略定。然猜疑之意。猶未盡泯。審視未敢遽答。蓋黎人受漢人之壓迫已久。其猜忌之心。並非一朝一夕之故。愚既爲一純粹之漢人。服飾又非黎裝。欲其了不相猜。自非易事。及牟巨起與問答。黎人中有較黠者。乃目愚而詢之曰。此先生因黎人耶。其一種猜疑驚懼之狀。與安南緬甸人之見法英人無異。我國政治上之待藩屬。固極寬大。而民族間則不能無歧視之心。對文化愈低劣之民族。則歧視之心亦愈甚。此實我人所亟應改革者也。

(四十六) 毒藥究之辨別法

牟巨既證愈爲黎人。黎人疑懼之念乃稍定。且邀愚兩人至其家。款待甚殷。而愚終不敢坐。蓋生黎中多黎匪。往往敷毒藥於凳以害漢人。而取其財物。黎人見愚不敢坐。又致奇異。愚直告之云。我貌似漢人。恐有誤我爲非。爾族而加我以毒害。故不敢坐。主人乃大笑。謂先生爲黎人。故誠懇如此。彼狡詐之漢人。決不肯作此語也。牟巨乃言。君離黎地久。遂併鑒別方法而忘之耶。因語愚以鑒別之法。其所述異狀頗多。有難以筆墨形容者。茲不贅記。記其最易鑒別之法。以告欲入遊野人國者。庶不致受其毒害。按敷毒藥之凳。黎人自己不敢坐。惟攔置屋旁。故塵灰堆積。四邊俱有黝舊之色。又因常無人坐。故凳面毛而不潤。惟毒藥之製成。其中含有油質。一經擦於凳上。即行發生光澤。故在黎人家中。如見有四邊塵垢厚積。凳面毛而不潤。反有光澤者。即爲敷毒之明證。決不可坐。如凳面光潤。或係新凳。則凳雖不平潤。亦無光澤者。皆爲平常坐凳。決無意外。

愚既知鑒別之法。視其凳。凳面果光潤而不光澤。始敢就坐。然心中懸懸。實不甚定也。

(四十七) 生黎之飲食

生黎之飲食。殊爲奇特。熱黎中知飲茶者甚多。生黎則多飲冷水。泉水清冽。亦有一種風味。有貴客至。則飲以椰子漿。味極鮮美。但其性寒。故愚終不敢多飲。黎人飲慣此物。雖飲至數碗。未聞有因以致疾者。豈秉賦不同。抑勞逸判然。有以致之也。

其所食用米者甚少。大多食番薯及椰子。而以食番薯爲尤多。最奇者。取番薯澱粉。成細方塊。再加野菜拌和。用石臼舂之。其狀如糕。野菜不知何名。葉如芥菜。莖微赤。舂之多黏液。舂愈久則愈濃。故能成糕。冷飲之。亦頗甘美可口。但有一種異味。作泥土臭。豈原料上所沾之泥未加澀去。抑即野菜之臭味乎。

有時亦煮粥。米甚粗。雜雜糲。同煮之。同時放野菜共煮。若漢人之煮菜粥。加鹽甚多。味甚鹹。蓋黎地近熱帶。飲食易壞。鹹味較多者。其保持之時間較爲長久。故多用鹽也。鹽由熱黎輸入。因瓊島四週皆海岸。製鹽甚多。故價頗廉。然在黎人之生活程度論之。則食鹽殆已爲貴品之一矣。

(四十八) 黎人對漢之誤會

會長卜克。其人蠢愚一如他黎。而誠懇篤至。殊可敬。愚與牟巨。因生黎之介。訪之於其居。卜克聞愚亦爲黎人。且新自漢地返。甚悅。詢漢地情形甚週至。但其問辭殊粗陋。卜克又謂愚曰。漢人最狡詐殘暴。仁慈坦直者極少。聞其待黎人最殘。每遇吾族人。且縛之於樹。釘其手足。而細細割之以爲樂。又或灼大石令赤熱。使吾族人赤足履其上。觀其哀號跳踉。然後撫掌大笑。先生履其地如此其久。而未遇此種不幸。可謂神佑。由卜克語觀之。可知生黎誤會漢人之深。此種謠言。不知起於何人。愚詳告之曰。漢人甚喜苗黎人。因苗黎人多誠懇可靠也。所謂釘樹。蹈磚之事。皆他人所造之謠。我在漢地十餘年。從未見有此種事實。當年我亦疑有此事。今則深覺漢人之可親矣。卜克疑信參半。久之始曰。或先生所處之地。漢人性質較善。愚又爲之解釋云。漢人如此者多。偶有對黎人橫暴者。不過千百人中一人。然其殘暴的舉動。亦殊不至如所傳者之甚。卜克乃微頷其首。似有默悟。

(四十九) 酋長的產生方法

生黎風俗醇厚。處處可見。而於會長之產生。即可覘其大半焉。按漢人稱黎人之會長爲黎頭。所謂黎頭者。熟黎亦有之。并非一族所共尊。乃每一處黎人所推舉者也。蓋黎人甚多。初非一黨。甲地有黎頭。乙地亦有黎頭。且黎頭之設。亦非世襲的。老黎頭既死。則其聲望才幹。足能繼黎頭之職者。既不必本人之表示就任。亦不必羣

黎之公推。但既信仰其人。則一切重要事件。自非至其處商議不敢行。本人亦當仁不讓。常能竭才力智力。為一族人權利之保障。故黎頭之推舉。初無若何形式。完全係屬一種初民政治式的自然演成。絕無掠奪或競爭行為的表現。惟此種自然演成的初民政治。決不能遠及廣被。其一因交通不方便。其二因文化宣傳之工具毫無。故甲地所信任之黎頭。不能使乙地信仰。而乙地所共奉之黎頭。亦不能使甲地服從。而黎人間的黎頭。遂非止一人矣。生黎之酋長。與熟黎之黎頭相同。故亦有一併稱之為黎頭者。其產生之非屬選舉式或世襲式。亦與熟黎等。此等真正的民治。設法風俗人心獨厚。斷不能繼續存在也。

(五十) 生黎口中之生黎

卜克知牟巨為黎頭。談話甚久。將餐。卜克乃親自執炊。詢其婦所在。牟巨私語。云其婦無嫁。故歸小屋去矣。卜克頗勤苦。與牟巨之喜遊蕩者不同。特牟巨性豪放。且有肝胆。能代人任勞怨。故黎人俱服之。卜克但誠懇。豪放則遠不及牟巨。愚之本意。在於深山中之內生黎。故與卜克談次。即注意於內生黎之狀況。最可笑者。其所述與牟巨顯有不同之處。乃知熟黎與內生黎之隔閡。亦猶之漢人與生黎。一切風俗習慣。大都輾轉相傳。道聽途說。從無確實報告。其次。則外生黎之輕視內生黎之野蠻。亦猶熟黎之笑生黎。漢人之笑黎人。卜克於談吐中。時時流露內生黎過於野蠻之意。愚問如愚者。亦可往乎。牟巨云。此無不可。彼等於民族之鑒別。毫無意識。如見先生。但有奇異而外。決不知先生為何種人。惟遇有言語不通者。則撲殺之。初無暇審其為何事來也。然此族人語言。較吾人為難解。而彼等了解吾人之言語。則比吾等了解彼等言語為尤難。若不能通言語。即得入內地。未有不殆者。

(五十一) 瘴處與氣候

卜克有族弟名陶四。曾往內生黎兩次。一次且住至二年。故操其地土語甚純熟。卜克招之來。試與愚相問答。愚默聆其語。與平常黎語初無他異。但不常黎語之上顎音。此則多作鼻音耳。因試仿之。略似陶四甚驚。謂在其兩年所習僅此。先生不崇夕而逼似。毋乃神人乎。愚偽應之曰。曩有友人來。其語如此。而愚初未知其為生黎。因與相處較久。故頗習其語耳。

卜克所居屋陋而小有竹榻一。高約尺許。已破壞。但用繩縛之使不欹倒而已。自愚兩人至。卜克乃以榻相讓。而自與牟巨鋪蕪葉於地而臥。所謂竹榻者。其面不過竹櫬若干。編列而成。極不平坦。眠時硬皮骨作痛。其陋劣為愚平生所未見。

是日忽雨。氣溫驟低。約近七十度。以無寒暑表。不能確定也。但知可着夾衣而已。愚有線氈。蓋之而眠。按黎地四季皆熱如夏。惟遇雨則氣候驟變。有如暮春。故履其地者。有「四季皆如夏。一雨便成秋」之語。

(五十二) 許多牛角

卜克所居屋雖敝陋。然有一異點。則柱端所釘之牛角甚多是也。黎俗牛角多寡。為表示家世之標。獠之漢人之有族杆碑。聞諸黎人言。黎俗每有人死。必殺一牛。孝子即食生牛肉。既不哭。亦不號踊。居處如常人。但不食他物而已。漢俗人死做七。而黎俗則做八。做八之日。親友必具牛酒。鼓吹來祭。祭畢聚飲。與婚禮同。男女苟合。夫妻不能禁也。嫡子并須邀一二親戚故舊。與死者有深遠悠久之歷史。而能知死者生平一切者。當聚敘述死者之歷史。狀如演說。在熱黎中且須由此人報告死者之債權債務關係。禮畢。則由嫡子出牛角。懸釘柱端。以

誌紀念遷居亦須拔之同行。不肯遺棄也。

又聞黎人埋葬之俗。略同漢人。多用棺木。且多用佳材。有人已死而未備棺木者。則停屍堂上。由親屬入山訪佳木。往往至半月之久。屍至腐爛。而不顧也。可謂陋俗矣。但亦有不備棺。僅掘一長方地窟。列板如棺。置尸其中。即行埋者。但較為少見耳。

(五十三) 骷髏峒

次日。曾長卜克。輟工而伴。懸遊骷髏峒。峒在下克所居東兩里許。兩山峽峙。中有懸瀑。直瀉如銀。水花飛散。附近各處草木。皆晶瑩如含露珠。瀑布之底。為一斷澗。深約百尺。蜿蜒抱兩山。山上樹木森陰。野花如笑。落英片片。墜斷澗中。澗水清冽。可鑑毫髮。雖流動頗急。不失其明。知古人「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之語。未足盡信矣。風景之美。令人歎絕。

斷澗抱夾處。懸瀑之左。有大峒。高可兩丈許。如千佛巖。即骷髏峒也。人立澗外。不能越澗。蒙濛而過。僅在兩岸相望。頗不真切。峒中三面均嵌有骷髏。類人者多。類獸者少。陰慘之氣。迫人以理度之。蓋怪石類骷髏。故其狀不一。非真物也。卜克言。自岸邊望峒中。相去裁四五百步耳。然有見不能見。每日不同。天晴時則可見。雨則不可見。故黎人以此卜晴雨。蓋天晴氣壓高。山氣清。故易見。天雨則氣壓低。山氣重。濛濛如霧。峒中又陰晦。故不易見也。

(五十四) 官豹亭

自骷髏峒東行。左折。不過里許。登一山峯。適對骷髏峒口之懸瀑。峯頂平正。建有小亭。製以竹木。甚破敝。勢

將傾圮。亦無款識。黎人呼之曰官豹亭。不解其義。然亭雖破。而制甚古雅。決非獠獠狂狃之黎人所能爲。意其必有碑識。搜尋荒草中。良久。得一石碑。埋土中者大半。近頂處有篆文數字。半患漫滅。惟一瀑字隱約可識。乃悟其亭必名觀瀑。黎人訛爲官豹耳。問卜克。詢此亭建自何人。搖首弗能答。牟巨言。曾聞骷髏峒有一亭。爲千百年前大官某公。遊此而築。而不能言其朝代姓氏。殊爲悵惋。自亭中觀骷髏峒。雖不如近岸了了。而隱顯明滅。如見地。賦變相。奇詭可喜。遠聽瀑聲。淙淙不絕。與峯頂松濤相應。黎巢中松樹不多見。此處乃有三四株。均奇古。度其年歲。不下此亭。或卽建亭人所植歟。

(五十五) 打禁婆

黎山中山水多清麗。然名勝則素所未聞。若骷髏峒。觀瀑亭。始皆爲數一數二之勝地。然固未有名也。在卜克許兩日。除略作探風訪俗之外。亦無他事。乃於無意中。目覩打禁婆之舉。驚心慘目。言之可怖。先是該村有男子。忘其名。臥病已兩月。禳解之術俱窮。而未獲少痊。因稟於卜克。舉行打禁婆焉。愚欲阻之。牟巨屢目慰。陰謂愚曰。黎人中無一弗信打禁婆者。君若阻之。卜克必疑君。且取禍矣。愚乃不敢言。

打禁婆之先一日。由卜克取白紙一。畫記號。不甚可識。使女巫持之。偏示村人。次日。閉村男女。咸集一空地。上(據卜克言。其村打禁婆。皆在此地舉行。)男子皆持兵刃棍棒。立外圍。婦女立於男子前。面皆向內。作大團形。女巫立於團中。喃喃念詞。跳踉叫號。狀若瘋狂。既而怒目大叫。我某某天神也。今來取禁婆去。其各靜無譁。男女皆惕然肅靜。不敢作聲。女巫乃張目。遍視婦女。指一中年婦。謂是禁婆。諸男子即自後面突出。兵刃齊下。婦人哀號滾轉。瞬息無聲。卽由在場男子。昇至場北。掘坑埋之。且裸其屍。不令着衣履。其狀之慘。誠可謂畢生所未見。

事已。巫者喃喃念咒。焚紙而散。

(五十六) 荒塚疊疊

嘗婦人被箠將死。愚幾垂淚。急回顧不忍更視。及人散。猶冀婦人更活。不忍遽行。有一男子。亦徘徊不去。愚問何不歸。死者得無爲親族乎。男子搖首曰否。既而另指一荒塚曰。是吾姊也。死三年矣。愚問以何疾死。答曰。作禁婆耳。死時較今日之婦人尤慘。因病者爲吾村所敬。箠未半死。且褻其衣。縛其人。以火逼灼之。又以器張其陰戶。注以油。然後燃之如燈。叫號兩日夜而死。愚聞之。毛骨悚然。問汝何不救之。笑曰。禁婆因當死。例如是。救之則吾亦死矣。問亦爲禁婆所害乎。頰頰其首曰。有定律。君何弗知。愚僞應之。不敢復問。男子又歷指十餘塚曰。此皆五六年中。以作禁婆而死者。有三塚甚新。其一死裁半月。其一二十日。其一則已滿月。蓋與今日之禁婆。乃同輩一人者。愚曰。設今日殺一禁婆。後仍不愈。則將奈何。曰。旬日不死。或將更殺禁婆。今日固未能預知也。愚聞之。恍然。遍觀塚塚。疊疊者幾數百。不禁歎息。以牟巨之促乃返。

(五十七) 生黎待人之恭敬與質野

生黎雖質直無文。然待漢人則異常恭敬。待熟黎亦然。惟對漢人之恭敬。係出於畏懼猜疑。對熟黎則無猜疑之心。故對漢人多陰謀殺害。對熟黎則處處十分誠懇。一次。愚與兩三生黎。在山上閒話。所執代手杖用之木棍。失手墜入山下。而生黎急爭趨拾起。雙手捧之以奉。恭敬之態。幾無以過。愚問其待我何故如此。則曰。先生天上人也。我等皆愚夫。得與先生言。幸甚矣。吾情所遇先生。從無和善可親如此者。其卑以自處之情可見。旁有一黎婦。年二十許。方便僮工作。時而起立歸聽。每俯取砍木之斧。則臀部拱起。其所著之圓筒既短。非

但臂露。即前陰亦露。他黎或如無視。或微睨之。然亦坦然若無足輕重。少選。黎婦棄斧而聽談話。亦坦然若未有其事。其實野不知禮節。又如此。

(五十八) 伐木爭

生黎所砍伐之木材。多極佳。愚等談話時。覺黎婦所伐木。時有異香。郁如檀旂。察之。紋理細密。有如楠櫟。叩之。嗒然作聲。以指爪掐之。了無傷損。其堅硬可想。據黎人云。黎山中所產之木材。大率如此。因其硬不受刃。故每斷一樹。常至累日。伐樹之法。不一定用斧。亦有用一種刀。如鉞而更闊。其柄極長。高舉而下。每砍輒入寸許。其臂力亦至可驚也。砍至中心。不待其斷。即繫以繩。合衆力自遠處曳之而倒。蓋恐砍斷時。受樹壓傷也。既斷。又去其枝葉。大枝亦粗如巨股。足供小建築。細枝落葉。則僅供炊而已。

放樹下山之法。亦甚奇。黎人之伐木。必從山脚下始。既至山頂。則運巨木下山。異常吃力。乃取竹竿多枝。橫置山上。級級而下。然後昇樹竹上。力推之。樹乃隨竹滾下。時或爲他物所阻。則更昇之。其法頗便。雖謂黎人皆下愚哉。

又據黎人云。木材之佳者。雖浸置水中。亦往往歷數十年不腐。如此佳材。以製枕木。必遠過舶來品。惜乎國人未加注意也。

(五十九) 黎人之真信諾

熟黎與漢人相習。漸啓刁詐。故有時亦多背信詐欺之事。生黎則與漢人隔絕。其崇尚信實。至死不背之決心。殆爲漢人所未見。因記所親見者二事。

有黎人甲向乙索野味。乙允於次晨予之。是夕乙黎赴友召他去。既返則其宅因遺火種失火。火勢正熾。忽憶與甲之約。而野味在宅中。不取出則次晨無以踐甲之約。急躡身入火窟中。曳野味出。頭面焦灼。肌膚皆傷。略無呻吟痛苦之意。既以野味予甲。痛苦數日而不悔。甲亦不以為德。蓋其俗相沿。人人皆如此。無足深異也。

一次愚與數生黎登山。忘攜電筒。囑一生黎往取。生黎允日斜即至。其日忽大雨。山澗之水驟發。低窪之處。盡成澤國。愚等棲一小屋中。意其必不來矣。然而竟至。自謂泗水而瀕死者數。終不肯返。談笑而道。略無矜伐之色。可謂難矣。

(六十) 演火棍

京劇中有演火棍一劇。生黎亦有演火棍之舉。因憶前在某處同樂會中。亦曾見有演此者。以棍棒(學校中用作器械操者)二枚。棒頂塗以引火之物。演時以火燃之。取棒疾舞。場中電炬驟熄。自遠處望之。如萬道金蛇。非常可觀。生黎中之演火棍。與此微異。而其事頗有足述者。因紀之如次。

黎人之演火棍。並非人人能之。而以女子為較多。一夕天色墨黑。蓋正在月晦。又多雲。故天上無一點星。愚與車巨步至郊外。忽見遠處火光一團。忽如奔星。忽如長蛇。甚為可觀。時亦雜以歡笑之聲。驚趨視之。乃知一黎婦方演火棍云。棍以硬木為之。兩根。長約五尺。粗如兒臂。兩端塗硫磺火油等類易燃之物。且有紙糊纏於兩頭。以求久燃。惟露中間尺許。裹以手皮。為手握之處。舞者赤其上體。下身亦僅着一圓筒。甚短。腿足著舞時。跳躍奔走。火花飛濺。不以為痛也。時或拋擲在半空。旋轉而下。自遠處望之。尤為可觀也。

(六十一) 捕蛇吃蛇

粵人喜吃蛇肉。與貓合烹。謂之龍虎大會。視為無上貴品也。生黎間亦吃蛇肉。但其吃法與粵人不同。不及與人之考究也。酋長卜克。即為喜啖蛇肉之一人。一日見其捉一蛇。面現喜色。問悉及牟巨喜食否。愚等皆盛額搖手止之。卜克大笑。即取刀割蛇頸。蛇血涓涓而流。卜克即以口吸之。血盡。蛇尙蜿蜒於卜克手臂間。其狀殊可怖。愚疑其蛇已去齒。察視則齒固在。飲血已。則取刀割為數段。棄其頭尾。置瓦罐中煮之。和以野菜及鹽各少許。半熟。即取出啖之。似極鮮美。視其肉。血痕猶斑。腥氣撲鼻。而卜克殊不覺。

卜克捕蛇甚能。一夕。與其同過郊外。卜克忽定留不進。若有所尋。異而詢之。卜克云。此地有大蛇。搜尋良久。忽狂喜曰。蛇在此矣。急趨至一泥洞口。摘握草。揮入洞中。如調蟋蟀。少頃。忽拔出。則一蛇合草而上。卜克即以一手握其頸。力揮之。蛇身遂如棉條。柔軟不堪。亦不復噬人。殊為可奇。

(六十二) 千尺岩

觀瀑亭之南。有千尺岩。為大五指山主峯之一。壁立千仞。直入雲霄。雖號千尺。其高度實不止百丈。千尺岩附近。有斷澗。下視數十丈。始有水。水極清冽。怪石巉巖。時露尖端。深處則水色深黑。不知其有若干尺也。千尺岩兩旁皆山壁。但有蔓草。無路可通。黎人於澗上架板渡至崖邊。則於崖邊鑿一孔。適可容一足。相去兩三尺。則又鑿一孔。如此步步而過。會見一黎人。担柴一頭。重約百斤。疾趨而過。從遠處望之。崖下斷壁千尋。適偶一失足。墮崖而下。軀體可成齏粉。令人舌咋不止。崖既壁立。無可攀援。不知其如何開鑿。詢之黎人。亦鮮有知者。有一黎人謂是天帝差神人所鑿。詰其說曰。一崖內向有一女子。被神虎噬出。不得歸。望其父母及夫。晝夜哭於崖外。百日不絕。其淚所積。流為斷澗。天帝憐之。乃遣神人為鑿一孔。此女乃得歸。崖內骨肉團聚。一云。無稽之談。殊足令人

發一大咳。

(六十三) 女子不着下衣

黎人有生熟之分。生黎又有內外之分。前既言之矣。略近熟黎之生黎。即外生黎。熟黎間稱之曰山上人。稱生黎曰山裏人。稱廣東人曰過海客。稱國內其他各省之人曰外江人。山裏人人數甚少。常盤伏於深山之間。罕與外人往來。故外人知者甚少。雖熟黎亦無有知其詳。悉其種別者。惟山上人之視山裏人。如熟黎之視生黎然。略有界劃。

愚與卜克車巨。常以山裏人爲談助。卜克因曾往來山裏數次。故習悉其間情形。愚乃懇其同遊。車巨亦欲一窺究竟。因而同往焉。入山行數十里。地名木黎。居人約十餘戶。因爲時已晏。乃由卜克就商主人。作借寓之舉。主人家有少女三人。其一十歲許。其一二三。其一則在十四五以來。皆不着下衣。往來客前。亦無愧赧之意。黎人幼女不着下衣者。非至一見。然一至十三四歲。則未有不着者。蓋黎俗至十四五歲。父母即須代築小屋。爲其覓野男子之所。彷彿如漢人之成丁然。故無不着下衣。其及笄而未著者。則於此木黎始見之。

(六十四) 十四五歲男女作穢褻行爲

主人長女名阿九。皮膚雖黑。而風致尙佳。時至卜克身邊。含笑而立。赤條條一絲不掛。宛若藝術學校之模特兒。卜克不以爲怪。而車巨時時睨之。已似微有疑訝。亦以見生黎熟黎文化程度之差異矣。

次日晨。主人夫婦即出外工作。阿九姊妹數人。皆留未去。愚等盥洗方畢。亦失所在。謝別無從。遂逕行至戶外百武。則見阿九方與男女童十餘人。在草地上跳躍喧笑。其兩妹亦與焉。羣童見愚等。一擁而上。圍繞不令前。

阿九且向衆述愚等來歷。愚等因立視之。羣童見愚等初無所異。復哄然散去。相互笑逐。一童子年亦十四五許。其一絲不掛。與阿九同時。或抱持阿九。作種種穢褻之狀。絕不避人。他孩亦視若無覩。蓋生黎之不諱性交。猶之漢人之成禮。漢人子女少時。往往戲作新郎新婦。拜堂洞房。生黎則婚禮極簡單。無足效法。故多效仿穢褻行爲也。

(六十五) 採樹絕技

生黎有一絕技。爲愚所未知。至是見之者。則爲採樹及自他樹以躍至彼樹。進退自如。若履平地。然空場上。翻戲之童子。有一人年約十二三。自樹幹採登樹巔。用足面不用手。步步而上。有如蹈級。誠奇技也。又有一童子。年裁十歲許。上樹時。雖手足並用。然既升至巔。則自此枝以達彼枝。樹枝搖曳欲折。樹高數丈。而童子曾無懼意。嘻笑歡呼。蓋習常見慣。不覺其險矣。

牟巨卜克觀之。皆咋舌。愚問卜克。子亦未見乎。卜克云。生黎自成部落。不相往來。素聞木黎人善採樹。而未之見。意其童時而習之既久。遂成絕技。或未必人人如此也。復見有數童。雖能升樹。而採法與吾人相類。既至樹杪。但攀援叫罵。不復跳躍。則非人人能成絕技。蓋事實也。

(六十六) 海南沉之神話

沉香中有所謂南海沉者。價值最貴。以出海南島。故名。相傳求沉香木。比採任何木俱難。非黎苗人之有神術者。不能致也。因南海沉香木乃神木。能自移動。今日在此處出現。明日往視之。則已無矣。後日復遇之於他處。又翌日趨視。則又無矣。故求沉香木者。必先誦符咒神咒。然雖誦此亦不能必得。仍須觀其人之運命如何。有學

成初入山。即遇之者。有自十餘歲求至六七十歲而不能得者。遇之矣。所獲多少。亦不可知。運好者一斧可得一大枝。運蹇者則僅能得一小塊。蓋黎苗人相傳。遇沉香僅能砍一斧。否則必攪奇禍。且一斧砍得一枝或一塊後。倘貪多無厭。必欲多取。雖力劈之。亦不能損其毫末。

以上所述。爲卜克所言。真神話也。蓋沉香本不多見。故飾此神話。以增高其身價。相沿既久。遂深入人心。不可救援耳。然牟巨亦黎人。乃不知沉香木只能砍一斧。亦不信其移動。則其事或僅生黎如是耳。

(六十七) 紫檀樹木之神話

黎山中關於採木之神話極多。如紫檀樹木等類。凡貴重之木。幾於無一不有神話。相傳樹木之能變化遷移。與海南沉相似。然海南沉不能以術相禁。雖有神休。惟能召之自來。不能禁其不去。樹木則不然。無人伐之。則見。追知有人伐之。即預先遷去。故往往入山訪木者。見樹樹所在。明日料工往伐。則不復得見。故先時必請巫同行。見樹木。即由巫向樹四面念咒。畫符。并在四週地上。密畫符咒俱遷。謂如是則明日料工來伐。樹木爲符咒所禁。則不能遷去矣。紫檀更難找。其變化遷移。更甚於樹木。能於轉瞬之間逝去。故非有大本領之巫。不能禁其欲採紫檀者。亦非先得有本領之神坐。不敢往也。實則五指山附近。重山峻嶺。一望迷漫。皆參天大木。居人又少。無路徑可尋。今日見而識之。明日往尋。則路徑難識。且山山相似。更無從知所識之木何者。故黎巫詐爲此。以惑採木者。然而知其妄者鮮矣。

(六十八) 立諾山之高

自生黎以至山裏人所住之地。本不甚遠。但山勢崎嶇。爲難行耳。有立諾山。(生黎呼之曰立諾。其音近此。

不知是否此二字。極爲險峻。高約萬尺。亦爲大五指山峯之一。山脈綿亙。不知有若干里。山裏人所住。大概俱在深山之中。入其地者。非經此山不可。山既無路。又一望迷漫。除山巒起伏及樹木蕭森而外。他無所見。狀若人迹不到。故亦罕有知其中尚有居人者。當至立諾山時。仰視高山壁立。上插雲霄。不知如何得上。漸漸自側首行至山腰。幸山多草木。尙可攀援。愚本不善山行。僂僂前進。幾類於爬。卜克笑愚染海客習氣。柔弱不類本地人。車巨從背後扶掖。抵半山。已氣如牛吼。因坐樹下稍憩。俯視山脚所見大木高數丈者。此時所及。裁如數寸。其渺小遠過盆景。此山之高可想見矣。山上之樹。無一不大。逾合抱皆徑直。上插雲霄。堪作棟樑。枝葉扶疏。山上巖如畫。晦是日未至山頂。天色已黑。共止大樹下。氣候亦較平時爲寒。三人共裹一線氈。狀亦甚苦。愚初憂虎狼。夜聞獸啤之聲。輒爲戰慄。一夜未交睫。甚悔不應孟浪來此。幸天明日出。無他危險。心始安然。

(六十九) 神之石之移

未至山下。卜克即導愚等自山側前行。謂其先時來此。亦行山側。並不至山頂。約里許。卜克忽徬徨不進。狀似迷道。叩其故。愚類曰。前次來時。此處有兩大卵石相抱。用以爲證。今何不見。得弗神人移去耶。愚笑曰。安有是事。恐所行路誤耳。卜克堅言不誤。愚乃促其照昔日所行前進。卜克默然。又行里許。忽覩兩石。狂喜曰。是矣。是矣。神人固移至此矣。急趨前摩撫。且虔誠叩拜。既而謂愚曰。去山裏人所住不遠矣。愚問其說。卜克曰。此兩卵石。爲神人示吾人入山裏之途徑。如不得此石。雖搜索終歲。終不能見山裏人所住之地。此石一見。則山裏人在眼前矣。愚笑曰。君或誤憶也。石固猶在是也。卜克力言不誤。前此見石旁有一大樹。葉甚粗大。今此樹已無。而別有一小樹在其左。(按所謂小樹。亦高丈餘。)設非神石遷移。當爲此樹變化耶。愚笑其執迷。而無以曉之。乃笑頷之。

而已。

(七十) 裸人國

入叢山中行良久。尙無所遇。愚頗恐。卜克慰曰。神人示兆矣。稍須。必有所遇。慎毋恐也。既入山深處。忽聞人語聲。彼此皆喜。疾趨之。既而乃悟爲山谷應聲耳。又復嗒焉若喪。然有出乎意料之外者。忽有一裸體人。未能辨其男女。自叢樹出。乍見愚等。卽返身奔入。卜克自後追呼之。亦弗省。愚意其視愚等爲敵人。致奔回呼其朋類。將有不利。頗惶惑。卜克笑曰。君胆小如此。尙欲探叢山之窟乎。固不如歸休。我來此數次。固未遇野人。執疑以逐也。因循裸人奔入之道以行。未里許。有一小徑。卜克乃喜曰。既得路。宜可達其村居矣。愚與車巨亦喜。急隨之行。又數百武。隱約有十餘人迎面來。愚心惴惴。惟恐爲所臆中。稍近。視其人皆徒手。始稍釋然。近視之。乃知十餘人中。着褲者不過四五人。餘皆一絲不掛。男女稚尙。似無匪別。愚竊笑曰。曩以爲野人國。今乃知又爲裸人國也。

(七十一) 奇怪的裸女抱家禮貌

黎人環視愚等。若其訝異。然不如所傳之莽莽殘暴。但蠢陋耳。卜克卽趨前與語。詢其酋長在否。諸黎人乃羣集與語。狀殊誠悃。僅一年約二十之裸女。木立愚側。向愚審視。愚戲操黎語詢之曰。汝何不着褲。此女笑而搖首。似不解所語。車巨復言之。且指己之褲。作手勢語之。此女不知如何誤會。卽趨而抱車巨。車巨大窘。愚雖笑竊恐其及己。急拉卜克向之求救。卜克觀狀。亦失笑。而他黎固坦然。不爲意。卜克旋向一婦言。此婦趨以掌小擊其股。此女乃笑而趨入人羣中。亦無着意也。

愚私詢卜克。山裏人固隨意可要求。生客交媾乎。卜克笑曰。彼固誤會車巨之意。先生亦誤會此女之意矣。

山裏人禮節與他處稍異。而又處處不同。因其族人數雖不多。而各處其地。不相往來。故禮貌亦不相混。近處山裏人。少女見貴客。往往抱之以示親敬之意。此女貌似二十許。其實不過十五六。擊其股者。乃其母也。愚等之疑結解。

(七十二) 簡陋之住宅

卜克又與諸黎語稍久。乃指愚等與牟巨同行。且曰。諸山裏人所居。卽在前面。會長名文文。乃其素識。今日便可食宿其處云。一黎前行。屢回顧。竚立。仍候愚等同行者。他黎亦有先奔去者。亦有從愚等之後者。

所行皆小徑。且崎嶇。步履頗不便。行兩里許。前行之黎。前指示卜克。且語之。似謂前面卽所居矣。愚等循所指示。但見羣樹婆娑。山陵起伏。亦未見有片瓦。久之。卜克亦指以示愚。乃見林中有土堆若墳者。有樹梗糾纏。如鳥巢者。異之曰。此卽山裏人住屋乎。卜克笑曰。此輩露居者多。能作此等住屋。固已稱上選矣。

入其村。則村人十餘輩。得前驅之報告。爭出以觀愚等。鵠俟且久矣。其中不掛一絲者。仍較着衣褲者爲多。嬰兒以樹葉裹之。如襁褓然。大率均目視愚身而笑。愚此時胆亦稍大。雖不能通語言。則亦報之以笑。是視客與主人。無一不笑容可掬也。

(七十三) 草地上爲男女裸逐之場

既入其村。則見所構之屋。四散零落。不相銜接。每屋之四週。均有隙地甚多。最可奇者。隙地上淺草平蕪。潔淨異常。比之文明國家公園中之草地。無少遜色。初不解其故。其後乃知此地人亦頗知清潔。反不如熟黎之汚穢。不知衛生。凡一切穢污之物。決不傾於屋旁。必昇諸於隙處棄之。青年男女。時或在草地上翻滾。笑逐。宛

如孩提。年老人時或駐足而觀。時或掉首而過。從無加以誹議者。蓋此地習俗如是。老人幼時。固亦曾經滄海者也。惟據本地人言。在草地翻復作樂。非盡人皆可爲。少年男女。一經結婚。卽不得復作此態。倘有犯者。必觸全鄉之怒。斥逐隨之矣。

此地人皆發育極早。往往十六七之男女。視之已如二十餘人。主人有一女。年僅十一。統年皆一絲不掛。往來嬉笑無所禁忌。固一孩提也。然視其兩乳。則已發醇而膨脹。據謂某地女子。最遲者年十三四。天癸必至。早者十二歲能生子。亦奇聞也。

(七十四) 飲食及牧畜

此處黎人之飲食。極爲粗糲。多割野草及包羅煮食之。有貴客至。則進椰子。所蓄家畜。僅雞牛豬三種。其他如馬羊鴨鵝之類。皆未之見。牧畜之地。不在家中。多於離住宅稍遠處。蓋一茅屋。雞一類。牛一類。豬一類。不相混雜。雖有門而無鎖。但因此間人極誠懇。故從無失竊者。有殺牛者。他家可向吃肉。牛主從不吝惜。殺豬雞亦然。其他如包羅等食物。互相通借。從不計較。風俗之醇厚。遠非他處可及。

主人因惡不喜食椰子。特爲宰一雞。然以烹調不合。且煮未久。卽加澀切而食。血亦不洗淨。又無鹽。(此間人多淡食。)既生澀。而有血臭。愚食未一羹。幾欲嘔。雖勉強忍耐。而面紅筋脹。狀已狼狽。主人驚以爲疾。欲且女巫爲愚力阻而罷。卜克與牟巨雖嫌鷄味腥淡。然所食頗多。主人則見鷄色喜。若嘗異吐。人之於好。偏好不同如此。



菊部珍聞

朱雙雲撰

(一) 九皇會

樂園每至九月。輒有所謂九皇會者。此中人奉之甚虔。所誦經懺。都屬道家方面。而猶以禮斗為主。間亦有屬於釋教者。如心經等是。至時。各戲園均設壇于淨室。伶人之入壇禮懺者。均齋戒茹素。日誦經二次。(一)在下午三時。(一)在上午三時。(一)入壇時。屏除絲織之品。僅服大布之衣。而革底之履。尤在屏除之列。初入會者。例須當小道士三年。小道士職司洒掃。以及伺應會眾。而不與經懺之事。三年期滿。方得與眾一例。蓋伶人識字者鮮。如此誦經之微。亦恃口授而得。三年小道士所

以耳受經懺也。每逢三六九日。則有上表之舉。而此中人更視爲莫大之典。表上遍列籍紳該園之伶人姓名。繕寫既不得稍有乖謬。讀表時更不得偶有支吾。否則其人必罹奇禍。而該園次年之營業。又輒于此表卜之。凡表表而表上升者。則次年之營業必成。下落者必敗。據謂歷者皆不爽。故從事于表之繕讀者。輒兢兢焉不敢或忽。以吾所聞。則陳嘉瑞。曹甫臣。於振廷。尙口。此數子者。瀕于文墨。繕時既不虞或差。讀時更不致失措。三六九日。更有所謂打齋者。打齋之主。出資數十元。治素酌若干席。遍宴會眾。會中則以齋主之姓名。列于表上。

為之祈福。九日會畢。適以所供之果品。分贈會眾。以為
散福。得之者。都珍若拱璧。謂食之可療疾。而殘餘之類。
亦視若奇珍。謂可以辟邪。甚矣其迷信也。

(2) 武昌會

衆團每至五月。輒有武昌之會。武昌為武行所祀。
至時則陳旌旗刀槍于台上。由武行中人。懸鷄血。灑台
隅。以被除不祥。其儀式甚簡也。

(3) 抱牙笏

班中之有牙笏。猶軍中之有令箭也。凡有行政。則
書於牙笏以昭示之。司法。則書于牙笏以公告之。故班
中頗重牙笏。在昔後台。無經理之稱。而稱主其事者曰
抱牙笏。蓋猶軍中司令之意也。時至今日。班中舊例蕩
然無存。苟舉牙笏以問時俗。時俗都茫然莫知所對者。

(4) 四尺四

在昔。國限制。凡不滿三尺之兒。以及侏儒
之流。均不得登台唱生淨。蓋箱中所備之蟒也。官衣也。
鐘錶也。長均四尺有奇。千箱一律。無或參差。服之而不
稱其體。便不得登台。自汪桂芬出。而此例遂廢。蓋桂芬
為五短身材。實不勝四尺四之長。又五官不正。以及駁
者。駝者。均不得習為伶。願降之。今世則劉鴻聲已不諱
其數。而第一怪且以駁相揭矣。

(5) 二響

一響者何。海口之一也。稱海口者曰三。曰滿。曰炸。
曰吊搭。曰一字。曰四喜。而不問。二響者何耶。曰今日
失傳矣。二響之色。為黃。似滿而短。耳傍有輪。取城都之
劉璋。例當用之。當年汪桂芬猶是也。願今則習非成是。
凡演成都之劉璋者。都改用三矣。

(6) 應行

在昔伶工不搭班則已。苟搭班也。則必應行。應行者何。則凡爲生者。須將生行所有之劇。一一優爲之。爲且者。須將旦行所有之劇。一一涉獵之。苟不能應行。則其藝未成。不能寬一飯飯之地。今也不然。已無所謂應行矣。

(7) 六場通頭

在昔伶工。非得六場通頭。不能謂爲全材。何謂六場通頭。即「吹」「打」「彈」「拉」「唱」「武」。六種。頭頭通達也。顧自譚鑫培後。能六場通頭者。實未之有。於此可見在昔梨園。簡陋殊甚。伶人樂工。相輔爲用。亦如今日淮揚黃陂戲班。伶人于其本身戲畢。輒來場面奏樂。彼此更迭。通力合作。而無所謂唱戲與場面之分也。

(8) 上下手

在昔梨園實無「打英雄」一。行僅有所謂上下手而已。上下手除在梨園打武外。每值冬至。輒至掌儀司執事。蓋前清皇帝郊天同宮。掌儀司例有一種儀式。須上下手翻一單提。(單提係勛斗之一種。)翻畢各賞福祿壽銀乙兩。積習相沿。莫明其故。

(9) 上手怕戰盤河

上手都不能開口唱念。而戰盤河之家將例由上手扮演。家將之在劇中。例有「大事不好了。」「老爺被亂箭射死了。」一語。故上手輒視之爲畏途。

(10) 下手怕武當山

武當山之看守。例由下手飾之。而看守之在劇中。例有「天氣尙早。打擂台的還沒有來。」一語。下手都不能開口。故下手盡視武當山爲畏途矣。

(11) 禽獸子

今盛行于時之關公戲。其在前清則以表演神明。禁不許演。惟青石山一劇例須關公登場。（其時戰長沙尙不輕演。）而飾關公者。既不許扭身段。更不得亮相。惟閉目兀坐而已。故班中謂之龜子。龜子者。猶言神龕中之偶像也。自王洪濤蔑視禁令。關公戲乃得大感于時。或謂古城五關諸劇。實創自王洪濤。殊不知徽班向有是劇。王洪濤特加以變化耳。忍淚訓弟中之張飛。今都服藍官衣。戴尖紗矣。試一詢老伶工。則曰此非舊規。蓋徽班老派。則御青袍。而冠毡帽也。是足徵關公諸劇。實發源干徽班。而增損于洪濤。謂為洪濤始者非也。

(12) 勾臉

勾臉以三塊瓦為易。而以破的為難。破的云者。蓋宜花紋錯雜。而非畫平豎正也。破的中。尤以鄭子明楊

七郎二臉為尤難。鄭臉之難。難在一目須盲。而口須略斜。楊臉之難。難在額上之以一筆書成虎字。世之論臉譜者。有以白水灘中書面虎之臉。指為難於勾者。實謬。伶人之習勾臉。實非一朝一夕之故。當其初登臺。臉由其師代勾。久之。乃由其師勾臉之半。而由己依樣勾。其未勾之半。又久之。始得完全自勾。於此可見。臉之不易勾也。又奇者。伶人勾臉。往往僅能勾諸臉上。若實其畫諸紙網。背謹謝不敏。以是臉譜之出版者。殊少。惟邱治雲獨能為此。今各雜誌各報章所刊之臉譜。都出於治雲手筆也。

(13) 半把椅子

凡上公堂。（說公話之場所曰公堂。）有所謂半把椅子者。老旦座位是也。蓋老旦都為生丑兼唱。在昔實無專門。故稱其座位曰半把椅子。

(14) 倒堂

龍套在昔。實無專科。無論大小角色。遇有閑暇。一俾扮演龍套。流風所及。故今日猶有倒堂之稱。倒堂云者。即全班角色。除該劇之正角外。齊扮龍套。「大同朝」。「九更天」。「長亭會」。諸劇。迄今猶有倒堂者。惟不常見也。

(15) 關臉今昔勾抹之不同

凡勾花臉。輒以油調顏色。用筆塗諸臉上。獨老派之抹關公臉則不然。老派之抹關公臉也。先以棉花胭脂。乾擦臉上。層復一層。迨其紅至相當程度。然後再調之以油。所以凡抹老爺一臉。廢去時間實多。今則此法已渺。採用都以油調紅粉。等於普通之勾臉。獨夏月潤率由其舊。仍以胭脂乾抹也。

(16) 丑角扮王累之由來

世有以丑角扮王累。為王累不平者。蓋梨園常例。

忠臣都生淨扮演。斷無以誕浪笑傲之丑角。而扮激昂慷慨之忠臣。取成都之王累。獨何以例外。曰在昔梨園。組織殊簡。十行角色之外。無所謂頭榜二榜三榜之一行數備。成都一劇。需角極繁。外飾劉璋。生飾劉備。末飾孔明。武生飾馬超。淨飾龐統。架子飾魏延。正旦飾小王。老旦飾報子。除丑之外。實無別角可扮王累。萬不得已。有以丑飾之。是猶周瑜例穿白氈。獨關州中。以白氈為趙雲所服。不得已而改穿黃氈也。

(17) 用笛之原因

聞夏君月恆言。平劇在昔。實用京胡。道光以後。始改笛子。光緒之朝。又復京胡。改笛之故。亦大慨奇。有且角曰魏三者。色藝冠一時。常出入宮庭。深得嘉慶歡賞。錫之以貂裘。裝為珍品。為道光屬求而不得者。魏三既

獲殊賞。珍如拱璧。不輕示人。道光知而使人示意於三屬。其貢獻清宮。三辭之曰。此奉錫自陛下。我何敢轉獻他人。以致獲罪。倘殿下必欲得之。請奏明聖上。得旨。遵行。道光無以難。顧心殊怏怏。迨嘉慶崩殂。道光踐阼。遂禁平劇。伶人不得已。適改頭換面。易京胡為笛子。以掩飾之。道光既殂。始復舊觀。夏君之言如此。實諸他人。亦未能必其信誣者。

(18) 白虎臉

丑角勾臉。忌用純白。必於白之上面。加以黑紋。否則此中人謂之白虎臉。為班中之所大忌者也。

(19) 丑角

梨園故例。開台一打。丑角須先以彩筆。向臉一抹。抹後。兼角方可扮戲。或詢以故。則曰。丑角在場。恣行笑謔。百無所忌。丑角之先兼上彩者。取百無禁忌之意。梨

園篤於迷信。凡事皆取吉利。所以有此規定。然時至今日。此例廢棄久矣。

(20) 封箱

梨園每值年終。輒停演數日。其停演之夕。例有封箱之舉。所謂封箱者。則於是夜戲畢之後。加演「富貴長春」、「六國封相」及「五靈官」三齣。並於箱上加貼紅封。上書封箱大吉四字。自箱封後。非至元旦不得開啟。啟則班中目為大不吉利。又伶人都以演封箱。為不利。苟為正場角色。而不於翌年轉聯者。彼必於封箱之前。先行藉故辭去。以避封箱之諱。甚矣伶人忌諱之多也。

(21) 一句二黃

皮黃定例。凡屬西皮。則全段均為西皮。從無五句西皮。而接一句二黃者。有之。惟五花洞也。包公唱畢「

聽一言不由我心中氣壞。罵一聲小妖魔。敢前來。手執着照妖鏡。將爾照壞。這寶劍因何故。光明不開。莫不是深山內千年妖怪。一五句西皮之後。張天師接唱之下句。若不顯真原因。五雷降災。忽變西皮爲二黃。且包公開唱。場面打「紐絲」。五句唱畢。場面亦改打「單點子抽頭」。上下句不同其調。實爲特殊之唱。積習相沿。不知所自。

(22) 一句西皮

大保國。亦京劇中之變體也。徐彥昭一段二黃。即蛟龍久困在沙灘。忽聽得春雷響一聲一段。亦係三條腿唱畢。大人打開功勞簿。楊波接唱下句。功勞簿並無奸賊令尊。忽改二黃爲西皮矣。此與五花洞同一變體。

(23) 淨角不唱反二黃

淨角無反二黃戲。即唱二六。亦僅有二劇。一爲魚藏劍之王條。一爲飛虎山之老大王。二劇之外。無唱二六者。斷蜜瀾之李密。在昔亦唱二六。嗣由金秀山改唱流水。故今之唱斷蜜瀾者。鮮有知其原本之實爲二六也。

(24) 衣箱缺點

衣箱之在今日。已至殘缺不全之境。荷紫「牛郎衣」。「排猴羅」。「帽釘鏝」。「湯陰衣」。「玻璃肚子」於衣箱。皆箱都無有應者。此爲王君九翰言。據吾所知。則「牛郎衣」。「排猴羅」。「帽釘鏝」等。衣箱中間有備者。至「湯陰衣」。「玻璃肚子」二事。則非特見所未見。抑且聞所未聞。又場面樂器。除胡琴外。例歸衣箱置備。衣箱之僅具五聲五聲者。則不備絃子月琴。若上下五色。註一之螺螄俱全者。則並絃子月

琴亦須置備。顧自包場面（註二）之風行。箱中即無樂器之備矣。

（註一）蟒靠有「上五色」「下五色」之別。上五色者黃紅綠白黑是也。下五色者紫藍湖色古銅品藍淡黃等是也。

（註二）近來梨園場面都包于打鼓者。或拉胡琴者。大鑼小鑼等等。都由包者負責用人。所用樂器。亦由園主月出二三十元。包於包場面者。鑼鼓倘有損壞。都歸包者負責修換。不與園主相涉。

（25）失街亭引子之各執一詞

今之演失街亭者。出場輒打雙引子。殊不知「羽扇綸巾。四輪車。快似風雲。陰陽八卦定乾坤。保漢室兩代賢臣。」之引子。實聯諸戰北原中。而非失街亭之原本也。失街亭之原本為唱上其詞曰。「先帝爺三請我

纔把山下。論陰陽如反掌。保定漢家。在都城奉皇命統領人馬。來至在祁山地。纔把營寨。這幾日黃道日未把仗打。司馬懿他那裏笑我怕他。再選個黃道日統領人馬。東渡吳北。勦曹重興漢家。」今已將此詞。移諸戰北原矣。不知何人始作之。備張冠而李戴之。或曰。此實作備於譚鑫培。或曰。鑫培以前已如是。傳者異辭。莫之能決。更又謂失街亭出場。實打引子。惟引子為「掌握兵權。掃狼烟。全土歸漢。」而非「羽扇綸巾四輪車」也。二說未知孰是。姑並存之。以待高明之教正焉。

（26）劍美案之來源

京劇唱詞。雖不逮崑曲。然以秦腔相較。則京劇實高萬萬。顧劍美案一劇。詞句鄙俚。開京劇之所未有。而以「子」字押入「伊齊」韻。尤為大謬。不然。或曰。京班本無此劇。實得諸梆子班中。或又曰。秦腔無五

露障。乞劇本於京班。京班屬以劍美案相易此劍美案流入京班之源。信否雖未可必。而其劇詞之鄙。俚實似秦腔作品。上說不為無因也。

(27) 定軍山黃忠下場之原因

京劇定例。除「暗上」(註)得下場門上外。餘則無論唱上念上。其第一場上場。莫不由上場門。惟定軍山之黃忠。頭場阻令上場。仍由下場門出。梨園驚於迷信。以為上自青龍口。乃莫大之吉利。所以老譚在日。每值元旦。輒演此劇。實則定軍山之黃忠。其第一場亦由上場門出。今之所演。係從第二場起。頭場係黃忠嚴顏單上。二場大發點。上諸葛亮。黃忠阻令出場。所以由下場門上者。以黃忠第一場念完「師爺升帳兩廂伺候」之後。由下場門下。二場阻令。例由原場出。今因裁去頭場。以致觀者多詫為例外。

(註)凡中軍院子。都由暗上。暗上者。不以鑼鼓為標準。一俟主人坐定。即由下場門暗自走上。轟將。咬囉。亦由暗上者。

(28) 冀州城應唱二黃

冀州城原唱二黃。且有崑腔兩段。為夏長春(外號麻子。係夏月濶之祖父)之傑作。當時有活馬超之稱。(比有以夏月濶之父夏奎章為活馬超者實誤)楊小樓始改唱西皮。且場子亦多闕漏。伶人震於小樓之名。不問原本如何。舉世靡然風從。遂以西皮唱冀州城矣。惟夏氏典型獨守。仍唱二黃老本。並聞小樓之唱西皮。實係為人所愚。楊本未習此劇。爾得劇本於某伶。本因殘缺不全。某伶以己意為之增損。並告楊為西皮。小樓不察。遽為所愚。以致習非成是。竟以西皮唱矣。

(29) 請訓

舊例。伶人凡至滿師之日。輒捧家法。跪於師前。謂

之請訓。師或受而責以十板。並誡之以班規是守。而於「祇許開弓。不許放箭」一語。尤再三囑咐。緣伶人之在班中。倘遇戲碼名次之不合。包銀到期之不給。祇能聲言不唱。不得實行不唱。蓋恐班主藉以扣鍋。(註)而致全班失其所業。故為之師者。胥諄諄以此戒其徒。今則此例已廢。且有不知請訓者矣。

(註)扣鍋係行話。即停業之謂。

(30) 開篇子

開篇子即始業之謂。舊例凡伶人之習老生者。必以醉寫為開篇子。武生必以蜈蚣嶺為開篇子。花旦必以鐵弓緣為開篇子。今則舊例蕩然。竟有唱老生而不能李太白。唱花旦而未諳鐵弓緣者。

(31) 武怕戴帥盔文怕八面威

盔頭中最難戴者。厥為帥盔與八面威。蓋過仰其

首。則恐冠頂脫落。平直其首。又嫌精神不振。故冠者都視為畏途。而有文怕八面威。武怕戴帥盔之說也。

(32) 惡虎村有兩種演法

惡虎村為武生戲中難演之劇。蓋其不但跌打須工。且於念白身段。尤須並擅勝場。固不僅以蠻打亂跳。便為盡此劇之能事。其演法有二。有莊外拜壽。與莊內拜壽之殊。莊外拜壽者。於濮賢遇見天驕一場。當濮賢詢其「那道而去」。天驕直答以「今天乃是二哥壽誕之期。小弟特地前來拜壽」。南方武生大抵依此劇詞。莊內拜壽者。則當濮賢詢其「那道而去」。天驕答則以「特地前來探望二位兄長」。及至進莊以後。天驕始念「今天為何懸燈結彩。哦……是了。今天乃是二哥壽誕之期」。北派武生類都如此念法。說者則謂莊內莊外之不同。即南派北派之所區別。或曰北派武

生亦有莊外拜壽者。斯各人演法之不同。不能以此而爲南北之別也。

(33) 輪燈站

戲單上名字之三字橫排者。箇中人名之曰輪。品字式者曰燈。直排者曰站。梨園子弟。於牌子必爭。戲碼必爭。即此輪燈站之微。亦在所必爭。伶人都喜以名字排成輪式。而都不願排作站形。凡包銀相等之角色。苟戲單上之名字。而爲一輪一燈。則燈者必噴有煩言。甚至告假不唱。此爲派筆所不可不知。(派筆註見前)

(34) 起班必知

凡欲經營劇業。首須邀請角兒。邀角能直接最妙。轉手愈多。損失愈大。蓋梨園積習。凡有經手。鮮有不吃油餅。(註一)倘以角非相識。萬不能不有來手。(註二)則當於陸續包銀之時。先告來手。包銀祇有幾何。

另送跑腿錢若干。如是則吃虧較小。如邀武生。而由武生介紹武行者。必須詢明其所介紹之武行。幹官衆。(註三)抑係私房。倘或不此之問。往往棄官衆而不幹。邀場面須將響器包去。否則大鑼三天打破一具。損失殊不在小。派戲。老板能自派最妙。否則輒易發生兩項弊病。(一)恐怕得罪大角兒。不敢天天派他重頭戲。(二)不問戲館營業。祇顧自己貼餅。辭人須在大月底。倘半月辭人。必有麻煩發生。結拜弟兄。爲班中之大忌。爲園主者當慎防之。小錢須。影俾感情得以聯絡。免得處處捉羊。扣鍋除臨時發生特別事故外。須在年屆月滿。應歷正月。底萬不能。扣扣則後台必羣起責難。倘正月而亦營業蕭條。則不在此例。如因營業不振。而請後台幫忙者。須先宴管事。由管事私下疏通者最妙。若說公。則困難滋多。不易生。然起班常。識盡於此矣。神

而明之。事半功倍。

(註一) 從中取利箇中人名之曰吃油餅。

(註二) 來手即介紹之謂。

(註三) 班底謂之官衆。貨傍角兒之下串。謂之私房貨。武生往往有自帶下手。陪其開打。

(35) 打鼓之今昔

打鼓之在昔日。用力全在腕底。不特身體不許動搖。即兩臂亦不得稍動。其在今日。大異曩時。兩臂高舉。全身搖動。甚至脚底略略作響。以示其用力之大。精神之強者。神矣。

(36) 三項頭

票友串戲。須開銷三項頭。所謂三項頭者。箱管場。面司台(斷檢場)是也。開銷之數。初無限制。大抵每日至少之數。約在五六元之間。今則變本加厲。凡值客

串三項頭之外。陪串需錢。管事需錢。一戲所需。須約百金以外。作此備者。實為上海租界聞人杜月笙先生也。

(37) 排新戲之步驟

一新戲之成也。先將劇詞鈔就。分發各角。箇中人名之曰「發本子」。歷若干日。始出牙笏。定期排戲。排戲時不特伶人畢集。打鼓老。旗報箱。檢場。大簾子(即拉幕者)亦點坐一傍。並持紅筆。記其場口。並劇中應用之物。如是者數次。乃合劇中之須連彈者。合唱數遍。箇中人名之曰「對連彈」。連彈既熟。乃將關係布景。就演數次。箇中人名之曰「排彩頭」。更有所謂「單說」者。乃劇中一二重角。有須接洽之處。由其人自行約期研究。值戲之繁重者。尤須「響排」。響排者。乃實地試演之謂。其唱做與演時一式無二。不過閉門演戲。不售戲票耳。排戲時有團主供應點心者。更有新戲

叫座之後。由園主請吃通堂酒者。此則因時制宜。並無所謂規定。

(38) 賈俊卿新設之戲詞

賈俊卿學諷有得。惜其偃蹇歌場。不逢時好。其新馬謖之劇詞。獨樹一幟。不與衆同。且各種戲考。亦無有載者。恐其湮沒不傳焉。爲錄其詞如下。

向來用兵多謹慎。這樣的險事。纔未行。也是吾謀。竊計又盡。萬不得已。設空城。司馬懿得了疑心病。他不攻城。反退兵。雖然西城暫安穩。左思右想。心難寧。

翻來覆去心難定。在帳下跪定了小王平。臨行怎樣細叮囑。靠山近水紮大營。竟敢不聽山人令。失守街亭。罪非輕。

不是你畫圖來得緊。險些山人也被擒。將他責打

四十棍。再傳馬謖無用人。

一見馬謖跪帳下。不由山人咬鋼牙。竟敢不聽山人話。失守街亭你差不差。吩咐兩旁刀斧手。快把馬謖正軍法。

哭馬謖哭得吾淚如雨下。可憐他一腔熱血染黃沙。(哭頭)

(39) 劉永春之一具衣箱

劉永春初來海上。每於登台之前。先將皮箱一具。使人肩之。由台下直趨後台。箱上並大書劉永記三字。觀衆不察。以爲永春富有私房行頭。非一包一裹所能攜盡。故須盛以大箱。實則箱中除胖襖一件。鞋子一雙外。了無他物。其所以如此者。蓋炫人耳目計也。

(40) 李春來之龍套

梨園規例。無論旗纓傘報之微。亦須自備靴子一

雙。惟龍套則素不備此。以致破鞋登場者有之。獨李春來以求笑觀起見。特為龍套置備靴子。人各一雙。期月一易。並出資為龍套間日修面一次。故每逢李春來戲登場。台上無論何人。莫不精神奕奕。是則威名之享。蓋有由來也。

朱雙雲曰。湘班龍套。最為不苟。不特足之登靴。且面敷紅粉。額繫水紗。楚楚有致。殊見精神。京班之在今日。固百計求工者。何獨於此是戲皆帶之龍套。而不一加注意。謀所以改善之也。

(41) 孔明出場不應打四記頭

失街亭孔明出場。今都打「四記頭」矣。實則四記頭出場。既不適用於文戲。更不適用於羽扇給巾之諸葛亮。故老派都「某某略」打上。而未聞有四記頭也。昔年譚鑫培來滬。唱失街亭於新舞台。打鼓者為張

潤泉。(外號打鼓阿牛)潤泉欲為之打「四記頭」也。則恐老譚以其打非所宜。譏為海派。欲為之「打上」也。則又恐老譚以其食古不化。後有煩言。用是匠心獨運。為之打「大鑼帽子頭」。此調為崑班唱賜福所習用。其在京班。則從未有入打過。老譚以其運用出奇。頗為異之。

(42) 唱空城計的是反革命

近年以來。改良戲本之聲。震人耳鼓。少年好事。輒毛舉細故。論列劇本之是非。由是而貽成笑柄者比比也。有女伶張雪樵。演於漢口有年。一日演空城計於中央人民俱樂部。唱至「國家事用不著爾等担心」之句。座有審查戲劇之某。聞之忽然作色曰。「此反革命。此反革命。」聞座都莫明其妙。張伶更感極欲狂。某適一躍登台。當眾而言曰。「國家非一人之國家。係人人

之國家。「國家事用不着爾等操心」一句實合封建思想。實爲反動宣傳。以後當改唱爲「國家事全仗着漢衆一心」云云。雪樵迺始恍然。顧此時司馬懿已不知去向。老軍亦聞無其人。此反革命之空城計。遂亦因之而草草中輟。實趣聞也。

(43) 蚩蚩廟今不見

昔之演蚩蚩廟者。當費德功念完「天霸夫婦來得厲害。魏魏何候」之句。卽有武行數人。緊拉大布一方。布上敷以色彩。繪有花紋。所謂魏魏者。卽此布是天霸挂關。一見此布。縱身一躍。武行遂將彩布一裹。投入囊中。此舊例也。今班中都不備此魏魏矣。故今時之演蚩蚩廟者。遂無魏魏之得觀矣。

(44) 玉堂春之一字研究

玉堂春劇詞中。有「在洪洞住了一年正。皮氏大

娘起毒心」句。愚謂一年之年字。必係月字之誤。蓋以劇情而論。蘇三之與沈洪。實無苟合之事。世豈有男女同居一年。而能免乎苟合。倘能若是。則沈洪必不致計騙蘇三。况起首殺人。又輒在數日之內。若在再經年。則事過情遷。殊難下此毒手。衡情度理。則「在洪洞住了一年正」一句。當唱「在洪洞住了一月正」之爲是也。實之博雅。以爲如何。

(45) 老郎神之又一幕

老郎究爲何人。傳者不一其說。而梨園中人。輒指爲唐三郎。近熟聞諸夏君月園云。老郎實非唐皇。三郎之與梨園也。以事屬相始。學者既無所師承。教者更無所取法。正在無以應旨。忽有一垂髫童子。日來循循善誘。教者得資請益。學者得資稽模。不數月而戲。遂有成事。聞於皇。皇疑信參半。因思一觀其人。顧童之與。皇輒

作尹邢之避面。一日皇經梨園。聞其中歌樂聲喧。急排闥入。童不及避。乃幻爲老者。惟倉卒之間。頂上仍是垂髫。未及盡變。皇以其童而有髭也。遂曰若老郎乎。老郎之稱。以此梨園之奉老郎爲祖師者亦以此。言者且舉老郎偶像之或爲有鬚。或爲無鬚之故。以實其說之不誣。愚以爲此特一種神話耳。未足據爲老郎之信史也。

(46) 排新戲請吃點心之由來

近今梨園。每一新戲之排。輒請通堂之酒。蓋譽於新戲之足資號召。飲之所以勞之也。間有不請通堂酒者。亦必餉之以點心。據謂此例實作俑於趙嵩壽（趙君玉之祖父）。其由來久矣。去今將三十年。趙嵩壽主任石路之天仙戲園。恆有新戲之編排。如九妹奪夫鐵公鷄等。胥在此時崛起。嵩壽先將戲中應唱之曲牌名（特新劇感唱真腔）一一分示於衆。及至開排之日。

衆乃齊馬棚弄之錦華樓茶館（馬棚弄在今石路。即天仙舊址之側。錦華樓爲一小茶肆。顧客都伶界中人。及倡門執事。此外殊無別客）由嵩壽按拍指讓。並由園主發給麵票。每人各一紙。衆則憑票取麵。且啣且食。如是者數日。迺更在台上說場子及響排。流風所播。遂至今日。兩猶存排戲吃點心之制也。

(47) 周來全當場窘人

丑角周來全。頗有聲於江南。喜當場窘人。故與之同場演戲者。都惴惴焉懼爲所窘。人或偶忘劇詞。水者。周必顧盼之曰：「我沒有明白。你再說一遍。」或曰：「你的話我一句都不懂。你慢慢的說來。」放水者。經此一詰。莫不爲之奇窘。此一事也。當周鳳文倒嗓時。一日。與之同場演戲。來全忽謂之曰：「鬼叫實在難聽。」圍座咸爲軒。惟鳳文則殊。難堪此又一事也。

(48) 潞安州今不託孤矣

劉君景田言潞安州老本有託孤一段。唱做並重。彌見精神。蓋當陸夫人投繯之後。陸登以文龍無所寄託。迺長跪於乳娘之前。巧其善視此兒。俾存陸氏一脈。迨乳娘允諾。方拔劍自刎。老本如是。且劇詞悽惋。聞之酸鼻。顧今已失傳矣。又謂冀州城之老本。不特唱爲二簧。且夫人亦係正角。夫人頭場出場。係唱慢三眼。且有翻子一大段。二簧後更有罵賊一場。唱亦繁重。今則已失其傳。羣都不知夫人之爲正角。甚有飾之以宮女行者。茲特提出。俾界諸君其一加改良之。

(49) 牌樓出洞今何在

武戲之在昔日。以「八大拿」爲最著盛譽。「八大拿」戲中之打武。有所謂「牌樓」「出洞」「過橋」等等。變化新奇。殊見精采。今則除北京斌慶社科

班中尙有優爲之者外。求之海上武行。不特無人能勝。且都不知其名者矣。

(50) 漢戲一鱗

漢戲雖爲地方劇之一種。其實開京劇之先河。班規等等。與京劇無多出入。惟角色區分十行。不稍踰越。則較京劇爲嚴。一曰末。凡口掛白滿白三。蒼滿蒼三。而唱念做並重者屬之。如空城計。李陵碑。胭脂褶等劇。均歸一末應行。二曰淨。尤京班之銅鑼。三曰生。凡口帶黑三。而偏重唱工者屬之。如哭祖廟。轅門斬子。劈三關。取樂陽。等劇。均由三生任之。四曰旦。猶京班之青衣。五曰丑。即京班之丑角。六曰外。亦偏重做工。爲打魚殺家。朱江鬧院諸劇。俱爲六外當行之作。七曰小。即京班之小生。無論雉尾巾紗均屬之。八曰貼。即京班之花旦。九曰付。即京班之老旦。十曰雜。猶京班之架子花臉。此外更

有所謂「驢子」者。實等於京班之刀馬旦也。班中有一禁忌。則為京班所未聞。凡四旦八貼以及驢子之處。不論在班在家。苟其蚊帳下垂。無論何人。不得擅自揭之。揭則必動全班公憤。且其人更為且等之所切齒深恨。禁斯誠奇。有索解人而不得者。

(51) 話劇一爪

此話劇係指各游藝場職業的話劇而言。非所以語於愛美的也。話劇亦有行話。如博人鼓掌曰「插蠟燭」。勝欲馬後曰「殺隻雞」。表演失當曰「苗」。敷衍終場曰「混」。混也。苗也。插蠟燭也。行之已久。在民三話劇全盛時代。此三語已感於後台。至「殺隻雞」一語。實作備於近三年來游藝場之話劇後也。

(52) 潘月樵之梅鏡

潘月樵當晚年時。既以官迷。更以家累。神智昏聩。

登場輒乖。然總能臨機應變。一日在新舞台演某劇。其對手方問曰「來將通名」。月樵已忘其所飾之何人。其人之為何姓名。遽應之曰「你要問俺的姓名嗎。大霧旗上現有。你且看來」。對手方知其忘詞也。遂曰「看鏡」。於是便以會障了。雖寥寥數語。彌此大錯。其機變有足多者。

(53) 守舊命名之由來

在昔戲園。台上輒以木板為障。左右兩門各一。門懸二額。一曰出將。一曰入相。門上則張金繡門帘各一。間亦有以紗格甯為障者。然不多觀。自布景之制興。而木板之障展中。迺張以布景。間或不需畫景。則張以一幔。幔之左右。闢二門。如舊例。此固近今舞台上所習見。惟幔之名。或曰繡球。或曰守舊。說殊不一。實則其名為守舊。乃畫布景之熊松泉所鑿錫。意為劇中之用布景。

者爲維新。此蓋沿用舊制。故以守舊名之。是亦爲談梨園掌故所不可不知者。

(54) 剃網子

梨園定例。凡伶人之嘗剃網子。以及曾燒鋪蓋者。則終其身不得重操故業。故伶人非堅決棄行。棄而者不重爲碼籍者。決不輕於剃網。剃網云者。蓋將扮演所用之網子。當衆剃去。但所謂剃者。非必將利刃剃之使碎。不過以手示意耳。既剃網矣。則此身當不重事粉墨。倘有碼籍之爲。則同行皆將嗤之以鼻。而此中人視爲莫大之辱矣。聞已故名伶潘月樵。嘗以見侮於張德祿。而有剃網之意。尼於衆勸。未果行也。昔韓大舞台之孫乃卿。當其在燕時。實嘗剃網。剃網之故。亦大傳奇。一日演黃鶴樓。孫飾周瑜。例稱玄德曰皇叔。孫以一時失檢。誤呼皇叔爲都督。觀者大異。孫激於一時之忿。下場後

即剃網子於衆前。翌日。襪被至津門。不登舞台者有年。既以迫於衣食不得已而重入梨園。

(55) 燒鋪蓋

上述之剃網子。蓋純出自動。人莫得而強者。惟此燒鋪蓋。則以伶人犯有重大班規。萬不能任其再居伶界。迺將其鋪蓋燒化。以示與衆共棄之意。凡伶人之曾燒鋪蓋者。無論搭何班子。班主皆拒而不用。惟有棄其故業。別謀生活。雖然。此不過姑存一說耳。實行此燒鋪蓋者。吾實未之聞也。

朱雙雲曰。在昔伶人都宿下處。下處云者。猶今之公共宿舍。全班伶衆。胥宿於是。服御簡單。人僅一褥一被。苟燒鋪蓋。則其人寢不得席。且甚目眩。殊關顏面。今則伶各有家。家不止一被一褥。縱取而燒之。亦無損于彼。宜此條之等于具文也。

(56) 四大徽班

四大徽班者。三慶。四喜。春台。和春。(後改名為松祝盛)之謂也。然所謂四大徽班者。非四家盡屬徽人。如和春之為揚州班。春台之為湖北班。四喜之為蘇州班。三慶之為安徽班。其調各殊。其派各別。久而久之。始為同化。乃成京班。蘭芳之祖。出自崑班。譚伶鑫培。籍隸湖北。夏氏昆季。實為皖籍。潘(月樵)王(洪壽)諸伶。原籍揚州。此其證也。又聞三慶班中有「上包」「下包」之別。長板坡之所謂「嘆五更戰四將」者。上包源之劇也。長板坡趙雲拖槍策馬。與張飛同出場者。下包源之劇也。世有以長板坡之有兩種演法。謂為京秦之別者。實誤。

(57) 掛單

在昔伶人例得至廟宇借宿。廟中住持。當與掛單

之僧人同一待遇。藉習相沿。莫知所自。或曰。僧伶本殊途同歸。蓋伶人在昔。亦係孤身。而無妻室。得以掛單者。以此。或曰。北平班。偶藝多。僧侶之道。出北平者。亦常借宿班寓。以此因緣。故伶人得以掛單廟宇也。

(58) 自荐

伶人之在昔日。凡至末路窮途。可直入戲院。向租師堂跪拜。拜畢之後。擇其所能登場演唱。院主不得拒絕。萬一該院人浮於事。不能相容。院主亦必酌給川資。以壯其行。近三十年來。此例已不復存在。劇界後生。且有不知此例者矣。

(59) 行話一斑

行話多矣。不勝枚舉。茲所述者。其大略耳。演戲曰「幹伙」。努力曰「冒上」。戲之情節長而繁者曰「大」。短而簡者曰「小」。暴露弱點曰「兜鑿子」。強曰

「銃」勇曰「棒」爲人代庖曰「鑿鑿」所學不精曰「鑿鑿」初出茅廬者曰「小老斗」受人津貼曰「吃貼餅」商場未上曰「獨」雜亂無章曰「韭菜」餘如「放水」「扣鍋」等等已詳於本書之附註而「拉矢」「吃螺螺」「砸」「陰」「死口」「活口」「開機」等詞則具見於各家記載不復贅。

(60) 忌諱

樂園忌諱最多。言之頗堪發噱。茲稍置。不得將唐帽與章王盔並列一起。蓋唐帽爲帝王所冠。章王盔爲反寇所戴。王寇相逢。必嚴戰禍。並而列之。後台必有爭執。此其一也。且角穿鼻。例須對牆而着。不得示人。上裝以後。不得便溺。並不得裸裎。以既易辨而。便不能稍露男子本相。此其二也。後台不得對弄。弄時輒有「你走」「我走」之言。你走我走。含有大家走散之意。

此其三也。猴子山羊。不得帶入後台。以諺有「猴兒山羊戲子」之說。故猴羊不得與戲子同列。此其四也。或曰。猴羊性皆好動。幾無片刻之安。後台惟安是求。禁之之故以此。或又曰。世之輕伶人者。輒詆之爲沐猴而冠。而伶工之稱門外漢。則曰羊毛。禁猴則惡其輕已。斷羊則橫絕外行。其因實在乎此。二說都有片面理由。未能必其孰是也。顧自本戲盛行。舊規蕩佚。卽此禁忌之微。亦已被除殆盡。不觀乎狸貓換太子乎。飾包拯者。羊上下。恣行無忌。是可知禁忌之已等具文。至在後台。腳視爲辱及全體。犯之必遭衆怒。則更無理由之可言矣。

(61) 加官臉

凡演加官。財神。魁星者。苟持面具於手。卽不得與人交談。人有與之言者。亦不能置答。積習相沿。莫知其

故通詢伶工都無以解。又箱中所有令旗、令箭、青龍刀、開門刀之屬，均不得妄動。動之必為人噓。此都無意識之迷信，令人百思而不得其故者也。

(62) 說公話

梨園雖小道，願規律森嚴，不得或紊。凡伶人之犯重大過失者，則有說公話之舉焉。說公話者，集打鼓老各管事於一室，各抒所見，以評判其是非。而打鼓老實為主席。苟打鼓老曰：斯人當責則責之，當罰則罰之，發誓一定，羣莫敢違。倘罪而至於責打，則行罰之責。由燒大鍋飯之飯司務任之。今海上各劇場，已將大鍋飯之飯折為發給飯錢矣。是飯司務一職，已消滅於無形。故說公話之舉，實等於告朔之餼羊。惟值營業式微之時，園主欲乞後台幫忙者，仍有公話之說也。

朱雙雲曰：人非食不生，是全班之生命實繫于此飯司務

之手。以行刑而責諸飯司務，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至以打鼓老而任判決之職，則以伶人之在台上，胥以打鼓老而定其趨向。鼓欲其行則行之，欲止則止之。欲歌歌之，欲舞舞之。是打鼓老者，實握舞台上無上威權者也。以握無上威權之鼓工，發一言而定是非，則人曷敢不服。定此律者，實具苦心。綜觀梨園規例，類皆綱舉目張，有條不紊。是知草創之初，必有知謀之士，為之運籌畫策。否則必無如是之周秘。惜乎其人之不傳也。

(63) 白虎口

鼓工所坐之位曰青龍口（一作九龍口）知者衆矣。獨此白虎口者，不見於諸家記載。蓋知者鮮也。所謂白虎口者，係後台衣箱間兩箱連綴之處。凡伶人之在後台休息之者，例不坐在兩箱之間。以甘衝撞白虎口也。衝撞白虎口主多口舌。故後台忌之。曠甚。苟有犯

者衆必斥之。或謂提線戲。實爲今日戲劇之所濫觴。提線戲最忌兩線交錯。蓋兩線一交。提線者便無所施其技。今之忌坐白虎口者。意蓋在是。言者且舉裏外場之走法。必作「形者」亦提線戲之遺規。而尊木嬰爲大師兄。更足徵今之戲劇。實發源於提線戲也。其言之信否。雖無可證。然亦言之成理。要非鸚鵡學舌者。

(64) 戲規

梨園後台。既有插屏一事。上書當日戲目。屏爲紅木所製。中嵌象牙十二條。戲目即書于牙面。是曰戲規。所以昭示伶人。按規扮戲也。專稽在昔。無所謂戲單。每日戲目書於牙笏之上。今之戲規。蓋由牙笏變化而來者。

(65) 班規

聞諸人言。戲班規例。綱舉目張。有條不紊。願班規

共有幾條。條文規定如何。則遍詢伶工。都莫能舉其全文。人所共知者。僅「坐班邀班」「吃裏扒外」「臨場推諉」「見死不救」而已。或曰。班規實等於青門之十大幫規。然吾未之信也。

又吾聞諸夏君月恆言。班規實爲十條。惜已健忘。僅能憶及其七。(一)坐班邀班。(二)臨場推諉。(三)錯報家門。(四)吃酒行兇。(五)夜不歸宿。(六)見班辭班。(七)當場鬧機。七者之中。除錯報家門之外。都能望文生義。可不資述。錯報家門者。係伶人在劇中誤報姓名。例如。飾者爲劉璋。而誤報之曰劉備。飾者爲趙雲。而誤報之曰馬岱。其在曠昔。謂爲違犯班規。例得貶歇。顧今則此例已廢。往往屢有所犯。而無經之以法者。

(66) 大師兄

(67) 堂會

凡有堂會。戲價悉歸園主。惟由園主發給後台車資計。每人四角六角不等。大率以路之遠近爲斷。公費所得。園主亦沾餘潤。至後台亦視堂會爲利藪。以有公費。單費。加官點戲。各項之可獲也。加官之費。例歸衣箱。搨面。檢場。管事。紅人。及跳加官者所得。單費即由得費者個人獨得。結戲則歸演者。陪演者及管場分得。至公

班所得。則區之如下例。此中人名之曰「分小份」。班主得十份。祖師得一份。(註一)箱主得一份。箱頭得一份。派戲得一份。戲包得一份。(註二)管事管場坐鐘經理每人各得一份。門帘包共得兩份。賬房及派戲(註三)各得一份。伶人則無大小。又皆各得一份。堂會主人。除應付戲價外。尙須担負折吃。加官公費。花粉包。(註四)八仙或送子等費。是一台之戲。所費亦不在少數。

(註一)祖師係指翼宿星君武昌兵馬大元帥之像位而言。所獲小份。由看香堂者置備香燭。日常供奉。
(註二)戲包猶堂會之經理。對於堂會上無論大小事務。概由戲包負責。戲包之在前。滯。頗不易爲。官中堂會時。輒受責。時刻偶有參差。戲碼偶有失錯。主堂會者。輒召戲包而呵之責之。

(註三) 派戲都屬伶人而籍發戲單。則由伶人口述別有一人筆錄。此筆錄之人即名派筆。

(註四) 化妝之顏料花粉。劇語蓋頭箱。花粉包者。猶言花粉費也。

(68) 管事

管事分文武兩行。各三三人不等。凡有告假誤場等事。輒由管事補闕。而「說插子」尤爲武行管事之專責。管事有管事錢。月六元五元不等。飲錢則支雙份。所入雖不甚厚。顧此中人頗樂爲之。以其較有名譽也。

(69) 派戲須知

派戲不能派反。知者衆矣。所謂反者。即於一夜之間。偷演兩齣三齣戲。不能前後倒置。例如大軸演三顧茅廬。則中軸及開鑼。不得復演天水關戰北原諸戲。必

須順其事之先後。又一台戲中。不能不見一齣。例如大軸爲四郎探母。壓軸爲蝴蝶廟。中軸爲打鼓罵曹。再前爲女起解。鐵公雞黃金台諸劇。則開鑼必須派風雲會摘纓會。雁門關。一類之戲。不得復派瀾龍封官。長亭會。除三害一類之戲。俾免終場不見一齣。而犯寒暄之大忌。顧自本戲盛行以來。此例亦稍稍廢矣。

(70) 龍套

龍套一名手下。又曰文堂。在昔。非專職。由老且實衣小生刀馬且兼充之。梨園中。其間。既無多人。自無專職。遇有龍套登場。則由戲中無事者充任。所以龍套之在昔。日。非若今之僅須略知「站門」一字。一挖門。諸法。便爲盡龍套之能事。必須能唱排子。凡劇中之「起兵前往」等等之排子。俱須由龍套開唱。但今則祇聞哨吹。不聞有人唱矣。故龍

套非伶人扮演不克。(註)此說蓋蓋聞諸夏君月潤。顧證以今猶存在之青衣扮小王。老旦扮太監之制。足徵其說之非虛也。

(註)龍套不得入伶界聯合會。故不能認之為伶人。蓋今之龍套都為副業。往往有朝為負販。夕跑龍套者。

(71) 定調門

唱戲有規定之調門。不得以己意而高矮。如規定為正宮調。凡開鑼至壓軸無論何人。不唱則已。唱則非唱正宮調不可。今則此例已廢。或高或矮。悉隨己意。甚有對唱之戲。亦各定各調者。

(72) 破台

一班之成也。每於開幕之前夕。既有破台之舉。破台有大小之殊。大者吾未之見。且聞上海除王英有外。無能為此。今請言其小者。

台上列案凡三。列椅凡五。案奉老郎之偶像一。並設神位二。一曰「翼宿星君之位」。一曰「武昌兵馬大元帥之位」。位之前遍列犧牲酒醴。椅上列活鷄五。椅前遍樹旌旗。並佐以刀杵之屬。刀杵之上。綴以五色紙條。鷄傍各置利刃。時至午夜。台上金鼓齊鳴。武行五人由上場門突出。齊至案前一跪。起即各將利刃。斬落鷄頭。以鷄頭置瓦罐中。檢場者急以紅綠布各一。覆於罐上。而授諸後台。經理受而置諸神案之下。此中人名曰捧元寶。武行又各將鷄血。遍灑台隅。以除時不祥。一時金鼓之聲。爆竹之聲。雜然並作。震耳欲聾。身女加官。相繼登場。踉蹌之狀。一如恆例。惟由下場門出。上場門入。斯為異耳。加官既畢。具有一老生一小生。登場。先唱崑曲一闕。繼而念白一段。聲音甚微。模稜難辨。惟聞小生。名曰蘇琴。所謂六國封相者是也。每

至年終休業。輒演大國封相一劇。蓋相籍同音。所以示封籍也。今於始業之時而演封籍之劇。不知其義之所在。封相既竟。羣伶迺齊向神前禮拜。破台儀式。如是而已。

梨園頗重迷信。每視新鷄之遲速。而卜營業之盛衰。凡刃下而鷄頭便落者。其業必感。刀數下而始落鷄頭者。其業必敗。甚有謂落頭必須在「四記頭」中。否則不利。甚矣其迷信也。（四記頭爲鑼鼓名稱之一）

(73) 請駕

越日將夕。羣伶齊集。時又鼓樂大作。各向神前行禮。畢。由及管事將神像神位。一一安諸後台神龕之下。於是而請駕畢矣。請駕既畢。迺始開台。

(74) 租師爺

老郎 梨園奉老郎爲租師。凡至後台者。輒見有

白面皇冠之偶像一。及翼宿星君之神位一。相傳爲唐明皇。或曰黃帝。伶倫作樂。奉者實爲伶倫。謂爲老郎者。係伶倫二字之傳音。更有謂該項有子曰老郎。居羅山。聲如洪鐘。梨園之祀老郎。實以此。然詢諸梨園行。都指爲唐三郎。以三郎嘗有梨園之興。搗鼓之雅。報功崇德。宜其俎豆千秋。願食百世。然愚以爲梨園不奉租師。則已。苟奉租師。當奉優孟。三郎之與梨園也。實以供箇人娛樂。非提倡戲劇。其梨園子弟也。亦僅以奴隸臣僕視之。未嘗以其能諷刺朝政。移易風俗。而儆諸士夫之列。是唐三郎者。實侮辱伶界之罪人。庸能尊之爲租師哉。世有明達當聽吾言。

武昌 梨園之奉老郎。尙有說之可據。至武行之奉武。兵馬大元帥。更不知是何取謬。愚嘗遍詢行中。輒都。曰。莫對。嘗聞諸輩。係。曰。在昔本無武戲。有工

技擊之某。嘗率其徒。薄遊燕京。露技於某戲園。生涯感
 一時。梨園中人。以其能為時好也。則競習其技。雜諸戲
 中。今日之有武戲。實即濫觴於此。而此善技擊之某。亦
 困之而桃李三千矣。後某流落江湖。死于河南省之文
 昌宮。門人聞之。爭來棺殮。並以其師昌明武術。私謚之
 曰武昌。設位於文昌帝君之穆。俾與文昌並垂不朽。時
 有輕薄文人。以習武者類皆擁悍叫囂。形同化外。寧能
 比肩梓潼。送增二才於武昌二字之傍。以示其鄙薄之
 意。梨園不察。遂以訛傳。故昔日後台竟有善為獅獨兵
 馬大元帥者。今則已知其誤。都善為武昌矣。

(75) 開台

場上先奏「將軍令」。繼奏「急急鋒」。五靈官
 即在此「急急鋒」聲中登場。手執金鞭。大跳特跳。並
 於鞭上懸爆竹。一掛遍向台之前後。載放載跳。被除不

祥。繼而飾童子者二人。手執箕帚。登場作掃除狀。此中
 人名之曰「掃台」。掃台既畢。飾財神者。手持紙糊之
 金銀元寶各一。登場舞蹈。後台經理則立於下場門口。
 而以兩手執衣之兩襟。伺財神下場。則取其元寶。藏諸
 襟內。急入後台。置諸大衣箱中。此中人名之曰「接元
 寶」。財神既下。適上加官。加官下場。乃按原定戲碼。依
 次開演。(將軍令急急鋒皆鑼鼓之名稱。)

(76) 出牙笏

開台之典禮既竟。後台乃出牙笏。上書「通知堂
 中文武諸位先生。須知某某為管事。某某為武行管事。
 一置諸賬桌之上。梨園極重是牙笏。凡有通告全體之
 事。輕書諸牙笏之上。排戲也。發包銀也。誤場也。說公話
 也。委任也。悉以牙笏為準。牙笏一出。事成鐵案。不容或
 更。嘗聞人言。在昔後台。組織簡陋。既無紙張之備。更無

筆墨之具。苟有遺告。裝束之事。則取勾臉之筆。書於牙笏之上。積習相沿。遂至今日。而猶存牙笏之制。

(77) 陪

梨園積習。新來演員之第一天登台。須由後台管事於戲前至其寓所。陪之入後台。管事倘不之陪。則其人必不上館。即新到之戲園。凡演壓軸大戲之伶人。亦須由管事陪之入後台也。

(87) 坐鐘

後台職員。除經理管事武行頭外。更有所謂「坐鐘」者。坐鐘須於未開戲前。兀坐後台。直至戲畢。方得散值。凡演劇之時刻。場子之起訖。皆歸其支配。實握戲劇在開演時之全權。故後台頗重視「坐鐘」。

(79) 彩錢

後台有所謂彩錢者。凡扮演齣類鬼魅。死人。機關

開之替身。被檢驗之屍首。以及開台之財神。藝官。午節之斬五毒。例須給以彩錢。今則變本加厲。甚有本戲中之大操。而亦須彩錢者。彩錢初無定例。以營業之盛衰為標準。而最普通者。則為每人每次。小洋兩角耳。

(80) 金榜

梨園以金榜為收場。故吾嘗以金榜作終篇。金榜俗名老旦做親。舊劇每至劇終。輒有二人身穿紅衣。向台下一揖。蓋所以謝觀衆也。自舞台興。而此例廢。日後海上伶人。或將不知金榜之為何事。而上海觀衆。亦將不知老旦做親之名之實。此亦菊部之滄桑。因記之於篇末。

跋語

吾之所關於鞠部者。已盡於此矣。雖寥寥數十頁。或由經驗而來。或為親目所睹。或為箇中人所口述。敢自矢無一語之虛造。無一言之剿

雙。吾不敢自附於文巧。藉誇文以爲活。故不求文字之多。博爾筆之厚。僅以所知所聞。不假飾。率意書之。世有讀此書而疵吾述之不當者乎。則非吾之知己。蓋吾固自詡以少許勝人多許者也。且吾二十年來從事戲劇。落拓江湖。屏棄筆墨久矣。欲求哀然成帙。實力所未逮。不過一時興到隨筆之作耳。若必欲一觀吾之巨著。則吾正從事於升年湖海記之著述。請觀其後也可。吾以一書生。與隨從所謂鄉先生游者有年。沉溺花叢者有年。流浪江湖者有年。角逐情場者有年。籌筆傭書者有年。從事戲劇者有年。足跡及中國之半。交友三千之多。歷盡此道艱險。備嘗人情冷暖。今以志在懺悔。發願集綜吾所經。一一實錄。名曰升年湖海記。日課二千字。期六閱月。倘得有成。當禍梨棗。凡百知吾。請讀此書。半生蘊積。或盡於斯。

田·吉· 錄 紛 續 外 海

世界最大的寒暑表

世界最大的寒暑表。在美國之大西洋城 (Atlantic City) 其高達五十英尺。它的結構。宛如表示升降機升降的電示表。每降溫度在樣一度。它旁邊即有電光顯出。在兩二里路之外。便可看見。

女子在文藝上的成績

自西歷紀元二百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中。西洋女子以美術著名的。總共計三十八人。音樂著名的。一個也沒有。美國蔡誇氏。因此斷定女子的天性。并不近於文藝。而攻破習俗女子和文學最接近的舊說。

那世界以外的世界是一個美麗能誘惑的世界。但是同時也是神祕得可怕的。

不 可 思 議

俄國名作家亞佛古氏著
瘦·購·譯

世間的人少有能看到那可怕的神祕之幕以外的。那些看得到的。他們的心

中就冷森森地常懷着恐

怖以終其生。而他們頭上多

了許多斑白的頭髮。

我生平只有三次的遭

遇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只消

一說起來。我的背脊上就會

起了一陣寒顫。

第一回的事發生了已

經好久。還在我少年的時代。

我正在一片沒有人迹的田野中走着。忽有一個老婆子走將上來。很着意似的瞧着我的臉。說道。

不 可 思 議

「先生快要遠行了。」

「你怎麼知道的。」我很詫異的喊起來。

「老呂白加甚麼都知道。」那極迫守老婆子像有先見的說。我很驚異於伊的先見之明。就納了些銀子在伊的手中。尹便愕然不見了。

三年過去了。我漸漸地忘了那天的散步。忘了那極迫守老婆子和伊的一番話。驀然間在這年秋季。我接到了一個電報。要我立時往N地去。我的伯伯正住在那裏。

我深深地懷着鬼胎前去。在火車站上遇見了我的伯母。得了一個惡耗。我的伯伯已在昨夜去世了。

「今天是那一天。」我問。

「十號。」

「奇了。」我想。「自我遇見那極迫守老婆子後到如今恰恰是三年又十天……伊怎麼會知道我

的伯伯的死兆。又怎麼知道我的伯母會拍電喚我前去呢。

我的驚異更增加起來。因為我的伯母說起伯伯死時的情形。據說十分鐘前還是好好的。平白地他老人家却就死了。

這一件奇怪的事。使我深信在這兩點之間。那極迫守人的先見與我伯伯的死。有一種神祕的連鎖。委實不是人類的了解力所能打破的。

第二件事發生得還不久。便是現在我的腦中轉到了這一念。即使我先前是不信神鬼的。這件事也得使我改變過來了。

這日子也分明和甚麼神祕沒有關係的。並不是那種陰暗而可怖的秋夜。却是一個陽光明媚之天。我買了幾件東西。僱了一個車夫。一個年青而沒有鬚子的人（我記得很清楚的。）我們的車子趕到了好幾

處地方。我兀自沉沉深思着。便完全忘了這車夫和他們的形容。

末一個地方我是上銀行去。急急地辦好了我的事情。我走到街上跳入車中。吩咐那車夫載我家去。

他鞭動他的馬匹。當他重復跳上車廂時（我永

永忘不了這一剎那。）他轉過頭來。

「上那裏去。」他問着。回過來瞧我。我吶喊了一聲。很吃驚的將雙手掩住了我的臉。那眼瞪瞪地瞧着我的一張臉却已老了。兩個面頰上。生着長長的鬚子。并且已滿面皺紋了。我此刻還很清楚地記得從前僱定那車夫。以至於他對我的這可怖地一剎那。前後不滿二小時。一張年青而沒有鬚子的臉上。怎麼現出很大的鬚鬚和很密的皺紋來呢。在這時期間發生了甚麼事情。難道好多年的時光會在我們的頭上不知不覺地過去。而使這漢子蒼地現出老態來麼。也許那

魔鬼的本身坐在車廂上。而那車夫的臉不過是他心氣和平時的一個假面具麼。

最奇怪的事情。那老車夫已不再記得我初僱他的那條街。我并且也覺得奇怪。我付了他講定的兩幅盧布。他兀自鞠躬舉手不住的行禮。

誰知我的車夫。也像上一回的事情。同是神祕莫測……可能解答出來麼。惟有上天知道。

第三件事我以為是最可怕的了。

一天我的女下人對我說。每逢新月上時。總有一個白衣人現在頂樓中。使得人人見了吃驚。

「胡說。」我微笑着說。「爲甚麼只在新月上時出現呢。它倘要出現。便隨時都可出現的。」

但那女下人堅持伊所說的話。「對的。」我說。「我們得證明這回事。今夜沒有新月。我且留心地瞧着他的鬼有沒有出現。」

這夜我懷着一顆沉定的心。一些不注意於那女下人的話。而伊仍對我說。既沒有新月。也就沒有鬼的。我自管上頂樓去。

第二天清早。幾乎立脚不住。我的臉上滿現着恐怖之色。從頂樓上爬下來了。我只索喃喃地說道。「那女下人是對的……既沒有新月。那鬼當真也不出現。這很明白。很明白。一有了新月。它也真的出現了。」

這一件不可解的事情發生了已經很久……事後我決意立刻離開這可怖的屋子。但是到了現在。我一想起了那頂樓中的一夜。我的頭髮就豎了起來。竭力的要驅除這一夜的回憶。可是終於使我深信別一世界中有神祕的鬼物的存在了……

作者原名 Arkadyi Averchenko 俄羅斯現代短篇小說名家。此篇譯自英文。英文 "The Beyond" 見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號之英國金書雜誌 The Golden Book Magazine

號七〇二〇九話電 記鼎 口弄湯盆路京南

邵萬生號

品果北南 耳銀燕參

參燕銀耳

吉林人參 花旗洋參 中華野參
 京莊尾參 西洋米參 野山別直
 各種參條 各色參類 川莊銀耳
 暹羅官燕 龍牙白燕 高莊毛燕
 各種燕片 關東鹿茸 蛟趾玉桂
 野山於朮 淨絲燕囊

秘製參貝陳皮
 秘製人參再造丸

南北果品

四川竹蓀 西口蕨蕨 原莊冬菇
 蘭花廣菇 關東榆玉 提莊香菌
 虎爪尖筍 玉蘭筍片 川莊木耳
 清水仙米 興化桂圓 糯米荔枝
 生曬圓肉 關山洋桃 南糖艾實
 常山白蓮 提選湘蓮 金華南棗
 博平魁薑 天津紅棗 琥珀蜜棗
 浙湖荷衣 肥嫩挺尖 北平彩蛋
 叭噠杏仁 龍口粉乾 河南金菜
 雲南頭菜 玉堂冬菜 嫩椿牙朵
 甯波紫菜 浙紹乾菜 陝西髮菜
 淨白洋菜 四川榨菜 老山貢攪
 瓜子花生 白蓮藕粉

四時糟醉

糟醉鮮魚 糟醉青魚 蝦子魚
 蝦子鱈魚 蝦子醬油 蝦瓜吐味
 醉蟹醉甜 臘鴨魚鱖 鴨腎香腸
 蟹糊蝦漿 各種乳腐 軟壳糟蛋
 各種醬菜 陳海蜆頭 汎蝦子
 鮮露 鮮味臘螺漿

頂上火腿

雪紡蔞腿 雲南宣腿 竹葉燻腿
 家鄉南肉 金華南腿 衛生蔞腿

華洋海味

北洋蟹膠 吉林土蠟 關東鹿筋
 呂宋黃尾 西頂沙翅 六港大旗
 頂荷包翅 西大沙尾 金絲對翅
 關東旗參 大烏開參 明玉秀參
 石浦魚唇 玉吉魚皮 各種魚肚
 國產十貝 中西淡菜 閩廣鮑魚
 甯波紫菜 各色蝦尾 金山明鮑
 甯波蝦麵 福建明骨 大蟹裙邊
 甯波海鹽

應時茶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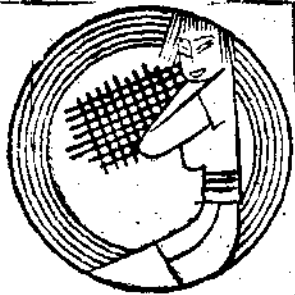
玲瓏盆景 精美禮券 喜慶果包
 油包金糰 糕桃席麵 人物花片
 和合喜糕 百子蜜糕 蘇餅桔餅
 荳蔻酥糖 椒鹽桃片 狀元香糕
 棗子軟糕 合錦月餅 蛋糕蛋捲
 太史桃酥

經售

國產廠糖 各廠味精 牛莊高粱
 葡萄美酒 罐頭食物 蜜餞糖果
 肥孩奶粉 花色餅乾

▲花色繁多
 ▲不及細載

各貨一律
 薄利競售
 承蒙光顧
 無任歡迎
 外埠函購
 寄理妥速



夢 讞 記

張 秋 蟲

至人無夢。有之則必夜有所思。左氏言夢。達者或嗤焉。白行簡三夢記。疑亦小說家言。以傳會爲工。未足據爲信史。若余年來三夢。則雖不欲自信。不可得已。前歲春夏之交。仲謀將軍負嵎江北。踰四十日。羣情洶懼。如處鐵甕中。夾江炮聲。若新蕪之爆竹。余夜夢挑水者。譁言黨軍入城。醒而詫笑。未飯。外間卽盛傳北軍引退。青天白日之旗。滿佈綠楊城郭矣。

已又夢墮齒三。前人謂夢中折齒者。主骨肉分離。殆不祥也。已而余姓婦。已而余次嫂。已而先大人。又見背。適符所折齒數。爲時未踰兩月也。

右兩夢皆驗矣。宵來所夢。則愉快杳冥。類傳奇之搬演。神女高唐。豈宋玉之賦。固與會真之記異曲而同工耶。於時彷彿海上方開一園遊會。厥地位半沁園。又絕肖願家宅花園。而荷幽過之。余與太常及旁一人偕。此人亦舊相體。醒忽忘其誰。何姑妄目爲小友。於水邊籬落間。遙見前行一明豔少女。年可十六七許。玲瓏婉變。喜歎眼明。太常笑顧小友曰。騙之。此非某耶。余視其人。果某某也。

惟覺生平未遘此夢。夢中乃呼其名至熟。驚喜趨前。絮絮詢所自來。女俯首作嬌笑。便挾與同行。語蟬嫣無已時。顧多不可記。太常屬言曰。尊現寓何所。女曰。南京。太

常曰。那一南京。余笑曰。天下有幾南京。女笑。乘亦笑。出園。循一坂行。女以體暈。就余懷。余竭力抱持之。坂下石墀。如天安門內。一包車迎面來。車上一女。素面如霜雪。不施脂粉。若捧心而蹙。御旗袍。色亦素潔。來漸近。平視之。瑣也。余遽凄戚。至失聲而呻。曰。唉。瑣。願見余。亦瞳也。眼前忽失其車。癡立坂上。以手捧面。淚隕如綆。厥聲甚哀。曰。薄情人。那復相見。尙咲耶。旋宛轉而踣。余爲少女所持。皇皇然行中。懷惘惶。若重有疚者。頻頻顧瑣。慘厲至喪失魂魄。而此身已在上海式之里。閉內分弄三四。皆闌以木柵。似車站之驗票處。支吾不得。卽入。出巷。四面皆長廊。廊外以鋼絲爲濼。舉翮四隅。久乃得出。視足下。又依稀金紫玉瑣間也。

茲夢奇幻。匪夷所思。余雖識瑣。究亦無若何之關係。今瑣若在。薄情者未必卽我。思之可一笑也。夢中悲憤。不能自己。疑真負瑣矣。醒乃幸其爲夢也。抑前事獨皆非夢耶。淚痕冰人。夢中之身。終竟苦於醒時。中夜不寐。於枕上得浣溪紗二闕。支離乖謬。不可以格律繩之。疑亦夢中作耳。姑錄存之。

十里荷花九里松。一船明月半船風。湖山何處夢魂中。

洗淨燕支。還對鏡。數清脚印。乍聞鐘。人前欲語。又惺忪。

抵死今宵入夢來。溫柔一晌便成灰。隨風飛去又飛回。

未必肝腸因酒熱。居然懷抱爲卿開。明朝哭上西台。

久不執筆爲小說家言。纔寫數行。便覺垂楊左肘。僵強不復。聽吾揮酒。而頭腦尤浴浴然作奇楚。豈脆弱之

心弦。不堪任情感之蹂躪耶。並驅車中園。擬觀真茹之球戰。冷風侵面。冷冷然意少清醒。偶經愛儂園。前行一車。所可觀者。第如雲之髮。蟠曲儼然夷婦。白狐之領。飄飄然御風而行。微呈嬌嬈之態。意其人必麗姝。詔車夫趨驅而前。兩肩相掠。胭脂頰面。花氣襲人。遊絲斜引。一望成癡。余屢回首狼顧。

女似竊哂。個兒郎目灼灼如賊。徐褻麕皮小手套。反覆拈弄。絳厥雙頰。俯首殆不敢仰。然亦忍俊不禁。幾欲失聲而笑。余默念娟娟者。迺絕相稔。類時從何處共遊宴者。顧倉卒間不能舉其姓名。久乃憶是宵來夢中所覩少女。莞爾私笑。吾夢見彼。彼寧夢中見我。宜且笑急色兒。唐突乃爾。弗克稍自斂抑狂躁之態。而孰知有人顛倒衣裳於幻譎之夢寐中也。所思既遠。回首已失驚鴻之影。悵惘久之。既至申園。觀中西健兒角逐之狀。綺念胥忘。惟坐視碧眼兒之譁笑。相與發爲大噱而已。真茹已負三球。華人焦灼。殆不可耐。旋竟盡復所失。於是譁噪震撼天地。前座一傑者。高擎珍珍之手。曼聲而呼。尤爲大衆所矚目。偶回其首。余輒大叫而起。然卒暮然就坐。觀厥狀。良復瑣也。特於事理不相近。又其旁坐一龐然大腹之賈。鉅斂豈復在人間乎。廢然歸寓。於郵筒得一粉紅之縑手帕。乃不敢遽拆。嗟乎。莊夢果真何日醒耶。

環球印染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環球全行環

標商册註

▼花色繁多

▼不及細載

▼偷蒙賜顧

▼竭誠歡迎

花嗶嘰 色光斜 士林布

色丁 月華絨 素直貢

素嗶嘰 色斜文 花直貢

花標 黑花絨 海昌藍

本公司 英租界甯波路
 事務所 顧家弄十五號
 電話 九五五九五

協豐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廣告

專紡各種紗線
 飛完商全標國貨

比者國人鑒於利權之外溢實為外侮媒介故衣服原料多主用布但物質文明日甚一日在昔布之原料用紗今則布之原料用線國內布廠以資金關係多未自行紡織而其所用原料大都購辦外貨既遠提倡國貨之本旨且因價格昂貴則成本亦不免提高本廠有鑒於此為特購置新式紡織機器代客撚伊黑白雙股三股各種股線工精價廉交貨迅速如蒙委託無不竭誠辦理倘向本廠惠購各項股線無論定製或現貨尤所歡迎

廠址 上海橫濱路勞動生路
 電話 二〇三三五
 公司 上海博物院路一七號
 電話 一九二八三



在嚴寒的天氣裏一切。都是冰冷的。甚至於向來以熱鬧繁華著名的花街柳巷中。也被這冰冷的空氣所襲擊。頓呈現出一種冰冷冷靜的景象。車馬絕跡。行人也非常稀少。道路上暴露出整個的灰白色雪泥。錯雜不規則的畫圖。那樣兒。尤其是來得悽慘。巖然兩旁邊的相家曲院。依舊高懸着金碧輝煌的電炬花招。但沒有人兒來擁擠着徘徊玩賞。也會變成死灰般蒼涼黯淡的意味。

——這其間。花家小莊中。院落裏。滿映着一道道的燈光。和一層層的積雪。交射着。鋪成一片片慘白的景色。更顯出這院落人家是太空虛而又太寂寞了。一家子。不論是花枝招展的人。

兒。抑是穿堂跑廳。打雜供使的零碎。一個個都埋頭縮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房間裏面。只留下自己陪伴自己。深深浸浸在這冰冷的空氣當中。從時間的消失上。逐漸增加了冷卻的度數。麻木了各個人的情緒。僵硬了各個人的肢體。以至於快要凝結成冰凍的固體。就如踏進了死滅的國度裏一般。縱有萬種悲哀。千般愁慘。却絲毫聽不見一些些掙扎和呻吟的聲響。

但也有個例外。在東廂一間精美的小室內。籠罩着一層清霜似的燈光底下。不溫暖的爐火邊。正坐着一個龍鍾。個個滿臉鵝紋的老婦。斜對着旁邊楊妃榻上一個低首沉思。花容失色的幼女。在那裏絮絮話話。送連不住地囁叨着。

「我老太婆幾十年來經的事也太多了。從來沒見過這樣蕭條的市面。家家莊子裏冷靜得鬼也沒有上門。可憐我們幹這種低三下四的營業。也無非將本取利。替大伙兒謀衣食。目下開班子鋪排起來。那一項不要多花錢。一切開消。那一樣不昂貴。尤其是這房子的租價高得駭人。辛辛苦苦賺下來一點錢。差不多要分出一半來報効那坐享其成的房主。若是生意好。賺得出來。也還罷了。到了賺不着。付不出。頭一份就要受

這房主的逼迫呢……」

「談起我們在家小班。局面并不小。開消也就不輕。班裏的姑娘。連外來搭班的。並算上。共有十來個人。只可惜沒有什麼好角色。生意總是清得很。內中所靠。做台柱子的。祇是你花玉香。一塊金字招牌。差不多。近年來。只仗你一個人賺錢。每逢開市。宜卷。也只有你。多有幾個花頭。替班子。撐撐場面。若是沒有你。我們班子。早開不起了。你又是我的。小掌班。能替我出這樣一把大力。我也真覺得。有面子。我有了你。比親生兒女還強得多呢……」

「可是。個起運來。任什麼也挽回不了。萬不料。你這樣的紅姑娘。這一節。也會碰着。壞運氣。吃倒賬。就賬簿上。查點查點。你這一節。花頭。也不算少。他們那些人也。還是比你不上。只是眼睛看錯了人。不該相信。那年。會漂亮的楊大少。到今天。會吃他的大虧。說起來。真急得人。作這一節的花頭。大一半。是他做的。竟沒收着。他多少現錢。當初。看他。場面不錯。又是本地。頂有名的。富家公子。任憑他。將花頭。賒欠着。如今。算起來。已够千把千的數目。這筆錢。他若能。爽快。地。拿出來。本還可。應付

幾筆開消。不致。賠。本。怎奈。這些日子。剛。要。想到。向他。開口。討錢了。他。竟。躲。得。無。蹤。無。影。的。多少。天。不到。我們。這裏。來。旁。的。地方。也是。找他。不着。另。派人。到。他家。裏。去。問。也。被他。家。底下。人。惡。狠。地。趕。了。出來。不肯。承認。他家。少。爺。有。這。筆。賬。人。面。都。見。不着。一切。自。無。對。證。眼。看。這。筆。賬。是。要。湮。了。呢……」

「人欠的沒法子討。欠人家的。却。被人。逼。得。要。命。非。還。不。可。本來。就。很。難。應。付。偏偏。這。兩。天。事情。越。來。越。糟。房租。竟。不。知。不。覺。欠。了。三。個。月。沒。付。別。的。還。好。打。發。這。房。租。却。半。點。不。講。情。面。滿。了。三。個。月。付。不。出。照。他。們。的。章程。就。要。叫。巡。捕。來。釘。大。門。你想。大。門。一。釘。上。把。屋。子。裏。面。的。人。全。關。走。所有。的。箱。櫥。家。具。全。不。准。拿。他。們。好。拍。賣。了。來。抵。租。錢。我們。不。是。連。根。都。被。他。們。掘。乾。淨。了。嗎……」

「衙堂口的。經。租。處。爲。了。這。事。已。派。人。來。恐。嚇。過。多少。次。昨天。三。個。月。期。限。一。滿。賬。房。先生。向。他。們。說。了。許。多。哀。憐。話。毫。不。中。用。結果。是。只。肯。寬。限。三。天。到。後。天。若。再。付。不。出。只有。實行。釘。門。一。法。決。不。含糊。這。兩。天。雖。沒。到。期。却。已。派。了。些。人。在。大。門。口。看。守。着。不。許。我們。偷。運。東西。出。去。如今。眨。眼。就。要。三。天。期

滿。楊大少是找不着錢。是沒法子。饒看將來這大門是非釘不可的了。可憐我把這班子撐到如今。辛辛苦苦。真是不見。一旦將門釘閉。把我們老老小小。光着身子。闖出來。到那裏去安身。還豈不要急死人麼。但我們今天遭這逼迫。一半兒固因是大家運氣不好。一半兒却也得怪你不該亂做着那樣一份漂張的客人……」

這老楊怨天恨地的那樣。嘔了許多時候。那個幼女名叫花玉香的。也是自怨自艾。苦于無從答辯。只好伏在那楊妃榻上。一抽一咽的哭將起來。哭得十分悽慘。

正哭着。房門忽然呀的一聲。有一個人推開了走進來。頭項縮成一團。腰身也彎彎的。伸不直。還把兩隻手掌心來回搓擦着。送到耳邊去取暖。接着又沁過一把鼻涕。從傷着風的鼻孔內。裏弄裏弄的呼出一聲來道：「好冷。」那老楊抬頭一看。認得出是賬房先生。便問了一句道：「阿王。你幹什麼來。」老王走到火爐邊。徐徐答道：「出去想法子。法子沒有。可打聽出一件事。你們可知道漲賬的楊大少是誰家的子孫。」

那老楊搖搖頭恨恨地答道：「管他是誰家的。反正不是

好子孫。」老王微笑道：「這裏面到有些關係呢。我剛才打聽明白了。楊大少就是我們房東地皮大王楊老慈的大兒子。」那老楊驚呼道：「是的嗎。他兒子欠了我們的賬。可以躲起來不還。我們欠他三個月房租。就該叫巡捕來釘大門。這道理講得通嗎。」

老王拍手道：「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的心此刻已落定了。他指着房子出租收租錢。我們出錢租房子做生意。一樣是生意經。我們欠房租。固然不對。他兒子欠我們的賬。也是不應該。若他的兒子不欠我們這筆錢。馬上還給我們。我們劃出一些來付清他老子的房租。還有富裕呢。」那老楊聽到這不由的也很興奮的說道：「這到不錯。後天他們若再來收房租。我們就向他討還他兒子所欠的賬。這扇大門他總釘不下了。」

老王想了想道：「這件事還得另想個對付的方法。因為不是好事體。兒子偷偷換換幹的事。老頭兒未必知道。若是老頭子肯允許。他兒子在外邊。充分供給賬費。又不至于欠我們這許多錢了。久聞他老頭子著名吝嗇。也許會板面孔不

承認他兒子這筆賬。我們得預防這一着。使他賴不掉才好。依我想。我們向他提這筆賬。他瞧不起我們。一定會不答應。或者還會氣沖沖地加緊要釘我們的門。不如我們請個律師向他出面。說得不妥。就與他打錢財官司。他才有些怕懼。好在目下社會上最時興的是請律師做法律顧問。專門等着打官司。或在報紙上登警告。我們開班子的爲着對付這賬的客人起見。到也用得着這一手呢。」

二

隔了一天。在另一處高樓大廈的巨室裏。一間滿堆着賬簿。并找不出一本書籍來。而偏偏要叫做書房的小屋中。大塊兒紅煤燒得通紅而極溫暖的壁爐邊。一個肥碩的老頭兒。寬袍廣袖。坐在一張寫字檯旁。伸出一隻左手。滴滴搭搭在打算盤。另一隻手按着一本很厚的賬冊。目不停視的在那裏細細檢校。大略看到有些不稱心的地方。從兩撇花白鬚鬚的鬚鬚邊。吹出噴噴的怪聲來。

猛的電燈下有個人影兒。一見他發覺得有一個人已經輕移步立到棹邊。不由兩眼向上一翻。更向旁邊移轉處一閃。

便從古銅的眼鏡框外。看出他的經租處賬房先生已經來到。他正爲此事有些發煩。就推開算盤。指著賬簿。向來人大聲喝道。「你看。你辦得好事。我請你幹的什麼。」

「這一點點事都弄不舒齊。我花了一筆大款。蓋了這些房子。又特爲運動專門劃作樂戶區域。取名叫平康里。專租開班子的人家。無非爲的是可多收點租錢。按月可以彙得住拿到手。近來查查賬。竟有一大半欠租不付的。你做經租處賬房。也不認真替我討討。你要曉得。我這是將本取利的買賣。早收到一天。早送到銀行去。便可多得一天利錢。日子延誤多了。就是日後討得來。利息上已是吃了虧。你能賠還我嗎。還有那裏拖得久的。滿了三個月。照章就應該請巡捕釘他的大門。查查他的器具來拍賣作抵。尤其是半點不能放鬆。稍一媽糊。被他們悄悄把東西運走了。我這虧豈不吃得更大。我剛才又查出有一兩家欠租已滿三日期限。你却還不去釘大門。難道你真要存心包庇着外人坑我嗎。」

那賬房先生被主人重重數落了一頓。才期期艾艾的圓答道。「不錯。這裏面是有個花家小班欠租滿三個月了。我正

要請巡捕去封門。不想他們倒先請了個律師寫了封信來。信上寫的。關係還非常重大。明知這東家看了一定會很生氣。但我又不敢不送給東家看。」說着。他用那隻戰戰兢兢的手。果眞掏出一封信來。送到東家的書桌上。

楊老愁將鼻頭上的眼鏡。扶正了一下。骨碌碌把那封信看完。登時滿臉青筋紫漲。暴跳如雷。重重拍了一記桌子叫道。「胡說八道。這是他們誠心訛詐我的。我不信我的兒子會欠下這許多嫖賬。我雖不嫖。也曉得三塊錢好打一夜野雞。欠上千把千。還要嫖多少晚。難道我兒子成年住在她班子裏嗎。憑這一點。我就斷定這事不實在。」

但那賬房仍然解釋着道。「這事關係匪淺。我先不調查確實。也就會冒昧報告來招東家生氣了。東家你不曉得。這他家小班子。不比那種低賤的野雞堂子。不惟三塊錢或三十塊錢住不了夜。而且還無價可說的。嫖起來要吃酒打牌。做種種的花頭。差不多一夜晚就可以花上千把千。大少爺白相了不。少日子。僅僅欠這一點債。還算是省的呢。」

楊老愁萬想不到他的兒子竟是這樣能花錢的大手筆。

心裏一陣刺痛。幾乎不省人事。但還是勉強支持爭論道。「他比我闊。我不配做他的爸爸。他欠的賬。叫他們向他要。我還是收我的房錢。不能夠拿我的來抵他的。」那賬房道。「我也曾想到這。我們不認這筆嫖賬。且先釘了大門再說。但他們已挽出律師來。信上寫明着。若是我們狡賴。他就要向法院提起訴訟。這個大門終是釘不成。況且他還要登報警告。鬧出去。究竟是東家大少爺做的事。於東家的名譽有損。」

這楊老愁聽到律師如此厲害。眼見他兒子這筆嫖賬。是不能不認。雪亮亮千把千大洋錢。要從他腰包裏掏出來。倒好比每一塊洋錢。都和他身上紅血輪白血球一般寶貴。這叫他如何割捨得了。當時氣得發昏。章第十二。送連的在下邊頓脚道。「好呀。這樣浪費我的錢。我還要這兒子何用。不如我一拳先打死了他。」

但是這樣一鬧。被楊夫人聽見了。在楊老愁一聲聲叫兒子來吃拳頭的時候。他夫人不忍使兒子吃苦。早把兒子暗藏起來。不讓楊老愁見得着面。一時。氣憤憤地無處發洩。又跳起來向空中咒咀着道。「這堂子也萬分可惡。我當初造房利給

她們並替她們運動照會。是為的多收房租。讓我賺錢。不是教她們坑我兒子。這我錢財的。如今落得這般結果。我一定要把她們的大門。一家家全釘封起來。」

可憐的楊老愁。此時像一條發瘋的獅子一樣。在屋子裏奔突叫號。一家人都按捺他不住。鬧到半夜三更。一口氣接不上來。摔倒在地板上。得了個腦充血的新樣病症。眼睛猛翻了幾翻。痰沫兒在喉腔中滾了幾滾。就此一命嗚呼。典型空在這。總算他是做贏了。他畢竟不肯親眼見那克家的令子。掏出他那多的血汗。辛苦錢來付標債呢。

又隔了一天。天并且下着大雪。花家小班的鴉婦。又在花玉香屋裏小心討論房租與標債的問題。忽然外間闖進一個人來。頭戴孝帽。身穿白衣。腳登麻鞋。口中只嚷着道：「哈哈。我可又來了。」她們初以為來了個瘋子。及定睛一望。却正是那欠標賬而久未見面的楊大少。老鴉便招呼道：「楊大少。你怎麼這個樣子。你曉得你家裏要釘我們的大門嗎。」楊大少走幾步。玉香身邊含笑。道：「對不起。我雖好久沒來。但欠你那點錢。我是決忘記不了的。無奈老頭子不肯給我錢花。寫待父天年加

倍認利的借款。一時又借不着。真急得我沒法子想。不料運氣一轉。爲了這一點點小事。老頭子竟活得不耐煩。在前晚上氣死了。去我匆匆忙忙把他送入棺材。接收過賬簿錢箱。急忙忙特先來了。却你這一件事。如今你的大門是不成問題了。房租也不必提。我欠的錢。自會開支票還清。但我想與你商量一下。我在家裏陪着棺材。實在是太喪氣。打算搬到你這裏來。與你合夥。從今後房租不必付。一切開消也。算我的。我只要求成天成夜住在你屋子裏。其餘的姑娘。還做她們的生意。賺下錢。算我一股也行。我以房東的資格來與你們這樣的房客合作呢。我很感謝我父親替我留下這一排平康里的房屋。使我有和你們合作的機會。我想。造房子吃瓦片飯。惟有專俸我這樣。全租給開班子的。彼此更進一步來求合作。才算是有意義：……」

玉香聽了這話。心裏一暢。快不由似馴羊一般倒在楊大少的懷中。楊大少得意已極。又滔滔的說道：「我以房東的資格。得和你這樣融洽。真是不易。我每每看到報上。總載着一般房東如何凶狠。倘若他們都有我這樣的房東少爺。想得到做

得到。專拿房子來與媽家公平打夥。我想。天地間房東這個名詞。就不會怎樣被人咒咀了罷。」

「我住在這裏還有種方便。這裏前後都是我的房子。又統統都開的是班子。我沒事可到處訪問一遍。見有合式的人。也就近去捧捧場。橫豎以房租抵票賬。一出一進。非常便當。又兩不吃虧。這也是我做房東的新發明的收租妙法。并且因為這項營業。向來被社會咒咀太甚。我要反其道而行。利用牠來廣結善緣。將咒咀變成歌頌。我還不失為新社會學中的溫情主義者啊。」

對白

甲 上月份的薪水拿到了沒有。
乙 存放在經理那裏了。
甲 爲什麼。
乙 我想和這個月的薪水併起來。
替內子買雙高跟皮鞋呢。

六朝古槐記

六朝古槐記

何應欽

首都妙相庵。清季爲暨南學校。今則改爲軍政部矣。有古槐一株。葱鬱蒼鬱。爲千年前古物也。何應欽軍長。曾爲文以記之。吳宮花草。後庭玉樹。蓋亦不勝感慨系之。茲於友人處。得讀何氏原作。函錄示靈犀（青萍志）。

金陵妙相庵。清季爲暨南學校。中有古槐。相傳爲六朝時物。高不及丈。中空。生氣在皮。皮裂爲二。枝葉紛披。下垂。檣檣如車蓋。蒼翠欲滴。比者軍政部遷居於此。砌磚如欄護之。並刻石紀其事。金陵自六朝遷都。千數百年來。風雨相。兵燹摧。凡吳宮花草。後庭玉樹。與吳陳以俱盡。彼鬱鬱蔥蔥者。殆得天獨厚歟。

國泰商業儲蓄銀行

節高一節可參天

儲蓄金錢不易然

節省虛糜去儲蓄

他年母子累萬千

本行竭誠服務社會是

諸君謀經濟富裕的唯一

！徑捷一

商業部
特種往來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國內匯兌
抵押貼現
代理收款
代理解款

儲蓄部
定期存款
甲種活儲
乙種活儲
特種活儲
零存整付
整存整付
整存零付
存本付息

特點
利率優厚
保障安全
手續簡便

詳章備索

行址 上海 山西 天津 路 路 路 路
電話 九 三 二 三 號



節約研究所

徐樂果

生活程度高了。生計艱難了。民窮財盡了。於是就要提倡節約。東也節約。西也節約。樣樣節約。一時節約二字。時髦得了不得。

當真能夠節約。自然很好。不過節約得不得當。就要鬧出笑話來。公司中經理先生。邀齊了全體人員。說道。

「諸位。現在時世艱難。什麼事也要節約了。才能維持。本公司也是

節約研究所

從本月起。薪水一律打八折。節約二成。這是為國家。為社會。請大家忍耐一下。」

這麼一吩咐。到下午兩點鐘。一敲。公司中人。大家要回去了。經理說道。

「喂。不能回去。不能回去。我們不是規定四點鐘才能退麼。」
經理先生急得面孔都漲紅了。於是大家齊聲說。

「現在時世艱難。什麼事也要節約了。才能維持。公司中已把我們的薪水。節約二成。我們的辦事時間。也節約二成。這是為國家。為社會。請大家忍耐一下。」

這麼一來。公司中節約反成不節約。父親為着兒子懶惰。便作氣說道。

「可惡的東西。我原說怎麼瞧不見你。不料你又打瞌睡了。起來起來。青天白日。怎麼可以躺着。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這樣懶惰的東西。不要睡。還是收拾收拾。或者幫我做做事情。總要勞動才對啊。現在什麼事都要節約了。才能維持。

一個人那裏可以貪懶。」

父親一生氣。兒子淡然。

「是啊。我也曉得節約。所以把勞

力節約着。父親你也該把說話節

約些才行啊。」

這種節約便是胡鬧了。

閑話少說。如果真的節約。却是

很好。一天能節約一個銅元。中國四

萬萬人。一天就是四萬萬銅元。一個

月。就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個銅元。算他一塊大洋錢換三百個

銅元。就有四千萬元。真是什麼大事

業都可以解決了。這麼看來。可見得

我們一個銅元也不能浪費。

節約既是人類生活上一個重

大事件。那是從此一定有人研究節

約學。學校中。也會特設節約科。教授

節約。將來還可以在節約大學畢了

業。稱為節約學士。約博士。

「喂。你可曉得節約學什麼人會

教授。」

「怎麼不曉得。你打算學習麼。」

「是的。在那裏。」

「從這裏過去。第三條橫路處。有

一煙紙店。煙紙店隔壁。有一小弄

小弄內第三家。門口有一塊大招

牌。你怎麼沒有留心。」

「就在那邊麼。謝謝你。我去看來。

」立刻過去看時。小弄內第三家。門

口很莊嚴。掛着一塊大招牌。上書

「節約學研究所」

旁邊還貼着一張紙。寫着道。

教授衣食住一切不費分文。可以

幸福生活。誠一〇〇%科學的節

約學也。

節約大學教師 白佐仁

「哈哈。衣食住一切不費分文。還

可以幸福生活。好極了。」

他聽得不要錢可以過日子。便

高興極了。忙過去敲門。

「什麼人。這裏是節約研究所。不

用看門人的。你自己推門進來罷。

」「不錯。一個看門人已經節約

掉了。你是先生麼。」

「我是白佐仁。」

「不費分文。可以幸福生活。當真有這方法麼。」

「可以教授。」

「不費分文。幸福生活是不是給汽車軋死了魂靈到天國裏去享福。」

「胡鬧。你且看那邊的科目。」

「見壁上貼一大紙。上寫

▲永久不出房金之租屋科

▲無錢購買柴米油鹽等之買物科

▲無錢入菜館酒館茶館戲館妓館之遊樂科

▲火車電車汽車之無錢乘坐科

此外還寫着許多。

「呀。還有還有。都是不費一文錢

節約研究所

麼。」

「是的。一成節約。不及二成節約。二成節約。不及三成節約。最好是全部節約。這就是最完全的一〇

〇%節約法。」

「但是。出幾個錢。倒還可以。若使一錢不出。那是租屋。就要吃官司。白吃白玩。也不肯輕放你的。」

「問題就在這一點。普通人。當然不行。這就要研究了。譬如你到鑿子裏去玩。吃花酒咧。碰和咧。住夜咧。二三百塊錢。一刻就可以用完的。倘使要沒有錢。那他們就要對你不起。」

「所以我說辦不到啊。」

「然而倘使那妓女。真心愛你。那就可以不必你拏出一個錢來。一切由她開銷。」

「哈哈。」

「而且她見你沒有錢。她還肯拿錢供給你。只要你好好做去。什麼都辦得到的。」

「那麼我就入遊樂科。請你教授罷。」

「好。學費一千元。先付。」

「呀。一千元。一千元。一百元的鈔票要十張。十元的鈔票要一百張……」

「聽了一千元就嚇呆了。上等的妓女。身價很大。當初四大金剛。林

黛玉二萬元。陸蘭芬一萬五千元。
張書玉一萬元……上等的至少
要一萬元。這一萬元的妓女。幾千
個。幾百個。都可以隨你玩。一千元
真是便宜。嫌貴。那就作爲罷論。
「可惜啊。還有便宜一點的麼？」
「衣服白穿科。入學費只消一百
元。」
「一百元。十元鈔票十張。一元鈔
票……」
「還嫌貴麼。看起來。你也不像坐
汽車的人。還是電車無錢乘坐科
罷。大減價。只要五元。再便宜沒有
了。」
「五元。買一張電車票。四個銅元

就夠了。何用五元？」
「你今年幾歲？」
「三十六。」
「算你活到五十歲而死。還有十
四年。四個銅元一趟。來回就是八
個。一天八個。一個月要二百四十
個銅元。十四年要有四萬〇三百
二十個銅元。五大元就可以過去。
真是百分之一還不到。再要說貴。
實在是不明理數的人了。我也不
放你就此回去。費了我貴重的時
間廿分。你快擊兩大元時間費出
來。」
「要我出兩大元。情願出五大元。
不過出了錢。你須教得道地一點。

不要教我使用假月季票。到查穿
時。反而丟臉。」
「決不教你這種笨法。」
「那末。教罷。」
「學費要先付的。」
「既然如此。我也打定注意。五元。拿
去。隨便你幹罷。」
「收了學費。自然立刻開課了。你
洗耳恭聽。」
「是了。」
「你一到電車中。不要立在門口。
就擠到裏面去。」
「這電車是開往那裏的。」
「不許開口。聽着。等到買票人過
來。要叫你買票。或是電車已開到

你目的地的上一站了。你就立起來。慢慢預備。這裏便是最難的所在了。」

「曉得。」

「賣票人要開口。或是電車將到目的地。你就走到他面前。對他細細一看。叫道。呀。原來是你老哥。其時賣票人對你一看。不認得你。當然發呆。你趁此機會。再搶着說。到底是你。許久不見。想不到你在此地。因為近來遇不到你。所以我們家裏。天天談起着。你身體很健康。這是何等快活的事。說到其間。電車停了。」

「以後怎樣。」

節約研究所

「車子一停。再說。電車上做生意。倒也快樂。我們家裏很掛念。你有工夫。且來一趟。我家仍舊住在從前的地方。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談。儘不妨到我家裏來吃飯。賣票人聽得摸不着頭腦。只是對你點頭。你再說。今天有要緊的事。再會罷。你一定要來的。說着。一跳而下。賣票人也忘了。你有沒有票子。總想這是什麼人。他這麼要好。我怎麼忘了。他總也想不出。還怪自己腦子不靈。只得把鈴一拉。開過去了。你看。非但不給人罵。而且他還只是點頭咧。」

「人的知識。實在是無窮無盡的。」

「節約起來。把他的錢算算。一天一輪四個銅元。來回八個。一個月二百四十個。一年二千八百八十個。十四年四萬〇三百二十個。一天來回兩次。八萬〇六百四十個。一天來回三次。十二萬〇九百六十個。如何。只有五元學費。立刻發財了。」

「多謝。」

他歡喜得了不得。走出了門。暗道。

「世上真有奇妙的方法。節約是很難的。節約了電車錢。就只好步行。步行了肚子會餓。吃點心又要費錢。節約了車錢。費了點心錢。不料他有妙法。節約了電車錢。賣票

人一點不覺得。這不是好法子麼。呀。時候不早了。我趁車回去罷。實地試驗節約學。」

他一上電車。好在人多。便縮到裏頭去。看看別人。心裏未免好笑。那些人都拿了錢去買票。真一些思想也沒有。車中只有我一個聰明人。到將達目的地。便立起來預備。

「呀。原來是你老哥。」

「……」

「到底是你。許久不見。想不到你在此地。因為近來遇不到你。所以我家裏。天天談起着老哥。」

「喂。你看錯了人了。我不認得你啊。」

「到底是你。你身體很康健。這是何等快活的事。」

「請問。你是那一位。」

「何必問我呢。老哥。到底是你啊。」

許久不見你了……」

「你且說出姓名來。」

「可笑。到底是你老哥。我們家裏很掛念……」

「要下去快一點。」

「老哥。你近來在那裏。」

「在那裏。你還不曉得。我在電車上賣票啊。別多談了。下去罷。票子呢。」

「票子沒有。你在電車上做生意。我們很掛念你。」

「沒有票子。要買票。那裏來的。」

「到底是你……」

「還要亂說。你叫什麼。」

「楊士波。」

「楊樹浦。要十六分。」

倒買了十六個銅元的票子。才得下車。他恨恨的對電車看着。

「十二萬〇九百六十個。連四個也沒有節約。反去了十六個。盤開姓名的一課。沒有教我。倒把五大元騙去了。倒黠。」

曾文正公之一段豔跡

素公

曾國藩氏。爲有清一代功臣。以平紅羊亂。名垂史冊。婦孺咸知。然曾固傳家詩禮。律已謹嚴。儼然一儒者氣度。不知逢場作戲。徵逐綺羅。亦有一頁風流豔史在。爰濡筆記其事。以饜我社會讀者。曾氏既顯貴。於往某地考察之便。微服過蘇。寓諸一故僕家。戒僕嚴守秘密。勿露真姓字。卽於家人妻子前。亦託言主家兄弟行。故無有知者。曾居數日。見吳宮花草。固副豔名。心不覺躍躍欲動。旋耳僕繩某妓美好。卽令僕嚮導作北里遊。某

曾文正公之一段豔跡

妓者。本爲當代名花之一。豔聲播遐邇。曲院姣蟲。悉惟其馬首是瞻。儼有管領羣芳之概。曾一見之下。大加贊賞。報效無虛。纏頭狂擲。妓斯際馬櫻花下。遊聽繫遍。流連妝閣者。無一非風流瀟灑。潘安衛玠之流。以曾年近半百。貌復不揚。焉能博其歡心。但維時勾欄規律猶嚴。不若現代妓流。可以隨意愛憎人。矧曾囊裏豐饒。斥金不吝。故更不得虛與委蛇。雖未及於亂。已極盡纏綿能事。曾大樂。以爲娟娟比牙。獨具慧眼。能識英雄。由是益

致傾。倒且擬珠量十斛。效范大夫之載得美人歸。議遂成矣。忽憶及一生以道學眩人。今乃自蹈魔障。不將爲世詬病。似願此素心人。又不忍失之交臂。思維再三。始得一計。以決最後之取舍。因謂妓曰。汝誠傾心於余。惟余行年五十。又乏恆產。脫余一旦而不諱者。豈非令汝茹苦以終。埋沒青春。不但非汝所願。卽余亦良不忍。故所議定量珠之資。僅以贈汝。汝則仍留此間。好自物色乘龍也。妓聞語。諾而受之。毫無依戀態。曾至是始恍然向之親熱。悉以金錢爲目的。慧眼云何哉。真情云何哉。遂一笑而去。

(1)



太平間

范烟橋

邵先生帶了嘴套。匆匆的走來。找王院長。我剛從電話室走出來。正攢個滿懷。我定了一定神。喊道。是邵先生麼。邵先生呆住了片刻。也喊道。是馮先生麼。這時候好像兩人都在異域他鄉。心上倍覺熱烈的欣慰。我問他怎麼也到這裏來了。邵先生道。小女……腦膜炎……我道。已過了危險期麼。邵先生道。還沒有呢。並且主治醫生已有敬謝不敏的表示。所以我很着急。想請李院長用別種方

法去試試看。那時樓上走下幾個人來。爭呼着邵先生。我知道邵先生有許多朋友在這裏。或者可以幫助他想想法子。我也不便多和他閒談。對他說一聲再會。還到我們病房裏去了。

我們的病房在三層樓。從不易開放的玻璃窗裏。可以望見玲瓏瘦削的雙塔。和方正的鐘樓。在愁慘的兩絲風片裏相對着。老柳漸漸的放出幼稚的綠芽葉來。平坦的草地已

換了新的鴨絨。應當怒發的春光。却給冷酷的天氣約束着。還和殘冬彷彿。民間傳說二月初八訊。竟實現了。今天早晨。雪山姑娘也到張大帝那裏祝壽了。風山姑娘和雪山姑娘的氣派。最厲害。吹了兩天的風。落了兩天的雨。還沒有休止。看來後天的花朝。也在這種沉悶的環境裏過去了。密斯張聽見了一陣喇叭聲。伊立起來道。太平間裏又有死人了。我頓時一怔。太平這個名詞。何等好聽。怎麼人生的歸宿。就在這好名詞上面呢。難道死了纔是真太平麼。我們這間病房。望不見太平間的。密斯張引着我到第六號病房裏去。從永閉的玻

瑞窗裏。望見下面兩間矮屋。黑越越地真成了地獄。矮屋外面參差立着五七個人。有的握着槓。有的肩土放着繩。縮緊了頭頸。在那裏默立。吹喇叭的吹鼓手。也夾雜在裏邊。一株老樹的根邊。燃着一枝蠟燭。比燐火略略大些。不多時握槓的捏繩的。都鑽進矮屋裏去了。良久良久。吹鼓手吹了幾回喇叭。一具黑漆的棺材。橫出來了。緊跟在後面的。彷彿是邵先生。我不禁喊道。唉。邵先生的女兒。竟不治了麼。

密斯張也閉了眼睛。走還我們的病室裏來。不住的嚷着可憐。我也無聊地走去。太息道。伊從寬大的正

太平間

門進來。從狹小的後門出去。人生就算完了。好像一個魔鬼。張開了血盆大口。把活潑潑地的一個人。生吞下去。不多時排泄出來。已成了殘骨。密斯張也表惋惜的同情。最後忽現笑容道。太平間倒是實現一切平等的所在。無論頭等病房二等病房三等病房裏的病人。要是不能和病魔奮鬥。終於屈服在死神的權威之下的。都得到太平間裏去。到了太平間。就沒有頭二三等分別了。我也掌不住失笑了。但是方纔所見的印象。又映上腦府。我還是默默地不快。

密斯張是很活潑而天真的。從伊的兩個笑渦上。瞧見春水常溶。可

以推想。伊在割症室裏。看我的兒子割盲腸。伊絲毫沒有普通婦女的畏怯。伊說。割一個人和割一頭羊一隻雞毫無分別。爲什麼聽了羊和雞的哀鳴。人們並不覺得憐愍呢。我以爲伊的見解太齊物觀了。我想着一句反詰的話了。問伊。既然如此。那麼剛纔你爲什麼見邵先生的女兒入殮。不忍而却步呢。伊答道。我只是爲太平間的不祥。不願意多看。我知道這是伊的遁辭。

一個茶房進來整理病房的一切。我們就和他閒談。知道這幾天太平間裏還算是生意清淡。往年到了夏秋之交。時疫流行。一天死掉七

八個太平間裏有尸滿之患呢。咳。殘忍的太平間啊。茶房又說。那些有錢的人。到了病勢不可挽救的時候。伴病的就要求送還家去。因為死在這裏。不許高聲號哭。不許招僧道來唸經。只焚化一些紙錠。總覺得太枯寂而簡單了。密斯張道。前幾年看見一個外國人死了。殮服用白的綢緞做的。手裏給他握着一束鮮花。全不像我們中國人那麼繁複可怕。實在號哭和僧道的奉經。真是徒亂人意啊。我道。連禱告也可以廢去罷。茶房微微的一笑出去了。密斯張也就不響了。

隔了一個鐘頭光景。聽得放鞭

炮和開機關槍一般。密斯張又招招手。到第六號病房裏去了。我正在看小說。懶得去瞧。只勉強的報以一笑。道。我不去了。大概還是太平間裏把戲。密斯張去了片刻。回來道。當真又是一個死了。因為是北邊人。他們要放鞭炮和爆竹的。我道。這又是不平等的現象了。有的寂靜無聲地任着幾個腳夫槓了去。有的槓到了家裏去。要鋪張治喪咧。密斯張不服道。我說的平等。只是在太平間裏。片刻的安眠。至於未到太平間以前。和已出太平間以後。當然又給階級社會支配了。我點頭道。這樣解釋。是不差的了。

前幾天我從家裏坐車子到

醫院。雖也瞧見這可怕的兩間矮屋。雖也知道牠是戴着太平間的假面具。而實在是坟墓的過渡。却並沒覺得怎樣感觸。這一天晚上。我從醫院坐了車子還家。雨點加密了。風片加緊了。蜷伏在只遮及頸的油布裏。經過太平間的側面。我已經留心着。不要去瞧他。可是不由自主。那黑暗而矮小的一座屋子。已映上了眼簾。因着心上湧起無數的思潮。覺得人生真可恐怖和憂慮啊。一天到晚。沒有片刻不在病魔中悶。天花啊。腦膜炎啊。霍亂啊。猩紅熱啊。白喉啊。春夏秋冬各有應時而生的流行病。還有臨時發生的病患。到了醫院。把整個

的生命。交給了醫生。治好了。果然是
饒天之倖。不治的就到太平間去。這
太平間裏。一年有多少人光臨呢。倘
然靈魂是不滅的。那麼那太平間裏
和太平間附近的一帶。有多少的鬼
物。飄游流連着呢。想到這裏。覺得街
邊的斷欄杆。枯樹。都像是鬼魅的化
身了。小如豆的路燈。望去成了黃胆
病的顏色。更進一步。迎往來的人們。
立在兩邊。避讓車子。黑測測地。也像
有些鬼氣了。

但是我感到科學的偉大了。解
剖身體。除去了生活的障礙。縫好了。
不久就無恙地還家去了。我已聽見
有許多患着奇怪病的人。從S醫院

太 平 間

得了生命去的。從統計上看去。到底
是不治的占少數。因此我又提起了
不少興頭。以為到太平間裏去。大
概是怯蟲。是沒有抵抗病魔的能力。
纔會給死神征服。人生無時無刻不
需奮鬥。太平間不是為我們而設的。
這樣的胡思亂想。就把陰霾的天氣。
也放霽了。今天是花朝了。雖還有風。
還有雨。好像草木的生機。有能力去
奮鬥了。終有春光明媚的一天實現
的。天賜莊附近的一家門首。有三株
老樹。斑剝如老年人縐皮膚的半腰
裏。橫黏着一條紅紙。這種饒有掌故
意味風俗點綴。加添我不少的興味。
這回依舊經過太平間的側面。便不

像昨天的可怖了。

老友方先生來探盤我的兒子。
閒談起一件故事。他說在十九年前。
有一個海門的同學姓王。在對面的
學校裏讀書。禮拜六的晚上。他在S
醫院後面散步。那時S醫院還沒有
那麼宏大。可是太平間已經建置了。
姓王的經過那裏。頓然覺得一陣寒
噤。還到學校。在宿舍的走廊裏。瞥見
一個巨大的怪物。夜裏就發熱說鬼
話。到了明天。更見得沉重。學校的當
局送他到S醫院去。不到一禮拜死
了。我們都到太平間外邊。等他安殮
入棺。整隊的送他到火車站。胆小的
同學沒有去。說是王世兄遇了太平

而裏的鬼。纔死的。其實他是患的腦膜炎。所以神經錯亂了。一切幻象。因感而生。何嘗有鬼。倘然真的有鬼。這醫院不給鬼物包圍了麼。我道。腦膜炎並不是難治的病啊。方先生道。十九年前。專治腦膜炎的各種方。法和藥劑。還沒有發明。因此我們聯想到以前。不能得到科學的幫助。而枉死的。一定不少呢。我接着說。就是現在。社會上不曉得科學的權威。不向科學乞援。而枉死的。還是很多。方先生道。將來的將來。或者用不着這太平間了。我不能置答。只得微囁了。

記傳國璽

一。鈞。

新羅獻玉。國府特鑄榮典之璽。盛哉宏謨。誠可與歷代傳國璽爭烈矣。關於璽之說文解字。近日各考據家。論之甚詳。吾姑不論。論其佚事。按傳國璽之本質。為和氏璧。始於楚國荆山人卞和所獻。為楚得之。後歸於趙。秦知其為瑰寶。乃以十五城許趙易之。卒賴藺相如之力。返璧以歸。故又名連城璧。迨秦始皇併吞六國。此璧遂入於秦。始皇乃命良工。琢成玉璽文曰「受命於天。其壽永昌」。是為傳國璽出世之始。而璽文八字。遂為後代帝王奉天承運。及天子萬年等詞之藍本。及劉項逐鹿中原。羽先入咸陽得之。烏江兵敗。又為高祖所得。數傳以後。新莽篡漢。遣使入宮索璽。漢哀帝太后。無以擲之。崩其一角。莽以金鑲之。於是此希世之寶。遂殘缺不完矣。及東漢之末。董卓擅權。諸侯共起誅卓。孫堅得之於後宮井下。卒引起孫袁之爭。其重視傳國璽者。即懷有稱王道霸之野心。

故彼時之有帝王思想。而以力征經營者。謂得天下。必先得璽。一若統治九州而不獲區區尺璧。則美猶不足也。是以自秦以降。歷兩漢兩晉六朝。以及隋唐五代。下逮宋元。凡主中國者。皆視此金鑲玉璽。為受天永命之明證。惟明太祖驅逐胡元以後。此璽為元順帝攜往沙漠。當定鼎金陵之日。明祖顧謂曰。予首驅龍虜。光復漢家。在得國不在得璽也。是以終明之世。此璽遂不復見。有明珠緣一畫。謂魏忠賢攬權時。曾有人貢獻寶璽。朱文八字。金玉其相。即轉然連城之璧。傳國之璽也。而一般佞臣養子。遂因此而請加九千歲封號。然說部究非信史。不足徵也。迄夫滿清入關。有以搜索傳國璽之說進者。攝政王多爾袞曰。國之所寶惟賢。得人則興。璽於何有。得與不得。無關宏旨。是多爾袞之言。較明太祖尤能見其大也。今此歷代相傳之國璽。自元以後。究不知落於何方矣。因記之。

夕陽掛林梢時。在那相近山東台兒莊的官道上。有兩個偉男子騎着駿馬並轡而行。一個白淨面孔的騎着匹賽羅馬。乃是千里龍駒。對那有短髭而背負一劍的帶笑說道。你得了這柄七星寶劍。總要小心使用。負在背上。大足令人注意。在這地方是著名盜匪出沒之區。不要被人家看相了。去短髭的哈哈笑道。兄弟



你不必說這種話。我年紀雖然不大。關東關西河南河北走的地方也不

少。見過能人也很多。何懼那些山林草寇。萬一遇見時。我的七星寶劍可以渴飲一番鮮血。白淨面孔的也笑道。大哥。我是和你鬧着玩的。以大哥的本領。當然何用憂慮。誰敢來捋我們的虎鬚呢。二人正說着。話。却見林子裏跑出一頭黑驢來。驢背上坐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長得很是俊美。穿着一身青布衣褲。樸素無華。兩道秋波向他們上下打了一個轉。便回轉頭。傍着他們同走。白淨面孔的瞧見了。便對短髭的丟了一個眼色。似乎說有人

白 玫 瑰

注意我們來了。短髭的却依舊大言道。人家說山東擲馬甚多。遇着過路客人。便不放過去的。我們却很願一見。大家試試本領。恐怕也未必見得十分高明吧。白淨面孔的也道。大哥之言不錯。倘有綠林好漢前來。我們很喜和他們周旋的。二人一邊說。一邊回頭看那姑娘。若不經意的驅着黑驢而走。二人也不以為意。加上一鞭。潑刺刺地跑上一程。天色已黑。早來到一個小鎮。鎮上有個小旅店。兼賣酒的。二人下馬。入店投宿。店保先把兩匹馬牽去上草料。又引二人到左邊一間上房裏歇下。不多時。二人見那騎黑驢的女子也已趕到。也在這個店裏借宿。二人覺得有些奇怪。夜間較為戒備。可是半夜已過。沒有動靜。二人自笑膽怯。漸漸睡去。一枕黃粱。直到東方已白。二人醒來。因為要緊趕路。一齊披衣起身。短髭的忽然大嚷起來道。不好了。我的七星寶劍被盜了。白淨面孔的道。大哥這話真麼。短髭的道。昨晚臨睡時。我懸在床頭的。你看現在已不翼而飛。短髭的一看果然沒有。便說不好。我們着了道兒。連忙開門出去。到外邊廡中一看。那匹賽羅馬也杳如黃鶴。祇有短髭的坐騎在那裏了。急忙喚起店主。向他質問。

(1)

店主却說我們這裏很安靜的。一向沒有出過盜案。怎麼昨夜出了亂子呢。二人正在發急。短髯的猛抬頭見樑上插着一個紅柬。便跳上去取下一看。上面寫着兩行小字道：「昨日萍水相逢。汝等口出大言。目中無人。故暫將汝等所視為寶貴之名馬寶劍借去。若欲變還。請至泰安蓮花嶺下紅葉村可也。」下署「白玫瑰」三字。二人看了。方纔明白。深悔自己一時說得嘴太癢了。生這念兒。店主在旁道：白玫瑰。這是山東有名的女俠。是伊盜去的麼。那是伊有意和二位作戲。二位若要原物。請到紅葉村去罷。白淨面孔的問道：昨晚來投宿的姑娘在那裏。此人便是白玫瑰。店主驚異道：真的麼。那末還睡在房裏呢。三人連忙過去察看。却見窗門緊閉。那裏有個人影。又至窗中看時。眼裏也不知那裏去了。店主道：奇了。伊幾時走的呢。我們全沒有看見啊。短髯的道：豈但你不看見。寶劍掛在我的床頭。被人家進來取去。我們也一些不覺得。那姑娘的本領可知不小啊。這時店中人都知道這個新聞。一齊跑來聽看。但是瞧着什麼呢。祇見兩人面面相覷。束手無策罷了。

原來那短髯的姓秦名源。白淨面孔的。姓魏名深。二人都是京津地方有名的武士。這次新從塞外南下。曾在蒙古某親王府得了兩件寶物。一是七星寶劍。一是寶龍駒。其親王因為二人武藝高強。所以特地贈送給他們的。二人非常寶貴。不料在此地被人家盜去。而且又是一個女子。栽筋斗跌翻在女子手裏。豈不令人訕笑。東上既然寫着教他們前去取還。大約可以到手的。不過虎穴龍潭。入之非易。非有膽量不可。二人商量再三。不得不硬着頭皮。鼓起勇氣。到紅葉村去。

二人到了紅葉村。正是日中時候。魏深對秦源說道：我們都不是白玫瑰的對手。不知見了伊作何光景。秦源拈着短髯說道：兄弟不要膽怯。我們既然決心到虎穴。也不管伊怎樣利害了。聽天由命罷。并且我也沒有見過這樣本領大的姑娘。也可廣開眼界。二人且說且走。已到蓮花嶺下。四面山勢迥絕。野徑杳然。却不知道白玫瑰住在何處。這見前面有幾家人家。只顧走去。遇見一個農夫。魏深拉住他問道：我們來尋訪白玫瑰的。你可知道伊的住處。農夫道：我祇知道有個姓白的人家在那邊。你自己去問問罷。

看。他指着左邊松林之旁一帶小屋說道。那邊便是。二人遂照着他所說的方向走去。來到一家瓦屋門前。見有一個十五六歲雜牌立在門口。一見二人。便問道。你們可是來尋我家姑娘的麼。伊今天因爲忽有要事。等待不及。所以出外去了。二人聽了。不由一楞。雜牌又道。你們不要急。伊臨去時吩咐我的。說有兩個客人要來取還寶劍和名馬。現在馬是拴着在院子裏。不過劍却放在另一地方。祇得引你們自己去取。我家姑娘又吩咐我對二位說。以後總不要口出大言。看得天下無人。須知外邊能人很多。豈可夜郎自大。我家姑娘不過給你們一些教訓罷了。二人聽雜牌這樣一說。面上通紅。十分慚愧。於是那雜牌引着二人進門。走到院子裏。見那匹寶馬正繫在一株大柏樹下。雜牌過去解去繩。隨後深牽過那馬。雜牌又對二人說道。跟我來罷。二人牽着馬又隨着那雜牌。走出門來。行到嶺下立定。那雜牌指着上面道。寶劍在那個地方。請二位收取罷。二人仰首一看。見數十丈高的絕壁上。有一株枯松挺生在石罅裏。那七星寶劍便插在樹上。二人又是面面相覷。不做一聲。因爲既高且險。一無攀援。怎樣可以去取下

白 玫 瑰

來呢。雜牌見他們如此光景。不覺嘻嘻地笑了一聲。便道。你們二位也祇會看不會拿了。我見二位怪可憐的。待我來取還你們罷。言訖。一雙身已到絕壁的邊頭。輕輕地從那松樹上取下七星寶劍。翩然下落。如飛燕掠地。又輕又靈。雙手奉與二人。秦源接過。面上又是一陣漲紅。向雜牌說一聲再會。一個抱着劍。一個牽着馬。走回去。方到紅葉村口。背後復有一個十一二歲的童子。雙手提着一個巨大的石鎖。急急追來。搶出兩人面前。把石鎖向他下一放。沙土頓時陷入數寸。攔住兩人不放前進。大聲喝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呆鳥。我姊姊還了你的東西。你們却謝都不謝。揚長去了。太沒有情理啊。我姊姊能够寬恕你們。然而你家小爺却不肯放過。來來來。我們較量一下。你們若把我打退。纔是好漢。讓你們過去。二人料這童子是白玫瑰的兄弟了。聽他的話。不由心中勃然大怒。要想上前和他拚個死活存亡。但是他小小年紀。能提着這兩個石鎖。行走如飛。一定有高大的本領。因爲那石鎖每個也有二三百斤重呢。正在爲難之際。幸那雜牌又跑來了。一把拉住童子道。小官人不要面弄。由他們去罷。姑娘叮囑不要傷害他們

秋波媚 不寐

的童子聽了。便叱道。便宜你們一個混帳東西。快快滾罷。遂提起石鎖。打了一個旋風。回身和那雜婢走回家去。二人受了一肚皮的悶氣。廢然而返。從此他們再不敢妄自誇口了。但是那個女俠白玫瑰。始終好似神龍見首不見尾。不可再見。徒令人緬想無窮。不勝慨嘆。

秋波媚

曼秋

黃昏獨行。靚一麗人。自東冉冉來。細腰盤鞋。右臂挽斗篷。其於眉目。不特整齊。且饒媚態。其於步伐。不特停勻。若符音節。尤其是她胸前的酥峯。輕輕地抖着。使

木木然之我。在注視下。也宛如被酒般的醉了。

絕世驚鴻。不可留腕。素纖腰。柔酥峯。輕抖。臂飄浪擺。可倦知休。春心活活。總難寄歸。夢繞東樓。枉凝滋味。肉香縈繞。此夜心頭。



不寐

寒夜悽切。輾轉床上不成寐。因念往日陳跡。悠然心上。如夢亦復如烟。彷彿又如薄影。察之有象。捉之無跡。近來新交陳聽潮。聽潮為社會日報編輯。每日必一遇其人。驚才絕艷。且深於情者也。集其生平香豔所作。都為一卷。命曰一點靈犀。囑余為之作序。則吾今時如薄影不可捉摸者。或將來於一點靈犀中。尚能見之。蓋幽情豔跡。隱伏心際者。不難因一點靈犀。脫然復顯於眼底。又嘗問吾生平有幾許豔跡。答言。無論誰何。一生經過。無不有豔跡。則今時輾轉床上。姑為詩一首。以示聽潮。

拚將不寐聽鷓聲。枕上思量恨。生透骨清霜。何太冷。照窗殘月。已無情。羊車昔記青樓紫。鴻爪纔留白浪翻。天賦蕭郎。瘦似海鏡。憐紅袖。指江盟。



歌女白蓮花之死

秦瘦鷗

在一座富麗堂皇的大戲院之前。最時行的年紅電流廣告燈得紅紅綠綠。真像舊派小說上說的「祥雲彩霧」一般。這時候戲還沒上場。兩扇神氣活現的鐵門。也還緊緊地關着。石階之下。却已有一班過屠門而大嚼的無聊朋友。在那裏抬起了腦袋。睜大了眼睛。望着一塊「白蓮花」的牌子呆呆發怔。似乎這三個字之上。已可以很充分的表示出「白蓮花」那一張粉臉。兩個酒滿的

歌女白蓮花之死

美麗來了。
一會兒。鐵門露出了阿諛的媚笑。很輕捷地讓往一邊去了。於是兩面的賣票台上。頓時起了叮叮當當的金錢聲。空寂的客座裏。也逐漸熱鬧起來了。正在這時。忽有兩個少年。肩並肩的打一條斜路裏慢慢向戲院走來。一個穿西裝的。身材短而略胖。神氣很頹喪。一個穿中服的身材稍高。英姿挺秀。態度軒昂。兩個一壁走。一壁低聲說話。進了戲院。便由那

穿西裝的打人叢中擠向買票台去。買了兩張樓廳票。一同上樓。揀了最前排中兩個空位坐了。那中服的少年望了望四周。失聲笑道。有趣。我生平無論聽戲觀影。都沒像這般搶錢。飯似的急法。你瞧此刻一共還不到二十個人咧。「白蓮花」的魔力真不小。老凌論功行賞。你的份頭就大了。老凌將左肘撞了他一下。悄悄道。「阿陳。你的膽子真大極了。還能說笑話。我差不多混一身齊抖動了。」
阿陳微微一笑。帶着諷刺的口氣。輕輕說道。「你這人總改不掉這個弱點。要不然「白蓮花」還敢對付得你如此凶嗎。」老凌給他打動

(1)

了心病。不禁喟然嘆道：「的確我自出娘胎便成一個膿胞。在『白蓮花』面前更給他呼來喝去。比小綿羊還馴。直至給他厭棄。只鼓不起報復的勇氣來。」說着。自將雙手用力搓着。阿陳又笑道：「那末這次你為何竟不反對我呢？」老凌把牙齒在前唇上重重嚙了一下。憤然道：「我到底是個人。她說我用了她多少錢。騙了她的首飾。弄得我聲名狼藉。信用掃地。一切學業都不能幹。這樣的深仇惡恨。再不報復。真非人類了。」

樓廳上陸續又到了不少的看客。陳和凌便默然不語。各把眼睛注視在台上。不過老凌終帶些侷促不

安的態度。

戲一齣一齣的做下去。末了「白蓮花」的「百花亭」上場了。觀衆齊振起精神。屏絕了聲息。看着待「白蓮花」翩然出台時。樓上樓下的擊掌聲。叫好聲。幾乎把屋頂都震塌掉。

「白蓮花」這晚打扮得分外豔麗動人。扶着和他配戲的小生「褚飛龍」。載歌載舞。迷得台下個個酥了半個身子。接着。又見她撇了那小生。口裏含着一只酒杯。慢慢將腰支往後灣下去。直貼到地上。采聲頓時又轟雷價的響起來了。

忽然「白蓮花」又背過身去。

再來一個軟腰。那張閉月羞花的粉臉。便顛倒了貼對着台下。引得一般急色兒不住的做出種種怪聲來。正在這當兒。只見坐在樓廳上正中第一排裏的「阿陳」。微微將左手一揚。「老凌」的臉來不及的掉過了右邊去。同時「白蓮花」一聲狂叫。嬌軀頭邊鮮血直噴。霎時翻倒在台上。慌得那「褚飛龍」死命奔上前去。攙扶。後台也忙搶出許多人來救護。臺下的看客。多半莫明其妙。單有坐在樓下最前幾排的人。很恐慌地說道：「白蓮花」被刺了。彷彿是一支短箭。射進她的粉頸去。

在一間十分潔淨的病房裏。正

中安着一只白漆鐵床。床上躺着一個玉容慘淡。雲鬢散亂的少女。一手按在頸間。緊裹着的白紗布上。似乎非常痛楚。她的神氣很疲乏。可是她的雙眼。却很有力的釘住在左邊的一扇小門上。好像要等待什麼人前來安慰她。

呀的一聲。門開了。進來的乃是一個看護婦。舉止很溫柔。悄悄走近。「白蓮花」將一手沒命在床沿上拍着。哽咽道。「你不要胡塗。那一晚我看得很清楚。而且現在這世界上。除了你誰還有此好手段。可是我這漂零了一世的苦命。却以為受你這一箭。比什麼都快活。現在我自

知不能再活了。非得向你剖白一下不可了。」

「阿陳」再不能強作鎮靜了。臉色漸漸變白。低下了頭。更沒勇氣抬起來。

「白蓮花」喘了幾口氣。喊道。「冤家。還不走過來嗎？」「阿陳」硬着頭皮走到了她的床前。她便竭力牢牢地握住了他的手。很沉着的說道。「陳」啊。今天我說句良心話。我生平實在是祇愛着你一個人呀。「老凌」「褚飛龍」等都不。會在我心上停留過一分鐘。你不信。我給你瞧一件東西。」

陳的臉色越發難看得像死人

一樣了。

「白蓮花」果然在胸前掏出了一隻顏色很舊。綢製的小袋來。授給「阿陳」。「阿陳」鼓起混身勇氣。打那袋中抽出一張小照來。原來就是他的舊影。這一個刺激委實太厲害了。竟使常以英雄自命的「阿陳」也不能再忍。淚珠紛紛滾下來了。

兩人相對飲泣了半晌。「阿陳」驀地俯下身去。在她那張黃瘦的俊龐兒上。重重吻了幾吻。頓足道。「咳。現在什麼事情都錯了。當初我一見你。心裏也未嘗不愛。再瞧你處處待我很特別。我更着實和你表同情。

却是老凌的關係。使我不敢愛你。不敢近你。這一番你若是果然不能好。我陳某也決不獨生。常言道「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何況我得到了你。這樣一個難能可貴的知己呢？」

「白蓮花」嫣然微笑。表示她已踏進了無限的樂境。「阿陳」正待再和她吐些肺腑之談。突然那不識相的周醫生闖將進來。說道：「白小姐請你原諒。這是我的職務。你們不能再談了。」

三天之後。各報的社會新聞欄裏。都很觸目地排着一般驚人的新聞。說是少年武術家陳某。因歌女「白蓮花」之死而自殺于西湖。



致宿住樓梯口的小孩

——珍重啊。吾祝你的前程——

二雲

你是那裏人。是誰家的小孩呢。我自從聽到有你在樓梯口寄宿的話。使我心中萬分之悲憫。蓋我也是嬰年失怙。飄泊無依之一個。然而我今時已經長大了。不似你僅其六七歲的小年紀。便要栖栖皇皇地自投其門路。你有保護人嗎。你的父母呢。你在寒風淒號之夜。蜷曲在樓梯口。可曾夢見你的父母。我知道你一定依戀於你的慈母之懷。而號洵大哭了。然而醒來依舊是黑越越地。風寒不管人心酸。只在外面淒號。你在懼

怕嗎。你千萬不要用手握自己的頭髮。雖然你因孤苦伶仃而會自己痛恨自己。但痛恨是無益的。你醒來又往何處去呢。我因事去了蘇州兩天。回來乃不見你的隻影。所以我只聽說有你這一個人。而未會和你會過面。但想像之下。是瘦瘠而又黃瘦的小孩無疑。請你自己當心。過馬路不好令汽車闖倒。少年窮苦。大來成爲名人的。古今多有。你未必將來不是一個名人。我正在希望你。若然你不死。你總會再來樓梯口寄宿吧。



自由花

路無涯

在大中華民國的不知那一個年頭裏。這時候婦女解放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凡是胸前挺着兩個大奶的太太小姐們。一個個吐氣揚眉。

趾高氣象。高視闊步。大有睥睨一切的氣象。男人家愁眉苦臉。處處表示讓步。再不敢說那種夫為妻綱的話。蔑視婦女。至於伊們的行動。自然也十分自由。說要甚麼便甚麼。男子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任憑引了幾個異性朋友。登堂入室。做種種逾越軌

範的工作。也祇好朝着伊們看看。撫脾興嘆而已。從前說君權高過一切。現在是却要換個字調兒。說是女權高過一切了。

女子們從前受壓迫最甚的。自然是堂子裏老鴇下面的一班討人了。這一班討人。受看老鴇們的威權支配。有什麼不受老鴇指揮的地方。老大的槩子。就夠伊們的消受。說不定利害一些的。還會皮鞭子一五一十的抽上身來。所以過去時代的妓

女。見了老鴇。真比見了什麼都害怕。紅頭阿三般的性官。女人家所不敢當受的。然而祇要是老鴇的命令。便也祇得繃着眉頭承受了。過去的被壓迫史。真是談不勝談。記不勝記。誰也不是眼淚向肚裏咽。過這一種可憐的光陰呢。到了後來。總算有了一絲兒救星了。祇要碰着個好客人。如其是律師。那尤其便當。他自會給你設法。寫一個警告信給老鴇。把你從火坑裏援救上來。因為這時候。法律上已經有明文規定。那種買賣人口。強迫為娼的行為。是須受法律制裁的了。

不過法律是法律。權威是權威。

如果老鴿的權威足以打倒那律師的。那便不怕你逃出伊的掌心。任憑天涯海角。老鴿也有本領找你回來。使你們乖乖的祇好服從伊。除出了向老鴿服罪。表示願受壓迫而外。簡直沒有第二條生路。簡直沒有第二個辦法。誰教你生而為討人。不生為老鴿。換一句話說。誰教你從娘肚子裏鑽出來的時候。不帶幾個銀行存摺出來。

但是現在却好了。女權運動這般的勝利着。堂子裏的討人。他一般是挺着大奶奶的姑娘。而且伊們的大奶奶。尤其比較普通的大奶奶值錢。自然伊們也在女權運動保障之

下了。那不必說。即非法的契約。用不着經過官廳的註銷。也用不着向着火爐裏面焚化。任憑老鴿們珍貴得像金鋼鑽一樣重要。放在銀行裏的保管庫裏。即也不值一個大錢。便是拿到西洋樓上。攤出來給大家看。也祇好當三友實業社的衛生紙用。這時候真是朵朵自由花。新會樂羣玉坊。處處都見得到那班討人。跳進跳出。嘴裏高唱着自由歌。

話又說回來了。討人雖在女權運動保障之下。可是那班老鴿太太。難道不是兩足荷一口的女子。同是女子。難道女權運動底幟之下。是可以摒絕伊們嗎。於是就有一個在女

學校裏讀過書的老鴿。首先提倡。召集了許多老鴿。開了一個老鴿大會。說我們也是女子。為什麼不能爭奪我們自己的利權。却眼睜睜的看那一大箱小皮夾子。給他們開了箱。一個個搶了去。大家放在腰裏受用。這不是蔑視我們的利益麼。我們須得提起抗議。我們須得誓死力爭。我們須得把已失去的權利。爭奪回來。自然。這是有關於各位老鴿的生死存亡大利益。當然一致贊成。同時又有在老鴿床頭的。擁護女權運動的同志。起來替伊們起草宣言。奔走奮鬥。結果下來。年紀輕的女孩兒家。總比鴉皮鶴髮的老鴿值錢。何況這

時候老鴿的潛勢力也打破了。單是一紙宣言。幾條標語。也敵不過女孩兒家的輕靈淺笑。不但是女權運動會的女同志出來給討人們張目。便是一般異性同志。也誰不趁此時候。

來講幾句門面話。說老鴿都是摧殘女權運動的盜賊。好比是馬羣中的害馬。人類中的壞人。這種人的女權應該仿剝奪公權之例。把伊們的權利剝奪。如今還要借女權運動的話。來攘奪伊們應被剝奪的利權。那簡直是反女權。不是真正擁護女權運動的同志。我們應該打倒伊們。一唱百和。這幾個老鴿太太。祇好縮了頭頸。在他們的床頭上。提倡女權去。便

是一個在女學校裏讀過三年書的老鴿。也祇好看自己的兩個大奶奶發呆。說大奶奶啊。大奶奶。怎麼做了老鴿。這個年頭上。你却是不值錢。任憑他們欺侮了啊。

那班得着解放的討人。初出來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興高彩烈的。說從此後我們是可以自由了。不必再看老鴿太太難看的嘴臉了。不必吃老鴿太太的排揎而不敢開口了。不愁再有皮鞭抽來和皮肉親善了。有看中的小白臉。可以隨便嫁給他了。那種倚着金錢勢力。不自己照鏡子的大腹賈和武人。此後休想倚着老鴿的權威來壓迫了。真是說不盡

的歡喜。話不盡的開心。比了在客人身上開着一記條斧。還要快活。

然而。曾幾何時。歡喜的漸漸皺起眉頭來了。快活的漸漸收起笑臉來了。要幾個男人。倒可以撈一把揀揀。儘有雪白粉嫩的小夥子。面孔上雪花膏塗得白白的。身上西裝穿得挺括括的。好比穿花蝴蝶。在伊們身邊盤旋。但是經濟上却大起了恐慌。出來的時候。總以請憑着一張面孔漂亮。在這個女權運動勝利的年頭上。女人家是決計不會吃虧的。要吃什麼。穿什麼。住什麼。那怕男人家不乖乖的拿出錢來。

但是事實上却大謬不然。男人

家沒有錢。却是逼煞他們也不中用的。好在女權運動擴展。他們祇要陪着笑臉。你用不着他。別個女人却用得着的。性。生活上的安慰。便是沒有錢也無用過慮。除非女權運動上面。戴着這一條。婦女不得與男子漢有性慾上的交往。可惜女權運動却没有這一條。婦女也捨不得離開男子。

討人們誰是有錢的。便是有幾個能有一點兒私蓄。也早在快活歡喜的時候。很闊綽的化完了。到了後來。大家誰也沒有錢。要想仿照從前的老法兒。拿出堂子中迷人的手腕來。但是可憐的男子漢。遭着女性蹂躪的男子漢。有錢的看見了這班女

難民。早已桃之夭夭。保他們的身家要緊。恐怕在這個當口。給伊們釘住不能脫身。剩下來的。便不過祇是幾個沒錢的了。他們也有他們的主意。橫豎是兩肩荷一口。就是來和你們周旋周旋。石子裏榨不出油來。你們可也無可奈何他啊。因此這班討人。無論是正式嫁人。無論是胡亂軋姘頭。到頭來却都覺得手頭不便。漸漸的感着困難。和他們吵鬧也不中用。灌迷湯也不中用。他們一般的也套着你們老法兒。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便給脚底你看。

竟沒有一個是有錢的男人。可以作女權運動忠實的信徒者。於是那班討人。便大大的起了恐慌。說早知如此。悔不當初。這一種自由。謝謝一入門罷。還不如從前在老鴇太太手裏過日子。開銷是有老鴇太太作主的。祇要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多麼寫意。如今自己作了主。却是天天過大年。夜。又多麼的難過。殺千刀的男人家。爲什麼你們從前在堂子裏。成千成萬的洋錢鈔票會送進來。如今可以任我們自由。隨便與你們交往了。你們却又一個錢也不見呀。難道說你們的錢。從前都在堂子裏送光了麼。這一種情形之下。女權運動的

主持者。也無法來維持。第一。究竟不好強迫有錢的男人來討伊們到府上去。第二。便是有人肯來討伊們回去作姨太太。但是女權運動上的第一條是載明禁止納妾的啊。結果。便也祇好偽作不聞不見。任憑這班爲女權運動所犧牲的討人。踽踽街頭。便是請求救濟的文章。如雪片飛來。也一概投到字紙籠裏去。

那時老鴇太太得知這個消息了。說究竟還是在我們庇護之下適宜一些罷。誰教伊們要伸張女權。如今吃了苦。却是自作自受呢。也能既然沒有人來救濟伊們。還是我們幾個老太婆作些好事罷。於是便由老

自由花

鴇大會議決。發了一條通告。說願受壓迫者仍來歸我。不多幾時。那羣玉油頭。小花園裏。就鬧嘈嘈。笙歌依舊。喜洋洋。歡笑如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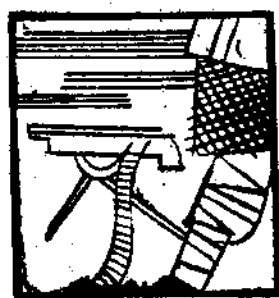
久不作短篇小說。筆重乃如千鈞。胡君雄飛。爲社會月報索稿甚急。乃胡亂草此稿應之。稿成復閱。竟不自知其爲小說。然索性作稿猶

如放屁。屁放不再認賬。稿成亦不願重做矣。文中於女權運動頗有詳辭。然事實上亦確有理由。並非故意侮辱。蓋凡百事必先圖其本。若捨本而治其標。不先提倡女子之生計。而唯以擴展女權爲急務者。則終見其失敗耳。女權運動如是。其他亦何莫非如是哉。

人面蛛

青。青。

南洋橫嶼日落洞。近有人面蜘蛛發現。緣有閩人鄭水興者。偕同眷屬。就居於海濱。面水背山。頗足陶情。主人經商積成。朝出暮歸。屋分爲四。屏後一房中置一衣櫥。家中人每啓櫥取衣服。輒見一蜘蛛。大如常蛛。形狀亦無稍異。惟復下一卵包。較平常蜘蛛爲大。家中人以其有污衣服。每思捕之。故數次不可得。後卒被捕獲。見其腹部酷肖人面。頂蓋紅色。頭髮如絲。目鼻口眉及耳皆全。鼻突出如凡人。鼻孔宛然。以掌心貼近之。有呼吸聲。奄奄一息。觸掌甚冷。目炯炯有光。眼珠自能轉動。口亦能開閉。此物一經發現。遠近皆知。主人如獲至寶。蓋之瓶中。供人賞玩。門庭若市。戶限爲穿。主人擬將此奇蛛陳列於公共場所。供衆參觀。說者謂此蛛如能運至滬上。則又可以與前之蟹背美人相媲美矣。



浙江之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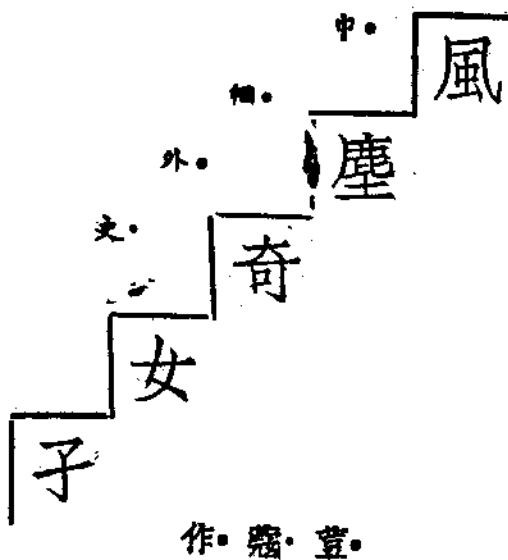
軼塵

畬民為浙江特殊民族之一種。散居於甌海道西南部。因處於窮鄉僻壤。故關於該民族之歷史。殊乏記載。

畬民自稱為槃瓠後裔。後漢書南蠻傳曰：「槃瓠。高辛氏之畜犬也。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召募有能得犬戎吳將軍頭者。贈黃金千鎰。邑萬戶。並以少女妻之。時有犬其毛五色。名曰槃瓠。銜吳將軍首造闕下。帝大喜。而以槃瓠不可妻。以女聞之。以為不可違信。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生六男六女。瓠死。其女歸。使迎諸子。衣服斑駁。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頗其意。賜以名山。後子孫繁殖。即今之畬民也。漢人稱畬民為畬客。中外地理大全浙江人文地理載曰：「畬客族。自稱為槃瓠之後裔。實為自廣東移來之獠族。其體質。語言。風俗。習慣。容貌。皆

異於漢人……其數約三四萬。處於甌海道西南部。福建之東北部。一鄭露赤雅云：「燕名蠻客。古八蠻之種。以南窮極嶺南。逕遷巴蜀。有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相傳以犬戎奇功。尚帝少女。對於南山。種落繁衍。」就上所言。似與畬民自稱尚屬符合。且益信該民為廣東之獠族。非浙江之土產也。廣東獠族自印度支那半島向東北方遷徙。以至廣東。再至浙江福建交界處。至於畬民何時到浙。尚無從考證。但我敢武斷曰。畬民定在明季之前移來。彼時浙江南部居民頗少。遂卜居於山谷中。至滿清寇入華夏。種族繁雜。浙江南部之富源未開。又無兵燹之患。故江西福建居民首先紛紛移居於此。而以福建為最多。深山幽谷。無處不至。遂與畬民混雜。成爲今日畬漢雜居矣。

畬民以其為槃瓠之後裔。故於狗首人身之畫像為其祖先。其迷信之深。則與我漢族信佛者相符。畬民婦女。有稍富者。其裝飾輒以狗首為尊。故常結紅布於頭為狗頭狀。插以簪釵。認為尊貴表現。余以畬民行狀特殊。迥異漢人。故特誌其源流。以示世界種族之不一也。



一 禪房花木根內觀紅粧
茅店風霜牀頭飛紫電

在廣東潮屬地方有座高山。岩石嵒嶮。樹林蒼密。也不曉得叫做什麼名。不過這座山頭。坐落在練江之南。所以土著的人。便叫他做南山。南山頂上。有所寺院。據說是勳建於明末崇禎年代。那山門外寫着鶴華禪寺四個大字。因為年代長久的關係。風吹雨蝕。已是模糊不可認識了。這鶴華寺的面積倒很大。風景也很幽

荷所以春秋佳日。也還有人不辭跋涉的去逛逛。說到平時。却就難得有人到這荒僻寺院裏來隨喜了。梁鼎文是個當地的貴家子弟。年紀已有十八歲。可是沒有一些統袴習氣。對於攻讀。很肯聽下用功。他因這鶴華寺地方很清靜。正好做個讀書用功之所。便帶了一個美童。向寺僧說明來意。借了後進東院的聽竹齋做書房。這聽竹齋雖是纔堪容膝。可是明廳淨几。十分清雅。齋外有方小庭。滿種修竹。每當清風細雨。颯颯之聲。悠然入耳。倒很令人心曠神怡。寺裏的方丈。法名了凡。已有五十多歲。相貌清奇。精神矍鑠。性情孤介。不大理睬人。可是對於梁鼎文。却就不對。時常和他在一起聚談。鼎文也覺得這和尚並不討厭。使很投機。可是了凡見鼎文如此用功。尤其是做詩時候。真合着然斷吟鬚的一句話。便對他笑道。相公的做詩。真是着眼在個做字了。倒不容易呀。鼎文聆着這話。頓時臉上漲得血紅。忙道。小子於吟咏一道。可算一竅不通。還請長老指教呢。

了凡道。這是那裏話。我也不過略知皮毛罷了。便和鼎文談論些詩文上的話。說得鼎文十分佩服。從此以後。鼎文便把了凡當做師長一般看待。有一天鼎文閒着沒事。想去找了凡閒談。走到方丈室。祇見室外的天井上。種着兩株古槐。樹葉森茂。高出屋簷。還栽了幾盆梅。雖着花不多。却暗香浮動。直撲鼻管。門正虛掩着。用手推開。可是了凡不在。祇見案上爐香還鼻噴出。線繞空際。鼎文便坐在藤榻上。遊目四顧。看見壁上掛了一口劍。黑得像烏鐵一般。却在那裏閃閃作光。心裏別的一跳。暗想。出家人要這牢什仔何用。難道這老和尚還會武術嗎。恐怕也不過是紙老虎騙人罷了。他正對着劍胡思亂想。忽地了凡回來了。了凡見他那副神氣。便問道。相公你儘管對劍發怔。敢是你也喜歡這玩藝兒嗎。你別小覷了這口劍。這劍已不知殺了多少人。飲了多少血。不過現在纔同老衲一般在這裏修行呢。鼎文忙敘容道。我不知長老才兼文武。倒要請教了凡

也不推辭。取下劍來。跳到天井。把劍一揚。掩映倏忽。如旋風作舞。但覺寒光逼人。樹葉駭落。鼎文看得目瞪口呆。了凡却行若無事的舞了一回。依然把劍掛起。鼎文贊歎了幾句。也不敢多說。回到自己書房裏。隔了幾天。鼎文因為了凡自從試劍之後。却沒曾見過。便又踱到方丈室。剛踏進門。見榻上的布帳。却低低垂着。心裏暗喜。料想了凡定是在那裏打瞌睡。放輕脚步。走到榻邊。輕輕把帳門撩起一看。那知睡在榻上的並不是了凡。老和尚。却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妙齡女子。出落得柳眉櫻口。十分秀麗。穿件紫醬色素緞緊身棉襖。束條墨綠軟網紮脚褲。頭上還兜着一方玄色綢帕。格外顯出她那吹彈得破的粉臉可愛。鼎文吃了一驚。暗忖。禪房清淨之地。那裏來這女子。大約了凡也是一個六根未淨。不守清規的賊禿。把佛門當做個藏嬌之所呢。正想迴身退出。不道那女子已倏的跳下榻來。手裏却拿着一柄亮晃晃的刺刀。圓瞪杏眼。指着鼎文罵道。那裏來的

小醜敢闖進這裏來。鼎文那裏想到這位千嬌百媚的女子。竟會如此發作起來。嚇得軟了半截。跪在塵埃。顫聲說道。女將軍饒命。我……我是來找了凡長老的話。猶未了。恰巧了。凡歸來。連忙叱住那女子道。月妹休得無理。他是梁相公。是個讀書人。一壁把鼎文扶起。一壁命那女子過來賠不是。那女子却鼓着腮。很倔強的問道。他闖到這裏來。難道還不是我的不是嗎。你既不在。他還要跑到這裏來幹什麼。這時鼎文也不敢辯駁什麼。連聲回道。該死。該死。這是小生來得魯莽了。便別過了。凡垂頭喪氣回到書齋。却已滿身大汗。把件貼身衫子都濕透了。美僅端上晚餐。他也不能下咽。只是和衣躺在床上。揣想那女子。總覺得這女子很是蹊蹺。非要聽個明白不可。所以他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穩。到了三更時分。乘着美僅熟睡着。他便蹣手蹣腳的走到方丈室的天井裏。見裏面的燈光。映在紙牕上。曉得了凡還沒睡。側耳聽時。還有談話聲。便向牕隙裏窺視。却見了

凡在案前的蒲上打坐。那女子却坐在牕沿。燈光反射在她臉上。益發嬌豔。她正和了凡說道。那畜生不道便是李子和的孽種。當時子和在會稽任上時候。幹出那種事情。真太放鬆他了。要是把他一刀兩段。倒也乾淨。不會留下這個畜生。現在又要去陷害金嬌婦了。鼎文聆着這句話。倒嚇得毛髮聳然。原來李子和是鼎文的姑丈。子和的兒子叫秋梧。和自己是中表。他近來確是在轉金家孀婦的念頭。但是那女子又怎樣會知道呢。便再凝神聽下去。那女子接着說道。我現在非取那畜生的狗命不可。了凡笑道。世界上人面畜生的東西。正多着呢。祇可惜我們沒功夫去殺個痛快罷了。那女子道。這都是金錢作祟。我恨不得把世間的金錢。都丟去。在海洋裏。一面說。一面在口袋裏掏出一文錢。望着這邊紙牕。擲來。鼎文那敢怠慢。忙把身子一縮。祇見那錢却嵌在糊牕的白紙裏。一半在外。一半在內。那牕紙却完整如故。好像是用小刀子把白紙劃了一條縫。纔把

鏡納進去的一樣。這一來他倒大驚起來。忙走回書齋。推醒美童。星夜逃出鶴華禪寺。下山去了。他暫不回家。却先去找秋梧說話。那時天剛破曉。秋梧還在夢裏。聽說鼎文到來。便披衣起床。迎進房內。見他神色慌張。喘息不停。便問道爲何這等模樣。莫非家裏出了什麼亂子。鼎文停了一停神。纔道。我家是沒有出什麼亂子。倒是老哥大禍臨頭。還睡在鼓裏。一些沒有覺得。秋梧莫明其妙道。到底是什麼事。有什麼大禍。你倒說給我聽。鼎文道。還有什麼事。就是那金家婦婦的事。便將那女子所說的話。和盤託出。秋梧聽了這話。倒也着急起來。沈吟了一會道。既然如此。我便先派幾個人去探聽虛實。然後再請官兵緝捕是了。鼎文叮嚀道。不過千萬要小心。他們兩人。恐怕不容易對付罷。秋梧強笑道。我自理會得。老實說。我轉金家婦婦的念頭。干他們鳥事。他們要麼來惹我。我不給。他們些苦頭嘗。他們也不知我李秋梧的厲害呢。鼎文也就不插嘴。辭了秋梧。逕自回家。

因爲一夜沒會闔眼。又跑了許多路。實在精疲力倦。便躺在床。上。呼呼的睡着。連得中夜兩餐。都沒起來吃過。一直睡到第二天辰牌時分。纔醒轉來。睜眼看時。那陽光早已射入簾櫳了。連忙坐起來。穿着衣服。却在枕邊摸着一張紙條。很是詫異。拿過來一看。却見上面寫道。孺子饒舌。幾誤我事。隔牆相窺。略試小技。乃猶不知戒。因再警告。切勿捲入漩渦。否則玉石俱焚。後悔莫及也。

月姑白。

鼎文念了一遍。曉得是了凡口中的月妹那女子寫的。倒又着急起來。看看四面牆戶。都關得密不通風。不知那女子怎樣把這紙送來。很是奇怪。問那美童。却也莫明其妙。正在發怔。却巧秋梧到來。鼎文忙把這事告知他。又問他事已怎樣。秋梧却強自鎮定道。沒有事。他已派人去探聽過。回說老和尚已出門去了。至於女子不女子。却從來沒會見過。鼎文勸道。我看算了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苦自尋煩惱。萬一鬧出事來。倒不

是玩的。何況金孀婦也沒多大油水可榨。傳說出去也不大好聽。秋梧哈哈笑道。你這人太沒有胆量了。不是誇口。我從來不怕什麼。那女子就是三頭六臂。我也不去忌憚她。現在這事已有些轉機。金孀婦也曉得我的厲害。情願把西門外的十幾畝田讓給我。我也答應貼補她一百兩銀子。要是她還是不識時務。哼。我就老實不客氣。自有對付辦法。她村中有好幾個人。都是聽我吩咐的。我祇消命他們到官裏一告。說她不守婦道。我又到衙門裏打點一些。還怕不把她逐出去嗎。她雖有個七歲小兒子。也逃不出我們手掌之中。那時別說田要歸我。連得房屋傢具都要變換主人了。鼎文道。這事與我無涉。我本來用不着杞人憂天。不過你自己總要小心一些便是了。秋梧道。承你關心。十分感激。事成之後。再圖酬謝。明天我想要到金家村去走一遭。你如有興。不妨同行。鼎文是個好動的人。聽說有得出門去走走。也就把旁的念頭都丟開。忙道。好呀。我正愁坐在

家裏不定神。出去玩兩天。倒可散散心。便約明天上午在鼎文家裏齊集。因為鼎文那裏到金家村比較近一些。此去約有一百多里。那金孀婦却是一位三十餘歲的節婦。丈夫纔於去年逝世。所幸遺有一點薄產。還可維持生活。膝下有個七齡小孩。母子兩人。倒很舒適。不道秋梧要覬覦她那西門外的十幾畝田。便誣說是他祖上遺下。押在金孀婦那裏的。現在要收回了。可憐金孀婦是個女流之輩。村裏的人。見她有幾個錢。素來是視為眼中釘。還有誰肯替她說句公道話。而且秋梧又是個有勢力的人。就是要說話。也是等於白說。倒結了個怨。却又何苦。所以大家都不去過問這事。金孀婦真是呼籲無門。祇有鎮天價嚎啕大哭。那天晚上。金孀婦睡到二更時分。又想起十幾畝田將要給秋梧強佔去了。人家如此地欺侮。以後的日子。還能過活嗎。一陣心酸。便又放聲大哭。還連帶把李子和秋梧父子咒罵了一陣。不道因此却驚動了本書的主要人物。月姑了。月

姑正在金鑪婦門外走過。聽得哀哭之聲。不由站定細聽一會。却也不知什麼緣故。聽到李子和三個字。她便猜透又有什麼枉冤事。到了次日。月姑重來探聽。纔知內幕。月姑很是氣憤。決計替那金鑪婦打不平。原來月姑的父親在日。也會被李子和陷害入獄。幾乎喪掉性命。現在狹路相逢。今日之事。自然我為政了。月姑一半是抱不平。一半也是報自己的仇呢。

再說鼎文和秋梧會齊後。便坐了兩乘轎子。一直向金家村前進。因為兩地相去百餘里路。不能早發夕到。而且到了梅鎮。須改由水路坐船。所以秋梧們到了梅鎮。已是申刻時分。便在鎮上落了棧房。歇息一齊。預備明天一早動身。當下兩人在棧房裏抹了臉。喝了茶。便到街上去走走。這梅鎮雖是小小一個集合的所在。可是市面却十分興盛。兩人走了一遭。覺得有些肚餓。秋梧便道。棧房裏飯食未必十分高明。我們還是在外邊暢快地吃一些罷。鼎文正中下懷。回道。很好。便轉了

幾個灣。找到一爿和興館。規模雖不甚宏麗。却還清潔。兩人走了進去。一直上樓。揀了沿牆口兩個空位坐下。堂倌見他兩人都很體面。連忙走過來。堆滿笑臉。抹着桌子問道。客官要用些什麼酒菜。秋梧點了五六樣菜。兩盞酒。隔了一會。酒菜都端上來。兩人也不客氣。大嚼大喝起來。秋梧這時以為鴻鵠將至。所以心裏十分高興。又是喝了幾杯酒。更是得意忘形。對鼎文說道。明日我把這事辦妥了。準可發一筆小財。就是用掉幾個小錢。估量上去還足足有四千兩銀子可以到手呢。鼎文笑道。你畢竟運氣好。像我是徒讀死書。一些作為都沒有。就有了這種機會。我可也辦不來呢。俗語說得好。無毒不丈夫。你真不愧是箇丈夫了。秋梧也哈哈笑道。一月前有個相命說我今年流年不佳。囑我要小心一點。我想現在平空的可以撈上幾千兩銀子。難道還可說是流年不佳嗎。說到這裏。却聽得街上一陣鈴聲響。鼎文便伸着脖子。從樓窗往下一望。祇見一位女子。跨着

一頭黑鬚由東而西。如飛一般過去。瞧她的背影和裝束。倒又不似普通女子。正在疑神。可是於街塵飛揚中。已不見她的影蹤了。暗想那女子莫非月姑嗎。心裏很是納悶。却又不便告訴秋梧。草草喫完酒飯。秋梧會過賬。一同回到棧房。那時已是上燈時分。秋梧因爲多喝了幾杯酒。早有醉意。便躺在一張半床上。呼呼地睡着。鼎文覺得很是無聊寂寞。又是想起剛纔所見的女子。心緒格外不甯。所幸隨身帶了幾本閑書。便拿上一本。坐在燈下靜看。可是看不到十幾頁。便也有些精神疲倦。站起身來。要想到大床上安睡。見秋梧和衣縮着。推了他幾下。他却沉醉不醒。嘴裏嚙語道。金嬌嬌這回你可曉得我的厲害了。鼎文暗自好笑。替他蓋上棉被。自己也解衣脫履。熄火就寢。

這時正是冬夜。廳外的北風。吹得呼呼價響。屋簷上的露水。被風吹得都結成霜。白蒙蒙地映着黯淡的月光。反射在廳上。覺得很是蕭瑟。鼎文在牀上。那裏睡

得穩。輾轉反側。朦朧間正要闔眼。却見一道紫光。倏地打廳隙裏飛進來。嚇得鼎文戰慄無人色。說時遲。那時快。這紫光剛一閃。祇聽見秋梧微微地呼了一聲。却又沒有了。鼎文以爲秋梧也是給電光驚醒了。便喚道。秋哥。你剛纔可曾看見什麼嗎。一連喚了幾聲。却沒有一些聲息。這時鼎文已心驚肉跳。也不敢再睡。想還是叫醒秋梧。好壯壯胆。便跑下牀來。趿着鞋子。上了火。走到秋梧牀邊一看。秋梧已是身首異處。忙報知店家。其他的客人都都聞訊爭來看。店家先把房內各處搜尋一會。也不見端倪。再檢查秋梧身上的銀錢等物。也沒有走失。鼎文見鬧出這等人命大事。早急得不知所措。許多看熱鬧的人。更是七張八嘴。議論紛紛。那店家也正在就憂。抬起頭來。見壁上有幾行墨滯未乾的字。便對鼎文道。客官你瞧這邊寫些什麼字呀。鼎文看了數口氣道。這事可就沒有辦法了。原來上邊寫道。

死者李秋梧。殺者是月姑。

自作其孽。

死有餘辜。

若個多事。

便也依樣畫葫蘆。

可是那班瞧鬧熟的人。却莫明其妙。始終不知葫蘆裏賣什麼藥呢。

二 驛館相逢孤根欣有託
鐵廳被繫俠女報深恩

那一天的晚上。石頭城畔的名利招商店內。却有一位退任縣太爺。攜了他的夫人公子和家子們。寄宿在那裏。這位縣太爺。姓章名祖聖。是個孝廉出身。做得一手好詩文。不過他的腹內。雖都是錦綉文章。可是做官的訣門。却是一點不懂。所以在任兩年。不但依舊兩袖清風。故舊依然。却還招惹是非。弄得到處是冤家。他

却還是吾行吾素。秉公辦理。不肯瞻徇情面。案牘之暇。便做做詩。喝喝酒。覺得很是快樂。那裏知道這個快樂。却樂不到幾時。章祖聖便忽地撤職了。連得章祖聖也莫明其故。好在章祖聖也不在意於此。要去則去。所以便攜了夫人程氏。小兒玲官。和老家人阿貴。從維揚任上歸返會稽原籍。道經石頭城。就預備在那裏遊玩幾天。這天晚上。他們喫過晚餐。正閑着沒事。祖聖便拿出一本書來。坐在燈下。和程氏同看。玲官那時。祇有六齡。却生得玉雪可愛。十分活潑。章祖聖因為膝下祇此一。枝。所以很是疼愛。程氏也就早早地哄玲官去睡了。祖聖所看的一回書。却是紅線藍盒的事。祖聖看罷。對他夫人微微笑道。天下那有這等奇女子。我倒有些不信。程氏答道。不有其事。那有其書。書上所說也許是實事。祖聖道。這也未必。無論什麼事。一經文人筆下煊染。就是極平淡的。也許變為極詭譎的了。我雖也聽下下過幾年功夫。可是我却終不敢相信書上的話。除非我親

眼見到。纔能折服。……剛說到這裏。忽聽得遠遠地。有一陣哭聲。隨風吹來。倒把祖聖怔住了。程氏也很詫異。暗想這這時候。怎麼有人在那裏啼哭。莫非出了什麼亂子。心上倒別的一跳。却巧阿貴正端着茶進來。祖聖便問道。阿貴你聽見遠遠的哭聲嗎。阿貴把茶盤擺在抬上道。怎不聽見。不過趕了一天路。誰還有閑功夫去管這些事。說畢。背轉身暗地裏打起呵欠來。章氏道。我倒聽得有些不忍。怎麼還沒有哭。阿貴你去叫店小二來。我們要探聽是什麼一回事。阿貴便應聲去了。祖聖對程氏道。女子們富於情感。所以善哭。你聽得哭聲。便也動起情感了。程氏道。未必你們男子便沒有情感。說話之間。店小二已顛着屁股。走進來請了安。站在下處。誠惶誠恐道。老爺夫人傳喚小的。有何吩咐。程氏道。我來問你。你聽這一陣陣的哭聲。是打那裏來的。店小二不知什麼事故。心裏已是七個吊桶上。八個吊桶下。沉吟了半響。纔道。哦。夫人問那哭聲嗎。是那後邊賣

解女的女孩。在那裏啼哭。我早已關照她半夜三更。不准作聲。萬一驚動老爺和夫人。倒不是玩的。那知這女孩不知就裏。致勞夫人動問。真是該死。待小人再去叮囑她。說畢便拔脚要走。程氏阻住道。慢來。我還有話問你。那女孩子爲什麼哭得如此淒哀。她們是怎麼一回事。你詳細說來。店小二縮住脚回道。那賣解女就攔在這裏。已有半個多月。起初時光。還會同那女孩在街頭賣藝。騙幾文錢度日。後來患了病。倒在床上。別說房飯錢付不出。連醫藥之資都沒有。這兩天病勢格外沉重。所以她的女孩。便時常號陶大哭。真怪可憐。祖聖插嘴道。這女孩不獨可憐。還覺可愛呢。程氏聽完了話。不禁惻隱之心。油然而起。便道。我倒要去看看她們是什麼模樣。這時已驚動醒了那睡在床上的玲官。跳將起來。嚷道。媽媽。那裏去。我也同去。祖聖忙走過來。握着他的手道。好孩子。你還是睡罷。你媽就在這裏。去去即來。外面黑越越。恐怕有大貓在那裏。你還是不要去的好。玲

官道大貓我不怕。我倒怕媽媽給大貓咬一口。還是我陪媽媽一同去。祖聖又哄了他幾句。玲官那裏肯依。程氏無奈。便替他披上一件外衣。命阿貴和店小二掌燈同往。一路上玲官絮絮地問程氏到那裏去。他還以為到那裏去游玩。所以十分高興。轉過幾個灣。已看見一間矮平房。從那破紙牕裏透出一些暗澹的燈光。啼哭的聲音。便是從那房內發出。越近越聽清楚。越覺如巫峽猿啼。十分淒涼。玲官也詫異道。媽。誰在那裏哭。程氏還沒答話。店小二已走進房內道。別哭了。別哭了。快快來迎接貴人。玲官也搶着闖進房。却見破桌旁。有個小女孩。站在那裏掩面痛哭。身上穿的衣服。很是敝舊。桌上却凌亂地放着茶檯藥鍋。以及杯盤之屬。玲官忙走上前扯着他的衣袖道。你哭什麼。可是給你媽媽打罵了。可是要錢買糖菓。一壁說。一壁在口袋裏摸出幾文錢。塞在她手裏道。回頭來待我向媽媽多要幾個給你。那女孩正哭得很傷心。陡覺有人在旁相勸。忙放下手。

來見是一個男孩。倒喫了一驚。連忙收淚。又見他要給自己錢買糖菓。倒又有害羞。便掙開手走到床邊。輕輕推着那朝裏側睡着的婦人道。媽媽。你迴過身來。又在她耳旁低低說話。說了又回過臉來偷看玲官一眼。那婦人聽見女兒的話。便乾咳了幾聲。慢慢轉過身來。却見門外走進一位華貴的婦人。不禁一怔。店小二便指着床上的婦人對程氏道。她便是賣解女。這女孩是她的女兒。也就是剛纔啼哭的人。又對那婦人道。這位夫人聽見你女兒哭得很悲傷。特來瞧瞧你們。那婦人聽了這話。忙要爬起來行禮。可是身不由主。正在掙扎。程氏便道。你是有病在身。不必多禮。那婦人也就告罪稱謝。先請問了程氏的姓氏籍貫。店小二早端過椅子。請程氏坐定。程氏便把丈夫退任。回來遊學。如何聽得哭聲。如何詢問店小二的話。都說明。然後詢問她如何病倒在此。那婦女聆着這話。不禁那深陷的眼眶裏。已迸出兩行熱淚來。流在稿枯黃瘦的臉上。梗咽着說道。難

婦姓宋。是山東兗州地方人氏。父兄們都是在營裏辦差。丈夫沈大勇。以保鏢爲生。所以我對於刀鎗一道。耳濡目染。也就有幾分懂得。不過丈夫素來是輕財重義的人。所以一生奔波。總是家徒四壁。不幸四年前丈夫便一病不起。撒下薄命人和小女阿菊。在世間受盡磨折。說到這裏。便指着那女孩給程氏瞧。那女孩聽得提起父親的事。眼眶裏又含了兩包淚。程氏瞧她那模樣。怪可憐。怪可愛。倒是玲官見她淒哀的情狀。心裏早已十分疼惜。那婦人接着道。丈夫死後。我們母女孤苦無以爲生。我便祇得靠着賣解過活。帶了女兒在江湖上浪跡。總算不至變爲餓殍。就是阿菊對於武術一道。也能略知一二。那知來到此地之後。不幸病魔纏身。不能到外邊去獻醜乞錢。而且我自己也曉得病勢很重。恐怕活不成了。我自己死了。倒也乾淨。所可念的。便是這小丫頭以後的日子。孤苦伶仃。不知如何是好。說到這裏。眼淚又酸酸地流下來了。程氏道。你不必傷心。慢慢

調理。病自會痊愈的。這女孩倒很乖巧可愛。不知已有多大年紀了。那婦人道。已是八歲了。玲官插嘴道。媽媽。她不是比我長二歲。倒是一位姐姐呢。那婦人怔道。她那有這個福氣做你的姊妹。就是要做府上一個侍婢。也不可得呢。程氏微微一笑。便把阿菊攔在身旁。端詳了一會。又問她道。你媽說把你給我們做小丫頭。你情願嗎。阿菊祇是低頭不響。玲官却瞪眼瞧着。恨不得她立刻就答應。程氏談了一回。又安慰了她們幾句。便在身上掏出幾兩銀子。交給那婦人去醫治疾病。靜心調養。逕自攜着玲官去了。那婦人真是感激得說不出話。忙命阿菊送到門外。玲官走了幾步。回過頭來。却見阿菊還站在那裏。可是見玲官瞧着。便迴身入內去了。程氏回到房內。便將經過情形。告知祖聖。相與嗟歎。玲官也道。那姐姐倒真怪可憐呢。祖聖笑問道。她可憐在那裏。玲官道。這倒不知。不過確是可憐。說得大家都笑出來。第二天玲官吃過了飯。便要程氏伴他去看阿菊。程

氏却也很念那婦人。不知她的病勢如何。看她那副模樣。已是病入膏肓。恐怕扁鵲復生。也是無能爲力。如今給玲官提起。便命阿貴伴着同往。到了那裏。那婦人正昏沉沉的睡着。阿菊却坐在床邊發怔。見玲官們進來。連忙站起讓坐。程氏握着阿菊的手道。你媽媽今天請過大夫診察嗎。阿菊點點頭道。請過大夫了。程氏道。病勢若何。阿菊道。也不過如此。這時店小二也來了。便對程氏道。那大夫說病勢很重。十分之九沒有希望。要是兩天之內。不起變化。或者還有一線生機。但是這兩天的難關。恐怕難得逃過。程氏忙丟個眼色。叫他不必說下去。却道那婦人已醒回來。忙問道。大夫怎樣說。我自知沒有活的成分了。程氏勸道。你別焦慮。靜心調養。自會靈然。有病的人。不該胡思亂想。有什麼事。在我能力所及的。或者也許能替你設法。婦人道。我別的也無所留戀。祇是膝下塊肉。不知如何擺佈。我在九泉之下。那忍見我菊兒。孤苦伶仃。飄泊風塵。所以我想……說

到這裏。却哽咽着祇是對程氏瞧。程氏道。你有什麼話儘管說。我能幫助的地方。我總爲你設法。那婦人道。祇是一句話說不出口……要是夫人肯把阿菊收留在身邊。做個侍婢。那末孤根有託。我死也瞑目。無所掛念了。程氏還未曾置答。玲官却低聲說道。媽媽。你答應了罷。阿菊見玲官那種神情。也幾乎笑出來。程氏道。那是如何可以。既然如此。我便把阿菊收爲義女。你的女兒。便是我的女兒。你總可安心了。那婦人正欲回話。却一陣咳嗽。吐出幾口鮮紅的血。阿菊忙伸着小手。替她撫着胸頭。那婦人便命阿菊向夫人見禮。阿菊有些羞答答。玲官却走上一。硬拉阿菊行禮。程氏笑道。不必多禮了。便在手。取下一枚白玉美鐲。送給她。又拿出幾兩銀子。命店小二去替她們辦些應用的物件。玲官還拖着阿菊道。現在我倒要正式叫你一聲姐姐了。姐姐。我們一同到前院房裏去玩玩好嗎。阿菊祇是不應。程氏叱道。你別儘玩。一些沒有禮貌。那婦人也罵阿菊道。

你怎的連哥哥都不叫一聲。說着對玲官強笑一笑。程氏也就告辭走了。祖聖聞知此事。心裏也很高興。對程氏道。明天你不妨把那女孩帶來給我瞧瞧。我也有一半份兒呢。玲官原想附和贊成。因為剛給程氏數說過。也就不敢再多嘴。站在祖聖身旁靜聽。他們却又談旁的事情上去了。過了兩天。那婦人的病。果然續命無方。嗚呼哀哉了。阿菊哭得像淚人兒一般。祖聖夫婦。便替她棺殮安葬完畢。把阿菊收留在身旁。這樣一來。祖聖們在石頭城已耽擱了好幾天。歸心如箭。馬上買棹回里。

一路上阿菊想起她的母親。總是背人流淚。玲官却時常七不搭八的勸慰她一番。所以到了會稽之後。倒也不甚悲苦。聖祖夫婦待她。真是如同己出。玲官和她。更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有時還跟着玲官讀書。不過阿菊對於讀書。素來是不近情的。程氏命她學習女紅。她更是覺得如坐針氈一般的苦。閑着沒事。便獨自

自走到後邊的荒場上練拳。玲官看了好笑。問她道。姐姐你笑我讀書太苦惱。我倒要問你學這玩藝兒。有什麼好處。阿菊也嫣然笑道。好玩而已。有什麼道理。有一天清晨。玲官正在門前散步。忽聽得枝頭的烏鴉。噪個不停。玲官心裏十分氣悶。認為不祥。正苦無可發作。却巧阿菊笑吟吟地走將出來。見玲官悶悶不樂的模樣。便問他為何事。玲官指着枝頭的烏鴉道。清晨聞鴉啼。不是大吉利。我恨不得爬上樹去打牠個半死。阿菊道。鴉啼干人們何事。即使爬上樹。鴉也早已飛去了。玲官鼓着小腮道。飛去也好。說着便拾起一塊石子。瞄準樹梢。正要擲去。阿菊搶着道。且慢。還是待我來罷。便取過石子。不慌不忙。輕舒玉臂。祇見她柔荑一揮。那枝頭烏鴉。已隨手墮地。玲官不禁喝采道。姐姐真好眼力。真好手力。忙上前一看。那烏鴉已腹破腸流。死在地上。玲官暗自驚奇。便將這事稟知父母。祖聖夫婦知她是練有功夫的。也很稱美她。更不便禁止她打拳弄刀。所

以阿菊的武藝。天天有進步。玲官對於阿菊傾愛的真誠。也天天的增高起來。可是阿菊對於玲官。却慢慢地反而顯出生疏。她時常跟在程氏身旁。見着玲官。總是想法引避。偶然閒談。也說不到三五句。便託詞走了。弄得玲官莫明其妙。在阿菊十五歲那年秋裏。程氏忽患了痢疾。症死了。祖聖自然是痛悼故劍。十分悲哀。阿菊和玲官。更是號啕大哭。呼天搶地了。自從程氏故世之後。玲官當然以阿菊格外可親了。可是阿菊的態度。總覺得很是勉強。不過她暗底裏却又十分關切玲官的事。那知隔有半年光景。阿菊忽然失蹤了。祖聖大吃一驚。因為程氏死後。一切銀錢首飾。都是由她管理。真非見利忘義。突起變心。一面歎着救虫弗救人的俗語。一面搜查走失些什麼東西。但是搜查結果。一些都沒有走失。却在阿菊的床頭。找着一個留條。大意說是如何受着再造之恩。出走也是出諸不得已。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也沒有決定。總之此行目的。是在圖謀立身之道。

結草銜環。當俟他年。祖聖見了這留條。心裏纔明白。很讚歎她是個奇女子。倒是玲官心裏悲痛。暗自流淚。又想她是個年輕女子。世道荆棘。教她何處安身。此去定是凶多吉少。便要求他父親裂紙出榜。四面找尋。可是鴻飛冥冥。却也無從探訪。隔了幾時。祖聖已把這事忘懷。玲官却還念念不忘。後來祖聖因事北上。覺得讓玲官單獨在家。總有些不放心。便擬把他送到杭州外舅家。同他兩位表兄一起讀書。一來有照應。二來也可不廢功課。玲官在家也覺得十分氣悶。久聞杭州是個山明水秀之鄉。又有表兄同伴。自然很是高興。一口答允。祖聖命家人送他到杭州。自己却帶了阿貴。被北上。

玲官到了外舅家裏。起居飲食。倒很舒適。原來他的外舅姓張名青元。也是個名孝廉。祇因上了年紀。精力不濟。所以退養林泉。優遊歲月。課着大兒松明。次兒竹明讀書。他見玲官態度很是溫文。神采也很秀朗。料非池中之物。心裏很是憐愛。玲官天資原是聰明。青元

又能誇誇誇。進步很快。所做的課卷。真令長老驚歎。松明竹明兩人。都及不上他。有一天。正是端陽佳節。玲官閑着沒事。暗想到了杭州。轉瞬已經數月。尙未領略過湖山勝景。便稟明了青元。攜了奚童。到各處走走。最後到了放鶴亭。便坐在那裏。淪茗。休息一會。却見遠處塵埃飛起。有幾匹高頭駿馬。如飛而來。到了亭下。繞各把馬扣住。跳下坐騎。爲首二人。年紀也不過二十歲左右。看他那種裝束。便料定他是貴家子弟。後面隨着三個彪形大漢。面相猙獰。很是可怕。玲官見了。心裏暗吃一驚。細想河水不犯井水。他遊他的。我逛我的。各不相涉。何怕之有。也就不去管人家的閑賬。倒是那奚童拉着玲官的衣袖道。相公。我們還是走罷。那位少年是李相府裏的公子。專喜在外邊亂闖。誰碰到他。便是誰的不幸。所以人家都稱他做小老虎。小老虎雖發不出聲。老老虎那就厲害不過了。玲官聽了這話。笑道。笑話了。我不去得罪人家。難道人家真的敢吃人嗎。奚童給

玲官這句了。玲官也就不敢聲張。只見那位李公子已慢慢地走入亭子裏來。見着玲官。哈哈笑道。那裏來的窮小子。敢在這裏放肆。快和我滾出去。玲官雖是讀書人。聽了這話。也禁不住發怒道。你不要出口傷人。這裏是什麼所在。誰可來得。誰不可來得。李公子見他回嘴。心裏已老大的不快活。便伸手要抓玲官。玲官忙把雙手一推。李公子却萬萬想不到玲官敢回手。所以給他一推。沒曾留神。便踏個空。跌在亭前的石級上。玲官自知闖了禍。小老虎的虎鬚是不好捋的。目今又是寡不敵衆。別吃了眼前虧。便從亭後一溜烟的逃走了。這時幾個大漢見公子被人欺侮。連忙走上來扶起他。可是他的臂上。早已擦出血來了。一面替他裹傷。一面要找玲官。玲官已走得無影無蹤了。既得把那奚童帶回去。同明玲官的家世姓氏。便到官裏去報告。不一會。已由官裏派人到張家來捉人。可憐玲官回來之後。提心吊胆坐在書房裏。却不敢稟知舅父。等候奚童。却又不見

回來好生納悶。正在此時。已有幾個差人。一直闖進書房。把玲官抓了去。這一來。驚動了張青元。忙出來詢問。究竟。差人們冷笑道。你要問究竟。我們也不知。祇問你們這位好少爺便得了。他有本領。打李相府公子。還怕到衙門裏去了轉一轉嗎。說着。便把玲官帶了去。張青元聽見李相府幾個字。心裏便也耽驚。到外邊打聽明白。了案由。知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在李相府手裏。便不容易辦了。好在衙門裏他也很熟。便去拜會那位官長。請求憑公判斷。上上下下。又打點了不少銀子。這位官長。和張青元是很投機的。要不是李相府的主告。如此小事。玲官早已釋放了。祇因李相府的來頭太大。他的片子。便和聖旨一樣的有力量。區區一個地方官。那裏敢不唯命是從。所以對於李青元的請託。也是愛莫能助了。玲官被捕了好幾天。却不曾傳審過。張青元去探聽了好幾遭。總說相府裏派人來調說。要待公子傷愈之後。纔得傳審。兇犯暫時拘押監中是了。其實李公子

的傷。不過是皮膚上一些擦破。沒有什麼大了。而且早已痊愈了。他所以推說的原因。便是有意將案擱起。要把玲官拘禁一年半載。因為這些小事。就是判斷下來。也不能有什麼大罪名。所以出此毒策。你道他的手腕。酷辣不酷辣。張青元雖然想盡心計。走盡門路。也奈何他們不得。可憐玲官。文弱書生。那裏受得起縲紲之苦。起初二天。倒還勉強支持。到後來。聽說這事。已是無形擱起。監獄裏的待遇。又是十分苛刻。他憂傷抑鬱之餘。真是粒食不能下咽。便懶懶病起來。那時監獄裏。暗無天日。不比現在來得改良。對於犯人的性命。看得不值半文錢。別說病了。就是斷了氣。也不當一回事。所以玲官病倒獄中。也就無人來睬睬他。兀自一人。吟呻悲歎。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說。有一天晚上。大約已是子牌以後。玲官躺在草堆上。翻來覆去。呻吟不已。祇有那土牆前射進一些模糊的月光。耳邊又聽得一陣陣地風吹草木的呼聲。益覺淒涼萬分。這時他思前慮後。

自料此生休矣。再也沒有重見天日的希望。不知父親可知道此事。要是知道了。他老人家不知又要如何着急。悲痛。想到傷心之處。不禁涕泗交流。正在這時。忽聞隱外呼的一聲。條的寒光一閃。有一團黑影。落在自己身旁。玲官不知何物。嚇得抱頭縮頸。不敢動彈。祇聽得耳邊有女子聲音喚道。玲官。玲官。快快醒來。別昏迷害怕。還是逃命要緊。玲官好生奇怪。忙問道。你是誰。那女子道。此地非談話之所。走了再講。便把玲官馱在背上。跳出獸門。洒開大步。如飛而去。玲官正在莫明其妙。已走到山麓。下一座枯廟裏。那女子把玲官止在蒲團上。纔笑哈哈地對玲官道。怎麼你竟不認識我了嗎。這幾天已微現魚白色。玲官便借着陽光。端詳尋思了好久。纔恍然悟道。你不是阿菊姐姐嗎。那女子點頭道。是啊。我們已好多時不見了。玲官聽得真是阿菊。喜得什麼似的精神一振。倒也忘却一切病痛。便要拉阿菊一同坐下道。你這幾年跑到那裏去。累我念得好苦啊。阿

菊道。這話且慢談。待我去找些東西給你點飢。說罷便整向後面的矮屋而去。隔了一會。便笑吟吟的端着一大碗開水。和一些乾糧。放在玲官面前。玲官偷覷他那吹彈得破的粉臉。益發嬌豔了。一壁喫。一壁又催問阿菊的別後光陰。阿菊也找了一個蒲團坐着。說道。我自離了家庭。便到各處尋訪名師。總算在岷嶺遇到紫姑。學習一些本領。在此數年之中。天天是在山裏過生活。一無善狀可述。這回因為要到普陀一行。到了浙江。纔知你的事。而且聽說乾爺在北方。也還得意。我看你現在還是也到北方去走一輪。或者就在那裏念書。免得多惹是非呢。玲官聽了。點頭讚歎。又和她談些往事。覺得津津有味。隔了一會。已是辰牌時分。阿菊便伴玲官到市上去投宿旅店。玲官還有些提心弔胆。怕給弋人追獲。阿菊笑道。此地離開杭州。已有二百多里路。就是那狗賊們追來。我自也有對付的辦法呢。說時已抵市鎮。找了一家招商店安息。玲官的精神。雖還暫時支撐得

起。可是病魔還不會退。到了棧房裏。便覺頭眩腦脹。遍體發熱。阿菊忙替他請大夫。慢慢調理。過了三天。果然病已靈然。阿菊心裏已很焦慮。急要走路。祇因給官有病。不得不耽擱兩天。現在給官病已痊愈。便約明天起身。給官却要阿菊一同北上。阿菊唯唯否否。各自就寢。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早上。給官起身之後。却不見阿菊形影。忙問店家。却道她在黎明時候。便結清店飯錢。獨自先行了。給官好是奇異。又怪她該不告而別。况且自己單身在此。阮囊羞澀。別說北上訪親。難達目的。就是在此度活。也無法可想。便長歎短吁。坐在床沿發怔。正想移枕偃息一會。却見枕上有個小包裏。打開看時。裏面約有五十兩銀子。還有一張字條。正是阿菊寫的。囑他即速北上。重聚天倫。免惹意外是非。他日有緣。津橋相會。給官癡想了半天。沒有辦法。祇得依言北上。但是津橋相會的話。會否成爲事實。那就不得而知了。

著棋

渾渾

南方人稱游手好閑之徒爲流氓。北方稱爲渾渾兒。上海人亦稱爲白相人。若輩儕侶乍逢。切口每不期而脫口出。若搶帽子之稱爲拋頂。實等。固已盡人皆知。而尙有所謂著棋者。則

爲借錢之代名詞。其意則爲暫時調移。蓋著著時。棋子時時移動。來往靡定。故借用之。另解。則含有觀觀誘惑之意。如佈棋局者之欲引人入彀耳。故此中人每有欲著某人之棋之語。蓋即轉某人之念頭之意也。

社會
小說

春明新史

張恨水著

楔子 深巷賣花來村人入幕 高軒馳馬到羽士登龍

史新明著

却說北平地方。在革命未成功之前。稱之曰北京。歷代在這裏建都。是整千年來的政治中心點。凡是作官的人。要想發展。總得到北京來活動活動。至於原住在北京的人。更不用提。十家倒有九家和官字兒發生關係。作官的人是掙錢不賣力。辦事以外。尋樂兒的時候有的。所以北京人說。人生在世。吃一點。喝一點。樂一點。老三點兒。因為北京人的人生觀。是老三點兒。由需要有了供給。花天酒地。聲色歌舞之場。甲於華北。而且尋樂兒的多。一半是作政治生活的人。往往許多社會趣話。風流佳話。都作了政治背景。所以北京的繁華世界。和別

楔子 深巷賣花來村人入幕 高軒馳馬到羽士登龍

(1)

處城市不同。望上說一點和內外交。國家安危。都有密切的關係。要證明這一件事。却也不難。只問一問賣花的快嘴劉。便能知道。這快嘴劉。是北京廣安門外豐台鎮的人。說他豐台鎮。這是到華北的人。首先要知道的一個好地方。在前清時候。鐵路未通。交通不便。那裏就成了很有名的市鎮。因為他那地方。週圍有十幾里地的面積。全是花園。專種春夏秋冬四季的花草盆景。送到北京城裏去賣。最出名的是芍藥。一種就是幾頃地。在前清時候三四月裏。芍藥爛開。北京城裏的人。坐着驛車。帶着酒食。特到豐台去賞花。春風陌上。鞭絲帽影。却也不減中央公園北海公園這一番熱鬧。到了後來鐵路成立。京漢京滬京津三條路。把豐台當爲聯絡點。就越發的熱鬧起來。種花的人。借着鐵路便利。把花運到天津去賣。所以。豐台花業也就格外振興。吃這項飯的人。由前清到現在。並不見得減少。快嘴劉他就祖孫三代。以此爲業。不過。自己園地很小。不能種整頃的花。只是隨時湊些零碎盆景。自己挑到北京去賣。有一年夏天。正是時局變化之後。北京關了幾天的城門。快嘴劉。也進城預備着幾盆很好的千葉石榴。和早開的珊瑚晚香玉。打算送到家大宅門兒去賣的。現在都開得有八成光景了。真是可惜。好容易開城的消息傳到了豐台。次日一早。趁着東方剛發亮。便把花來收拾好了。滿滿的挑着一担。趁着太陽沒有出土。天氣涼快。就趕進城來。他這半年以來。都是向西四北大街鐵宅送花。那家家主是個將軍。住的屋子是舊貝勒府。裏面地方很大。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收買鮮花。管園子的花兒匠老李。和快嘴劉是老朋友。價錢給的挺多。所以快嘴劉進了城。一直就奔到西四牌樓。走到鐵宅門口。不覺大吃一驚。原來那兩扇朱漆大紅門緊緊的閉住。門外一道綠漆鐵柵欄。也完全關起來了。這柵欄裏。本來站着五個衛兵。四個人拿着

步槍。一個人掛着盒子砲。今天也忽然不見了。快嘴劉幾天沒有進款。打算一進城。就撈個一塊兩塊的。現在一看這種情形。這鐵將軍許是搬了家了。把担子歇在大門口。發了一會兒呆。因為這裏斜對門有一家小理髮館。便一掀簾子進去。笑道。掌櫃的。辛苦。我這兒和您打聽一件事。這理髮館裏。只有一個掌櫃的。一個夥計。正閉着沒事。夥計手上。捧着一張一尺來見方的強羣報。在那裏看啞叭老媽的京話小說。夥計念一句。掌櫃的聽一句。這時看見有人進門。以為主顧到了。臉上露着笑容。客來啦。三個字。剛要出口。見人家先道上了辛苦。這不是買賣。就向快嘴劉白瞪四隻眼。夥計問道。什麼事。快嘴劉道。那對門鐵家。約了我送花來的。現在忽然關上門了。怎麼回事。夥計道。他還在北京待着嗎。就休想要腦袋了。你不知道嗎。他的軍隊打敗了。他逃走了。快嘴劉道。不是說他有十幾萬兵嗎。裏面還有鬼子兵嗎。怎麼着。全打敗了。夥計道。鬼子兵怎麼着。咱們……正說到這裏。理髮的進來了。夥計上前張羅生意。快嘴劉只得道了一聲勞駕。退了出來。他問不到個究竟。也沒法子去找老李。只好挑着花担子。滿街吆喝着賣。這個時候。北京城裏。秩序剛剛恢復。住家的人家。當先買油鹽柴米。誰會來買花。因是快嘴劉在西北城轉了半天。還沒有開張。看看太陽。已經要到頭頂上。自己還是天亮的時候。在家裏吃了半片冷鍋餅進城的。現在肚子裏大鬧饑荒。又沒有錢買吃的。心裏是非常焦急。走來走去。走到一家大宅門口。那門口有一條一丈多寬的台階。一列長着五棵大槐樹。槐樹蔭底下。歇着一挑賣豇汁的担子。快嘴劉在上一挑。還有一個大子兒。就把担子歇下。要了一個大子兒豇汁兒。坐在台階上。喝豇汁兒。喝到一半。忽然有一個人說道。這一担花倒很新鮮。是誰的。快嘴劉看時。一個穿綉長衫的人。繞着花担子。看了又看。快嘴劉放下豇

汗碗。連說道。先生您要買花麼。是我的。你瞧這四盆千葉石榴。真好。留下吧。那人便問道。要多少錢哩。快嘴劉一聽他是南方口音。便道。先生你要留下這四盆。好辦。你就給三塊六毛錢。一盆花。合不到一塊錢。賤不賤。那人聽說。正要還價。門裏頭又走出一個人。連忙說道。李先生。李先生。你別聽他說。北京賣花的。誰挺大。快嘴劉看時。却是一個聽差的模樣。便道。大哥。這是我講的價錢。你看值多少錢。你就給多少錢。那聽差道。這四盆花。你要多少錢。快嘴劉用手輕輕的托着花盆。說道。你瞧。這花起多大的樓子。這上頭蕊兒有的是。包管能開兩個月。我說四盆在一起算。只要三塊六毛錢。這不算多吧。那聽差道。三塊六毛錢。三毛六分錢。差不多。快嘴劉道。你就還三毛六分錢。我亦不能嫌少。可是我們亦不能說十倍的謊。那聽差道。你要賣的話。乾脆。給你一毛錢一盆。那李先生是個初到北京來的人。那裏知道北京的事。覺得聽差這價還得太少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轉身就要進去。快嘴劉嚷道。先生。我還讓你一個價錢。你給兩塊五毛錢。怎麼樣。那聽差說道。別廢話了。你以為我們這買花是買骨董呢。快嘴劉道。好。我再讓你一個價錢。你給五毛錢一盆。怎麼樣。李先生復轉回身來道。你這人作生意。是不大老實。不到五分鐘工夫。你自己就快落下一半的價錢。你們說的價錢。誰敢還相信。快嘴劉笑道。先生賣花的人。就這麼一回事。你這兒老買花。還有什麼不知道。我現在乾脆。只要一塊二毛錢。賣你下回一個主顧。你瞧怎麼着。李先生原不知道花的價錢。因為他落價落得太厲害了。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他的話。便笑着只搖了一搖頭。快嘴劉道。我再湊付你一點。你給兩毛錢一盆罷。聽差道。你說了半天。四盆花。給你五毛錢得了。快嘴劉道。大哥。我越湊付。你越要便宜。我不賣了。說畢。挑起担子就跑了。約摸走有幾家門首。脚步慢下來。又走了。

幾步索性停住了。好像想着什麼似的。於是趕快回頭。挑了過來說道。我還沒有吃飯。湊付幾個錢。買一頓窩窩頭吃。好。我賣給你了。於是將担子歇下。將花一陣風似的拿了下來。說道。先生。放那兒。搬了去罷。說時俯着身軀。就捧着花盆。向大門裏送。李先生笑道。我向來聽見人說。北京人做生意。又和氣。又老實。據賣花的看起來。情形大不相同。快嘴劉聽了這句話。禁不住不來聲辯。於是放下花盆。站起來。伸着兩手。就像托了什麼東西似的。向上一托。又向下一放。笑道。先生。你別怪我說謊。北京賣花的。向來就是賺市。可是會買花的主戶兒知道。是這麼一回事。說也是白說。有些賣花的。早上不要。到了下午。老遠聽見賣花的一吆喚。就向大門口兒一站。賣花的來了。因話答話的問着價錢。一塊錢的花。五毛錢準可買下來。李先生道。那是什麼道理。快嘴劉道。這話我一說。你就明白了。我們都是豐台人。老遠的挑了來。不能老遠的又挑了回去。到了下午。我們要出城回家。給錢就賣。反正花是不要多大本錢的。就賣的是人工。到了下午。撈一個。不比白來一趟強嗎。先生。明天你試一試。你聽我這話準靈。李先生笑道。你這人說話。倒也老實。快嘴劉道。嘿。我就叫快嘴劉嗎。李先生一面說話。一面引他把花搬進來。快嘴劉轉進重門。只見一個太湖石大假山。迎面而起。上面掛着許多扒壁虎牽牛花。轉過假山。一片大院子。中間隔着卍字走廊。院子裏的草。長着一尺來高。草裏擺着許多盆景。只有大半截花幹兒在外面。花盆子都被草掩着。看不見了。草裏的小螞蚱兒。映着日光。在草頭上飛起飛落。東牆角上一個葡萄架。也就東倒西歪。不成做個樣子。葡萄藤兒。拖着整堆的葉子。大半截輪在草裏。葡萄架過去。有一個月亮門。老遠的望去。門裏頭綠陰陰地。大概裏面院子。也是栽滿了樹木。快嘴劉一面撥弄。一面說道。嗚。好大個院子。這要拾弄好。

了什麼花都好栽着。先生。你們這兒好大宅門。也不要一個人拾落院子嗎。李先生笑道。聽你的口音。你很想在這兒。我們這裏當這個差事嗎。快嘴劉笑道。可不是。你這兒的大院子。沒有一個人收拾收拾。怪可惜的。李先生笑道。我們這裏是書局。不是大宅門。你不要看錯了。不過我們的經理倒很想找一個花兒匠。據他說花兒匠是最會弄錢的。看你賣花這樣說。你這人作事。靠得住嗎。快嘴劉把花已搬完。這時他屈了一條腿。伸着光胳膊。給李先生請了一個安。笑道。我就伺候你這兒罷。我不能說不弄錢。不弄錢。出來幹什麼的來了。不過我弄錢。決不能比別人多。你要是肯用我。你就望後瞧。李先生還沒有答他的話。他們這書局子裏的王經理。正好由月亮門裏出來。笑道。你這個賣花的。說話倒也老實。你找到舖保嗎。快嘴劉見這人是一個白胖子。穿了一件灰色的綢長衫。鼻子上架了墨色的大框眼鏡。嘴上略略有些短鬍子。他嘴裏啣着一截黃色煙捲。比大拇指還粗。背着兩只手。順着走廊緩緩踱了過來。快嘴劉一想。這大概是這裏的關人。走上前又請了一個安。笑道。老爺。那是一定。凡事都講一個規矩。沒有舖保那邊成嗎。王經理道。好。就是這樣說。你明天來。先在這裏試工三天。你若還是這樣老實。我就用你。快嘴劉聽說。喜之不勝。接了花錢。很高興的回家去了。那王經理笑着對李先生道。我搬到這裏來。就是喜歡花木和大院子。正要找個花兒匠。恰好就碰着一個了。大概賣花的人。在大公館裏當了花兒匠。繼之乎。你們當編輯的人。盼到自己當了書局的經理一樣。你想。他這不是很高興的嗎。李先生也笑道。我要當了經理。一定首先用一個花兒匠。這叫推己及人哩。王經理道。這一把院子收拾好了。草裏還有個噴水池。也給他放出水來。下一次我們的聚餐會。就可以在院子裏舉行了。我倒有件事。忘記告訴你。這次聚餐會。要新加

入一個朋友。從前是漁陽道尹。現在是牛督辦駐京辦公處處長。李先生笑道。我們會裏。官僚日多。反失以文會友的原旨了。王經理道。不。他雖是一個官僚。倒不失書生本色。他就預備在我們書局投資一萬元。將來也許是我們一個同志呢。這位道尹姓周。明天就要來拜會我。我可以先介紹介紹。李先生道。我就沒有聽見王先生說。聽過這樣一個周道尹。大概也是新交吧。王經理道。也是在一個宴會上會到他的。明天他是初次來拜會我。李先生笑道。多認識幾個官僚也好。將來不幹筆墨生涯的時候。還可以作官去。依然是可以有飯吃。王經理笑道。認識官的目的。就是這樣嗎。李先生覺得自己言重些。也就一笑而罷。心裏想着。拒絕不見倒不好。明天借個原因。先開躲一下罷。到了次日。李先生吃過早點。正想借事出門。便踱到院子裏來。心裏不住打主意。只見快嘴劉。已經上工。拿了一把大鐮刀。在院子裏割草。李先生還未開言。他先說道。李先生。我早來了。這兒王經理很不錯。許了十塊錢一月工錢。再加上零錢。一個月也就撈個十五六元兒。這事要幹個三年五載下去。下半輩子也就不愁什麼了。李先生笑道。你這人作事倒實心。頭一天上工。就想幹個三年五載。你想。你準能幹這些年月嗎。快嘴劉道。少掙錢多賣力。我想總差不多。李先生點點頭。因為自己要出去。且不和他說話。找了帽子戴上。剛要出大門。只見一輛敞蓬馬車。駕着一匹高大的紫駱馬。飛也似的奔上前來。馬車前面。另外有四個穿灰色軍衣的人。兩個背着大砍刀。兩個人掛着盒子砲。作兩列排着跑來開道。到了大門口。馬卻停住。馬車前面。早跳下一個車夫。一躍上前。攔住馬轡。把車停住。車上坐着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子。一把長鬍子。拖到胸脯前面。頭上戴的巴拿馬草帽子。恭恭正正。豎得前後一樣。身上穿了一件團龍起花藍紗長袍。套着玄色團花馬褂。手上

與 子 深巷賣花來村人入幕 高軒驥馬到羽士登臨

拿了一把團扇。似搖不搖的。將鬍子扇着一閃一動。李先生想不出這是誰。且向後退了回去。站在走廊上。看他是什麼人。不大会功夫。門房早拿着名片進來。連說。周處長來了。李先生這才明白。這就是王經理所說的那個周道尹了。名片一送進去。王經理就跟着出來。表示歡迎。這時三四個武裝護從。簇擁這周道尹進門。周道尹捧着手上那柄團扇。遙遙的便向王經理作揖。王經理便迎上前來。也是捧拳作揖。周道尹笑道。不。然我就早來了。我剛要來拜訪。府裏來了電話。只得進府去。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事。因為府裏每日是由鄭州帶幾條黃河鯉魚來的。有時候總統忘了吩咐上廚房作魚。他們也就不敢動手。只積了一個禮拜下來。多上許多條魚。總統忽然大發仁慈。念起我們這些老僚屬起來。今天大張魚宴。約了許多僚屬在府裏吃魚。我也是被請者之一。因為我有幾根鬍子。所以把我請在總統一掉上吃。我是把魚吃完了。立刻就來。怕讓你老兄老等。總統還笑着說。周老頭兒精神不錯。你看多麼忙。王經理笑道。這叫能者多勞。周道尹笑道。能者我不敢說。不過牛督辦全權派我在京辦事。府裏出院裏進。尤其是財交兩部。爲着車輛和軍餉的事。幾乎每日要去一趟。勞可也。能說是勞了。周道尹正說得有勁。那在院子裏割草的快嘴劉。忽然走上前。對周道尹笑道。周師傅。你好哇。大家一見快嘴劉這樣稱呼。都爲之一怔。周道尹對快嘴劉臉上看了一看。王經理道。你不要認錯了人。這是周處長。周道尹你還不走開。快嘴劉道。王先生。我怎麼會認錯啦。我們村子東頭。有個清風觀。周師傅從前就在那裏待着。我們有時候到廟裏玩兒。就常和他見面啦。不信。你問問周師傅。我們那兒前後後。誰不知周老道呢。周道尹聽了這話。一張老臉。由黃變紅。手上拿那把團扇。只扇着鬍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周道尹身後有一個武裝

從見這個樣。走上前來。給快嘴劉大腿上。就是一皮靴尖。快嘴哎喲一聲。就向地下一蹲。周道尹借了這一個原故。也發起怒來。說道。我是好意來拜訪。怎麼當面把我羞辱起來。走。我們走。說畢。抽身便走。那鼻子裏還呼呼出氣。王經理也覺不大好意思。只得一路跟着。送到大門口。那周道尹頭也不回。坐上馬車。依然是風馳電掣的去了。王經理一想。這周處長。是牛督辦的親信。無緣無故。把他得罪了。總怕他報仇。而且人家拂袖而去。自己也覺難堪。這一腔怨氣。不由得全發在快嘴劉身上。便將他痛罵了一頓。把他辭去。快嘴劉道。不幹就不幹。那沒關係。你要說我不該和他認朋友。這事。有些不服。他當老道的時候。就有朋友嗎。我今天上了大半天的工。飯也沒辦到一餐。我不能走。王經理實在氣極了。憤憤的進辦事房去了。這位李先生怕他又耍生事。便給了他一天的工錢。讓他走去。快嘴劉不能一定要在這裏作工。只得走了。過了兩天。李先生在街上遇見他。只見他形容憔悴。低着頭在路邊上走。李先生一見。叫了他一聲。快嘴劉一抬頭。苦笑道。李先生。你還認識我。我很後悔了。我在家裏出來的時候。對家裏說明。有了好事。現在回去。我把什麼臉見人呢。我倒是想到天津去找一個朋友。無奈一個盤錢也沒有。說話時。兩隻眼睛。只望着李先生的臉。李先生道。你要多少錢呢。快嘴劉道。我還搭火車嗎。我就是走道去了。有個塊兒八毛的。也就對付着能到。李先生聽說。便在身上掏了一塊錢給他。說道。我也有過這種日子。知道找不到事。走不動的苦。我們認識一場。我覺你這人爽快。幫你一個忙罷。不過自此以後。你要謹慎才好。那快嘴劉接了錢。竟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千恩萬謝而去。光陰易過。不覺又是五年。這李先生因為受一家書局裏的託付。要撰一部近代詩集。便搬到西直門外。十里橋邊。一家味冰寺裏來住。意思要靜心撰述。這裏有兩

楔子 深巷賣花來村人入幕 高軒馳馬到羽士登龍

個和尚。一個已經上五台山朝佛去了。只剩一個粗和尚看守廟宇。李先生住在廟裏。對這個粗和尚好像很認識。只是想不起來在那裏見過面。那粗和尚却含着笑容。老叫李先生。這裏另外住的有幾個避暑的。據他們說。這粗和尚是一個有根基的人。他丟了軍官不做。突然到這小廟裏來出家。這也算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李先生聽了這話。更是疑惑。便問道。大師傅。我們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你記得起來嗎。和尚笑道。我怎樣記不起來。還多謝你給我一塊錢呢。李先生陡然想起來了。他便是快嘴劉。便問他何以出了家。和尚笑道。我不但出了家。還作過官。帶過兵。發過財呢。你要問我這話。我一時也說不清。現在有人新作了一部小說。記着北京許多多事情。我的一段小歷史。也載在上面。你一看就明白了。這作書的人。也就住在小廟裏。作完了以後。就擺脫了紅塵。把這一部書。交與老和尚。請他賣到書局裏去。得來的錢。就送給老和尚。老和尚說。要錢無用。沒有賣去。因為這書裏有我的事。他朝山之前。又交給我。我上萬家私都丟了。那要賣書的錢。當年蒙先生送我一塊錢。我要報答。總找不着你。現在就送給你罷。你是書局子裏的人。正用得着他。也不算謝你。請你和作書的人結一層緣罷。說畢。當時就在佛龕下把書稿尋出來。交給李先生。李先生拿去看道。哦。原來如此。便在書前題了四句詩道。

眼前富貴原如夢。戲裏干戈莫管真。說與旁人渾不信。老僧便是過來人。

大家要知道這書上說些什麼。書的正文裏。說得清清楚楚。請看下文罷。

第一回 兒女英雄多情甘作妾 美人名士得意共參軍

民國十幾年以來。差不多都是軍事時期。所以謀生無路的。投身到軍界去。立脚就較為容易。在這種情形中。有多少人爲了幾塊錢的月餉。枉送了性命。又有多少人靠着一根槍。把一個窮光蛋。變成富貴雙全的闊人。提到這裏。有位王金海師長。就是傲倖成功者的一個榜樣。王金海是山東鄆城縣人。自幼務農爲業。不過那地方接近最出強盜的曹州。民情慍悍。差不多的人都懂一點技擊。並且會放步鎗和手鎗。人民練習這種武術。也並不是居心去做強盜。因爲強盜多了。時時刻刻可以來犯。鄉人爲自衛起見。每一個村莊。都築了土圩子。像一

座小城一般。把村莊圍上。而且鄉人同時學些武術。會弄刀子。也收買些步鎗手鎗。練習射擊。預備打土匪。王金海從小練習這些本事。後來能同時放兩枝手鎗。他們放手鎗。和軍營裏的放法不同。不是描準射擊。乃是舉着鎗口對天。向前面摔了去。王金海摔鎗的工夫。能在黑夜裏打三十步外的佛香頭。因此鄉人和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貓兒眼。王金海十八歲的時候。就很出名。遠近村莊。沒有不知道貓兒眼的了。過了一年。因為賭錢輸了。不敢回家。就加入土匪裏。當了三年土匪。他當土匪的成績。很是不錯。有一次他和十七個同黨。被一連官兵圍了。開火兩三個鐘頭。人死了一半。大家都有繳械的意思。惟有不肯。戰到晚上。他一個人手裏拿着兩枝手鎗。就在地下滾球也似的滾着殺出重圍。這樣一來。桿頭就把他升爲了小桿頭。手下也有三五十同黨了。他直當了十年的小桿頭。因為桿頭受了招撫。做了旅長。他也跟着投降。當了一個小連長。這旅長扶搖直上。做到了督軍。王金海因爲替督軍打過惡仗。勞苦功高。升爲易州鎮守使。兼第二師長。這易州地方。到北京很近。王金海是常到北京來玩。這個時候。他有錢有勢。坐汽車。住洋樓。抽大烟。吃嗎嚶。都可以隨心如意。也和其他的闊人差不多。但有一件事。他和別人不同。別人有錢。首先要辦的是討許多姨太太。他以為娶了許多美人。住在一處。一來不知道。愛那一個好。二來也容易起風潮。因此他想了一個好法子。自己所常到的地方。一處娶一個太太。除了家鄉不算。北京天津易州濟南。都應該娶一個太太。現在已經娶了的。只有易州天津兩處。急於要進行的。就是北京一房家眷了。王金海在易州娶的太太。是個紳士的妹妹。在天津娶的。是北班子裏一個妓女。都不認得字的。王金海出身草野。沒有機會讀書。所以除了王金海三個字而外。認識的字。可以說不上十個。從前不認

識字。倒也不覺得怎樣。現在做了大官。發了大財。就處處感到不認識字的痛苦。因此他決定了主意。在北京討的這個太太。非要認識字的不可。也好算個親信秘書。前後兩個月。王金海也會託人去物色相當的人才。無如他已娶了兩位太太在先。讀書讀得很好的。自然有些身分。都不肯就。只稍微認識幾個字的。王金海又不愛。而且王金海最反對平等這些名詞。所以太新的女學生。他也不對勁兒。因此高不成。低不就。總是說不妥。有一次王金海請客。談到了婦女身上。他就發起牢騷來了。他說。我常聽到鼓兒詞上說。那些個小姐人才好。德行也好。怎麼到了這年頭兒。一個也遇不着。就有人說。現在女學很發達。女學生到處都有才德兼備的。很是不少。怎麼說沒有。王金海道。說的是女學生嗎。我最反對她們。她們動不動說男女平權。自由維新。這樣一來。小媳婦也要和丈夫平權了。常言道。夫為妻綱。男女平權。就是不顧三綱。再說這些女學生。除了新出的洋書。中國的書全不念。什麼叫三從四德。全不知道。這種人還談什麼德行。在座有個紳士。是個實業家。因為他有些官辦。借着地方公益的事。專和官場往來。如此奔走若干年。倒也弄了許多掛名差事。官場中只要有點芝麻大的紅白喜事。他知道也要送一份禮。久而久之。他就靠送禮這事出了名。他原姓趙。號觀梅。人家把字音叫錯了。叫趙官迷。又掉號叫他趙送禮。趙觀梅早就聽得王金海有一番心願。要在北京娶一房認識字的太太。自己心意中倒有一個人。可以介紹。但不知道王金海同意與否。現在把他所發的牢騷話聽來。他所要娶的人。也許和自己要介紹的人。正相吻合。因欠一欠身子。臉上先對王金海笑了一笑。然後說道。要像鎮守使所提的這種女子。在內地大概不容易找。若說到北京城裏。有許多大家人家的小姐。讀書識字。又懂得三從四德的。倒不是沒有。王金海道。

我也是這樣想。北京城裏作官的後代多着呢。他們家裏的小姐總應該守着舊規矩。可是這年頭兒人心大變。作官的後代。他們不講究這個了。趙先生倒不是沒有聽見說過嗎。趙觀梅道。舍親家裏就有這樣一個姑娘。現在還不過十八歲呢。王金海聽說哦了一聲。也就沒有向下再提。這一場宴會散了。當聽差給趙觀梅送手巾把的時候。因輕輕的對他說道。我們鎮守使有話要和趙先生說。請你晚半晌這兒來一趟。趙觀梅會意點頭。到了晚上。趙觀梅果然照着約定的時間。到王金海家裏來相會。王金海正在內客廳裏。一張紫檀木湘妃榻上抽大烟。一想趙觀梅也是熟人。就不用迴避了。便吩咐馬弁請趙先生進來相見。趙觀梅走進屋內。取下帽子在手。就向王金海鞠躬。王金海口裏正抽着一口烟。可說不出話。把頭略微昂了一點。瞪着一雙眼。手上拿了烟籤子。指着趙觀梅。口裏不住哼噴有聲。趙觀梅連連點頭道。鎮守使請便。於是斜着身子在側面一張椅子坐下。王金海這時穿了一件古銅色花緞駝絨袍。捲着兩隻衫袖。頭上戴一頂青緞瓜皮小帽。正面嵌了一小方翡翠。又是一粒東珠。可是爲着抽着烟。帽子歪在一邊。那種樣子。倒有點滑稽。他吸完了一口大烟。抿住了嘴。一翻身坐起來。拿起銀煙盤裏的茶壺。嘴就着嘴仰起着脖子。骨都骨都喝了一陣。然後才放下茶壺。霧氣騰騰的吐出一口烟來。一面又在棹上三砲台烟筒子裏取了一根烟。捲在嘴裏。站在一旁的馬弁搶上一步。擦了一根火柴。給他將烟點上。王金海抽着烟對趙觀梅笑道。我找你來。不是別事。就是今天上午你對我說的那一句話。是真的嗎。趙觀梅道。自然是真的。觀梅那裏敢在使座面前撒謊。王金海笑道。我打算在北京討一房認識字的太太。可又不願娶女學生。所以這事倒顯着難辦。趙先生一提這話。若是真的。我倒願意。就是不知道……我想長的

一定好的。趙觀梅道：人是好的，不過可不敢高攀鎮守使。若是不嫌棄的話，讓觀梅先到舍親那邊去談一談。兩天之內，再來給鎮守使回信。王金海道：倒是不忙，可是我有一句話得先說明。我是已經討了兩位太太的，不過我的辦法和別人不同。我討兩個，是兩頭大，討三個就是三頭大。而且我的太太，一個地方住一個，不會見面也打不起架來。我並不是討姨太太。那末，要說坐花轎穿大紅裙子，全不在乎。趙觀梅道：是。這一層觀梅知道。不過鎮守使還沒有見着人才。觀梅恐怕不合意，必得先把女孩子的像片和他作的窗稿全拿來讓鎮守使看一看。然後再往下說。王金海道：什麼叫長糕，她會弄吃的嗎？趙觀梅道：不是，就是他平日在書房寫的字，作的文章。王金海道：你罵苦了我啦。斗大的字我認不了一担。還瞧文章嗎？趙觀梅道：鎮守使縱然不看，還有秘書呢。王金海點點頭道：你這人真算能辦事。我要提的話，你先說了。烟坑上不分上下，來玩兩口。咱們燒着烟慢慢說。趙觀梅雖在應酬場中走走，倒是不大會這東西。但是鎮守使的鈞命，又不敢違抗。因站起身拱一拱手道：觀梅不敢。王金海道：嘿，瞎扯什麼臊。在外面我是鎮守使，關起門來，說得上的，都是朋友。再說你說的這個姑娘，是你的親戚，只要事一成，咱們也是親戚了。那要什麼緊。在外面應酬場上，是沒法子。咱們自己的人在一塊，就不應該這樣文縷縷的。趙觀梅見他如此說，只好慢吞吞地將半邊屁股挨着牀沿坐下。王金海指着烟缸子笑道：人家說這東西能害人，那也不見得。我打二十歲抽烟起，抽到現在，也沒有壞我的什麼事。要說抽了精神不好，他媽的上起火線來，我也沒有一次比別人後到。趙觀梅連答應是。王金海身子盤後一仰，躺在高高疊起的被條上，脚一伸，伸到一張放了軟墊的方凳上，攔着說道：躺下躺下，也玩兩口罷。趙觀梅見他一味的相催，不得不

躺下。只好半側着半曲着身子向着王金海躺下。自己向來也沒有和大人物這樣對榻抽過烟。所以雖然躺下。反而渾身不受用。當天晚上。陪着王金海吹了幾個鐘頭烟。高高興興回家。走進房。只見棹上堆了一棹面零碎網布片。趙太太正在電燈下面清理。趙觀梅道。這些零零碎碎。還清理他作什麼。清理出來。不值幾個錢。我告訴你。我們有發財的機會了。下午我不是說王鎮守使請我去麼。你猜怎麼着。他原來是請我吃晚飯。我去得晚了。飯已吃過。就讓我在他自己睡覺的銅床上躺下。對抽大烟。趙太太一撇嘴道。不要信口開河了。人家整個兒鎮守使和你對榻着抽烟。趙觀梅見他太太不信。不由得叫起撞天屈來。因道。這一回話。我要是吹的。我就是你的兒子。趙太太笑道。既然是真的。何以我從前沒有聽見你說過。你和這鎮守使要好。趙觀梅道。本來我就和他沒有什麼交情。他爲什麼這樣和我要好。我也是不知道。等到在鴉片床上一抽一談。我才明白了。原來他是要我作媒。趙太太道。大概是積絃吧。不然。像他這麼大年紀。還沒有討過親。趙觀梅聽說。就把王金海爲人特別一處討一個太太的話。從頭至尾一說。趙太太道。你打聽得這樣清楚。你心上有人打算做媒嗎。趙觀梅眯着眼睛對太太一笑道。怎樣沒有。我想你妹妹……一句話未了。趙太太道。你別瞎騁人了。你家妹妹才給人家做姨太太呢。趙觀梅道。凡是一樁新鮮事兒。總有個理由。不能懸空落下來。你聽我說。王鎮守使。現在帶着一萬多人。管二三十縣的地盤。本來就是個小督軍。現在他很得政府的信用。快要升爲軍務幫辦。這就真副字號的督軍了。再過得一年二年的。何怕他不就是督軍。督軍夠多麼。大概你也知道。你不願意你妹子做督軍夫人嗎。趙太太道。那怎樣不願意。可是他已娶了兩位在頭裏呢。趙觀梅道。雖然娶了兩位在頭裏。又下在北京。永久不見面。

去分誰大誰小。況且王鎮守使說的。全是明媒正娶。誰也不能算姨太太。也用花轎抬哪。再說娶的那兩位。一個是鄉人。一個又是鑿姐兒。懂得什麼。若是你妹妹嫁過去了。他會寫會算。人樣兒又挺不錯。不用提。一定能夠掌着大權的。不說別的。這王鎮守使來往的銀錢。就非交給他管不可。至於重要文件。那更不必提。全得讓你妹子管。王鎮守使是不認識字的。還不是你妹子愛怎樣辦。就怎樣辦好。乾脆說。這個鎮守使。就讓你妹子幹了。這樣的好事。你還覺得不願意嗎。趙太太聽到說要妹子去作姨太太。是一肚子不高興。現在讓趙觀梅把理由解釋清楚。倒是真正的一個好機會。因笑道。向來作媒的人。是兩頭說謊的。你這些話。全靠得住嗎。趙觀梅笑道。你這是呆話了。媒人說謊。也要看什麼人。什麼事。你就算我也說謊。難道人家這易州鎮守使。是假的嗎。他帶着一萬人也。是假的嗎。趙太太道。那自然都是真的。趙觀梅道。那還說什麼。你若贊成這個事。明天就去一趟。和岳母這事提一提。若是事情成功了。你妹子一掌了大權。咱們都可以開起來。你瞧豈不是好。趙太太被他一頓話。把意思說動了。因道。讓我明天回去和老太太提一提。也許她願意。趙觀梅見他太太都贊同了。覺得就有五成的把握。因為岳母老太太。向來就愛聽大姑奶奶的話。而且辦起事來。大姑奶奶也要作一半的主。大姑奶奶十分樂意。岳老太太也就會有五分樂意了。因此趙觀梅索興錦上添花。給王金海大吹一頓。到了次日。趙觀梅又在藥局裏買了兩簍水菓。讓太太帶去。而且自己的包車。也特別通融一天。讓太太坐着。總使趙太太心裏沒有一點兒不痛快。這趙太太娘家姓羅。這羅老太太已沒有丈夫。只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小姐就是趙太太。她的小爺。名叫羅士傑。在中學讀過兩年書。如今不讀書了。買了輛腳踏車。終日騎着在外面和朋友閑逛。回得家來。

也沒有別事。養着一缸金魚。四五十隻。鴿子。就是辦這兩樣事。最小的是二小姐。名叫靜英。今年才十八歲。她沒有進過學校。因為家裏請了專館先生。教她哥哥的書。她也隨着附讀。哥哥的書。是一竅不通。倒是靜英讀得很好。能作三四百字論說。她學一手衛夫人的小楷。尤其是寫得秀媚入骨。羅老太太也不知道她女兒的本領如何。因為人家都說好。她也相信好。很不願意埋沒二小姐的才學。滿心要攀一個闊親戚。北方人結婚是很早的。十五六歲出嫁。乃是常事。靜英長到十八歲。還沒有將婚事說好。羅老太太倒是一件心事。她也曾囑託趙觀梅留心。給姨妹找一個婆家。說了四五家。都不妥當。這一天趙太太回來。先和老太太說了一些閒話。後來就說道。他現在場面倒是闊了。又認識一個王鎮守使。這王鎮守使帶着好幾萬兵。有二三十縣的縣知事都歸他管。一年工夫。要掙上百來萬。羅老太太笑道。姑爺認識這樣一個朋友。那倒不錯。要在他那裏找個差事。一定是很容易的了。趙太太道。據他說。現時還不向他要差事。讓他高陞了再說。反正他兩人交情很好。事情跑不了。他是天天到他家裏去。羅老太太道。這王大人。在北京有住宅嗎。趙太太道。有。房子好極了。據他說。屋子裏就像天宮裏一樣。可是有一樣。還沒有太太。羅老太太道。是嗎。做到這樣大的官。怎樣還沒有太太呢。趙太太一想。這是機會了。就把趙觀梅告訴她的話。說了一遍。惟有和妹子作媒這一節。按下不提。羅太太捧着一管水烟袋。嘆嚕嚕抽烟。半晌說道。可惜他京外有兩房家眷。若不然。倒是你妹子一頭好親事。趙太太道。有兩房家眷。倒不要緊。只要明媒正娶就是了。聽說這王鎮守使。一個大字也不識。現在要討一個認識字的姑娘。不但百萬家財。都歸她掌管。就是他的公事。也要讓她去辦。警方說吧。要是我們妹子做了太太。若是士傑弄個縣知事做。不問王鎮守使

答應不答應。妹子自己就可以作主給他做。羅老太太道：「不能那樣容易吧。趙太太道：「怎樣不能。權柄都在手上。放個縣知事，算什麼呢。真有那個日子，士傑做了縣知事，你老人家也是一個老太太了。她母女二人在屋子裏說話。羅士傑一手拿住一隻鴿子，和翅膀一把捉住。兩個街坊的孩子和他一塊站在院子中間，半空中一羣鴿子，帶着響鈴，繞着圈，在日光裏飛。日光在鴿子背上，一閃一閃。羅士傑拿右手的鴿子，向空中一拋。鴿子拍的一聲，伸開兩翅，在半空中射箭一般，繞了半個圈，加入鴿羣。兩個小孩伸開右手巴掌，比着眉毛，擋住陽光，向天空看那鴿子笑道：「真不錯。羅士傑很得意道：「說誰也不能找着我這樣好的。說畢，把那一隻鴿子也拋入空中，用手拍着兩個小孩子的肩膀道：「小四兒，小七兒，咱們到街上看看去。趙太太在屋子裏，向着窗外叫道：「士傑，你這麼大人了，老是貪玩，將來要在衙門裏給你弄一份差使。你也到衙門裏去喂鴿子嗎。羅士傑對屋子一鼓嘴，說道：「廢話。誰給我找差使。姐夫不分白日個黑日個運動，也沒有差使在那裏。倒會給我弄差使嗎。說畢，拉了兩個小孩子，就跑上門外去了。趙太太在屋裏，一紅臉，對羅太太道：「媽，你瞧瞧這孩子說話，可有個輕重。羅太太道：「我早就說了，這孩子沒出息。我將來都靠着姑爺哩。一語未了，羅士傑跑了進來，笑道：「姐夫真闊呀。剛才門口開來一輛大汽車，旁邊站着四個掛手槍的護兵。開汽車的也是一個兵。小七兒小四兒都嚇跑了。我也覺得怪。車子怎麼會停在咱們門口。你猜是誰。開了車門，不道是姐夫一頭鑽了出來。大姐他得了什麼好差事呀。窗外外面早是一陣笑聲。接上說道：「這倒成了一個鄉下孩子了。坐了一輛汽車來，這也不算什麼。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話說畢，是趙觀梅進來了。羅太太連忙讓坐。他隨便敷衍着，臉却對着趙太太道：「你出來不多大一會兒，王

鎮守使就打電話來了。要我。我說沒車。他馬上就把汽車來接我。這樣的汽車。他有三四輛。分一輛接人。那得不算什麼。所以我也不客氣。就坐了他的車子來了。他的車子。照例是有四個護兵護車。我坐了車。所以這四個護兵也一路跟了來。羅太太道。這鎮守使有這樣闊嗎。一個人有三四輛汽車。聽說一輛好汽車。至少也值兩千塊錢。他有幾輛汽車。家私至少也在一萬上下了。趙觀梅見岳母大人羨慕起來。落得鼓吹一頓。說是王鎮守使在北京各銀行裏存的款。至少也有五十萬。天津銀行裏的還不算呢。他不認識字。又不會打算盤。結起賬。也不知道銀行裏摸了他多少利息。說起來真是可惜。我不想別的什麼事。只要他那筆私賬。交給我管。我也就發財了。哈哈。羅太太聽了。心理越發羨慕。慢慢就談到婚姻問題上去。羅太太說。若是坐花轎辦喜事。鳴鑼喝道的接了去。那總爲正不爲小。不過就是一層。怕親戚朋友說閑話。就是你妹妹肯不肯。也難說。終身大事。雖然是父母作主。可是這件事和平常結親不同。總得問他自個兒一聲。這鎮守使模樣兒怎麼樣。上了年歲的人。恐怕你妹子也有些不大願意。趙觀梅在上一掏。掏出一張相片來。雙手交給羅太太說道。真巧了。今天他送了我一張相片。我還揣在身上。你瞧瞧。這相片多麼威武。羅太太接過來一看。果然是一身軍服的人。那年紀不過三十來歲。戴的軍帽。上面撐着一叢鬚兒。和家裏老爺子在日掛的那張大總統袁世凱的相片衣帽。正是差不多。憑這個樣子。官就不會小。仔細詳了一會。說道。總還算不錯。因順手交給趙太太。微笑道。回頭你拿着這相片。對你妹子說一說。看他怎樣。只要他點個頭兒。這件事就算妥了。趙觀梅大喜。在一邊又添上許多言語。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了。才告辭而去。當羅太太和大姑奶奶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二小姐靜英正拿着一本小說。坐在隔壁屋

子裏看聽得說到自己婚姻頭上。就不由怔怔的聽了一聽。先也覺得姐姐提到此事。有些冒昧。後來說到種種好處。倒聽得入港。心想小說書上。提到什麼先鋒。什麼元帥。一個人討兩三位夫人。倒是有的。都是一樣大。也沒有誰正誰副。若是明媒正娶的。這也不要緊。可是一層。不知道這人的模樣兒好壞。若是一個老頭子。那也就糟了。後來又聽到說帶了一張像片來。心裏倒急於要看看。知道大姐一定要來找自己的。自己悄悄的先就回到屋子裏去躲着。過了一會兒。趙太太果然來了。先說了一些閑話。後就把王金海的那張像片。送給靜英看。笑道。二妹。你瞧這人的模樣兒。威武不威武。靜英右手捏住看的書。左手隨便接了像片過去。望了一望。微笑過。那裏來的這一張像片。倒好像軍樂隊裏的吹鼓手。趙太太臉一沉道。嘿。你說這話。真的罪過。人家是個鎮守使呢。靜英隨手將像片一擄。放在茶几上。很不經心的樣子。問道。是那個鎮守使。姐姐怎樣把他的像片拿來玩。趙太太微笑了一笑。然後說道。這話說起來。可就長了。於是王鎮守使長。王鎮守使短。說得王鎮守使如五路財神。四海龍王一般。靜英小姐本來就聽了一遍。心裏不免有些衝動。現在當面一說。說得他面紅耳赤。只是低了頭。翻弄那書頁。趙太太道。你是什麼書也看過的人。古往今來的事。你知道很多。用不着我多說。我記得那年夏天晚上。在院子裏乘涼。你還給我說過孫巧姣宋玉姣同嫁一個秀才的話。我想只要明媒正娶。別的那都不算什麼。靜英沉默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放下書。站起來倒茶喝。才靠住棹子說道。咱們怎麼能比古人。趙太太道。古人也是人。咱們也是人。爲什麼不能比古人。靜英道。外面的事。我是一概不知。我是憑媽作主。說了憑媽作主四個字。臉已是漲得通紅。趙太太聽了他這種口音。知道他已經願意。喜歡得什麼似的。便笑着說道。到底你

是聰明人想得開。要說憑咱們這樣的門第。要結這樣大的親戚。那裏能夠呢。坐了一會子。實在也按捺不住了。笑嘻嘻地就去告訴羅太太。說是妹子已經願意了。明天就叫他去對王鎮守使說。商量下定禮。可是有一層。人家總得看看姑娘。才會放心。憑我妹子這樣人才。還怕瞧嗎。媽。你說是不是。羅太太道。相親呢。可也是有的。就怕你妹子不願意。趙太太道。要不把妹子的相片送人家一張也好。若是怕放在人家那裏不便。就讓他拿回來得了。羅太太想了一想。這倒使得。於是瞞着靜英。將他照的一張四寸相片。交給趙太太。趙太太又說了許多將來的好處。吃過晚飯。才回家去。趙觀梅見這事辦得有幾分頭緒。好不痛快。拿了相片。連夜就到王金海寓所去報告。一下馬車。一個守衛的兵士將扶着的槍向前一伸。刺刀朝着人望下倒。那是攔住人的意思。趙觀梅滿臉是笑。拱了一拱手道。我見鎮守使有要緊的事報告。衛兵道。鎮守使不在家。趙觀梅道。他上那裏去了。你知道嗎。趙觀梅來過多次。衛兵知道他是商界中人。和上司沒有關係。雖然坐了馬車。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便道。難道那黃黑的臉色。一板眼睛。却不大好看。趙觀梅正自爲難。在門外呆立着。忽然走出來一個馬弁。便先說道。趙先生剛來嗎。鎮守使留下話了。他在黎秘書公館裏。你若有什麼事。可以和他通一電話。趙觀梅道。這外面有電話嗎。衛兵就搶着道。有。趙先生。這傳達處也有電話。趙觀梅不作聲。板着脸也瞪了他一眼。進去一打電話。王金海聽說他作媒作得很有成績。很是歡喜。就叫他馬上到黎秘書家裏來。有話就可以到黎秘書家裏說。趙觀梅知道這黎秘書仁鳳。是伍督軍手下一個親信。能認識他倒是一件好事。便又連連答應。就來。也不肯稍微耽擱。坐了馬車。馬上就到黎秘書家裏。這黎仁鳳秘書。自己的太太。還在故鄉。在北京天津兩處。各娶了

一位姨太太。北京這位姨太太是北里人物出身。長得非常美麗。而且交際手腕。很是靈活。所以對於黎秘書的職務上。却也很多幫助。這位黎秘書以為反正不是自己的結髮夫人。管他怎樣。況且那個時候。在伍督軍部下。作事。要想走紅。必得合上以下四個條件。第一。能賭錢。第二。會逛窯子。第三。會抽鴉片烟。第四。有一兩個極好看的姨太太。若是這四個條件。有一樣欠缺。官職就不能穩當。黎仁鳳不過二十多歲。新從大學畢業。本也用不着討兩位姨太太。他討兩位姨太太的意思。就是專門在應酬朋友。小公館備就有酒食點心。朋友來了。可以隨便取樂。這個時候。趙觀梅到了黎宅門口。兩扇朱漆紅門。門上的電燈。正大光明。如同白晝一般。靠門左右兩輛大貝克牌汽車。一望而知這裏有關人在內。大門洞裏。兩條大長凳。正有幾個武裝兵士。坐在那裏談笑喝茶。趙觀梅一下馬車。他們全站立起來。雄糾糾的對人望着。有一個掛匣子砲的。便搶上前一步。問是找誰。趙觀梅便說。王鎮守使打了電話叫我來的。我姓趙……那掛匣子砲的。連忙陪笑道。你是趙顧問吧。鎮守使在裏面等着你。於是在前引導。引着趙觀梅穿過好幾重屋子。到了最後一重。人在走廊上。就聞到一陣很濃厚的鴉片烟味。那衛兵又搶上前一步。給趙觀梅打起簾子。讓他進去。又說了一聲。趙顧問來了。早聽見王金海答應一聲。說道。那就請進來罷。這話是從旁邊一間屋子裏說出來的。却有一個年輕女僕。將內門簾掀開。笑着。一點頭。趙觀梅……進去。倒弄得無所措手。原來正面床上。王金海和着一個藍裝女子對面的躺下。在那兒抽大烟。那女子也不過二十歲上下。穿着一件蔥綠印度綢的短衣。緊緊的裹了一件青呢小坎肩。和青呢大脚褲。沿着邊都鑲滾水紋的白紬。她伸腿睡着。米色絲襪和綠緞鞋。都完全陳列在一張紫檀小圓凳上。臉上濃濃的抹了一層香粉。

在兩腮上略淡印了一暈胭脂。床裏邊斜插着一盞綠罩電燈。正對着一疊枕頭上。照着這女子正含着一臉的笑容。一隻手捧了烟鎗。伸倒王金海嘴裏。一隻手拿了烟籤。在烟斗上撥烟。王金海兩隻手捉住烟槍。嘴對着烟槍。剛才吸得吃勁對着這房門有一個穿銀灰緞袍的。捲了半邊衫袖。頭上戴了一頂瓜皮小帽。兩個指頭夾了一根雪茄。斜靠着一張沙發上坐了。趙觀梅認得。這就是那位黎仁鳳秘書。他見趙觀梅起來讓坐。床上兩位抽烟的也同時坐將起來。那女子用手理着鬚髮。對趙觀梅笑了一笑。王金海看他躊躇的樣子不好稱呼。便老實的給他介紹道。這是黎太太。我們都是極熟的朋友。趙觀梅笑着彎一彎腰。黎太太先笑道。聽說趙先生給王鎮守使作媒。這話是真嗎。那邊姑娘答應了沒有。王金海笑道。瞧你這樣子。你簡直比我還着急。觀梅你說罷。這裏沒有外人。說出來不要緊的。趙觀梅看那樣子。也是不要緊。就把話照直說了。那張四寸相片也雙手遞給王金海。王金海站起來。走上前一步。拍着趙觀梅的肩膀道。你總算會辦事。我可不是新人進了房。媒人丟過臉的。以後我得提拔你。他左手拿了相片。一面定睛細看點了點頭。對黎太太笑道。嘿。不壞。你瞧瞧。準比得上你。黎太太一撇嘴道。我算什麼呀。比得上我嗎。不能那樣寒蕩。說時。站到王金海身邊。並肩看那相片。笑道。這小模樣兒真不錯。是一個太太的樣子。你瞧他眉毛這樣長。將來一定是多子多孫。對嗎。王金海回過頭對黎太太臉上一望。笑道。你這眉毛也不短。也是多子多孫的。大概就要添小少爺了。黎太太吓了一聲。正要往下說。聽差進來。天津來了電話。請太太說話。黎太太一聽。知道是孫督軍來的電話。就出去接電話去了。出去好久好久。黎太太才進來。便對王金海道。少陪子。我這就上天津去。趕十一點的火車動身。王金海道。仁鳳。昨天我請你開的那份預

算。就請你太太帶去得了。說畢。又給黎太太拱了一拱手。笑道。嘿。多幫一點兒忙。見了老總。就說我天天在外掃。債。窮的不得了。若是得個十萬八萬的餉。我大大的一筆禮。送你怎麼樣。黎太太笑道。大大的送一筆禮。是送我什麼呢。王金海道。要什麼都成。你反正是個太太。把我新娶的媳婦兒讓給你也不要緊。你若是這人情講不成。那怎樣辦。你得照樣賠我一個。黎太太一紅臉道。這裏還有生客呢。鎮守使倒佔我們的便宜。說着一抽身出房門去了。趙觀梅坐在旁邊。一語不發。心裏看了。不住的納悶。黎仁鳳當面怎麼讓他太太和別人開心。送還罷了。三更半夜。讓太太上天津督軍公署。這不怕外人笑話嗎。王金海看到趙觀梅發楞。也猜了個四五分。便笑道。我們這黎秘書是賢者多。勞一個人分不開身來。督署裏一部分的事。就由太太代辦。太太現在可是督署裏一個參議。我以為父子作官。兄弟作官。都不算什麼。倒是這夫妻作官。我們少見少聞。仁鳳你遇到孫石帥這樣的上司。真不錯啊。黎仁鳳道。其實我真不懂什麼軍事。蒙石帥看得起。總把軍事來問我。我又不能不貢獻一點意見。現在每天總有幾遍電話打到北京來。因為我有時候不在家。所以差不多的事。都由內人接洽。石帥以為她很行。索性給了她一個名義。這樣一來。她到比我忙。一個禮拜。總得上天津去兩三次。說這話時。黎太太回身又進來了。穿了一件五彩織花緞子的寶藍色旗袍。脖子上銀光燦燦的。掛着一串珠項圈。左胳膊上搭着香呢斗篷。對着大家點了點頭。笑道。再會。竟自去了。她去了好久。屋子裏兀自留下一陣脂粉香味。趙觀梅笑道。黎秘書有這樣的質內助。在政治上將來一定是事半功倍。黎仁鳳笑道。在現在男女平權的時代。這原不算什麼。但是有些人不識潮流。不要說我太放浪嗎。好在我是不管這些。我就辦我的。有些人說我有點名士派。趙先生你看

對不對。說這話時。左大腿架在右大腿上。拖着一片拖鞋只是抖着。趙觀梅道。這名士派本來分好幾等。風流瀟灑是名士派。遊戲三昧是名士派。寄情泉石也是名士派。黎仁鳳笑道。那末趙先生看我是那一等的名士呢。我雖然懂得一些琴棋書畫。但是都不高明。只好算是門客材料而已。談不上名士。說着。扭着身軀。撫着腦袋。口裏哼着詩道。放浪形骸容我輩。評章風月亦神仙。趙觀梅看那樣子。知道他的意思。便道。黎秘書自然是風流瀟灑的名士。况且黎太太又是出色人才。算得一位美人。有美人的名士。自然是風流瀟灑的名士了。王金海躺在床上。燒大烟泡子消遣。聽到這裏。突然向上一爬。說道。你們說了這半天的話。我這才明白一句。說黎太太是個美人。這話倒不錯。黎太太真是一個美人胎子。仁鳳算有福氣。討了這樣一個好太太。又漂亮。又會說話。又會辦事。我明天有了大些的地盤。我一定請黎太太當女軍師。說着。拍了大腿哈哈一笑。站起身來對趙觀梅道。你回去不回去。宋總長家裏還有一個應酬。我得去透一個彎兒。黎仁鳳道。趙先生在這裏談談。燒兩口玩玩罷。鎮守使有應酬。就請便。黎家的聽差老媽。都是經過訓練的。早有一個年輕老媽。打了一個乾淨手巾把上來。王金海見她雪白的圓臉。豎頭短覆髮。短短的窄窄的。穿一件淺灰棉襖。露出圓藕似地胳膊。帶着一對細條銀鐲子。他且不去接手巾。笑着問道。你是三河縣的人嗎。老媽低頭答應是。王金海道。多大年紀了。老媽說是二十二歲。王金海道。冤哪。冤哪。二十二歲怎樣叫老媽。老媽紅着臉道。你擦臉。把手巾塞在他手上就走了。王金海笑道。三河縣的老媽實在不錯。仁鳳這個人讓給我罷。我就歡喜她。一面說。一面笑着走了。惹得那老媽子不好意思。進來收手巾。趙觀梅看得有趣。黎仁鳳却毫不為意。一定拉着他勦下燒烟。三管大烟一抽。黎仁鳳對趙觀梅

道。不滿你老哥說。孫石帥軍機大事。我夫妻二人。沒有不知道的。不大重要的。我們常常替他做主去辦。我們年輕。總把他當父輩一樣看待。他二夫人極喜歡賤內。賤內就拜他名下爲乾姑娘。所以我們在外面是僚屬。內幕裏。倒是子姪一般。話又說回來了。不是這樣的關係。怎能參與軍事呢。趙觀梅枕在軟枕上。連連磨擦着腦袋。算是點頭的意思。黎仁鳳道。聽說趙先生和梨園中人認識熟人很多。趙觀梅以爲他是要玩坤伶。便道。熟是熟。不過這班人是賤骨頭。要去請他。不如傳他。我保薦一個人介紹你。要誰來就得來。黎仁鳳忙問是誰。趙觀梅一笑。伸出一個小指頭來。要知道這小指頭。代表那一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一暮血花曲終人不見 半窗日影客散鳥歸來

却說黎仁鳳談起梨園行。趙觀梅就伸出一個小指來。保薦一人。黎仁鳳問道。這一個小指頭是誰。趙觀梅笑道。逛胡同也好。玩戲子也好。有這個人在場。事情就好辦。他是北京城內三峯之一。你不能不知道。黎仁鳳道。哦。你說的是林小峯嗎。可是這件事前途託了我親自調查。我就再找上你。若是一到他們手上去辦。就怕事情鬧開來了。守不住秘密。趙觀梅一聽。倒爲之愕然。本來是說些玩笑的話。怎麼談到秘密不秘密起來。黎仁鳳見他躊躇不定的樣子。知道他不解其中之意。便道。這是大可小的一件事。你老兄願意辦。我就說出來。你老兄

不願辦。我就不說。趙觀梅見他說得如此鄭重，便道：我爲人向來就怕說半句話。只要黎先生吩咐是守秘密，無論如何，我都守秘密到底。究竟是一件什麼事呢？黎仁鳳笑道：其實也不過是一件風流小案。我們老總現在共有四房太太，倒都是上等人才。這四太太是北京人，自小就要聽個戲兒。祇一做了四太太，有的是工夫，有的是錢，更可以暢懷來聽。所以天津這些戲院子，他是沒有那一家不熟。就是前三個月，從上海來了個唱小生的魯俊仙，在月宮戲院唱壓軸子。戲雖不怎樣好，可是行頭漂亮極了。一進場，一上場，總得換一套。四太太聽戲，先是家家都到，後來變了樣子了。天天在月宮包一個廂，就是自己不到，這個包廂也包定了。一個月下來，外邊就不少的閑言閑語。老總事情忙，原管不了許多。可是幾位太太，都是沒事的，就常說大帥怎不到月宮去聽一回戲。那個唱小生的魯俊仙，據人說很是不錯。老總先是不留意，後來大家都這樣說起來，他心裏可就有了數兒。他也不言語，派了一個親信的馬弁，換着便衣，也天天到月宮聽戲，偵察他們的行動。這馬弁第一天聽戲之後，就覺得形跡可疑。一個女茶房，兩次三番，走到包廂裏去，和太太交頭接耳的談話。馬弁不等戲完，就到門口去遠遠的站着，看四太太開車上那裏去。等了一會，四太太出來了，坐上汽車向對面開去，却不是回衙門的一條路。自己是兩條腿走路，當然趕不上。就再站一會，等魯俊仙出來，不到三十分鐘，他果然出來了。坐了一輛油漆光亮的包月車，飛跑而去。這馬弁預先就雇了一輛車在路邊等着，跳上車就叫車夫跟着追，不要讓那輛車跑開了。請好只要跟得上就多多給錢。自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當然跟得那輛車前後不離。到後來，魯俊仙的車就停在華樂飯店門口，他笑嘻嘻的進去了。馬弁也跳下車，緊緊的跟了進去。一直見他進了房間，乃是四十八

說自己也立刻在對門開了一間房間。半掩着門。對四十八號望着。約有兩個鐘頭工夫。在中間茶房進去了。一次不一會兒。魯俊仙低頭走了。茶房把四十八號的房門鎖上。馬奔心想。一定是自己錯了。不然。何以魯俊仙一個人走出去呢。大概他是等人。等不着就走了。若是四太太來了。他的汽車應該停在門口。現在門口沒有汽車。也許是約好了魯俊仙在四十八號會面。因為自己到這兒來。給四太太知道了。所以四太太不會來。還是自己作事不謹慎。把一場很好的事情弄糟了。他無精打彩的出去。回家和一個伙伴商量。伙伴埋怨他把煮熟的鴨子給飛了。因為魯俊仙一直到華樂飯店來。必然是四太太先在那裏等着。後來茶房進去說。有人跟着來了。所以魯俊仙待一會兒就走。茶房把門鎖上。讓你死心塌地。以為屋子裏沒人。不必守了。其實四太太在屋子裏守着哩。你一出門。她也出門。決不再去的。你說門口沒有汽車。他有那樣傻。在旅館裏開房間。還要在門口掛幌子嗎。他一定是開汽車在不注意地方。另雇膠皮車上旅館的。要是我。茶房一鎖房門。我就走到門口來等着。一會兒工夫。她就自己會出來了。這馬奔前後一想。情形對極了。不但是貪功。還恨魯俊仙玩手段。非把他們捉住。出口氣不可。接上跟了一個禮拜。不料從第二天起。四太太聽戲是聽戲。聽了戲一直回公署。捉不到他一點錯處。這魯俊仙也機靈不過。只演這一個禮拜。就不再演。全班移到北京來了。這一場風流案子。總也算揭過去了。趙觀梅道。既然揭過去了。現在爲什麼又重新注意起來呢。黎仁風道。這也是合了一句俗話。他門色胆包天。老總一面在天津調查這件事。他一面還有書信來往。那一方面聽說是一個梳頭老媽子接洽。這一方面。魯俊仙請了一個唱小丑的當代表。看那意思。是要預備逃走呢。趙觀梅伸了伸舌頭道。這傢伙好大的胆。在太歲頭上

勳士黎仁鳳道。老總也因為這樣。恨極了。現在一點不動聲色。打算拿住他們的真憑實據。然後一個絕着他。不把這事告訴我。我倒也讓人瞎說去。他一告訴我。外面有個風吹草動。都要疑心是我的嘴不穩。傳了出去的。我倒担一分責任。趙觀梅道。這一件事。還是讓林小峯去辦的好。他們耳目靈通。在北京城裏的事。他不調查則已。若然調查。沒有一個不水落石出的。至於保守秘密一層。老兄用不着吩咐他。他自然會知道他們對於百姓是二十四分利害。對於上司可又二十四分恭維。說句良心話。他們是無惡不作。可是他們的地位很低微。所以能轟轟烈烈的在北京城裏幹。無非狐假虎威。狗仗人勢。世界上的狗。無論怎樣兇惡。他不能聽主人翁的指揮麼。黎仁鳳笑道。哎。啊啊。了不得。趙先生這一頓痛罵。真也罵得他們夠受的了。趙觀梅皺眉道。北京城裏的人。聽到三峯有一個不頭痛的嗎。這三峯裏面。只有個孫大個兒。是個回回。知道所作的事。要不得。不敢老往前幹。近來到很守本分。這個林小峯。近來又很走運。就不同了。他越走運。他就越要巴結上司。黎秘書若說是孫石帥的命令。叫他辦一樁事。莫說是守秘密。就是要他爬到天津去。他也不能不辦。這事我看就吩咐他去辦。不會錯的。黎仁鳳見他說得如此有理。說道。那也可以。你老哥一定和他是熟人。就請你約一約他。明後天再來見我。趙觀梅道。不用。要他在家。我馬上打一個電話。他就來了。於是就在隔壁屋裏。親自打電話。黎仁鳳聽他說道。你是林處長嗎。我是觀梅。我現在黎仁鳳秘書家裏。黎秘書就是孫石帥那邊的。就和孫石帥本人在北京一樣。我是因為王鎮守使有一點事要我辦。我在黎秘書這裏。黎仁鳳聽到。心裏真是納悶。為魯俊仙的事打電話。何以說上這一段不相干的帽子。又聽趙觀梅道。現在孫石帥來一封密函給黎秘書。要辦一件機密事。黎秘書要我

找相當的人去辦。我想處長是能夠辦的。應當趁這個機會，向孫石帥報効。咱們自己人說話，原不要什麼功勞。只要孫石帥說一句辦得不錯，那就得了。所以我不願這件事落到別人手裏去。在黎秘書面前，一力保薦你可以幹。黎秘書也贊成。就請你過來談談罷。聽到這裏，好像電話那邊有人道謝的樣子。趙觀梅連聲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好好，你就來罷。」趙觀梅掛上電話，也不過二十分鐘的功夫，就有一個傳達兵進來報告，說有立林處長請見。黎仁鳳想了想，便道：「請到小客廳坐吧。」於是自己加上一件馬褂，和趙觀梅一路走出來。那林小峯早已在客廳裏相候了。黎仁鳳看他四十以上的年紀，臉子胖胖的，帶着二分橫肉，鼻子下蓄着一叢寸來長的八字鬚。一笑，將鬚子站了起來，露出兩顆金牙，倒帶有一點煞氣。他戴了一頂瓜皮小帽，按上一個大紅小帽頂。身穿灰嘩嘩長袍，外套青呢馬褂。黎仁鳳見就不由一笑。原來他們偵查處的人，無論大小，一律是這樣的打扮。黑布小帽，青布馬褂，灰布長袍。現在林小峯雖然把布改為嘩嘩和青呢，顏色倒是一樣。可見他們也自然自成爲一派。所以忍不住就笑出來了。林小峯知道黎仁鳳是孫督軍面前唯一的紅人，不敢怠慢，老遠的就是一鞠躬。轉過身來，見趙觀梅却只是微微一笑點頭而已。賓主坐定，先是由趙觀梅敷衍兩句，什麼日來天氣很好，時局很穩定，大家隨聲附和談了幾句。後來黎仁鳳拿口裏嘲着的雪茄，取下來彈了一彈灰，笑着對林小峯道：「今天請林處長過來，也不是別的什麼事。前兩天兄弟到天津去的時候，孫石帥會對兄弟說起，那個上海來的戲子魯俊仙品行不端，在天津的時候，和亂七八糟的人來往，現在到了北京，依然不改前非。孫石帥對他很氣，說到這裏，林小峯就挺起身子來，離開坐椅，像是要行禮的樣子，說道：「是這班東西，在上海租界上，可以讓他胡爲。」

到了咱們北京城裏來。小峯一定去派人監視着他們。若是他形跡可疑。馬上把他抓下來。黎仁鳳抽着烟想了一想。放出很沉靜的樣子。說道。不過這是件小事。不要鬧得滿城風雨才好。林小峯又欠一欠身子道。那是一定。若說祕密。就是把他抓了關三年不放。外面也不會有人知道的。黎仁鳳道。好罷。請林處長便宜行事。一天二天。可以先給我一點消息。林小峯是事情很忙的人。這晚晌正要去辦一件很大的賄案。不肯多座。馬上告辭回他的偵查處。到了辦公室裏。就把那個最精明的探長任如虎叫了進來。因問道。你知道首善舞台那些海派戲子。他們有人胡鬧嗎。任如虎道。倒是許多南班子的人。天天晚嚮去看戲。戲散了。他們戲班子裏。也有人到胡同裏去。林小峯道。他們逛他們的窩子。我管得着嗎。這一班東西。聽說又在外面拆白。孫石帥都知道這件事了。剛才黎祕書當面對我說。要我辦一辦他。你去查查。看他們現在幹些什麼。別儘挑掙錢的事辦。貼本的差事。也得賣賣力。這件事關係很重大的。你知道沒有。他們偵查隊裏的人。都是何等聰明。林小峯如此一說。任如虎就明白十分之八九。連說是。林小峯道。好吧。你去辦罷。事情辦得好。雖然不給你什麼獎賞。但是也許孫石帥一高興。把你的名字記在心裏。將來有找他的時候。你就算先存記了。任如虎又答應了幾個是。方才退出來。到了自己的休息室裏。找了一分小報兒看看。上面載着魯俊仙今晚演十一二本狸貓換太子。他的名字登在海報中間。粗筆大畫的木戳字分外令人注意。心裏想道。這小子登着這大的名字。真出風頭。若是事情不大。我到要弄這小子幾文。主意思定。把掛在壁上的藤條兒手杖。拿在手裏。就一直到了首善舞台。上偵查隊裏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臉上都裝着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的。加上他的灰布袍。黑布馬褂。小瓜皮帽。藤手杖。都是偵查隊的符

號。因此他一直闖進戲場門。也沒有人敢問他。他看了半點鐘的戲。認識了扮秋青的就是魯俊仙。復又盤足轉身走到後台去。只見他站在一架衣箱邊。有兩個跟包的圍着他換行頭。人家牽好衣服。他一伸手穿上袖子。側着身軀。抬起一隻胳膊。讓人家鑽到脅下。來給他繫衣服。繫好了。又來給他提着圓領。緩緩整理。他對跟包的說了兩個字。烟哩。這就有人取了一根捲烟來。他並不用手去接。一伸脖子。將嘴抵着。另外一個跟包的就擦了一根火柴。給他點上。任如虎想道。這小子真享福。抽烟捲都懶得用手。正在這裏打量他。却有一個扮小丑的走了過去。對着魯俊仙的耳朵。唧唧噥噥說了一遍。任如虎怕他們是說自己。就東瞧西望的走了出來。恰好有個彈壓的警察。也走到這夾道裏來。便將胸前的徽章。掏給他看了一眼。然後問魯俊仙住在什麼地方。警察告訴他。就住在斜對過燕台別墅。任如虎對於各大旅館。差不多都有線索可尋。聽說魯俊仙在燕台別墅。這又是一個可尋的路徑。於是就在旅館的櫃台上照應了一聲。說是魯俊仙若要有人找他。或者他去找人。都留一點意。原來北京各大飯店。多半是加大的渾渾作股東。大渾渾下面。少不了用小渾渾。作小渾渾的人。在前清的時候。就和內外衙門的人通聲氣。到了現在。也短不了和軍警機關的人作朋友。燕台別墅的賬房韓學仁。早兩年也是幹密探的。在任如虎手下。就當過差。現在任如虎要他注意魯俊仙的行動。他自然是遵命辦理。自這晚嚮起。韓學仁對於魯俊仙的行動。就非常注意。到了次日晚上。忽然由天津來了一封快信。是寄給魯俊仙的。信封上的發信人地址。寫的是法租界宴安飯店林楚香寄。韓學仁一看這人的名字。不像是個唱戲的。就記在心上。魯俊仙由戲館子回來之後。一進門。韓學仁就把信遞給他。魯俊仙接到信。趕快的拆開來。一面抽出信紙。用兩手

來捧着看。一面就向裏走。看信的時候。嘴角略略一動。放出一點微笑。一抬頭看見一個茶房。便問道。天津來的車。什麼時候到。茶房道。一天有好幾次車來呢。不知道問的是那一次。魯俊仙道。替方說。天津當天趕到這裏。當天又趕回去。應該乘那一次車來呢。茶房道。那應該是八點鐘來的車。到這兒是十一點鐘。魯俊仙點了一點頭。也沒有向下說。自回屋子裏去了。韓學仁遙遙在身後聽着。都記在心裏。到了下午。就在隔壁南貨鋪子裏借了電話。私下通知任如虎。請他注意。到了這日晚上。魯俊仙就對茶房說要雇一輛汽車。茶房問是到車站去接人嗎。魯俊仙道。不光是接人。我還要坐着到別處哩。茶房道。我們這兒有的是熟汽車行。魯老板要車。那好辦。這就給你一個電話叫他們留輛好些的就是了。明天大概是十點半上車站。對不對。魯俊仙道。對。車要乾淨一點才好。價錢我倒是不計較。茶房含着微笑。自向賬房去報告。到了次日十點。果然有一極好的汽車。停在燕台別墅的門外。那個小汽車夫却年歲不小。跳下車來。走到賬房。和他們要了一杯茶喝。大衆都相視微笑。一會兒工夫。魯俊仙和那個唱小丑的喬二楞。一路自裏面出來。小汽車夫給他開了車門。讓他們坐上車去。這就嗅到身上。一陣濃厚的香氣。他是穿着寶藍絲綢的袍子。柳花似的羊毛出着風。分外漂亮。脖子上繞着一塊白條絲格。縐紗圍巾。香粉撲上的那張白臉。頭上一頂海絨小帽。亮得發光。帽子前面。釘了一塊四方小翡翠片兒。藍袍外面套着印花黑邊海絨坎肩。週圍滾白金邊。手上夾着一件青細呢。紅裏大衣。且不穿上。扔在汽車犄角上。那喬二楞。却穿上大衣。戴上獺皮帽。縮着一團。他斜躺在汽車裏。笑道。我就是這個樣兒。她見了我不會怪我嗎。魯俊仙將嘴向前一努。又對他望了一望。也沒有說什麼。這汽車開了。一直到車站。魯俊仙下了車。和喬二楞買了月

台票進站。兩人站到月台上前前的。以為來人必是坐頭等車來。車一停就接着了。果然算得很準。頭等車就停在這兒。車窗子裏伸出一隻紫色的衫袖。露着水葱根兒似的一隻胳膊。儘管向人招手。魯俊仙笑着連連點頭。說道：在這兒。在這兒。於是車子上一個三十來歲的漂亮老媽子。就扶着一位豔妝的婦人下來。那婦人披着藏青灰鼠。出風斗蓬。梳着漆黑光亮的如意橫髻。斗蓬下微露出一片紫緞旗袍。旗袍上的花瓣白亮光燦燦的。她穿着高底鞋。在鐵板的車梯上走。似乎不大便利。因此在月台上的魯俊仙。就搶上前一步。挽着他的手。讓她到站上來。就是黎仁鳳所說的四太太。後面一個婦人。乃是高媽。喬二楞也上前一步。對高媽笑道：你啦。要不要我攙一把。高媽正要下車。笑着身子向後一縮。道：別鬧。我這個大脚板鴨子。摔不着的。四太太回轉頭對她瞪了一眼。道：車站上這麼些人。少說笑話罷。高媽下了車。和喬二楞在後面走。魯俊仙和四太太就離着兩三丈路。各不說話。緩緩的走出車站。那小汽車夫早站在門口。人叢中東張西望。看見魯俊仙出來。趕緊開了汽車門。四太太先上車。坐在騎角上。魯俊仙跟着上去。坐在右手。喬二楞很知趣。就坐一個倒坐兒。魯俊仙起了一起身。敲着玻璃板道：車開到未央飯店。復坐下來。四太太就在他腿上擰了一把。接上眼睛對他斜視着微微一笑。魯俊仙偏過臉來問道：什麼事。四太太道：我下午就要趕着走的。你找一個小館子。咱們一路吃飯去就是了。爲什麼還要上飯店。魯俊仙道：在小館子吃了飯。就要走。不能從從容容的說話。若是在飯店裏願意談到什麼時候。就談到什麼時候。不是便當多嗎。四太太道：什麼便當不便當。你說就是了。這些箇我都不問。你可記住了。今天下午去天津的車。別誤了鐘點。若是今天晚上趕不到天津。那才不是頑意兒呢。魯俊仙道：怎樣趕不到。四點鐘有一趟。

八點鐘又有一趟。有這兩趟車。還怕趕不到天津嗎。我問你。你走的時候。你對他們怎樣說的。四太太道。那要對他們說什麼。我在天津的時候。他還沒有起來呢。對誰說去。別人也管不着我。回頭見了他。就推白天打牌去了。晚齣在戲院子裏聽戲。隨便他怎樣說。也不會猜我到北京來了。魯俊仙道。就是這樣辦。法子最好。誰也不會猜着的。喬二楞將腿對他的腿敲一下。向旁邊一努嘴。魯俊仙輕輕的說道。不要緊的。但是雖然這樣說了。他們也就寂然。車子開到未央飯店門口。喬二楞和高媽先下車。然後魯俊仙下來。攙着四太太下車。一同進飯店去。喬二楞先搶上前面。和賬房說好了。開了一個優等的房間。四個人笑嘻嘻的進了房。魯俊仙對四太太道。這裏的澡盆子很好。你要不要洗一個澡。四太太道。麻煩。我不洗。他說話時。解了斗蓬的扣帶。魯俊仙早伸手上前將斗蓬輕輕一提。給他提了起來。掛在衣架上。然後自己才來脫大衣。喬二楞兩手插在大衣袋裏。笑道。我不脫大衣了。這兒到東安市場很近。我要去買些東西。高媽笑道。我也聽說北京的東安市場。很是熱鬧。喬老板。你要去也帶我去一回吧。四太太笑了一笑。對着高媽輕輕的說道。別走。說這話時。回轉身去。對了壁上懸着的鏡子去理頭髮。高媽道。難得的機會。你就讓我去一趟罷。我一會兒就回來的。喬二楞在這兒說話之際。已經走到了房門口。對高媽一歪脖子。笑着說道。走哇。高媽斜着眼睛。對魯俊仙一笑道。魯老板。少陪了。再會罷。於是走出房門。順手將房門向外一帶。當那門快要關攏的時候。四太太還在照鏡子。魯俊仙却躺在沙發上抽煙捲。眼睛瞧着四太太的後影。高媽由門縫裏探進腦袋來。對魯俊仙嫣然一笑。魯俊仙見他如此。翻身坐了起來。高媽笑着腦袋一縮。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喬二楞因為不耐在房門口久等。早已走到扶梯邊下。見高媽來了。將脖子也是一

縮眯着眼睛笑道。你真機靈啊。我怕你不懂我的意思。老坐在屋子裏守着。那可糟了。高媽道。哼。不是吹的話。你那個樣子的機靈。我也有。還要你提醒我嗎。喬二楞笑道。你瞧他們現在。該多麼有趣。多麼快活。我們也找個事情樂一樂罷。高媽唾了他一口。在他胳膊上搭了一把。兩人說說笑笑。就一路出門去了。汽車夫當他出門的時候。便走上前來問喬二楞。要不要等着。喬二楞道。沒有叫你走。自然要等着啊。你問什麼呢。汽車夫碰了一個釘子。也不便再說什麼。就默然的退到一邊。在門口約等了四個鐘頭。喬二楞和高媽一路回來了。待了一會。四個人復一同坐了汽車。到了大柵欄厚德福吃晚飯。走到裏面。揀了一個清靜些的房間坐了。四太太噙了魯俊仙一眼。笑道。依我說。最好是趕四點鐘的車走。你是死拉活扯的。一定要留着我。若是晚上沒有這趟車。那就怎樣辦呢。魯俊仙道。回不去要什麼緊。那就不用回去了。四太太道。那可不對。別說挨罵。挨打了。只要他把臉一沈。黃鬍子一翹。就教人嚇得魂不附體。魯俊仙道。你這樣怕他。那還是事嗎。四太太嘴一撇道。哼。這種當強……魯俊仙只和他隔了一個棹子椅角。連忙一伸手將他的嘴掩住。輕輕的說道。說話小心一點吧。惹了事。我吃不了兜着走哩。四太太笑道。你又不作他的官。不受他的管。你也怕他罵。魯俊仙道。不作他的官。就不受他的管嗎。作他的百姓。也要受他的管呢。四太太道。你現在在北京。就不在他的地面。也是他的百姓啊。魯俊仙笑道。因為這樣。我才敢請你到北京來逛。請你吃飯。若在他的地面。我那敢這樣放肆呢。喬二楞道。就是這樣。我以為還當小心一點好。我看那開汽車小子。賊頭賊腦。老是望着四太太。真不是好東西。魯俊仙笑道。你也太多心了。開汽車的還有什麼好人。他見人長得美。那有不看之理。四太太捏了一個拳頭。在他手背上敲了一下。說道。誰長得美。少灌

米湯吧。吃了飯。我還要出去買些東西。別說話。說得多了。趕不上鐘點。那是笑話呢。魯俊仙聽說。開單子要了酒菜。四人帶吃着帶說笑。好不快樂。也不過六點鐘。於是四太太提議。要到瑞蚨祥去買衣料。魯俊仙道。我的太太。你這是外行話了。放着天津的東西。什麼也比北京的強。人家都在天津買了東西。向北京帶。怎麼你倒要在北京買了東西。望天津帶。你不知道這些綢緞洋貨。都是經過天津。再到北京來的嗎。四太太道。我怎麼不知道。你別管那些。你和我一塊去就是了。魯俊仙道。你就是要買。那也隨你。千萬別把瑞蚨祥的招牌紙帶天津去。若是讓別人看見了。那可是個麻煩。四太太道。嘖嘖。你就別囉唆了。你想我這一點小心眼。還沒有嗎。說話時。會了酒帳。走出大門。這兒到瑞蚨祥不遠。未曾坐車。就走了。魯俊仙知照了汽車夫。到瑞蚨祥去接。四太太到了樓上。綢緞櫃上。就坐在旁邊一張方凳上。對着魯俊仙道。你愛什麼料子。你自己就隨意挑。別管我的事。回頭又對喬二楞道。你給我挑幾樣。都是爺們穿的。魯俊仙不知道她葫蘆裏買些什麼藥。就挑了七八樣。他們挑過了後。櫃上一算賬。共是二百多塊錢。四太太在手提包裏取出鈔票如數的付了賬。由兩個小夥計將料綑束好了。一齊送到汽車上。四太太看看手表。是七點半了。應該上車站。於是四人坐上車。向車站而來。魯俊仙道。你給誰買許多衣料。帶上天津去。四太太笑道。難道到現在你還不明白。我是給誰買的呢。給旁人買的。我何必要你們挑呢。喬二楞一拍大腿道。哎呀。我這才明白。原來四太太送我們的。我早曉得誰挑誰要。我就該多挑幾樣。我真傻呀。魯俊仙道。原來是送給我們的東西。謝謝。四太太道。俗極了。我們還要談這一套嗎。魯俊仙還要說時。汽車已到了車站。四太太見車站裏人多。就扶着高媽。向候車室裏一坐。喬二楞擠在人叢中。給他主僕買了兩張車票。送到

候車室。四太太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輕輕的說道：你和他快快走吧。不要送上車了。剛才我一進站門，看見一個副官，還好我認得他。他不認得我。你叫他快快去罷。喬二楞見他那種為難的情形，心裏也有些驚慌，不敢多說話。就走出去了。對魯俊仙丟了一個眼色。馬上走出站。坐了汽車回客寓。所幸這件事很秘密。除男女四人外，竟沒有第五個人知道。到了客寓，也就把汽車費付了。讓汽車開回去。誰知道這汽車夫，並不接錢就走。他却到賬房裏對賬房先生韓學仁一露眼。韓學仁向外望了一望，低聲笑道：任大爺這一趟差事辦得很順手啊。汽車夫笑道：瞎了他的狗眼。他把任如虎任大爺當作汽車夫。韓學仁笑道：你這樣的工夫。這一趟差事，應該有一份重賞。任如虎一拍大腿，冷笑一聲道：只件差事辦好了。就算沒白跑。連我們頭兒，這回都是白幹。我們還想爭錢嗎。請你留一點兒神。千萬別走漏一點消息。若是讓他知道了。咱們弟兄們分上。這話都有些不好說。說到這裏，臉色一板。韓學仁道：決不會。你放心罷。要是那樣不謹慎，我還能把他要賃汽車接人的話。昨天就打電話告訴你嗎。任如虎叮囑了一番。將借來的汽車送回了林小峯家裏。然後到偵查處。見了林小峯，把自己接着韓學仁電話。即刻冒充汽車夫。開了車子到燕台別墅去。以及魯俊仙上車站接四太太勾留半日經過的情形。說了一個痛快。林小峯勾着右手的食指，將那上嘴唇的小鬍子，抹了一抹，笑道：這小子實在估盡了便宜。應該讓他吃一點兒苦纔好。——你去休息休息。只派兩個人在首善舞台門口等着就行了。我這就去報告黎秘書。當時任如虎退下去。林小峯坐了汽車，就向黎仁鳳家裏來。這個時候正是晚上九點鐘。黎宅的客，正開始擁擠着來。聽差一進來報告。說是林處長來了。黎仁鳳心裏就有數了。就在自己燒鴉片的屋裏，將林小峯請來。黎仁鳳一見，拉他

一下衣服。就請在一張沙發短榻上坐下。問道怎麼樣。查得有點頭緒嗎。林小峯道。這事我手下幾個密探。他們實在賣力。特為派四個人到天津去打聽。這一打聽。也是無巧不成書。恰巧那四太太要到北京來。他們四個人就留兩個在天津。兩個跟到北京來。到了北京。他們一個老跟着。一個打電話報告。做處又派十個人去幫着他們偵探。總算我們的耳目。遇到那魯俊仙幹的事。我們一件也不會漏了。於是將任如虎所報告的。對黎仁鳳詳細的一說。接上又道。這種東西。敗壞風俗。罪該萬死。一定要重辦一下。以儆效尤。黎仁鳳手裏正拿着半截雪茄。兩個指頭夾了。放在嘴裏。只是使勁的抽。聽林小峯的報告。一直等他說完了。將那半截烟頭。使勁向腳邊痰盂裏一擲。冷笑一聲道。一個唱戲的。是給我們開心的人。他到這樣佔盡便宜。那還有王法嗎。這種東西。是要重辦。我親自到天津去報告。說時。站將起來。背了兩隻手。只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林小峯一想。你這人真是吃飛醋。別人的姨太太做壞事。與你什麼相干。要你這樣不服。因道。黎秘書去報告一下也好。在電話裏報告。總怕走漏消息。逃走人。到不要緊。就怕孫石帥要格外生氣。黎仁鳳氣的話也說不出來。只是點了點頭。因為當日沒有車。暫且按耐一宿。關照林小峯。多多派人將魯俊仙監視了。次日一早就到天津去了。他去的快回來的也快。下午就回了北京。回寓之後。打電話把林小峯請來。林小峯道。黎秘書回來的這樣快。有什麼急事嗎。黎秘書將舌頭一伸。肩膀一縮。搖了一搖頭道。厲害真厲害。老頭兒叫我趕快回來告訴你。別讓魯俊仙跑了。我一出他的私宅門。就遇到人抬了一口棺材來。你想這樣還用說的嗎。你好好的辦罷。別跑了人。你想老頭子心裏這樣不痛快。把事不弄妥。我們是吃不住的。正說到這裏。陸軍警備司令部來了電話。問偵查處處長在這裏沒有。林小峯

一聽是司令部打來的電話。臉上便加上一層沉着的色氣。黎仁鳳道。大概就爲的是這件事。林處長自己去接電話罷。林小峯接了電話。忽忽的回來。對黎仁鳳一點頭道。果然是那件事。我這就去見汪司令。恐怕今天晚上就要辦說畢。他告辭出門。坐汽車一直到警備司令部。這司令汪國珍。正是林小峯頂頭上司。而且林小峯是汪一手提拔的。有什麼收入的案件。向例是合作。四六分帳。所以汪國珍叫林小峯非常靈便。隨傳隨到。而隨到也就隨見。林小峯一直走到汪國珍的辦公室外面。兩個掛匣子砲的衛兵。一個給他打簾子。一個給他通稟。林小峯走進去。只見汪國珍對着屋子的犄角。背着兩手。一步一步走去。他正穿了武裝。脚下那雙大烏靴。走得地板卜通卜通價響。回頭看見了林小峯。將手向桌上一指道。你瞧瞧這一封電報。林小峯將桌上一張還沒有騰清的電報底。拿來一看。上面是「萬急。北京汪警備司令鑒。津密據探報。伶人魯俊仙喬二榜。假借戲曲。宣傳赤化。首善之區。豈容赤賊如此猖獗。該逆罪大惡極。萬難原宥。着即迅速派軍警。立刻密拿。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切要切要。」汪國珍道。你瞧見沒有。辦兩個戲子。那很不算什麼。可是要說他宣傳赤化。這話未免說不過去。林小峯道。那到沒有什麼。說他們宣傳赤化。就算他們宣傳赤化。反正他們也不能不承認。就是不承認就不能辦他們嗎。汪國珍道。不是那樣說。我們若把個二戲子當赤化辦了。外面知道。一定說我們沒有眼睛。林小峯笑道。其實這是沒關係的。因爲辦二個戲子。人家總會疑道有什麼緣故。不過我們這樣說好遮遮面子罷了。汪國珍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你辦罷。不知道他唱的是什麼戲。就在戲上抓他一個岔也成。林小峯笑道。有了我拿小報來着。他們今天唱飛龍傳。魯俊仙去趙匡胤。趙匡胤不是紅臉嗎。我們就說魯俊仙煽惑人心。唱這種並

沒有根據的紅臉戲。而且戲詞裏面多半都是宣傳赤化的話。決計容留不得。這樣一來。就可以宣佈罪狀。把他斃了。汪國珍點了點頭說道。你去罷。把他帶到我這裏來。我來辦他。林小峯拿人。是個絕頂內行。得了汪國珍這樣的命令。退出司令部。馬上回偵查處。調齊四五百名便衣偵探。分布首善舞台前後。同時警備司令部也調了二百名武裝的兵士。把守舞台前後門。裏外消息一點不漏。戲快完了。林小峯帶着四名便衣隊。由旁邊夾道裏闖到了後台。後台門外原先站着兩名警察。林小峯一進來。一個警察向裏一指道。那就是魯俊仙。林小峯一看。有個三十來歲的男子。臉上通通紅的胭脂。還未曾洗掉。兩道眉毛。刷膠似的。深着黑墨。直插入鬚邊。上身穿了一件短小褂。下面却是大紅綢褲戲裝。只卸了一半。他口裏啣着烟捲。坐在戲箱蓋上。抬起一隻腳來。一個跟包的就蹲在地下。給他脫脚上的高底靴子。他見警察喊着他的名字。向自己一指。接上闖進四五個人來。以為看戲的人擠到後台來看戲子。這也是常事。雖然那樣子很不恭敬。無奈他是一個警察。不便和他去較什麼。且自由他。望了一望。又抬起那一隻腳。讓跟包的再去脫。兩隻靴子齊脫了。換了鞋子。正要換衣服時。警察帶領偵探向前一擁說道。林處長來了。帶你到司令部去有話說。魯俊仙恍然大悟。一顆心都嚇碎了。便道。呵呵……呵呵……早有一個偵探照着捉人的老規矩。實行那見面的兩巴掌。伸出右手。向魯俊仙左腮打了一嘴巴。魯俊仙不會防備。打得火星亂迸。頭向右一偏。偵探更不放鬆。伸開左手。又給他一個嘴巴。將他的頭打得偏過來。據偵探們說。這並不是和罪犯有什麼仇。不過一師傅授下來。必定這樣兩下。打得犯人昏天黑地。消除他的火氣。然後可以隨意指揮。魯俊仙吃了這兩下。半響說不出話來。及至清醒過來時。只見一羣警察和灰衣人在布

長堆裏橫拖倒曳將喬二楞扯出。喬二楞苦笑着只對許多人作揖說道。各位老爺。我沒做什麼事。請別帶我去。若真是有話問我。我是隨傳隨到。因為我還有八十歲的老娘。憲兵走上前。向他大腿上。不分輕重。就踢了兩脚。口裏罵道。媽的巴子。別多廢話……還不跟咱老子走。說畢。幾個人拖了喬二楞就走。魯俊仙心裏。就像開水煮了一樣。非常的難過。後面兩個便衣偵查隊。在他脊梁上。卜通卜通。又敲了幾下。魯俊仙不知道什麼是痛苦。糊裏糊塗。就被許多人簇擁出了首善舞台。舞台門口停了一輛敞棚的裝貨汽車。魯俊仙被人擁上車。嗚的一聲。開向警備司令部而去。首善舞台的後台經理魏忠常。先是在前台賬房裏說話。聽到後台一陣亂。還以為是同事的起鬧。後來聽到人說。軍警在後台捉人。心裏不由得一慌。渾身抖將起來。手上拿了一隻茶杯。就嘴唇喝茶。牙齒碰了茶杯。叮噠叮噠直響。前台經理韓玉冰道。魏先生究竟鬧的什麼事。你到後台瞧瞧去罷。魏忠常望着他道。沒有我的事嗎。我……我……我不去。韓玉冰道。你也太怕事了。只要你沒有犯法。有誰拿你呢。魏忠常道。勞駕你陪我同去。走一趟怎麼樣。韓玉冰道。這是後台的事。和我什麼相干。我不去。兩個人你留着我。我留着你。互相推諉了一陣。後來軍警全走了。後台派人。到來找經理。魏忠常道。沒有事了嗎。你們早不來告訴我。讓我

知道也好有個辦法。現在到了無可爲力了。你再來找我。我有什麼法子呢。氣得只是跳脚。帶說帶罵。走到後台。許多戲子都在這裏。只是不見了魯俊仙和喬二楞。後台同串議論紛紛。都說他這兩人一去。至少也要送到教養局去。關個週年牛載。大家都替他歎一口氣。這魏忠常也在燕台別墅開了一間房間。當天晚上。沒精打彩的回去睡了。還沒有到九點鐘。茶房卜通卜通植得門響。說道。先生起來罷。聽說魯老板。喬老板。都押上天橋去

了。你還不跟着去看看。魏忠常聽說一個翻身。由床上滾到床下。爬在地下滿地板找鞋子。茶房道。魏先生醉了。沒有魯老板這兒有沒有親戚。你得去替他辦後事呀……魏忠常踏了一隻鞋光著一隻脚。披了長衣。將房門打開說道。這件事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怎樣辦得這重。我一隻鞋在床底下丟了找不着。你給我找找。茶房笑道。你手上不是拿着一隻。魏忠常正拿着鞋向床底下指。被他一捉。醒了過來把鞋子順手交給茶房道。你聽見誰說的。茶房接了鞋道。你不要這鞋了嗎。魏忠常越鬧越楞。說道。我嚇迷糊了。你給我打聽打聽罷。這才接過鞋子來穿上。自己一個人坐在旁邊沙發上軟攤了。後來還是大家勸他。上天橋刑場去看看究竟怎樣。魏忠常一個人不敢去。有七八個同事的陪着他。這才一道前去。到了天橋刑場。已經十二點多鐘了。先裏墳牆上貼了一張新佈告。有四五個人在那裏看。平地上兩灘血跡流在地上。變作紫黑色。旁邊滴滴點點還有許多。正是人身上落下的血花。那地方被正午的陽光蒸晒。兀自有一股腥味。週圍一望。可是並不見屍首。後來走上前去看佈告。才發現土窪子裏。放着兩條一尺來寬。兩具白木小棺材。恰巧旁邊有一個巡警過來。看見他們的來人。有的在腦門頂上短頭髮。剃成半邊月亮形。料得他們是戲子。將脚上的皮鞋。踢了棺材說道。這裏面就是你們同行魯俊仙。你們是來收屍的嗎。魏忠常這才真正相信魯俊仙死了。同事在一場。少不得心裏也有一陣難過。於是回到燕台別墅去。湊了一些錢。託了人重新將喬魯二人收殮。同時他們這個班子。有宣傳赤化的嫌疑。所有的戲子。都不敢露面唱戲。班子就無形散了。這魏忠常是個北京人。和上海來的這班戲子不同。不能走開的。若是有了宣傳赤化的嫌疑。這一輩子就不用吃飯了。因此想起他一個朋友來。這個朋友姓楊叫朗軒。常常和各報

館裏送些戲劇消息。凡是戲館子裏的名角和前後台耍人。他都認識。有時手上錢不方便。少不得借個三塊五塊的。前幾天魏忠常遇到他。他請了一個安。伸手問他借兩塊錢。那時正忙着。點了一個頭說再說罷。當時就沒有借錢給他。第二日好幾家報上登出一段新聞來。說首善舞台的海派班子生意不好。每天不過上座一二百人。魏忠常就知道是楊朗軒幹的。當時想着。生意好不好。靠着戲碼子軟硬。你在報上造這些謠言。那是不相干的。也就沒有理他。可是爲了這件事之後。報上戲劇欄裏接連登了兩次本人的事。報上登着說。魏忠常是個拆白黨頭兒。年來常和赤化份子往來。自從出了魯俊仙的亂子。魏忠常時到某使館去。魏忠常看了。不由叫糟糕。這個日子。連魯俊仙是朋友都不敢承認。現在他三番兩次陪說是共產黨。這可不是玩兒的。他知道楊朗軒每日下午。總在天樂園池子後排待着的。就假裝了到天樂園去聽戲。一走進池子。就看見那沒有生意的椅子上。楊朗軒捧着一壺茶用手撐住了茶壺蓋。呆看着池子裏聽戲的人。魏忠常走過去故意把椅子碰一碰。楊朗軒一抬頭。見是他。便站起來。喊道。魏六爺。這兒坐。喝一碗吧。新沏的頂好的香片。八百一包的。魏忠常笑道。哦……楊爺。咱們久不見啦。一面說着。一面就在椅子上坐下。偏了頭輕輕的對他笑着說道。怎麼一擡子事。楊爺。你和我幹上了。我是事情太忙。有對不住你的地方。你得原諒點兒。大家都是幹這個的。彼此總有幫忙的日子。楊朗軒將他的手一捉笑道。你這話我明白了。你不是聽見報了嗎。我早就跳腳。這是怎麼辦。朋友們一定會說是我誠心開玩笑。其實那不是我去的稿子。你若不信。請你向報館去一個電話。你就明白了。魏忠常道。我還有什麼不信。不過論到報館裏。還是你的人很熟。諸事都要請楊爺幫忙。說時就在身上一掏。掏出一隻皮夾子。在裏面

抽了一張五元的鈔票，輕輕向楊朗軒手裏一塞，笑道不成敬意，請你買一包茶葉喝。楊朗軒拿着鈔票，就要向魏忠常的皮夾裏塞。但是魏忠常的手快，早把皮夾揣上身去了。楊朗軒笑道：六爺你這是什麼了？我們還來這一套。魏忠常道：上次你對我提到挪兩塊錢，剛好是身上不大方便，回頭我在賬房裏拿了錢，就找不着你的人。今天我遇見你了，我不能失那個信。話我可說明，咱們自己人，幫忙的時候幫忙，請客的時候請客。我這還是上次的事，可與剛才問你的話不相干。你別多心。楊朗軒道：這樣說我倒只好收下了。於是將錢向身上一揣，然後騰出手來，將手絹取出來，揩了一楷茶杯，斟了一杯熱茶，放在魏忠常面前。恰好買烟捲的從這兒過來，楊朗軒招了招手，將賣烟捲的叫來，賣烟捲的伸了烟托盤過來。魏忠常先就挑了一匣砲台。楊朗軒知道在戲園子裏要三毛錢，便伸手在袋裏去掏錢，笑道：沒有口袋是不方便，口袋多了，也是不方便。我這些零錢，我放在那個口袋裏，一剎兒找不着。說時，手伸到衣服裏面，滿處亂掏。魏忠常在這時，早掏了三毛錢票，扔在烟捲托盆裏了。接上拆開烟捲給楊朗軒，他不掏腰了，接了烟，笑着說了一聲：你請。魏忠常笑道：咱們自己好兄弟，就不必客氣了。我的事就拜託你，以後有要兄弟爲力的時候，我決不推辭。楊朗軒連連點頭道：是是是……今天晚上我就給你的回信，你聽着罷。魏忠常知道錢化過去了，楊朗軒是一定會辦的，說了幾句話，放心而去。這裏楊朗軒真不敢怠慢，馬上就到投稿的那家民衆報館去運動。這家報館是一家大書局改造的，規模倒算粗備。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正是一切事完畢之際，楊朗軒走進民衆報社，因爲是常來的人，不用先到門房通知，一直就向裏走。走到編輯部，只見空蕩蕩的，並沒有什麼人，自己也覺自己性子太急，故意來撲這個空，於是縮轉身軀就要

走。四頭只見那大院子裏假山石下。有一個西裝少年。兩隻手插在褲子袋裏。在陽光裏面踱來踱去。好像是取暖。楊朗軒認得。那是這裏的主任柳春波。因站在走廊上。笑着叫了一聲柳先生。那柳春波一回頭。笑着說。今天的稿子送得這樣早。有什麼特別新鮮消息嗎。楊朗軒走下台階。也到院子裏站着。說道。不是送稿子。我想和你這兒胡先生談幾句話。柳先生。你不是要我給你介紹兩位女戲子嗎。你那天有空。我可以陪你去。柳春波笑着說。她要到我們報館裏來。或者可以。我若跟着你去。唱戲的還以為我是去敲小竹槓的。那不大好。楊朗軒笑着說。你罵苦了我了。你這話。豈不是我到她們家裏去。都是要子兒去了。柳春波笑着說。你和他們是熟人。隨便去談談不要緊。我們這幹報館的。無緣無故。往女戲子家裏跑。人家決不能說是安着好心眼兒。你說是不是。楊朗軒對着柳春波渾身上下。一望。笑着說。像你這個樣兒。他們歡迎的。了不得。還能說不安好心眼兒嗎。要去不去。我今天就以帶你去。柳春波道。過一天再說罷。笑朗軒笑着嘿。嘿。了兩聲。然後說道。柳先生。你沒有事找我。我倒有一件事要請你。有一家自由通信社。你認識不認識。柳春波道。那馬社長是我的老朋友。我怎樣不認識。你問他作什麼。楊朗軒道。我有一條稿子。想託他那裏給我登一登。不知行不行。柳春波笑着說。你真把人家通信社看小了。何至於給你去發通信稿。楊朗軒道。我的話。你沒有聽明白。我是說這回。繪畫魯俊仙的這件事。人家真冤。這裏面有許多玩兒。外面不知道的。說到這裏。一伸手將柳春波的胳膊按一按。笑着說。這話可又說回來了。咱們知道這內容說不得的。咱們可不說那個。只說首善舞台這班唱戲的都是好人。並不是共產黨。他們現在沒有鬧兒了。窮的如何如何。把這事發一發稿。一。給人家洗洗冤枉。二來可也是一條新鮮消息。聽報的都願意聽。你不是

很贊成那個王玉鈴嗎？只要你把這件事辦到，我准保她到報館裏來瞧你，望後，你愛怎麼樣和她交朋友都去。柳春波明知他這話是瞎說，不過自己聽了幾次王玉鈴的戲，着實有點中魔，現在楊朗軒說是她能到報館來回拜，這到是一件很合宜的事。笑道：你准能辦到嗎？楊朗軒道：准可以辦到，要是辦不到，你以後見着我，別叫我姓楊。你看成不成？柳春波見他話說的這樣硬，料得不差什麼，便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給你去運動運動，不過能成功不能成功，我可不能保那個險。楊朗軒笑道：這就成，我還能說你辦不好嗎？就是這樣罷，你事忙，我別惹兒打擾你，請你先給那邊通信社的編輯先生提一聲兒，我明天就直接送稿子去，說畢，告辭而去。這自由通信社社長錢尙廉乃是柳春波多年老友，也幾乎成了通家之好，進出往來，家人都不避嫌疑的。這時柳春波戴了帽子，一直就到自由通信社去拜訪錢尙廉。這兒是東西兩院，東院子靠了大門，那裏是通信社的社址，西院子就是錢社長的家眷。這份家眷是在北京娶的南方人，可有一件極大的秘密，不是極好的朋友，錢先生不讓人看到他的太太。柳春波自然是例外，可以隨便見着，其實也沒有什麼缺陷，不過年齡不齊罷了。柳春波到了他家之後，站在西院門下，先等在一傍，只聽到上房裏面，鶯鶯燕燕一片笑語之聲，而兩扇玻璃窗尚未放下窗紗。在外面可以看到幾件鮮豔的衣服，閃了過來，又閃了過去。柳春波怕是他家的女客，不便進去，便咳嗽兩聲問道：尙廉在家嗎？那錢尙廉在屋子裏聽見熟人說話的聲音，隔着窗戶，掀起一面窗紗一看，便連連答應道：請進來吧，沒有外人。柳春波聽他這樣說，料是熟客，對裏面看看，只見一個穿紫色絲絨襖子的女郎，坐在沙發椅上，先站起來點頭微笑。柳春波先是一楞，說不出是誰，她笑道：你不認得了嗎？我是老五。柳春波恍然大悟。

悟這是蓮花院的桃枝。便笑道：「……是你在這兒。久違了。用眼看去，見和他同在一處，一大一小，還有兩個女郎，大概都是妓女了。她們見有生人進來，並不害臊，反把眼光，死命將柳春波釘住。那錢尙廉穿了一件藍緞駝絨袍子，倒有幾個鈕扣沒扣，敞開了大半邊，踏着一雙軟皮便鞋，一跛一拐的走過來，拍着柳春波的肩膀道：「不得了。我這幾天痔瘡大發，二十多歲的人成了一個老頭子。你怎樣有功夫來。柳春笑道：「無聊得很，找你來談話。」錢尙廉道：「我也是無聊，找了他們打撲克，你也加入，好不好？」說時將手橫着，對幾個女郎一揮，好像很不在乎似的。柳春波還未曾說話，錢尙廉夫人却一掀門簾出來，尖尖的臉兒，敷着一層厚粉，額上雖然橫列着七八條皺紋，都給粉遮掩得模糊了。耳朵上垂着長長的兩片翡翠的秋葉片兒，走起路來，那秋葉兒在肩膀上宕宕去。他一出來，那幾個女郎，立刻站起來放輕聲音，齊齊的叫一聲「媽媽」。柳春波心中暗思：「這可奇了，為什麼幾個姑娘都叫他作媽媽呢？那有關係嗎？」再看那錢太太時，真個有些像母親，大模大樣的點了一下頭，說道：「你們不是要打撲克嗎？」桃枝先笑着向錢尙廉道：「爺來了客。」柳春波聽了這話，不由得身上肉麻了一陣，心裏想着：「只見女戲子拜老斗做乾爺，沒有聽見說姑娘拜嫖客做乾爺的。」老錢真是胡鬧，怎麼夫妻雙雙的認姑娘做乾女呢？」錢尙廉倒不覺得怎樣，便笑道：「老度你也來一個。」錢太太露齒一笑，嘴角上皺出幾條極深的粉痕，笑道：「我不來。反正輸贏都是我的錢。」錢尙廉道：「今天有客在這裏，規規矩矩。」錢太太道：「我還出去有事，你和阿因他們來說時，和柳春波點了點頭，竟自走了。柳春波一想，聽這種口音，簡直又不是乾女兒了。那錢太太去後，幾位姑娘便圍住了一張小桌子，爺長爺短，拖了錢尙廉在一塊兒打撲克。柳春波被桃枝拖住，也在其中湊數。這具四方

的小桌子。六個人分坐。有兩方是一個人。有兩方是兩個人。柳春波一同坐的。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清倌人。她也不過是中等人材。倒是穿了一套極華麗的衣服。因為相處得近。被她的衣香。一陣一陣的薰着。不由得偷着看她兩眼。她伏在桌上。頭一向前。就看見他耳朵背後脖子上。有一塊未曾敷到香粉的地方。黃黃的一塊。而且耳鬚短髮裏。有一粒紅痣。這時忽然大悟起來。前二年的時候。錢尙廉帶着他夫人的丫頭。醫院裏去診耳朵。自己在那裏碰着。才見那丫頭耳後。有一粒紅痣。當時沒有注意那丫頭的臉子。往後也就不見了。原來黃蕊出谷。幹了這個事了。因偏過頭笑道。你的芳名呢。她笑道。叫雪妃。不認得我嗎。柳春波道。認是認。想不起在那裏見過。錢尙廉一伸手。揪着雪妃腮上一塊肉。笑道。還是談話。還是打撲克。雪妃將臉一板。將錢尙廉的手一掀。說道。不要鬧。要是這樣。我們回頭就要對姆媽說了。陪着你養病。你倒揩我們的油。柳春波道。這樣規矩。矩嗎。雪妃笑道。我們到這兒來是客。主人自然是要客氣一點的。錢尙廉道。客氣。客氣。有點邪氣。我得了一副大牌。要緊斯起來了。於是將身邊的毛錢洋錢。向棹子中間一推。笑道。你們來呀。桃枝將手上的撲克牌放了。抱着兩手。眼睛睜了他笑道。又要偷雞嗎。錢尙廉笑道。不要這個樣子望着我。我看了就要揩油的。桃枝將嘴一撇。說道。由你去偷雞。桃枝隔座一個姑娘。將手槌了她脊梁一下。笑道。老五快別望下說那個字了。桃枝一想。對了。都笑起來。錢尙廉道。別鬧。別鬧。你們都不來嗎。賀錢賀錢。攤出牌來一看。却是一副同花順子。桃枝將牌丟向棹子間。笑道。不來了。不來了。起身便走。那雪妃見牌已散場。就一伸手將棹上的錢向懷裏一掃。笑道。這些錢我代收子。拿去買蟹殼黃燒餅吃。錢尙廉道。那不能。你們賭輸了要搶嗎。放了桃枝。轉身就要來追雪妃。因為轉身轉得忙。

點。嘩啦一聲。把掉上兩隻茶杯帶過。摔在地下。錢尙廉道。鬧的眞不成樣子。你們還不把錢拿回來嗎。大家一陣嘻嘻哈哈的笑。就避到別屋子裏去。柳春波笑着對錢尙廉道。你真快樂啊。一個人坐在衆香國裏。這樣的日子。我過一下都是心滿意足的了。錢尙廉笑道。你不要笑我。我實在是沒有法子。我願這樣鬧嗎。柳春波道。這些名花都和你以父女相稱嗎。錢尙廉紅了臉。笑道。你信她。胡鬧呢。他們都是老度的人。要這樣亂七八糟。我也只好由她們去。柳春波和錢尙廉談着話。有一個老媽子進來。收拾屋子。那邊屋子裏。已是聲音寂然。錢尙廉道。怎麼樣。她們都走了嗎。老媽子道。都走了。錢尙廉道。春波。你是很忙的大啦。今天到這裏來。必有所爲。柳春波道。自然有要求。一個不相干的熟人。有一篇稿子。要託我請貴通信社發表。不知道可以不可以。錢尙廉道。你介紹來的稿子。終不至於太難。可以發表。柳春波道。就是爲魯俊仙案子裏一個人伸冤。到沒有什麼關係。錢尙廉躺在椅子上。擺着他的大衫袖。笑道。這樣的作用也有限。不要緊。不要緊。你拿來就是了。柳春波因所說的話已妥。就告辭出來。走到大門洞裏。只見通信社裏兩個聽差一排站着。將手一伸開。臉朝外背朝裏擋住了路口。前面有個十四五六歲的女孩子。皺了眉站着。她是一張瓜子臉。兩道細細的眉毛。配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眼角略有一點深痕。稍微像畫眉眼。越覺得俊俏。她梳了一條黑辮子。前面披着一層薄薄的覆髮。正好把臉子的白色托出來。她身上穿了一件半新舊的小棉襖。下面撒着花布大腳褲。剛好齊平膝蓋。露出一大截絲襪子。活顯出他那個嬌小玲瓏的身軀。她見人不讓走。抬起腳來。作要踢的樣子。那紫色絨的魚頭便鞋。扁平得可愛。聽差笑道。這樣好的鞋脚。踢我兩下。我也是願意的。你們都來啊。捉小鳥兒。那女孩子身一扭。辮梢一甩。頓着脚道。別鬧別

鬧。你們鬧我就嘆了。聽差道：要放你過去也成。拿出兩吊錢來。讓我們買燒酒喝。小鳥兒：你答應嗎？你不答應。就不讓你走。另一個聽差。比着手勢。雙脚一跳。說道：丟下鑰車。放你過去。那女孩子一鼓嘴。在身上掏出了一張銅子。向地下一扔道：你們拿去。以後我不來了。聽差放下手。讓她走過去。却又拉了她的手。那女孩子抽着手道：嘿。面子。她跑進院子來。頂頭碰見了柳春波。柳春波笑道：我說是誰。原來是你。你不是小鴨子嗎？兩年不見。長得這樣漂亮。爲什麼改着叫了小鳥。小鴨子望了柳春波笑道：我認得你。你不是姓柳嗎？柳春波道：不錯。我姓柳。你的記心很好。隔了這許久。居然記得我姓柳。剛才這裏很熱鬧。你怎樣不來。小鴨子道：我知道。剛才是我四阿姐五阿姐在這兒打撲克。柳春波道：誰是你四阿姐。小鴨子道：枝桃。你不認識嗎？柳春波點了點頭道：認識。小鴨子搶上一步。拖住了他的手。笑道：你要走嗎？坐一會兒去。柳春波道：我坐了大半天。這就該走了。小鴨子道：面子。柳春波笑道：你是鞋莊上的小掌櫃。一面說着。一面引了他從新到上房屋子裏來。柳春波一看這裏。錢尙廉不見了。屋子裏是空的小鴨子道：怎樣回事。我舅舅不在家嗎？柳春波笑道：可不是不在家。你能不能陪一陪客。小鴨子笑道：可以陪客。你說什麼罷。我都可以陪你談談。這個時候。天氣不早了。太陽正偏了。晒在玻璃窗上。由玻璃透進。射進屋子裏。一直射到柳春波臉上去。柳春波低了頭說話。小鴨子看見。就去放窗子裏的綠帷幔。恰好頂上穿銅圈的地方。互相糾纏住了。有些扯不動。她便由沙發椅子背上爬上了小茶几。將帷幔牽得好好的。柳春波看了她裹着白絲襪子的腿。踏了紫絨的鞋。不由微笑。小鴨子一回頭。看見柳春波。便問道：你爲什麼望了我的腳笑。柳春波道：因爲你的腳長得好看。小鴨子道：你這個人真不老實。我怕太陽晒着你。你倒和

我門玩笑。柳春波道。這是實話。爲什麼說我是開玩笑。你將來……說到這裏望着她又微笑。小鴨子向下一跳。跳下伏在沙發椅子上。笑道。將來怎麼樣。你說。你說。柳春波道。有一回。我走大森里過。有一個女孩在後面喊了我一聲。好像是你。是你嗎。小鴨子坐了下來。將頭一偏。笑道。是我啊。怎麼樣。柳春波道。我能怎麼樣呢。不過你這樣一個好孩子。小鴨子一低頭。歎了一口氣。說道。沒有法子啊。不是上一次警察廳駁回了我。早就上了捐了。柳春波笑道。你是一個在山泉水的小掌櫃。爲什麼說沒有法子。無病而呻。小鴨子將頭又偏着點了一點。笑道。什麼。你說的話我不懂。柳春波道。不懂就算了。我說你將來上了捐。一定是一位紅姑娘。小鴨子將小腮幫子鼓着。鼻子一揪。說道。哼……我若是做生意決計壞不了。你往後看着。柳春波再要說時。昂頭向窗子外一看。見錢太太慢慢的由外面走回來了。便預先站起來。錢太太走進來說道。喲。我以爲是尙麻在這裏陪客呢。原來是小鴨子。柳春波看時。看她手上提了一個手絹包。打開來放在棹子上。不少的瓶兒罐兒都是香水精。雪花粉之類。她身上另外披了一條粉紅的綢圍巾。小鴨子道。舅母。這圍巾很好看。那裏買的。錢太太操着嬌滴滴的蘇白道。我是年紀大了一些。不然。到蠻喜歡格。說話時。她把那額上的皺紋。笑得像龜板一般。她的耳朵上那片秋葉環子。儘管搖擺起來。這個時候。她臉上的粉。已落去了一大半。雖然看不出六十歲。也有五十歲開外。柳春波想起老十三且六十多歲的時候。在戲台上唱小放牛。擦了滿臉的胭脂粉。還踏着蹻。要和這位錢尙麻的夫人一比。真是個對兒。一個人想着。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小鴨子便問道。咳……你一個人怎樣笑得起來。這一問。又問出笑話來了。要知是什麼笑話。下回分解。

拿藝術賣錢！是高等照相普及化！

雪懷聲譽崇隆。全憑藝術高明。獨異羣流。不同凡響。大眾歡迎。

新新公司後面

雪懷照相

拍照之先●請閱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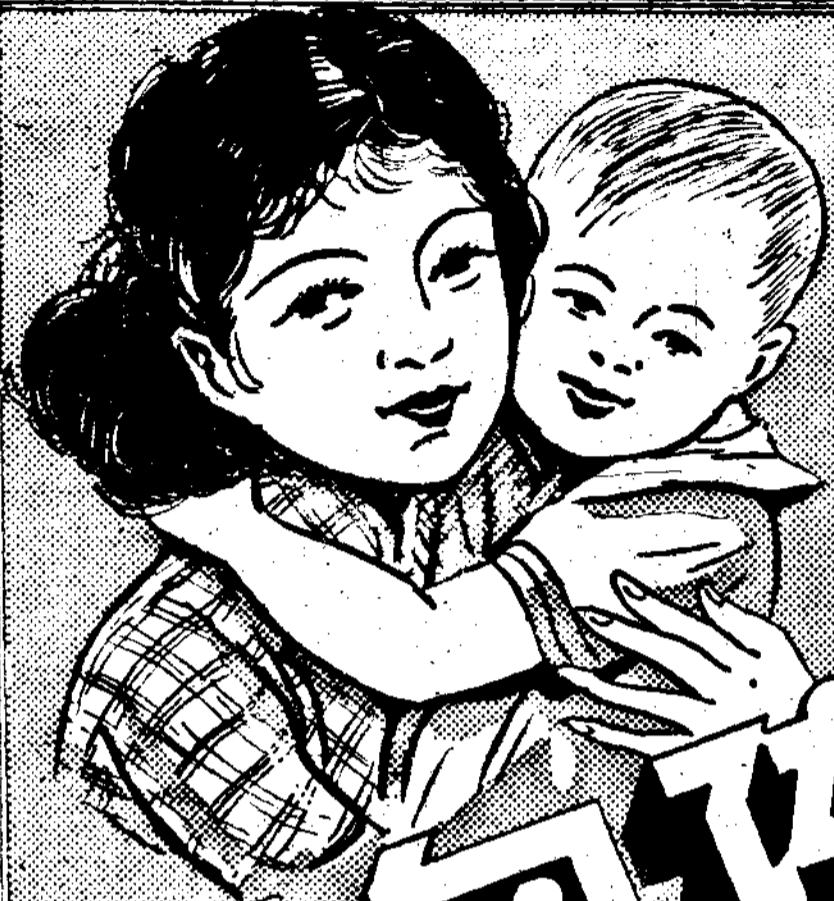
愛好藝術諸君常到雪懷拍照。此之謂之識貨。從未拍過照相者。到雪懷拍照。雖屬第一次。而成績之優美與常常拍照者。一式無二。此之謂之雪懷藝術高明。君欲獲得真正藝術出品。及不願虛擲金錢。請到我們雪懷來。當然非常滿意。

○報名 ○四時 ○快點 ○快照 ○可取 ○極點 ○

贈送十二寸藝術放大
柯達皇家
咪紙精印
華貴漂亮

張味陵製精

標準護膚美容劑



一九三四年
時代美容劑

精裝孩兒面

軟質雪花
裝璜華美

孩兒面



質地勻淨 香味濃郁
 柔化肌膚 潔除脂垢
 治雀斑 消黑痣
 化疹瘰 褪油光
 常日搽敷 艷比孩兒
 高等仕女 一致購用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老牌國貨



提倡航空救國之標
提倡國貨救國之本

華成煙公司出品

煙味芬芳
國貨標記



華成煙公司出品